

重印感應篇圖說序

歲戊辰春三月初一日余同孫震東先生赴友人程君少堂處適見其案頭置無錫萬氏校印感應篇圖說一書方取閱之程君與語曰此書流通已久茲王君資秋約合同志孔君梅開白君王清諸君佩如蘇君資少楊君紀五王君文秀程君竹珊等多人謀集資重印以廣傳播君與孫先生亦有意乎震東先生曰余蓄志久矣是書誠善流傳愈廣感化之效愈大慨然附於諸君子之列余亦與焉程君因屬以爲序慨自世俗淺薄人心鬼蜮忠孝信義仁讓之道幾乎掃地以盡其甚者或更與古聖先賢之微言正論爲敵對悍行不顧窮兇極惡方之洪水猛獸而又過之迨夫遭天譴而罹極刑也身受者咎亦不禁其悔心然推其所以致此之由要非莫之致而致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辭旨深切著明實括天理循環之真諦被讀之而非解或解之而非信者動謂爲荒誕無稽豈不大可痛哉蓋人秉天地之氣而有生天道即不能有生而無殺倘謂天道之生殺不可惡則必外天地而別有生機離天地而別具生理也而復可耳吾有以知其不能矣惟其不能則寧作善以順天世作不善以逆天寧作善順天以召祥世作不善而逆天以速殃語有之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此感應之說也嗚呼天人相通不遠呼吸善惡禍福無不應響而世之毀德敗道汚風害俗者猶比比皆是而毫末不爽之果報亦即相應而來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事必至理固然也今王程二君同諸君子集議重印是書爲世俗人心之導助亦冀世之向善者日衆相應之機絃愈以不爽云爾善哉善哉

中華民國十七年夏歷春在漢陽丁宗嶧謹識

感應篇圖說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惡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

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

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誣誣無識。誣誣同學。虛誣
詐爲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
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忿怒不休。輕蔑
天民。擾亂國政。實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
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
不爲。自罪引他。誣塞方術。誣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
逐走。發暴驚擾。填穴殺巢。傷胎殺卵。顛人有失。毀人
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矯人
太上感應篇

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
骨肉。侵人所愛。助人所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
首級。殺人暗害。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
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
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截。非時烹宰。散棄五穀。勞擾
衆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竊亂
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隨他
流貶。見他富貴。隨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
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

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材能可稱。而抑之。
埋盡厭人。用藥殺樹。志怒師僧。抵觸父兄。強取強求。
好殺好奪。擄掠致富。巧詐求遷。實罰不平。逸樂過節。
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鬪合爭訟。
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譏毀平人。毀人稱直。
罵神稱正。乘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
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
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憐貧愛人。左道惑眾。短尺

短度。輕秤小升。以偽亂真。採取姦利。膠良爲醜。謾爲
愚人。貪婪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紛爭。男不
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
巧惡。行於妻子。失體於舅姑。輕慢先輩。違逆上帝。
作爲無益。懷懷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牆。
誹謗隣人。損子墮胎。行多隱惡。誹謗歌舞。朝旦號怒。
對北向南。誹對面。暗喻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菜
作食。夜起裸露。入廁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
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

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奪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卮救饑餒酒止渴非不啻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

太上感應篇

四

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原書凡例十六則

一感應篇圖說始於雲岡許鶴沙先生借印者有樂公化鳳繼刊者有朱公作題王公繼文歸公玉璫流傳海內今天下智愚賢不肖咸知願善禍惡不難盡變矣與不惜然自者海濱世之寶筏也正元嘉鎮是編句必有註註必有傳復續編以食其貳仍歸鶴沙先生故步而所引事實多採新編其動閱者之目與起其從善去惡之心贊之鶴沙先生諒亦不以爲戾也

一感應篇舊本多援引六經文義深奧執淺學者而強語之必茫然不解致生倦意伏讀勸善要言序曰語不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其著書之玉律金科茲編箋註列傳辭皆淺顯一切深奧之語概不載入

太上感應篇

凡例

中興國圖說

乃全篇之綱領爲第一章天地有司過之神至算盡則死先言惡報以示警爲第二章又有三台北斗至先須避之極言上天剴察之嚴爲第三章是道則進至三百善備舉善行使人知所勉爲第四章苟或非義而動至殃及子孫備舉惡行使人知所畏爲第五章又諸橫取至死亦及之三教叮嚀告戒爲第六章心起於善至轉禍爲福發明形影之喻反覆誦嘆爲第七章吉人語善至求結善惡之報與首節相應爲第八章此全篇之大旨也前人從略故特拈出

一經文惡行章一句自爲一事望之雖若瀾漫其中自有條理如苟或非義至損戾自用稍悖逆大惡是非不當至見教加怒稍仕宦之惡知過不改至侵凌道術指士庶之惡射利逐走至傷胎破卵指殺生之惡顧人有失至助人爲非指柔惡逞志作威至縱暴殺傷指剛惡無故剪截至勢操衆生指不惜物力之惡破人之家至以窮人用

指顯橫之惡。見他受責。至願他身死。指隱蔽之惡。干求不遂。至可稱而抑之。是有因而肆其惡。埋盡厥人。至好侵好奪。是無因而肆其惡。擄掠致富。至恐嚇於他。是得志之惡。怨天尤人。至盤狠事。是無忌憚之惡。施與後悔。至輕罵罵人。是不仁恕之惡。貪婪無厭。至行多隱僻。是家庭之惡。晦匿歌舞。至殺龜打蛇。是不敬天地神明之惡。層次條理。原極分明。茲特一一拈出。

感應篇圖說

凡例

一

中央圖書館藏

一篇中之句。有似同而實異者。如個人之凶。與遇惡句相似。一則指喪服。一則指惡人。誑誑無識。與誑誑惡人相似。一則指西席欺誑東家。一則指使巧捉弄無知之人。殺人取財。與破人家。取其財寶相似。一指權勢大惡。一指平常之人。蔽人之善。與挫人所長相似。一兼指有位無位。一專指居官。乘威迫脅。與逞志作威相似。一則圖其快己。尚無他意。一則以人命為草菅。輕蔑天民。與勞擾衆生相似。一指

百姓。一指牲畜。慢其先生。與惡怒師傅相似。一概指尊宿。一專指受業。包貯險心。與心毒貌慈相似。一則令人不測。一反令人可親。咒詛求直。與自咒咒他相似。一是忿極求伸。一是撒潑無賴。各句實不相同。茲特分別拈出。庶知經文並無重複之句。

一經文內有語似對舉。意則串講者。亦有語似串講。意則對舉者。舊本多以串講之句。分為兩事。以對舉之句。合作一事。殊失經旨。竊泳上下文自見。此編或分或合。一一參以鄙見。請實高明。

一舊本微事。多寥寥數語。茲編所載。或得諸傳聞。或得諸目擊。每事皆備記原委。悲歡離合。纖悉皆具。庶閱者得知始末。轉相傳述。不比短幅。一覽易盡也。

一各本列傳。有一句援引數事者。有一句祇引一事者。更有此句之事。彼句可以通用者。殊不贅一。茲編每句各據一事。俱於本句切合。

不可專用他句。觀者自見。

一是編纂註。博採前人之說。其精當不易者。不敢稍有異議。間有語涉泛濫。不合經旨者。則參以鄙見。總則折衷至當。非敢妄逞胸臆。

一經文所載。善行善報。不過三十餘條。而惡行惡報。則有一百六十餘條。是知功易積。過難除也。持是經者。雖積善功。不先改過。則功不掩過。難得福報。

一前列靈應記。另採新語。分為八則。使海內諸君子。知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各發虔心。各祈所得。斷無不其應如響者。

一經文大旨。雖合上下通勉。而為居官設誠者尤多。蓋人有官職。一官一事。關係匪輕。則為功為罪亦匪輕。得福得禍。豈同於匹夫編戶之列。更宜猛省精進。舉躬服膺也。

太上感應篇

凡例

三

中央圖書館藏

一經文雖出道德。所言皆格致誠正之功。齊治均平之理。并無鼎爐修煉之首。與四書六經。相為表裏。人能全而體之。則可希聖希天。得其緒餘。亦可謹身寡過。觀者慎勿視為遺書而忽之也。

一人當難獲之年。如甘未受和。白未受采。此時聞善。見善行。終身不能忘也。所以耄耋之人。其中年所記諸善。不可憶。而幼時句讀。歷歷可舉。何也。蒙養之時。心如止水。目之所先見。耳之所先入。習與性成。久而不遷也。世之教子弟者。誦讀經書之外。宜先取是編訓迪之。

一舊本一註一傳。一闕如是而止。茲編圖後或繫以詩。或繫以詞。或繫以古語。反覆叮嚀。如曲終更饒餘韻。雖云下里之音。或有當於曉曉之奏云。

離文義淺顯言詞樸直而富日警心童穉易曉可當小學之修身書
一是編於甲戌中秋日發願乙亥下元日竣稿十二月刊贈告成欲
廣佈博施但費繁力薄弗克從心謹法許鶴沙先生成規將體成之
板公諸善信有摺紙墨到署刷印者概不敢吝 黃正元敬題

流通善書說

蓋聞作善者降祥作不善者降殃是禍福之由於善不善也明矣願
善之途不一莫善於流通善書何則善書之流行可以化一人且可
以化千萬人可以布一邑即可以布千萬邑可以勸一世並可以勸
千萬世非比他端善舉第能限於一方拘於一時也人苟能受用此
書則善心於以發發善量於以擴充善性於以圓熟由鄉里以達邦
國自儒者以化愚民維持世道挽回頹風皆賴乎是雖善有性理因
果之分總無非教人為善古人云遇上等入說性理遇平等入說因

太上感應篇

凡行

四

中央新法印

果可知二者之書不可偏廢蓋可與言性理者固難多得而禍福報
應之說亦足以感應人心是以性理之書固宜流通即因果之書亦
斷斷不可少也古今來撰著善書纂輯善書刊布善書印施善書因
而消災度厄集福延年者紛紛不可勝數即近如顏生倫潘仲謀
何蒼玉彭毅社陳榕門朱石君莊國柱生黃泰一元劉
喬松山徐白勛李更生諸先聖皆以流通善書而得位得祿得
名得壽則其矣流通善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也匪淺即為之亦尚
不難人何以不信此者多而信此者少耶要亦未知善書中之真味
已耳然欲人知善書之味必須先將善書廣為流通書既流通而後
可哉見善者多見善者日多則知味者亦自然不少誠能知善書中
之真味是已進於善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

附錄善書流通十四法

感應篇圖說

太上感應篇

善書流通法

五

中央新法印

一 全施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半施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新編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懷罪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吉慶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醴歌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勸讀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善寫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精板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積籍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貿易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遊藝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郵寄流通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一阻施善書 善書之出於世其功甚大凡欲求福者必先求善善之於世如
古聖人憂天下後世人心不正於是垂訓以遺後世雖不能強人人
皆尊聖訓然千萬人中必有一二身體力行者是聖訓之有功於世
也大若六經四子書流傳於後世後世雖不能人人皆行其言然賴
有此書之存尚知尊善而惡惡假使無聖賢書則人果不知有
網常與禽獸無異矣厥後又因人心險薄已甚六經四子書只可望
之有志之士不能入凡庸之耳於是有意感應篇隱微文覺世經及因
果報應諸善書出使人聞善書則惡之善近而可行切而易曉庶知
有所顧忌而不敢為惡有所希冀而樂於為善是亦神聖不得已之
作所謂遇平等入說因果是也皆考諸善書所載凡刻施善書者皆

荷神祿可知神聖在天之靈深喜人刻施善書以勸天下後世咸爲善人也乃今之阻施善書者曰近世人心險薄施善書與人未必要受即成受之亦未必觀覽且人受之而不敬重則施者及獲罪嗚呼何言之妄也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大豈得謂無賢者乎善書爲神聖所作神聖既作善書豈有不欲人施之理若謂恐人受之而不敬則施者反獲罪是作善書之神聖亦有罪乎足見其言之妄耳嗚呼阻施善書者是絕善類也是滅善教也若人皆效尤則善書幾淪沒而永不行於世又何異秦始皇之焚書坑儒矣乎夫阻施善書者既爲絕善類而滅善教直是率天下後世之人皆入於惡其心甚凶其罪莫大吾知其必受天罰昔有無錫縣鄰一桂號小山省試時有人刻施善書欲其捐助鄰曰非我吝財人不敬重反增罪過是夜夢關帝叱之曰爾讀書明理亦爲此言若人皆效尤善路不通

太上感應篇

六

中央研究院

幾絕乎鄰叩頭謝印送千本以贖罪且自書總像一部朝夕虔誦後於雍正丁未中傳臚入翰林歷官至禮部侍郎鄰每謂人曰一言足以獲罪戾者莫其於阻人之善也由此觀之凡阻施善書者其罪莫大則受天罰可組足而待吾願人其慎諸

二篇一勸一懲實爲善之綱領凡刊刻善書斷乎不可少此己亥小春朔潘心庵評



凄風冷雨不成眠
擁被虔持太上篇
感得海神爲配偶
一生衣祿永綿綿

感應篇圖說

得富靈驗記

中央研究院

(註)世上銀錢皆由天命定命裏若無毫釐不能妄得此論理之常也若人能發憤自修持行感應篇實可易爲富經文所云作善之人福祿隨之是也
(案)徵人程致中與弟致和同赴濟陽貿易消折本錢不能回鄉二人在客行代人寫賬聊度日月一日致和偶過關帝廟見壁上粘感應篇載有報應事實不覺心動乃叩神發願刻刻持誦以求得富時逢九月塞外早寒風雪交下致和盤則虔誠禮誦夜則擁衾默誦歷數日不覺忽見一大如帶金鈴遠屋一周而去至夜似有神女隨婢數人執祥紗燈引導而進雲時滿屋雪亮致和嚙不敢言女曰郎君尊奉太上感動海神使妾奉筭帶致和告以貧苦女曰是不難君囊中有傭工銀十兩可至某山頭有一寶馬者速買來致和如言買回女教以進貢僱客可獲重資時僱客雄長諸部見馬大喜曰此龍駒也賞銀五百兩女又曰某行販藥材客母病欲歸有大黃若干担價值千金君可半價買回不日即獲重利矣月餘販藥大行大黃市缺致和所積獲利十倍嗣後凡置某貨女俱先期指點獲實無算乃細觀作歸計是夜女執手泣曰良緣已盡固知君不能留也致和感感應篇效驗

甚大。君歸宜益加勉勵。身力行。自然富貴綿長。記之。記之。派派而別。致和不禁長號。其兄驚問。乃語以故。兄弟焚香拜謝。歸家成富翁。刻感應篇萬卷以公諸世。(附)松江張德甫。日誦感應篇。身力行。生子二。出入百餘畝。年老分析。各授感應篇一帙。戒曰。爲人之道。遠在於是。即作家之法。亦不外是。汝曹當知我力行之。二子聞曰。篇中豈有作家法乎。父曰。算減則貧。耗盡則人所以貧也。福祿隨之。蓋言人所以富也。此即作家法也。後二子奉感應篇如父命。事母孝。置產三千餘頃。富甲一郡。徐白勳太史感應篇信條。

一。卷點讀盡餘。明明經訓即舊會。貧賤難靜存離老。兄弟香前讀父書。徐太趙明甫。家貧。爲塾師。日與生徒講說。是篇。夢父曰。汝勤善心誠。成就人家子弟不少。上帝已賜金起家矣。後果富饒。

石中環。刻感應篇八千部貯樓上。鄰人夜見紅雲繞。又見火光四射。告之環。環疑有怪。恐張真人符籙。真人命法官往視。曰。非邪氣乃祥光也。若家其大昌矣。不知何修得此。環以樓貯感應篇告法官。囑其急散。後巨富。三子俱貴。

感應篇圖說

得貴靈驗記

中央研究院印



牛世求名
未遇時
燈窓辛苦
少人知
敬進太上
行功德
丹桂高攀
第一枝

感應篇圖說

(註)人之功名。載於桂籍。掌於文昌。作惡者按過勾除。行善者論功陞賞。人能持行感應篇。則萬善畢備。何患不桂籍書名。文昌增祿哉。

(案)明倫士英。能文善書。雖係寒士。却學業好善。曾見人募化刻感應篇。欲捐助而苦無力。乃與友共以勸其事。冬。日著單服。不悔年逾三十。貧窶益甚。附舟到京。作竟館計。僑寓城外關帝廟。半載渺無知者。代人尋覓對聯。以資糊口。時近除夕。有重臣梁其華。至關帝廟辦公。掌事性喜文墨。一見士英所書。不禁忻賞。問何處人。何事到京。士英以實對。掌事曰。君既皇皇無主人。予之諸子。現竟西席。何不不移榻到舍。朝夕請教。君亦得靜養讀書。可應試求名也。士英謝而許之。掌事爲之治衣整衾。煥然一新。不復寒士相矣。上元之夕。重臣於花園遍掛花燈。懸匾聯。請習遊玩。門客所寄。多不當意。掌事以士英底。立召面試。士英運筆如飛。字畫端妍。詞語雅切。大加欣賞。是夕。駕臨園中。問何人手筆。重臣對曰。此臣家西賓。士英寫作。次早即召見於偏殿。試稱旨。賜進士爲翰林檢討。不數年。陞掌院學士。凡駕臨幸之處。士英輒筆相從。一刻不離。遇合之際。逢逢之盛。無有比者。退朝之

感應篇圖說

得貴靈驗記

中央研究院印

暇。備盛禮。至關帝廟酬謝。道士設錦羹饗。俟其歇息。禮畢稍憩。恍惚見關帝曰。爾今日之榮。乃助刻感應篇之力也。此後宜益勸初心。忠君報國。慎勿恃藉。士英醒。方知獲報。故通以勸人。多有化者。

(附)杭州景江錦。游幕嶺南潮州署。其父亦客兩粵。制府幕中。俱深信感應之理。案頭必置感應篇一卷。朝夕持誦。時江錦已年逾四旬。淡於仕進。且恐潮州美地。束金頗優。決意不復秋試。乾隆辛卯大比。父連札三四。促其旋里。最後一札云。如不急回。以不孝論。不得已。怏怏啟裝。入關。途中亞魁。聯捷。分部未幾。放潮州知府。竟如夙願。蓋江錦鄉舉之前。辦一板課盜案。曾救活五十七命故也。使平日不奉行感應篇。豈能惡心平反如是耶。續見感應篇又感應篇信條。

徐太史曰。是不敢利及無辜者。是不敢以直爲曲。一爲直。入輟爲重者。仁人既達冤民之願。彼若亦達仁人之願。五馬湖陽。事奇而理固常也。

一應出守笑回頭。運籌當年此地游。五十七因慈且喜。使君天遠到潮州。徐太

得壽策驗記



莫云紀算
總由天
立命修身
便自然
若使時時
違太上
管教白髮
易童年

感應篇圖說

四

(註)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壽之修短。乃數之一定。不可轉移。然賦命在天。立命在我。人自受生以來。或賦賦弱。或疾病纏綿。或八字有刑沖。惟靈心持行是經。久久並無過轉。自然弱者可壯。病者可痊。宜疾者可登壽考。洵挽回造化之良術也。(案)明劉大司寇。存心仁恕。用法平允。從無苛刻。所生六子。祇壽其五。俱年不滿二十。其第六子。已十七歲矣。聰慧異常。而單弱多病。不與諸兄有。蜀中相士周士澣。挾術遊京師。名震一時。公使親視。相曰。此子但求壽。不必言富貴也。周細看半响。答曰。論公子貴格。雖度十九歲之關。但修身立命。聖賢垂訓。決無虛謬。惟力行太上感應篇。可以挽回造化。舍此則非術士所能知也。頃雖年少。頗能自勉。即對天發願。將感應篇逐條錄出。善者粘於東壁。每行一善。則加一紅圈。惡者粘於西壁。每除一惡。即加一黑圈。行之三年。已過十九歲而竟無惡。一日渡洋子江。見漁人網一大龜。遂命從人給錢一千。買回放生。龜昂首隨舟。送至五里。漸覺戀有不捨狀。環謂之曰。予前歲即登岸矣。已知解之厚意。不必遠送。龜於水面點首。悠然而逝。是夜宿有夢。夢一老婦。胖道士。向之禮首曰。公子力行感應篇。三

感應篇圖說

五



得子靈驗記

年不偷。上帝克嘉。已增祿延年矣。但體太神薄。難保寒暑不侵。貧道有小術相授。照此調攝。可保安身無病。乃傳以叶納導引之法。傳畢則去。曉醒。知係神恩。報德。依其所授。如法用功。甫期年。即百病消除。召前相士。備禮謝之。是夜周與妻睡床而寐。見現已睡熟。並無微息。約之知死人。次早向司道公賀曰。公子龜息也。壽元極永。富貴長。公從今不必憂矣。後環幸壽九十八歲。五福全臻。此特行感應篇求壽得壽之驗也。

(附)錢塘金蘭閣樂虎兄先生。新注感應篇成。慨然欲捐資付梓。遍其室病篤。恍見白衣神示曰。爾夫欲刻感應篇。應增爾壽嗣後可告世人。篤信奉行。刊印廣施。必逐天福無量。感應篇終記。

善緣結成。喜乍聞。心頭湧起祥雲。即傳海屋添籌信。分得恩波及細君。朱鏡玉日莊。福應篇。庚戌申七月三日病危。曾告問。神諭曰。汝信誦感應篇有年。亦能勉行篇中數善事。應歸汝壽。不日病愈。感應篇終記。

病葉驚秋不耐寒。要安生靈返春。誰知一紙千鈞重。中有靈光九轉丹。此詩太

慈愛無兒
豈可傷
形單影隻
斷肝腸
一朝得藉
持經力
闢蕪穢
滿晴芳

(註)人之生子。上以承祖宗。下以衍嗣續。所關最重。其無子者。或係命犯孤辰。或係賦性薄。但亦數之無可如何。若能力行感應。久而不獲。則人事修而天意回。自然福壽。鳳毛麟趾之祥。可操券得矣。

(案)陝西樂公化。性忠勇。為江南蘇松總兵。與士卒同甘苦。軍中有慈父之稱。時海寇猖獗。公率兵禦之於德勝門外。身先赴敵。獲賊衆。全獲。危而獲安。以功晉授江提督。公年五十。誕生長公子。身弱多病。公時以爲憂。一日。覽許鶴沙先生感應圖說。大生歡喜。捐俸印五百部。廣爲勸戒。每日清晨。著淨衣冠。焚香再拜。虔誦一篇。而後出理公事。雖暑暑祁寒。車中舟內。未嘗廢也。公會於夏夜露坐。忽見室內明如白晝。趨視之。乃所奉感應圖。放光照人。發覺皆見。公知特隨有靈。益加勉力。不敢稍懈。次年即生次公子。臨降之夕。滿室聞異香。經文放光如前時。公向以軍務爲憂。今則雙珠並耀矣。賓諸人曰。天下無不可回之天意。但人不知求耳。求則未有不應者也。後次公子。克紹前烈。由軍功出身。歷任總兵。建提督。文階爲浙閩制府。生子九人。俱登仕版。文孫濟濟。

感應篇圖說

得子靈驗記

六

中央研究院

麻不轉。期雲路。至今陝中。稱望族。公世之孤軍。無嗣者。欲求種子之方。急宜效法。梁公之特行感應。則無有不獲報者矣。

(附)常州右營守備曹成秀云。余乙丑補宜興。抵任初。側聞宜邑紳士徐子純。陸者。孝友端方。營務旁午。未遑週利。越數月。始晤。往來款洽。余談及年逾半百。多病乏嗣。行將解組。歸里。徐君慰曰。官可辭而子不可少。但能多行善事。可以致福。余曰。我輩居官。勸止多尤。敢望福報。徐君曰。不須他及。只力行感應。更能刊施廣佈。誠心勸善。向來稟論。不可枚舉。余始豁然。立願刊施。未幾。身漸強壯。丁卯四月。果生一子。余益信神明。可以至誠感格也。後於友人某。頭披讀感應篇。註中列公案。瞭如指掌。余不勝驚喜。重覆印百部。用公同好。或感靈應。勸止多尤。自買深片。言默已洽。天心。不圖虎帳談兵地。經在舖旁。在陰。杭州周仲達。梓人中。擅場手也。五旬未得子。適正五年。刻感應篇圖說。必誠必敬。且助刻二板。不取值。是年舉一男。感靈應。

感應篇圖說

新病獲痊靈驗記



林中密語
見情態
祇有持經
訪冥君
感得天醫
施道術
神到處
建奇勳

感應篇圖說

新病獲痊靈驗記

七

中央研究院

(註)疾病。關乎性命。若藥醫束手。已成不治之症。惟急持是篇。可起死回生。昔王異魂遊地府。覽金字感應篇。歡喜恭敬。即蒙開羅放還。古書所載。非虛語也。

(案)周光晉得嗣胃症。二十餘日。飲食不下。懶觀一息。見兩陰差錯。帶出門。約行十數里。遙見樹林中有人呼其名。趨視之。乃好友吉雲和。二人執手流涕。敘離別。吉附周耳密語。吾在生無過。因通文墨。爲泰山府君總吏。其家信用。一切生死。俱操我手。可爲君維持。陰司最重感應。精刻過家。君但云曾發願誦持萬遍。乞放還以滿願。周君有問。吾自代以語畢。辭去。二老帶周至一大街。見紛紛出入。有用鼓樂迎送者。有被放散行者。有被拘荷鎖者。發往地獄者。俄聞喚周君。周至案前跪下。府君曰。爾爲人雖云循謹。但好高貪食。捉活燕。飼喚。彼獨非生命乎。宜赴鐵鬼獄受罪。周如言。哀泣。府君問。爾行更有此事否。吉時侍側。以曰。實有之。乃以簿進。府君閱畢。喜曰。有此善願。宜放還。吉又曰。此人病入膏肓。須令醫救治。府君吩咐。關會天醫院。前二差送周回家。見已身臥床上。差推魂入。遂痊。因思天醫乃陶許二真君。強起策杖。赴隔河。陶許廟。祈求至。橋中。僊僕欲歸。有山西

客扶住曰：觀君氣色，似患胃症，不治則死矣。吾有小術，可以即愈。蓋隨我行，共至一小室中，取竹爐生火烹茶，身邊取一銀錠，從心口右邊針下約寸餘，連灸二艾火。周時痛，客即止灸，將針拔出，貼以膏藥，時茶已熟，客斟一盞，令周飲。許日，多日點滴不入矣。客曰：此茶不同，爾請試之。周連飲二盞，並無阻滯，覺精神頓爽，客戒之曰：爾歸家，宜先飲米湯，次食稀粥，七日後方許食飯。周如其言，數日果愈。尋客謝之，踪跡全無，房屋亦屬烏有。乃知為天醫顯應，終身持誦，感應篇不輟，獲享福壽。

（附）宋簡州進士王崇，開禧丁卯仲冬病，恍為冥錄攝去。至一山，官殿嵯峨，高聳雲表。朱門大書東嶽府，殿左碑高丈餘，金字鏤目，乃感應篇也。哭訴諸竟，忤然徐出。復至一署，榜曰速報司，主者呼翼曰：汝陽壽絕矣，頃見感應篇，便生欽慕心，特奏天庭，放汝回生。若能從此奉行，棄痛戒殺生，勸人為善，自有吉祥擁護。翼經病尋愈，奉行不怠，後官顯榮，享遐年，感應篇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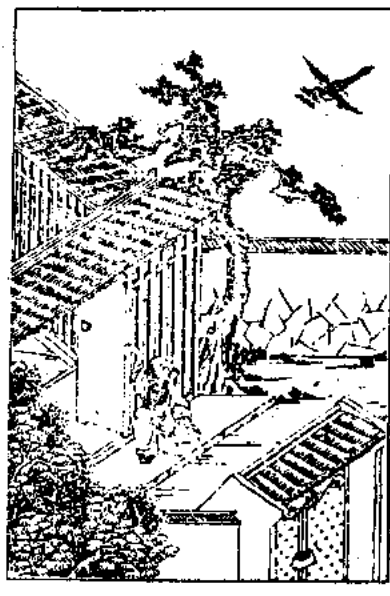
感應篇圖說

新編感應篇圖說
通雅成古靈驗記

八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萬氏藏

通雅成古靈驗記



既維義草
白光騰
虎豹藏形
莫敢陵
忠義飛鳥
能感動
嗟哉曹石
不如禽

感應篇圖說

通雅成古靈驗記
新編感應篇圖說

九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萬氏藏

（註）感應篇乃教善之靈文，免患之妙諦，人能恭奉持，則隨時隨地，皆有吉祥擁護。一切惡星，遠避退避，自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矣。

（案）明季項公忠，奉持感應篇，由章布以至釋褐，皆虔誠禮誦，未嘗稍輟。正統時為兵部主事，隨征朔漠，遭土木之變，為伯顏所擄，羈留不放，公每於羣幕中默誦，即有白光上騰，伯顏不敢加害。一日守者他往，公得乘間逃脫，日行山僻小路，夜宿棲莽中，常遇虎狼，並不相侵，漸近紫荆關，饑餓，臥不能起，適伯顏事所出，獲有從役遺熟羊腿一隻，却在公前，公臥山巖，役竟不覺去，公取而食之，稍得充腹，跋涉進關，脚骨已穿，寸步難移，事聞于朝，景泰帝召見，仍以原官起用。正統復辟，石亨曹吉祥，徐有貞輩，恃奪國之功，攫權納賄，公以耿直為其所嫉，共相排擠，繫刑部獄，繼生於髮，接不可忍，忽有飛鳥嚙舊篋一紙，從空墜下，用以摘髮，後公出獄，以此篋藏諸家廟，昭示子孫，每當審訊之時，公惟虔誦感應篇，以求解厄。問官雖承曹石意旨，作成相詰，而片海未加，蓋有神明默相焉。後曹石事敗，公冤得白，出獄數年間，累陞兵部尚書，為一代名臣，以福壽終，計公一生所經，遇難成祥，逢凶化吉，其純忠至性，上格彼蒼，而為慈光生，山巖虎避，羊腿退於敵人，舊篋叩自飛鳥，皆感應篇之力云。

（附）湖州孫勛，與袁了凡先生友善，先生授以感應篇，功過格諸書，勛兢兢自動，繩趨尺步，年逾四旬，由拔貢為縣令，未幾忤上游意，落職回家，貧甚，謂天道渺茫，口占一詩，粘城隍廟柱云：寡過多年不記功，老夭何苦令予窮，有談報應津津者，此後聽知過耳風，未數日，病眩暈中，見二卒引見冥官，官曰：汝前生未種福田，目前所得，已為轉移之厚，命吏取冊示勛，勛視之，凡生平所為事，纖悉畢錄，其受福處，皆本無而轉有者，其履順處，皆本危而轉安者，視畢，方信報應不差，冥官復讀曰：砥行須求善行廣，為人應念苦人多，嗣後汝當益自力善不息，并廣勸世人同綿善果，勿妄怨神明，致干冥譴，揮令去，勛醒後，倍切修省，親見二子登高第，入仕籍，享壽八十有奇，誠感篇命錄。

徐太史曰：身濟大澤，子列錫料，是又悔悟後倍加修省所轉移也。三復冥官之言，殷浩書空，王郎拔劍，都非安貧知命者，初錄。

散離復合記



父子分離
各一方
天教重會
水中央
助謀祇費
金三百
博取芝蘭
百世芳

感應篇圖說

散離復合圖說

十

中央新報院印
無錫吳氏藏版

(註)慈莫悲兮生別離骨肉之關不。幸謂此輩云天意未始不可以人事挽回。惟度持感應篇心專意篤自然神明默佑不期而會無意而逢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案)李得章中年斷弦祇有十四歲幼子壽官得章治貨千担赴湖廣發賣家入李用管押自同壽官竟快船先行舟次烏江父子登岸閒玩至大王廟有道士持緣簿謂曰本廟刊刻感應篇求居士喜助工價得章躊躇未答需工云風廟空等開船遂將簿拋下急急掛帆而去至中流陡遇暴風覆舟父子俱落水兩不相顧得章被浪舟救起回迎貨船重謝漁人主僕復至廟中廟祝詢明所以曰感應篇乃救世靈文而居士不肯善讀以致如此得章曰若太上有靈得子相會情願全出工價不用等葬也命李用取銀二百兩付廟祝主僕押貨船至武昌行中有客商各姓傳名有才者本籍隸流落于此其人能言善書奉承與得章成莫逆之交時得章貨物甚多待章留一半在武昌一半與有才李用赴利源出脫到未幾貨物售出得章已賣銀千兩李用在利源料理不能分身將票付有才至武昌取銀有才得銀到手唯味良心席捲而逃得章知之付之一歎從此音音杳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散離復合圖說

一

中央新報院印
無錫吳氏藏版

合宅同升錄



羽流安說
入深山
頭倒陰陽
鍊九還
何似一心
遊上太
功成行滿
即金丹

聞不想回家流落二載方歸計豈知天佑善人得章既有刻感應篇若緣自有善報其子壽官落水時抱大木漂至一村有寡婦收留作子讀書進學偶至溪邊見一少女鰥身赴水亟救起問其故答曰妻父名傳有才久出作客將妻寄養舅家表兄無良欲賣入娼門是以尋死忽人叢中有一老者驚問女曰爾何由在此女視之乃其父也父女相見其樂可知有才感壽官之德遂以女妻之將所掙千金盡付壽官壽官思父心切與岳父母舟車烏江尋回三年前離離大王廟不遠見後船獨輞而來船頭立一人宛似其父至則果然父子狂喜欲絕細問別後之事壽官將娶得金原由一一細說得章遂贈壽官相見則以被蒙首擊臥不起揭而視之乃有才也大笑曰昔為好友今結姻親千金仍與我子何害焉相好如初同至大王廟廟祝板道刻成復施三百金酬印千部廣為勸戒云(附)蘇州崑山慈廟玉子名耀堅同心好善曾刻感應篇廣流及法華感應錄印施甚多乙酉七月初六遇亂兵入城父子俱被草莽中兵聞其好善為守門三晝夜全家六十口俱保全聞者感其德

(註)經云。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此特約舉其數耳。若全持太上感應篇。則諸惡淨盡。萬善圓滿。不必煉汞燒丹。蓬萊三島。金闕玉京。計日可到。拔宅飛昇。非難事也。

(案)萬德家。祖遺太上感應篇一卷。供奉中堂。四代相承。俱虔誠誦誦。主德更身體力行。其妻及兒女。皆具善根。互相勸勉。一舉一動。悉遵理法。一日有羽士。造門相識。德家設齋供養。即問元門妙旨。羽士曰。心即是道。道即是心。心與道離。則入六道三途。心與道合。則造蓬萊三島。地獄天堂。祇爭此一念耳。若夫講白雲黃芽。產嬰兒姪女。無論萬不能求。即使火燒將宅。必有物焉以敗之。終成望梅止渴。寶神光顯。告親厚府。祥光盤結。未知藏有何寶。德家曰。貧家四壁蕭然。並無寶也。羽士攜其手。導至中堂。見所供太上感應篇。曰。此即主寶也。教習賢撰造經文。示人以修行之路。人能依經而行。則心之精誠。發為英華。經文必字字現寶光。若徒事誦誦。以希福報。則私意掩蓋。經文必黯淡無色。今觀子家感應篇。瑞霞直達霄漢。是子之心。允符太上之心。大丹成矣。殊為可賀。但天爵雖可預期。而人事尤

感應篇圖說

合宅開升靈圖記

中央研究院印

宜加諸。子其勉之。勿墮前功。可也。德家遂羽士教。修持益力。三十年間。濟人利物。無善不行。果有天官捧詔。仙樂來迎。萬目共觀。德家携妻挈子。白日上昇。鄉里之人。即於其家立像祀之。每遇水旱。祈禱輒應。勅封普應靈濟真君。

(附)臨江轉客。字廣夫。結廬好道。事親孝。嘗從父郊遊。花徑柳陰。每携佳酒。以娛父。雖僕從卑使承役。一日父命至花石潭遊友。行至修墓下。有道人布袍。冠冠。止容坐。容曰。父命留客。不敢遲留。先生道席何所。話朝恭即仙閣可乎。道人曰。俟我於茲。既而白父。恭詣前訂。凡五日。道人不至。翼晨乃見扶醉而來。容稽首。道人曰。予偶東歸。弱水子誠信士。予有玉書授子。行當證果。子之孝行。上清已錄金函矣。容奉香拜謝。歸而啓帙。惟素帛一卷。駭愕莫測其故。越數日。一鶴下檐。見容而舞。容奉帛看玩。忽忽人言。令焚香莊禮。忽見金文燦爛。乃感應篇也。於是老少奉行。二十年。皆拔宅飛昇。感應靈濟真君。

黃石相達亦夙緣。無緣豈易授理。編不勞遠近。嶺山鶴。春滿蘭閣。骨已仙。徐太史詩。

太上感應篇圖說

圖中黃正元泰一氏著
山陽王龍池涵衆纂訂
三晉雷仁育萬有評點
無錫尤桐幹丞節錄
清遠朱汝珍聘三參校
無錫萬鈞叔彙刊板

太上感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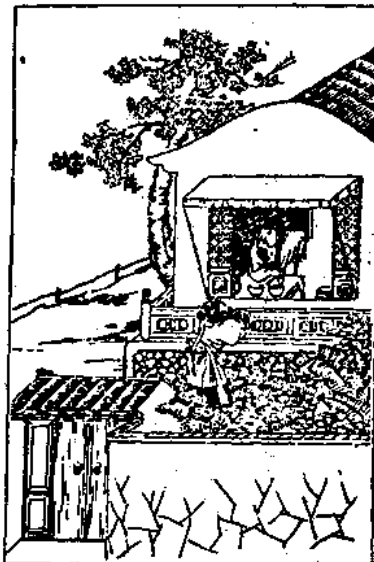
太上尊稱也。開章揭此二字。示人凜凜不敢違悖之意。由此動彼謂之感。由彼答此謂之應。言善惡受報。不爽毫釐也。

感應篇圖說

太上感應篇二句

中央研究院印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富貴由天未可求。
人生何必苦營謀。
還好空川千般計。
負義難逃罰作牛。
馬氏田園歸舊主。
葉家事業沐新麻。
子孫昌大門庭盛。
還善從來報自優。

(註)人心寂然不動。理欲未形。無理欲自無吉凶。及發而見諸事。則吉緣理生。凶緣欲集。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自然而不可易。是福禍之來。人所自召。有何門路。古人所以責勤三省。夜惕四知。戒愆懼。於不觀不聞之際。無非趨福避禍之意耳。

(案)淮西庠生葉謙。家極貧。教讀糊口。有本城巨室馬姓者。延為內席。教伊二子。見葉為人。樸樸實實。每歲饋金百兩外。另有後贈。更出資代其生發。葉感其知已。竭力教其二子。數年。葉亦家累千金矣。後馬為驛伴。病卒任所。二子濯貫無度。金珠田產。俱盡。葉手變賣。轉鬻。盡有其資。致馬二子一貧骨立。一日。葉事至陝西。有官某。乘而生馬在階下。歷數其舊。感思之。謂官大慈。前變為牛。葉再四哀懇。求放。回。馬。願還退前產。照應二子。官曰。既悔過。權放爾還。若不遵言。永限阿。葉。謝其。歸曰。今日我家享用。皆馬之樂也。即引退還原本。仍不失為富。阿。葉。竟結仇。葉意遂決。次日訪其二子。棲身破屋。荒野冷。淒。涼。可憐。見葉大哭。葉亦手涕。泣。遂挈二子歸家。為之整理。衣。履。百金。先為

感應篇圖說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中央編譯院印

日。華月。度。數。月。後。盡。出。前。所。得。財。產。令。一。子。開。張。典。鋪。一。子。出。外。經。商。二。子。隱。遁。耕。田。亦。痛。改。前。非。幸。動。立。業。各。獲。重。資。具。本。利。還。葉。葉。亦。却。不。受。曰。老夫赤貧。承。命。先。教。高。誼。得。有。今日。慎。勿。辭。庶。老。夫。與。令。先。登。結。終。交。情。他。日。地。府。相。見。可。彼。此。長。笑。耳。時。中。秋。賞。月。醉。臥。窗。下。見。馬。來。謝。曰。先生。向。日。所。為。雖。屬。不。地。但。我。二。子。習。成。奢。侈。留。產。于。彼。亦。必。花。費。幸。先生。代。管。數。年。吾。二。子。從。繼。繼。之。後。方。克。改。悔。成。立。是。先生。儒。守。吾。產。而。又。成。全。吾。子。吾。已。告。諸。冥。官。轉。奏。上。帝。先生。後。福。甚。長。特。來。奉。報。謝。別。而。去。葉。自。此。凡。有。經。營。靡。不。如。意。所。獲。倍。於。馬。產。四。子。克。繼。舊。香。翰。堂。藏。云。

(附)謙有雙生者。其母坐時。膝前而下。遂其分。孰兄孰弟。至於相親。時笑如。一。相。親。時。舉。止。者。如。一。父。母。亦。莫。能。辨。因。各。命。之。一。名。呼。某。則。某。應。以。別。之。至。就。於。過。退。時。誦。經。文。畢。種。種。又。皆。如。一。人。咸。以。雙。雙。稱。焉。甫。弱。冠。同。補。博。士。弟。子。禮。試。日。主。司。亦。訝。其。異。辨。遂。分。之。以。序。笑。謂。之。曰。座。者。序。也。入。府。座。為。兄。人。座。座。為。弟。嗣。後。人。方。知。某。兄。某。弟。豈。完。整。父。母。恐。一。地。莫。辨。孰。為。夫。乃。命。各。以。衣。履。

感應篇圖說

別之。胎年。又同月弄璋再試。又同時補廩。自繼年以至三十。即些微得失。莫不相。偶。里。人。咸。曰。命。同。相。同。宜。其。事。事。同。矣。至。三。十。一。歲。各。考。優。等。同。抵。省。科。舉。時。寓。某。有。婦。而。無。子。私。其。兄。兄。正。色。拒。之。恐。復。挑。其。弟。乃。以。婦。情。語。弟。戒。之。曰。爾。我。親。同。若。挑。爾。慎。勿。作。損。德。事。弟。詳。諾。竟。與。婦。通。婚。初。不。知。其。為。弟。也。彼。此。情。慾。因。與。婦。失。日。我。得。中。必。娶。爾。及。致。榜。兄。入。殿。弟。下。第。矣。復。再。結。曰。吾。將。赴。春。闈。俟。發。甲。後。娶。爾。且。以。之。資。并。為。言。婦。傾。囊。付。之。春。兄。復。發。甲。婦。終。莫。覺。朝。夕。盼。望。鬱。鬱。成。疾。臨。終。遺。囑。矣。所。贈。資。銀。入。兄。手。兄。度。詰。之。弟。不。能。諱。悉。以。資。告。聞。者。皆。短。之。次。年。弟。所。舉。一。子。而。兄。子。獨。無。恙。繼。哭。不。已。雙。目。頓。盲。未。幾。亦。死。其。兄。卒。祿。多。子。孫。稱。全。社。焉。嗟。命。同。相。同。三。十。年。前。事。事。皆。同。可。謂。命。相。皆。有。據。也。及。一。日。隨。附。色。彼此。存。心。不。同。遂。至。彼。榮。華。且。多。嗣。此。百。天。且。新。後。命。耶。相。耶。不。皆。無。據。者。耶。余。由。是。益。信。相。從。心。生。命。由。心。造。非。隨。緣。焉。不。然。叔。數。幾。度。諸。君。子。何。似。轉。為。彭。彭。轉。枯。為。榮。耶。其。感。應。篇。功。過。格。實。造。命。之。指。南。際。心。之。靈。藥。人。身。可。不。行。之。也。因。誌。之。以。勸。同。志。

感應篇圖說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中央編譯院印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普報)



作善從來天降祥。無窮美報自難量。于公治獄蘭枝茂。寶氏施仁桂蕊芳。事與興隆家道盛。優游歲月壽元長。試觀廣行陰騖。五福全膺百世昌。

(註)此申明上文自召之旨。蓋善惡感應。有變不爽。如人做一善事。初無心於得福也。而善報自至。人做一惡事。初無心於得禍也。而惡報自至。猶形之與影。影步相隨。世人不察。謂某人善而得福。某人惡而得禍。遂起疑議之端。殊不知有報之本。身者。有報之子孫。有報之形影。乃言其必然。非既謂其連也。即影之背形。亦有連近之殊。影遠則大。影近則小。善惡之報。豈獨不然。遠則報輕。近則報重。或惡多。則先受惡報。或善多。則先受善報。或善心退轉。則因福而得禍。或惡念改悔。則又因禍而得福。人能常將果報二字。審察於中。自然禍福生矣。

(昔案)廣城。字重山。為人慷慨。雖處貧困。時存濟人利物之心。一日往維揚。舟抵高郵湖。暮有老人至舟。謂曉曰。爾存好心。已感動上帝。明日應行佳運矣。吾有銀一兩。送子作本。可得二十金也。曉辭不受。老人堅留而去。曉雖不明二十金之目。因老人之言。大有玄機。次日將銀付舟子。買湖中菱菜。至維揚。果賣銀二兩。此後販賣。俱得加倍。獲利無算。數年遂成巨富。始悟老人所云二十金者。乃二十次之金。利也。於是發誓告天。大出資財。廣行陰德。一收買糧食。減價平糶。任人自食。

感應篇圖說

善惡之報二

四

一荒年施粥。老疾婦女。給粥果。日領升米。三設義學。積善成德。延名儒生。招徠四方英俊就學。厚其膏火。四設普濟堂。遠近有疾貧民。每人給房一間。床一張。粥一頓。延名醫住其中。接房診視。選道地藥材。給與飲食。貧而病者。給以錢買回家。五代完貧戶。後繼六親戚鄰里。有男三十未娶。女二十未嫁者。給資婚配。七施棺木。掩埋埋屍。八立育嬰堂。養孤兒。九收養遺棄嬰孩。九期畢。願入每人給米三升。錢三十文。倘首四枚。十厚給貧窮窮子。婦孺收養。俟成年老之人。其餘一切善事。靡不踴躍力行。後遂過前。贈金老人。曉遂至家。拜謝。老人笑謂曰。爾貧時存濟人利物心。吾故贈爾實本。爾得利之後。廣行陰德。上帝嘉悅。獲報無窮。尙勉旃哉。曉果享壽一百四歲。無疾而終。七十餘孫。皆登顯位。世世蕃滋。

(附)錢塘朱嘉猷。業以好善。林少穆親視浙江時。朱乞借寫感應篇。及陰騭文兩篇。勒石印施。沿途高紙。獲貼者。實其惜法之工。朝夕臨寫。遂得漸明經義。補助身心。一時善者施者。皆謂福報。朱之子世杰。出宰安福。林公後官兩湖總制。時其子右軍。就道寫黃庭。觀察新傳。感應經。想像含毫。無隨意。不同山水記。嘉猷。

(惡報)



一生作惡
萬千條
毒手傷人
勝佳果
持刀將身
實割盡
割燒香磨
尙難饒

感應篇圖說

善惡之報二

五

(惡案)張和。爲差役。心惡毒。肆號張獻忠。謂其殺人無厭。儼如流賊也。有一事婦與女度日。和百計謀奪。強娶爲妾。並淫其女。又疑婦有外情。縛縛四肢。用繩杖通其私。立死。復賣其女爲娼。一富戶家。適溪畔。適上流有屍浮下。和冒認屍親。誣指富戶謀殺。然獄中。證銀數百兩。賄賂典史。典富戶於獄。其子赴上堂控告。和囑警於山僻無人之處。將其子推落崖岸而死。致富戶一門俱絕。一幼尼頗有姿色。和夜夜宿。強姦之。尼不能拒。美善訴佛自縊。師覺勢不敢報官。一某典史。與和相交甚厚。每有詞狀。和俱代爲說合。過付錢物均分。某任捕房有千金。挾家回籍。和串無賴。假云遺送。至中途搶奪一空。某因平時往來。俱有嫌。且微員不應有千金。不敢聲張。其用投河。妻孥流落。一古寺有銅觀音。和跪乞請歸供養。載爲數段。賣銀入己。一日和離庵。親友畢集。正飲酒間。和忽擲盃。目大呼曰。冤對未矣。量絕于地。稍時作毒婦聲曰。你強佔我母女。又將我慘殺。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還起。取肝刀自割其勢。又作富戶父子聲曰。爾謀我家財。又傷我命。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用刀割其耳。挖其兩目。又作幼尼之聲曰。我出家修行。被爾強姦自縊。

（附）藥槍案在建寧府化乙巳林被盜發獲金銀器皿鉅萬盜被執赴邵初未減其罪蓋後世府恨槍之惡也司寇餘姚清治大理姑蘇蔡西園昂作詩快之曰權奸構陷孤忠殘二帝中原不復還恨無英王即顯戮至今道吳江皋間當時砲彈多奇寶玉鑲金繩恣工巧荒機無主野人耕狐兔爲羶石羊倒一朝被發無全軀若假盜手行天誅嗚呼浙土郭王墓松柏森森天塋俱陳維立碑記秀水屋戶潘麟肆惡橫行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子告曰吾死至地獄見阮君阮君閻君官善惡之報毫釐不爽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無從曉諭以故受者方者作者愈熾深可悲悞今潘麟罪惡多端著令暫回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衆遂操刀自剖其陰自剖其腹自斫手足而死遺近喧嘩觀者萬餘縣錄

中央圖書館
無錫萬氏藏版

A black and white woodblock-style illustration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The building features a tiled roof with a decorative ridge. A balcony or veranda runs along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with a person standing on it. There are plants and a gate in the foreground.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illustrations.

感應篇圖說

（註）自此至算盡則死。言人一生所爲。日夜時刻。上下四方。皆有鬼神鑒察也。冥謂審數。及享用衣食之類。皆除而去之也。犯輕者奪算亦輕。犯重者奪算亦重。過者無心之失。神尙衡其輕重。以奪其算。而大奸大惡。上干神怒。必受顯戮無疑矣。（案）祔太宗。恃才放誕。違人自誇理學。而所爲皆譴備不經。尤不信鬼神。常肆擾風。讀書僧寺。天雨薪蒸。呼童劈木。身鑿官作蠱。夜夢紅輦執鞭之神。風聲叱責曰。爾何無禮至此。本應鞭擊爾死。因爾前生苦志禁慾。故今世具此聰明學問。應科甲登。祿入萬鍾。遇齡壽考。今爾狂妄誇大。高己卑人。冥司錄過。依陰律削斷。爾應享之福。已經削除一半。此後若不知悔。必罹重罰。正無煩苦之一種也。太宗醒後。不但不悔。且自述其夢。誇於同輩曰。我鬼畏我矣。衆皆匿笑。其父喜讀佛書。母奉觀音甚虔。太宗乘母睡熟。偷將聖像燒燬。母流涕謂之曰。爾作惡不悛。只願你生好兒子。太宗聽之漠然。年逾四十。屢赴隸關。不第。貪酒戀色。無所不至。有名家少年子。強誘難姦。豈知少年轉通其境。遂致輕薄貽禍。一日白晝見二陰役。持巨鎗。鎖至東嶺。發罰惡司。議罪。司官檢閱冥簿。太宗二十九歲。應得舉。三十歲成

新編漢氏風賦

進士官二品七十八歲善終因其少時狂蕩減削其算晚年以舉人爲司隸轉知縣官五品年五十四卒於官緣四十以後作惡萬端日甚一日上帝震怒擯奪其算罰入九幽之獄萬劫不許超升太宗憫告家人大呼曰悔無及矣遂吐血而死（附）宋遂州養學士兩冠舉卒冥王厲聲責曰汝前生修善今世壽該八十有二中丁丑進士官至列卿然不能戒殺且不合食牛肉以致算減絕旁有吏告曰陰府最敬寫感應篇及法華金剛經汝若發心可脫此厄遂汝祿算妻言哀求冥王乃令放還妻遂虔誠寫經及感應篇矢願奉行復移身不食牛肉後官至翰林學士 聖世風範 聖世風範 聖世風範

徐太史曰爲一博牛肉自家斷送了一個九朝。斷送了六十二歲。前生好辛苦積聚。今生好容易削去。世人謂食牛亦尋常事。冥罰未免太峻矣。不知嗜食者以爲尋常。司過者不以爲尋常也。跋案節錄。

算減則貧耗



作惡之人
天不容
越行計詐
越貨利
卑田院裏
饑寒者
多是當年
富貴翁

感應篇圖說

算減則貧耗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前算算之由。自此以下。至算盡則死。則應舉算之事。以明感應之不爽也。貧是無財。耗是家破。皆不善之人。天既奪其算。則富者漸至於貧。豐者漸至於虧。動遠遷。變禍目皆苦境也。
(案)吳庸言。少時美丰姿。有才識。一相士謂之曰。子骨格停勻。乃享五福之人也。當多作好事。以遂天庥。又指其心曰。只恐此方寸之地。難保不壞耳。戒之戒之。吳年既長。心計愈深。或謀人田產。或唆人爭訟。或破人婚姻。報復私怨。或離人骨肉。於中取利。種種作惡。非止一端。一日。忽前相士大駭曰。吾戒爾莫作壞事。何不守吾言。骨格大變矣。惜哉。吳曰。吾日行善功。時存善念。一舉一動。不愧於影。子乃有此說。吾所不解。相士笑曰。休得瞞我。凡人有德。則上天賜福。現子面者。必先善調。澤子滿臉兒紋。萬端苦惱。行將至矣。目前家業。恐非君有也。嘆息而去。吳自念半生所積聚。可支十年。衣可穿一世。愚我心計。何難累百而千。累千而萬。相士之言。未足信也。豈知天不佑作惡之人。田被水淹。房遭火燒。意外花消破費之事。接踵而來。向之稱富翁者。一貧骨立矣。遂抑鬱而死。然則相案足恃乎。

(附)宋李符令。後若愚。早歲補官。衣食俱備。晚年益進。子女治喪。胸目無辜。因投詞龍虎山祈禱。夜夢神真之曰。汝心行俱惡。算盡矣。何何禱焉。未幾卒。
郭靜庵樓閣。動輒物件。親友俱疏。恍惚間。常有二物如猿猴。出入無不相逐。諸所造作。如羅棋者數年。百計莫能絕之。郭後改過行善。一夕夢來告云。吾乃主世之虛耗者。君以惡應。獲報。久矣。君厄。渾不相識。今君行善。吾當去。君可安享矣。
明陳智錫云。江南某翁。富甲一邑。刻薄殘虐。其館閣看書至夜。聞屋上有神語。一云某謀利甚勤。富矣其居。一云太輕。一云當絕其嗣。一云太重。一云然則與彼一凌將應。歸美而華記之。暗藏於樓上。是年富翁從揚州娶一妓。號凌雲。百般耗費。生子不肖。傾囊無存。後折卸屋椽。見郎所記神語。衆人知之。莫不歎息。
神語分明。奇與師。使留果報示人知。倘能及早行諸善。應足回天。賜好兒也。

感應篇圖說

多造惡患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高氏藏版



安通非關
命理積
都緣果積
惡中來
假饒俯仰
全無愧
惡惡何由
得樂便

(註)要從中出。恐自外來多迷。言不善之人。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也。蓋此與貧
耗。兩相倚伏。貧耗而無憂。則漸趨於衣。尚可度命。惟貧耗而更加憂。則身心
俱病。雖處人世。不啻地獄矣。

(案)趙豐言。燒磚瓦為業。縣中修內衙。給價短少。趙出言相諍。適軍入境。詢及
司事。豐年作弄。尹方懷恨。豐言。候候候。答曰。此乃大惡人也。撫軍聽解赴本衙
門發落。尹遂將豐言。解及撫軍庭訊。驗其解批。乃趙豐言。非部豐年也。即為省
釋。而驚恐已受萬千矣。回家無費。只得步行。路逢數大漢。同至一莊院。茶。豈知
大漢乃係夥盜。藉此探路。是夜其家被劫。有人在暗中看見。乃日間借茶之人。報
官捕緝。案皆逃匿。趙獨以誤殺。被捕。打備。坐監二年。乃獲原。供明
偶然相遇。並非同夥。釋放回家。實無立錐。時方深秋。趙饑寒交迫。不得已。至鄉間
親戚處告貸。中途值雨。忽冒林中。鑽出兩人。光頂白衫。向趙拱手。曰。君。乃
君之好友也。趙含糊應之。携手同行。兩人曰。君知此生多逢憂患之故乎。君前世
為商。與同伴不睦。俟傳其落河身死。致其妻一痛。而卒。陰魂抱恨。時刻相隨。君是

感應篇圖說

多難憂患

十

中央新報館印

以動遺坎。趙求解釋之方。兩人曰。易耳。但隨我行。立即往生。生樂矣。行過河邊
兩人拉枝水中。趙手攀枯樹不放。兩人用泥塞其耳。趙遂昏迷。然心中尚明。不
肯釋枯樹也。往來者見其抱樹如痴。面有泥跡。知係鬼迷。救之。趙自是知前世冤
愆。遂出家為僧。

(附)文光讀之父。自少至老。無不無刑。行楊柱。不備受。光讀因諸。相
調。即問是何宿孽。師曰。汝父前生善。為詞。咬人爭訟。故今生受此報。光讀求
師教免。師令其父自著。悔三日。向佛懺悔。失心。舉行善事。乃解。防其大。如
山。陽生。生而體弱多病。母。於。無恙。終身。而。復。乳。六。年。至。七。歲
方。食。母。卒。時。在。庵。年。四。十。一。半。生。多。逢。憂。患。一。日。讀。感。應。篇。追。憶。二。親。狂。然。悔
過。乃。讀。諸。本。訂。以。己。意。條。分。條。析。合。三。十。三。萬。言。分。為。八。卷。名。太。上。感。應。篇。設
定。藉。以。補。過。末。路。仰。賴。親。恩。於。萬。一。順。治。九。年。奉。同。人。刊。施。於。世。由。是。否。者。漸。泰。寧
者。轉。通。者。轉。通。者。轉。通。

者。天。不。欲。假。試。期。要。思。餘。生。志。竟。成。濁。世。可。憐。廣。漢。漢。誰。聞。太。華。夜。鐘。聲。此。時。太

感應篇圖說

人皆惡之



算減精神已素然。那能逢世得神。性。到。處。人。皆。惡。則。大。來。時。所。姓。共。里。鄰。朋。鄰。面。同。胞。兄。弟。亦。無。緣。祇。因。作。惡。遺。大。罪。兄。弟。殘。殺。泣。九。泉。

感應篇圖說

人皆惡之

中央新報館印

(註)惡者。為人所厭也。言人造惡多端。元神耗散。有一種散氣。發於顯面。見乎
四體。處處有惡。惡之。笑。語。則。人。惡。其。猖。狂。涕。淚。則。人。惡。其。悲。泣。即。如。意。奉。承。人
亦。惡。其。奸。佞。蓋。神。虧。則。衰。自。不。能。與。人。相。合。純。陽。祖。師。寶。訓。云。丈夫。義。不。受。侮。若
為。不。善。者。所。惡。正。足。以。見。人。品。故。面。無。辭。謝。迷。世。無。資。不。足。計。也。經。所。云。人。皆。惡
之。者。乃。算。減。之。後。英。華。銷。損。天。怒。於。上。人。怒。於。下。故。骨。肉。皆。憎。我。之。人。肯。助。善。起
情。之。難。非。端。人。正。士。為。小。猜。忌。之。謂。也。

(案)廣西吳元裕。秉性苛刻。與人善。為。道。要。見。人。善。事。笑。為。迂。腐。蓋。古。語
先。賢。莫。不。遺。其。訓。誡。一。日。天。暮。對。廟。中。乘。涼。恍。恍。如。醉。見。一。奇。形。異。狀。可。怖。之。人
拱手。告。之。曰。我。在。世。以。陰。針。害。人。以。毒。口。傷。人。為。人。鄙。棄。不。自。悔。過。反。指。天。怨。恨
爾。等。陰。實。的。人。馬。暗。地。害。爾。八。百。餘。劫。今。已。還。滿。須。得。一。人。代。抵。方。得。轉。生。道
家。世。間。惟。弟。之。所。行。與。我。相。同。欲。求。替。身。非。君。而。誰。遂。近。身。接。地。告。而。為。一。元。裕
聽。後。歸。家。妻。子。怪。其。形。貌。變。幻。自。開。見。面目。彷彿。與。弟。中。人。相。似。一。切。朋友。嫌。惡
被。其。侮。謔。原。不。往。來。自。此。更。相。率。遠。避。不。與。為。禮。甚至。同。胞。兄。弟。亦。惡。如。讎。面

加嘆叱。更可異者。元裕每清晨出門。有遇之者。其人是日。必有意外懷禍之事。皆畏其惡境。不敢近。室間小兒。莫不擲磚拋瓦。輩相喧嘩。喝禁不止。誠莫知其然而然也。元裕家道本不甚豐。自遭家變。借貸無路。遂至衣食不充。貧窶萬狀。有舊交耿直者。獨不憚惡境之難。見而謂之曰。子何一寒至此。吾泛海貿易。船中皆外鄉商客。不知子之行事。或可相容。遂為之擔簦行李。方開舟。而風浪大作。船員艱難。來呼天籲悔。風太浪甚。耿忽悟曰。得無有惡境在乎。與衆言其故。衆共推之上岸。風浪頓息。揚帆而去。所獲之岸。乃倭寇巢。並無居民。元裕無處棲身。竊斂島中。(附)宋寇韓良丁。同在政府。天下知與不知。聞其名。必心許為忠賢。聞其姓名。必目為奸諛。有一善必歸韓。未必盡所為也。有一惡必歸韓。未必盡所為也。邦竊以漢殺有功。錢得五品。經月即患危病。臺官至問疾。見老風曰。邦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皆云不相放。俄而竊以刀自刺乳下曰。大快。是夜卒。是年大旱。至竊死而雨足。武后問外間有何事。耶中張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中樞成。邦竊死。武后笑曰。竊見憎如此耶。偶識或類書集注

刑禍隨之



莖葉儻類靈吾徒
 休逞兇殘殺不辜
 我受刑時殊痛楚
 我行重法彼何如
 取禍原來有夙因
 其中報應最分明
 禍人未遂先遭禍
 自禍何嘗禍於人

感應篇圖說

人皆惡之
刑禍隨之

—

中興東漢書

吉慶避之



積善天懷最暢
作奸俯仰難寬
前生造孽幾多般
文高偏失意
學富更羞顏
開塾適逢水次
投人却遇下艚
枉將性命付流溝
古風多漏照
慶事總無干
右劉臨江仙

取 廣 益 益

利於國之
法康運之

1111

無錫高氏廬

(註)惡過斯吉。積善召慶。乃一定之理。作惡之人。司過之神。既奪其算。使之貧耗。以困其身。惡患以報其過。不啻於人。動遭刑禍。種種示罰。福祿已盡消除。自然吉化為凶。慶化為禍。若或避之。蓋人生吉慶之事。皆有善神主之。君子動與善會。故能膺五福。享九如。彼造孽者。既有惡神相隨。自與善神相左也。

(案)李斌如多才博學。兼善武藝。困童試二十餘年。知府張化鵬。愛其才。文試拔置第一。又以弓馬應武考。亦膺前列。人謂人許無疑矣。及文宗按臨。斌如領卷入號。值大雨。足穿釘鞋。將卷置案上。低頭穿襪。卷落地。穿畢覓卷。已為釘鞋踐爛。粉爛。哭與文宗。因無換卷之例。被逐出。武試馬蹶損腰。不能入院。文武兩第一。均屬無用。自是貧困無聊。親友為圖一村館。可供糊口之資。及員友到館。是夜忽發山水。一村被衝。自己亦溺死。隨流飄失。僅逃性命回家。時知府張化鵬。已陞廣東運司。斌如跋涉到廣。求其舊目。張適丁內艱。已登程數日。趨至中途。早謁張見而憐之。曰。范叔一寒如是耶。吾在艱中。苦無錦袍之贈。有長子某。現為杭州伴幕中之人。吾當書與汝。到彼相投。藉重爾之役。可權且安身也。斌如至杭。伴已病危。父

感應篇圖說

吉慶之

一四

中央利經院印

齊亦不能開。家人留居外室。不數日。倖復殺。斌如舉目無親。將投錢塘江自盡。有一人長髯修眉。形貌甚古。急忙救起。斌如哭訴生平守分。並無過惡。屢遭天罰。好事成虛。其人曰。上天仁愛。豈有偏私。今之遭此。豈大惡。累禍而集。列而食者。皆前世積善修來。而飢寒凍餓。投人不著。亦係前生造惡所致。子今世雖無過。前生必是造惡之人。若今生境還不滿。又貽來世累矣。惟存好心。行好事。讀好書。做好人。痛自懺悔。庶幾殃退吉來。莫消慶至。斌如聞言。遵行後獲登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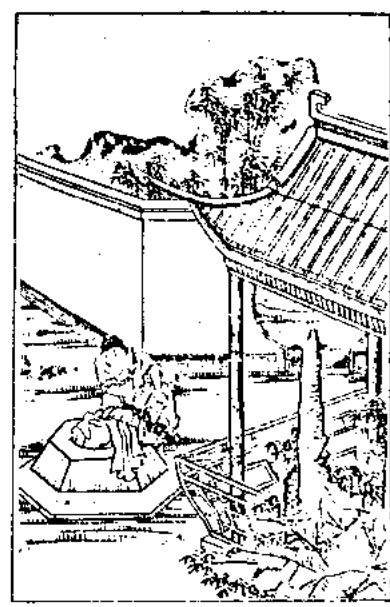
(附)吳郡陳生。多疾。賴子。頻困秋試。乃轉然遇。彙集感應篇註解。刻而普勸。且多行篇中善事。至萬曆丙午。高中北闕第三。連舉丈夫子六。長季俱登科甲。餘亦輩登第。感應篇通格

徐太史曰。前半生多病。乏嗣。屢困棘園。所謂吉慶避之也。後半生登第多男。接踵科甲。所謂福祿隨之也。禍福在天。而所以轉禍為福者。誰哉。

天香滿袖。踏蟾宮。又報泥金步。乃翁。寄語孤寒白袍客。不須遠海哭秋風。徐太史

感應篇圖說

惡星災之



天有惡星。懸象明。人以惡感。是以惡臨。以惡招惡。如影隨形。嗟哉周子。其真屍沈。難逃王法。難免天刑。一生困厄。半世飄零。冤冤相報。累及來生。

感應篇圖說

惡星災之

一五

中央利經院印

(註)為善則有吉星照定。如紫微。玉帝。天官。等星是也。為惡則有凶曜相攝。如喪門。帶客。計都。羅喉。等星是也。善惡相感。不爽毫釐。故聖人在上。景星含輝。賢人所居。奎耀呈瑞。若作惡之人。乖氣致珍。謫見於天。惡與惡感。故也。世人不明此義。而徒仗星師。解亦何益乎。

(案)周承謨。貧苦困窮。親友盡疎。家人二十餘口。數年間。喪亡殆盡。口舌官司。疾病災傷。年年不脫。周自知命途遇事收斂。而意外之禍。不期相值。人皆呼為倒運鬼。謂其一生無善狀也。乃詣上清宮。求道士禳解。道士俯伏良久。醒謂周曰。適奉帝旨。赴陰司檢汝惡籍。黑簿所載諸惡。皆可饒恕。惟十五年前。孫家花園之事。上干天怒。特遣惡星。時時相隨。爾將墮入畜道。尚冀報報乎。周不覺慄慄流汗。蓋其十五年前。曾借友人孫姓花園。習靜。鄰有小婦。與姑不合。乘夜奔逃。周適步月。誘而閉諸房中。姦宿數夕。旋聞其姑報官。搜挾。周懼禍及。醉飽而推之井。壓以大石。幸係空園古井。獲免敗露。而一生困厄。惡星為災。所由來也。周後日見冤魂索命。抱石投河而死。

算盡則死



花柳盡中命易哉，千金一擲藥消亡。誘人標賭無良其，天罰加時何處防。休將重利割貧民，物類難殊共此身。任意謀求兼宰殺，請君試看趙春生。

感應篇圖說

算盡則死

一六

中央研究院印

(註)盡，謂奪之盡也。死，非正命之死，蓋橫也。天也。極言作惡者，今日以某事減算明日又以某事減算，減奪不已，會有盡時。天折橫亡，無術可免，可哀也。且一死之後，更有三途惡道，或落地獄，或墮餓鬼，或變畜生，冥律森然，非一死能了賬也。(案)明趙春生，內懷奸詐，外面待人一團和氣，非笑容不開口，日奪他人性格，曲意奉承，見者莫不傾倒，平日與走險差，名活無常者相善，託其到司查伊等算，差回買之，日某煩瑣案者檢籍，君壽九十四歲，令子三人，家計萬，衣食享用不盡，全福人也。趙自此經營稱意，連生三子，侍養稍定，漫不修省，日驕刻薄，奢侈之事，靡所不為，年五十外，三子相繼夭亡，身孱弱多病，家業漸耗，復尋常問之，答曰：陰籍豈有不驗之理，吾近晤掌案者，云子數年以來，設局誘騙，於中取利，致人夫妻反目，父子乖離，削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漁色哄騙，致人傾家蕩產，又削壽十年，減去衣祿十分之二，至遠禁漢放利，過分惡孽生命，皆干神怒，又削壽二十年，減盡衣祿，三途非遠，君何不懼，趙不明三途之說，固問之，無常曰：吾已奉堯，君可沐浴，今夜來我家，一同赴冥，當知君之受報，趙如其言，至夜過其家。

無常令趙閉目存息，至一大衙門，建牙列戟，如王者之居，與無常同進，過無數房屋，見有大廳九楹，環瑤為柱，白玉為欄，華彩異常，榜曰：旌善。內藏錦袍冠帶金銀寶貝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行善，轉生富享此報。又朝北廳，榜曰：絕惡。內藏皮毛羽獸，鋒甲之屬，無常曰：凡人在世作惡，轉生當受此苦。遂同出府，見一大河，有渡船一隻，載男女十餘人，或衣白，或衣黑，或衣花，歡聲喧嘩，招呼登舟，無常喝曰：時尚未到，爾先作伊後來可也。遂醒，無常曰：君見否？死後當作舟中人也。趙曰：死而如此，亦不甚惡，無常曰：彼等投胎豬腹，入世一戰，即受宰殺，其苦無比，何快樂之有。趙追悔不及。(附)昔有布政某，巧於貪婪，積財至數十萬，及敗官歸，買良田十萬頃，富甲一畝，其祖父屢示以孝，言冥道將至，速捐財以行善事，或可挽回天怒，某知而不信，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天死，某亦染癮，不意，婦歸，賭者幾登，不數年，家資已盡，某臨危時，忽報日大呼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中了，不曉，吟畢遂卒，覺世益莊嚴，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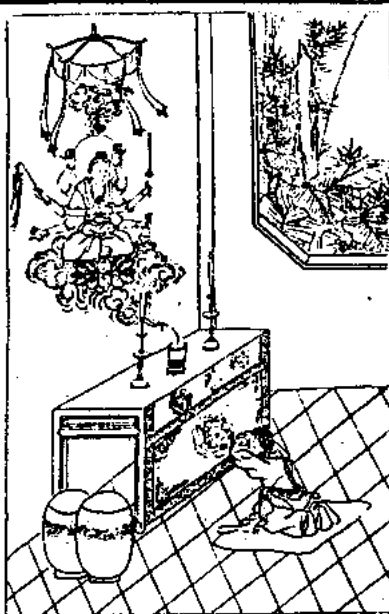
感應篇圖說

算盡則死

一七

中央研究院印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族中有客病困，叔進藥須求對症方，骨肉消沈，沈夜哭，始知幽葬自招殃，北斗高懸，夜氣清，欲將虔潔感神明，那知祀祀全無用，不信請觀李赤城。

(註)又字。承上司過來。言不善之人。不但有司過之神。鑒察報應。其頭上。又有神爲之糾察。不可不時加修省也。三台。星名。北斗神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壽夭富貴貧賤之事。凡人有罪。皆錄惡籍。量罪輕重。奪其紀算。奪至一年。其人坎坷多事。五年。其人災疾疾病。奪至十二年。其人困窮。或遭刑獄而死。善果與過不同。惡之大者爲罪。則奪紀。惡之小者爲過。則奪算。十二年爲紀。百日爲算。

(案)李赤誠經紀小民。一生事北斗菩薩。每逢斗降之辰。必齋戒更衣。北向四十九拜。至心誦斗經。寒暑不輟。一日販貨至河南。見一蛇。肚腹膨脹。就林中青草撥之。其體頓消。遠逝而去。李甚驚異。拔草處。又往他處貿易。同寓有遠客患惡。輾轉牀褥。勢甚危險。李念所藏之草。既消蛇腹。必能治人。煎一碗。與客飲之。夜半不聞聲息。祇聽客床有水滴之聲。乘燭往視。客骨肉盡化爲血。水床上祇存頭髮一縷。李恐禍及。即刻束裝。乘五更辭店主遠遁。店主早起開門。見客骨消化。不敢言究。因並無家屬。尋事遂絕。李後歸家。謹密其事。妻子面前。亦不敢說。一日禮拜斗至夜半。斗姥現形謂之曰。爾一生事吾。極爲誠敬。已註爾福壽。數年前用藥枉

感應篇圖說

又有三台四句

一八

中央利祿院印

殺病人。雖係無心之失。然以人命輕試。作大惡論。三台之神。已盡爾爾之紀算矣。吾不能曲法宥汝也。李涕泣求救。不允。計李一生處事。斗神偶以救人之心。成殺人之事。尙遺上天誡。況顯爲不善。而干天之怒。又當何如耶。

(附)明齊放士人孫厚字子遠。家貧渡江謀食。萬曆二十二年失館。流寓杭州塘栖。舊書張氏宅。一夕有少婦奔焉。厚叱之曰。感應篇謂三台北斗。及三尸之神。隨身記過。豈夜闌人闕。而神祇邪知乎。力拒之。婢往同席西席宿而去。未幾西席回家。疽發背死。主人聘厚以故欲辭。主人重其聘。且固訂乃許之。及隨遇其叔於江口。叔賀曰。吾因兒病。禱於城隍廟。夜夢城隍神中坐。呼吏取訊。死籍改注出者。唱名校對。十餘名後。聞唱姓名我孫厚。更某何故改出。吏檢籍曰。此人注定四十六歲客途飢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張氏婢。天曹已改入籍籍。增壽一紀。我是以賀也。厚聞之神悚。由是奉行感應篇益力。每歲延聘者。修儀約百金。家漸殷。年逾古稀。無疾善終。之世。感又感也。

何適青彩委九泉。鬼門關昨枉號天。火坑片瞬回身快。再活人間廿四年。

感應篇圖說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不守庚申。更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尸縱其如贅舌。敢向天庭播是非。從違皆因爲奉親。一朝轉念即忠臣。身經萬死甘心死。羞殺當年拜賊人。

感應篇圖說

又有三尸五句

一九

中央利祿院印

(註)重言。又見可畏之甚也。三尸。人身中自有之神。即是精氣神之所聚。分而爲三也。庚申日諸神上天奏事。三尸神乘人候時。亦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故學道之人。有守庚申之說。水夜不眠。令三尸不得出。久則滅除。雖然。若未能修德。徒守庚申。祇增罪過。何能令三尸勿言也。

(案)明末劉國能。少年任俠。精於弓馬。練就射鵰天。事母至孝。崇禎時。天下荒亂。劉不忍母飢寒。與衆少年相結爲盜。得財奉母。雖爲國賊部下。而所到之處。不殘殺。森淫。時督師立旗招降。劉遂母命歸誠。由微弁選陞副帥。晉統兵至太行山。扎營。帳中假寐。夢有三人。一衣青。一衣白。一衣黑。謂劉曰。吾輩乃三尸神也。今逢庚申日。應上天奏事。世人皆謂吾神。喜言人罪過。不知人有一節之善。何嘗不據實入告。豈有隱善揚惡之理。子爲母無善。雖不得已而爲盜。却不殘殺森淫。自投誠後。効力行間。頗著忠勇。種種好處。吾神已上達天庭矣。茲值北極真人主世。以子之才。可拜將封侯。若不知變通。禍將不測。子欲封侯拜將乎。抑欲作不朽之人乎。劉夢中流涕曰。吾犯彌天大罪。蒙朝廷赦宥。待以不死。且官至統領。常願殺

身圖報。今母已移年。此身乃報國之身。自史册列一名足矣。不願得封拜也。
尸神相顧而笑曰。好好。後法寇老回回降。而後我列中兵動之。賊設伏以待。遂被
執誘之。降不即。罵不絕口。賊衆大怒。肢解之。後人於其處立廟祀焉。
(附)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奉勤謹。
孝行克備。每夜焚香爲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
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婦。皆列珠科。居先身證仙果。文昌化書。教訓實事。
福建呂青好談人。因偷竊婦女。抑塞名場。家亦零落。三子俱死。青鬱卒。見其祖
父怒曰。我等數代積善。報在汝身。汝心愛色。汝口造孽。福將折盡。恐汝
再犯淫惡。絕嗣。冥冥冥王拘汝到此。一看便知利害。旁一吏曰。淫惡陰律。倍嚴。凡
人一犯淫事。三尸神自首。而君誠陰中奏隱。便是大過。試看今日發落便知。少
頃。鬼卒帶業淫犯跪下。冥王一一判斷。受罪者畢。鬼懼願得悔過自新。冥王乃
命放還。後刻遊冥錄勸世。遂生三子。皆錄。

感應篇圖說

又有三尸五旬
月晦之日二句

二十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除夕千門爆竹喧。
無端語淡倍凄然。
半生虛假多逢困。
一。真誠便格天。
悔過何難消宿孽。
改行自可蓋前愆。
連生三子皆麟鳳。
五福全膺享大年。

感應篇圖說

月晦之日二句
月晦之日二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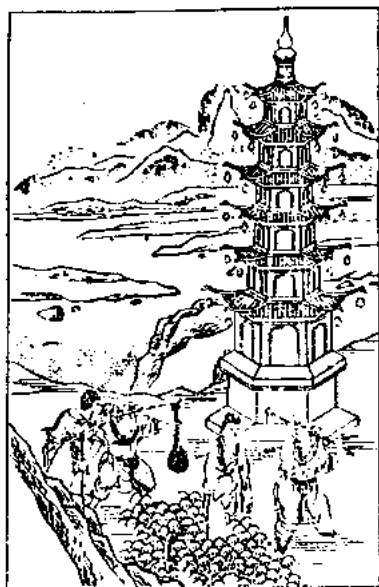
二十一

中央圖書館印
無錫高氏藏版

(註)晦。月盡之日也。當有二十六神。在天爲五帝。眞符在地爲五帝太歲。在家爲
五祀。諸君。司一家良賤之命。人有罪過。縱惡必記。每月晦日。詣天奏白。按輕重而
加之罰。作惡之人。不過取快一時。豈知竈神森然鑒察。却於何處逃匿乎。
(案)鄭世修。多才博學。名噪庠中。自負取科第如拾芥。約同輩聯十善會。一戒殺。
二戒淫。三戒口過。四買物放生。五敬惜字紙。六周恤孤寡。七掩埋枯骨。八勸教後
學。九遇鄉里爭訟。從中勸息。十逢朔望。持齋誦經。行之多年。並無報應。年五十。屢
赴廟謝不領。止得一七歲子。頗聰慧。忽患痘疹。疾。鄭自傷多年行善。反獲重罰。
乃爲詩告竈神。有君來司命多豐贍。不解從公佑善人之句。時值臘月除夕。鄭與
病妻。孤燈對坐。無聊之極。仍至竈前。朗吟前詩。恍惚如夢。見一衛賢。有老人。白髮
方巾。皂服。招鄭至內。通之坐。曰。吾司命神也。承君佳作見責。今特爲分別。鄭知是
竈神。流涕叩頭求示。老人曰。凡人欲得福祿。必有真正善事。君返而自擲善事安
在。屢屢歸惡。神道無靈。逃禍不暇。尙冀美報乎。鄭曰。吾老年聯十善會。豈盡屬虛
假。不蒙天佑。而反受罰。神道之靈安在。烏能無怨。老人笑曰。無論君之所爲。種種
惡九。即以十善論。如戒殺一條。君爲寒士。伏臘宴客。不得不餽。餽有餘貲。豈能
持齋茹素。且蝦蟹之類。常登庖廚。彼獨非生命乎。以云不殺。其誰信之。流盼少艾。
惡態不捨。如有邪緣相湊。能坐懷不亂乎。有登徒子好色之心。託爲善男子。以邀
譽。直欺天耳。放生惜字。君不過隨人俯仰。衆不舉行。君亦罷歇。君有真嫂。不能存
活。孤兒現無營業。君今置若罔聞。不過邀衆贊歎。遇孤寡者。給以分文。懷衆人之
功。以爲己有。乃鬼神所最惡。口過一節。君雖極意警戒。然往往遇事譁彈。出於不
覺。大傷忠厚。惟埋骨一事。衆皆惡其朽穢。君獨親身照管。稍有功德。今埋骨之所。
已經盈滿。君並無安插之計。亦未了事也。君現爲塾師。生徒功課。何嘗認真。鄉里
爭訟。君遇有不平。反爲加石。何嘗勸息。祇於朔望。燒香禮佛。乃婦女之見耳。何功
之有。君從今刻刻改悔。切勿自欺。切勿自誑。痛除求名邀福之心。實實落。以聖
賢爲己任。自然感動上天。護庇無窮矣。鄭於次日元旦。對神懺悔。實行善事。次年
即連生三子。俱聰慧。登第。夫婦猶及見孫。

按竈神。黃帝時已有之。每年八月初三神誕日。各家宜齋心虔禮。切勿殺生。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佛告諸菩薩，善哉！福之集，云何得長壽？五蘊皆空寂，云何奪紀算？作惡無休息，神道暗權衡，較量無差失，云何得消除？念彼觀音力。

感應篇圖說

凡人有三句

一三二

中央研究院印

(註)總承上三節，言鬼神鑒察，大小之過，皆不可掩。而奪紀奪算，確乎不爽。以足前章依人所犯二句之義，過乃過惡之過，非過失之過。即下文自非義而動以至終篇是也。

(案)浙東有婦人，至岳廟進香。見廊下判官，視之而笑。婦歸回家，是晚方就寢。見前判官穿繡袍，來至牀前，謂婦曰：我與爾有姻緣之分，予來相就，爾拒不從，判其出門。大叫家人，並無應者。兩足御空而行，至一浮屠絕頂，住下。其中焚香皆備，遂為夫婦。判每日清晨下塔，種菜等類。歸以餉婦。婦一日向下間望，見判官往來之人，有向之拱揖者，有遠道讓道者，有攜其幅，其衣者，有推之傾跌者，婦不解其故。候判官歸間之，判曰：為吾拱揖之人，或星辰降世，或累劫修來，後日高官大爵。福祿綿長。吾安敢不敬。其讓道之人，生平循謹無過，應享衣祿，吾亦不敢侵犯。惟作惡之人，頭上俱有黑氣，惡之小者，黑氣高一二尺許。陰司則奪其算。惡之大者，黑氣上沖霄漢。陰司則奪其紀。奪紀奪算，俱按黑氣而權衡之。故吾亦得乘機而戲弄焉。婦曰：欲解黑氣，當如何？判曰：惟勤修善事，虔誦觀音經，則黑氣消，而陰

感應篇圖說

律滅矣。婦自念身陷塔中，欲歸無路。登願念觀音經，以求解厄。甫動念，判曰：爾今有大士保佑，吾不能為爾矣。仍御空送回。婦見已身臥牀上，判推之人，殺遂赴。蓋判前之所攝者，乃婦之魂云。

(附)清善化郡登龍，生平最喜閱感應篇。大書長卷，藏懸家堂中，捐館日，呼子相曰：我遺田產，聽爾守否？所遺堂上福田一紙，爾當移身服膺勿失。日役兒孫，受用不盡。時相年稚，不省。長而沈迷酒色，所行事，多與感應篇相背。後病卒，魂歸冥府，見殿側無金字感應篇，跪拜痛悔曰：相若早聽父言，今何得到此？嗟泣不止。隨有更呼至案前，跪下。主者曰：查汝生籍，應七十二歲，因違父命，不奉持感應篇，故削去四十二年。今既痛悔前非，仍發還陽世，勉承先志，還汝壽數。還之遂赴。徐大史曰：世上服田，守之足以資衣食，而身不死。紙上福田，守之足以全性命，而心不死。心不死，壽樂之身，亦塊然生矣。况服田過不肯兒孫，豈能長守嗎？呼如郡公之式殺後昆者，有幾人哉。

感應篇圖說

凡人有三句

一三二

中央研究院印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吾身自有長生藥，何用爐中覓九還。次虎龍能皆外道，善功回處即金丹。問心無愧即真仙，急急消除善自進。兜羅神訣增紀算，何須此外覓延年。

（註）此亦承上起下之詞。數百事者。即下文自非義而動。主殺龜打蛇等類是也。前曰滅算。是教人知所戒。茲曰長生。是教人知所慕。先須二字。又啓下文千善百善之義。蓋未立善。先須避過。除而後善立也。今之求長生者。徒恃服氣。結丹。煉藥。謂神仙可到。不知此皆外道也。惟戒慎恐懼。一切妄念。幾前即覺。幾覺即滅。令心如明月。境如止水。則言動舉止。自然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福祿永貞。無算壽紀之學矣。

（案）昔有兩道士。慕長生之術。相約入終南山。尋仙訪道。初進山數日。向有人家。再進數百里。則絕無人跡。但聞虎嘯猿啼。兩人心無退轉。捨命前行。攀援峭壁。至一山頭。遙見炊烟。踰至其處。一山穴中有老人。身如槁木。筋似枯藤。兩睛皆深碧色。席地炊煮。驚曰。爾輩從何處來。兩人叩頭曰。弟子有志大道。未得真傳。今遇神仙。願求指示。老人笑曰。大道人人皆具。歸而求之。自有餘師。爾輩但能勤立功。則塵市中亦是神仙窟宅。何用遠涉。兩人又問欲立功。何事為先。老人曰。先須改過。諸惡淨盡。自然萬善圓滿。已往之過。不使再犯。現在之過。痛自禁絕。未來

感應篇圖說

卷大小三句

一四

中央圖書館印

之過。加意而預防之。則造命延年。自我操之。便可出離火坑。直上天堂矣。此地非爾所居。宜速去。兩人再拜而還。克遵老人之訓。後成仙道。

（附）上虞監生劉某。其父曾為按察使。某讀書有文名。久不得第。其族兄某暴死。後忽活。語家人曰。昨死去見冥王。先於廊下候唱名。廊旁有大簿。偶抽看。見族弟名。即監生也。大書一生祿位。該二十五歲中舉人。連捷成進士。歷任至八座。壽八十四。二子俱進士。又於上逐筆勾去。細註云。某年月日犯某事。削一子。又某事。再削。又犯某事。削進士舉人。又某事。削奪。後竟削盡無餘。方看畢。王升殿唱名。因問曰。適見汝弟落否。汝命盡矣。今暫放汝歸。傳語人間以知惡報。乃遍告親友而殞。時監生方應試無恙。明年夏。病疫暴死。其妻某亦死。下圖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曰。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為功。汝其慎之。舊有士夫往謁。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將死。安望長生。聞其故。曰。凡人作一虧心事。則神縮一寸。彼神僅數寸耳。後果如其言。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是道勇往踐履。非道切勿胡行。陰實榜已註分明。報應昭昭有準。郭氏子孫昌熾。馮家後代無存。休言造物有偏心。善惡憑君自審。右調白銀香

感應篇圖說

是道則進二句

一五

中央圖書館印

（註）前歷舉為惡之報。欲人知所警戒。此則歷舉為善之端。欲人知所奮勵。道路也。猶行也。退。猶避也。順天理。合人心。坦平正直。即是道。當勇往而踐履之。逆天理。拂人心。剝蝕險阻。即是非道。當深惡而禁絕之。二則字。有毅然不可委靡之意。

（案）山左鄧善心。開酒米店。雖編戶細民。一生忠厚正直。從不欺人。亦不自欺。人皆以長者稱之。嘗謂子弟曰。吾不讀詩書。不知聖賢之道。幼年曾看格言。有不可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可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吾奉此兩言。時時警戒。是以獲免罪愆。時同里有馮姓者。亦開酒米店。嘗聽人講三國演義。曾操有言。得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馮欣然大喜曰。處世者不當如是耶。於是逢人即談此二句。一日被攝至陰司。見一衙門東西兩廂。掛有榜文。東曰行善之報。首列鄧名下。註不存事上行不去的心。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子孫貴顯。西曰作惡之報。首列馮名下。註得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子孫絕滅。稍時冥官陸座。馮辯曰。我與鄧同業生理。彼此皆口頭話。何至報應懸殊若此。官曰。彼不存事上行不去



茫茫前路
欲何之。
見得分明
自不迷。
一失足成
千古恨。
休教險險
勒轡遲。

不履邪徑

感應篇圖說

是此則第二句
不履邪徑

一六

中央研究院印
編萬氏藏版

的心。即感應篇是道則進也。不行心上過不去的事。即非道則退也。乃聖賢中人所安得不昌其後。子聽。國之事。欲學曹操。與感應篇全然相反。乃惡人之尤。安得不受惡報。叱鬼使帶道。後郭子發中。焉終身貧困無嗣。
(附)揚州錢道。幼喪父母。又無產業。見有無賴棍徒。羣聚謀盜某商家。道生意欲同往。有友陸志潔。素行端方。見其與棍徒聚。私挈其衣。至無人處告之曰。做人第一要學好。這等無賴人。切不可交。貧富是前生注定。倘若做不肖事。錢財入官。性命不保。可知上有天。下有地。明有日月。幽有鬼神。鑒察善惡。不如腳踏正路。還有個出頭日子。道生羞慚。是夜閉門不出。三日後商家被盜。地方官緝獲棍徒七人。一併治罪。道生驚悟。自後出入常與正人相處。宜與蜀山金鶴齡無子。見其誠實。贊之為婿。盡以家資付之。此雍正元年事。誠實人。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進道而行。每日焚香。感謝清福。其笑曰。清福安在。曰。幸生盛世。不見兵革。不致饑寒。橫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享壽百二十歲。朝廷月給養贍。賜古循天理四字匾額。

不欺暗室

感應篇圖說

不欺暗室
不欺暗室

一七

中央研究院印
編萬氏藏版

(註)履行也。徑路也。邪徑。非理之地也。二字所包極廣。路頭走差。便是大錯。一朝失足。遺恨終身。可不慎乎。玩不字。有用力禁遏。幾足不前之意。
(案)陳秉義。一生端方不苟。跬步不敢違禮。曾記其兩事。雖近迂闊。而實則可採。故特記之。以為守身者之鑒。義所居之宅。前為大街。後鄰僧寺。其父一日與僧手談。著人向義取茶。義兩手持杯。從前門婉轉而至。父怪其來遲。義告以由。大路之故。父曰。爾若從後門來。豈不便捷。為何舍近求遠。義曰。行不由徑。聖人取焉。走後門與徑何異。是以不敢。父笑而頷之。又與衆出城。值大雨。衆皆奔小路歸家。義獨高視闊步。從大道冒雨緩行。有友人留之避雨。謂之曰。事有輕重。有是哉。子之迂也。義曰。今之趨樓妓館。迷戀其中。喪身而不惜。酒肆賭場。呼朋引類。傾家而不悔。以及趨炎附勢。甘逐腥膻。一旦泰山傾倒。累及身家。世人貪而不悟。皆緣小事之迷。後來致成大錯。吾豈不知趨行小路可以便捷。第以謹小防大。慎微防鉅耳。友不勝嘆服。義後以明經授徒。學者稱為方正先生。



風雨瀟瀟靜掩門
更闌有女夜來奔
魯男自是無情者
莫與蓮王一概論
理念消除慾念存
莫將勾引惡摩登
佛光明照三千界
對此心如皎月澄

(註)時望雖僻幽暗之所樂人耳目不及之地也。歎喪心之謂也。人能於無人之處見可欲而不動把持得定。便是克己工夫。超凡入聖無難矣。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即此意也。

(案)北宋末。汴梁劉黃士。曾借富人五十金。赴廣文之任。後值金兵擾汴。富人家破身亡。遂學鐵索待斃。劉任回。祇剩七十餘金。悉以給之。富人之妻。不知其夫在日有此貸也。其子劉體仁。尤端方正直。嘗借讀書。近故守備某姓之家。守備沒。遺有室女年十七。姿容甚詩。劉與劉書室僅隔一牆。女從窗隙窺劉。見其風神秀逸。苦志讀書。私心眷戀。伺劉書聲停歇。隔牆歌云。惆悵無情不相顧。空勞神女盼陽臺。劉聞之。劉專心攻習。竟不聞也。女情不能已。用絛巾盡一驚。題詩於上。從牆上擲過。劉檢得。並不在念。女知劉老成端正。託身之念愈專。時值初秋。露雨連綿。夜間牆傾。女遙見劉房。燈火尚明。乃赤體相就。劉正收拾書籍。忽見女來。驚慌無措。但連呼云。使不得。使不得。女笑謂劉曰。以妾之才貌。非君莫可作配。冒昧相就。實為終身。君何太忍。劉無奈。開門冒雨。至佛殿躲避。時佛前琉璃。半明。

感應篇圖說

不欺暗室

一八

中央研究院印

半暗。立未片時。忽放白光。耀耀畢見。劉於光中。自覺俯仰無愧。心境坦然。自言曰。方纔暗室。若有所欺。此時何以對諸佛菩薩。異日歸家。何以見父母乎。候至天明。別主僧還寓。女候劉不至。抱慚而去。從此改行守貞。是秋劉中亞魁。次春聯捷。殿試唱名第一。赴理林宴。見同年許生。年少才優。因為女作伐。女得歸許。郎才女貌。琴瑟和諧。終身感到不置。

(附)明劉公諱理順。河南杞縣人。少年館於巨室。東翁挾一家生端慧幼女。令傳館餐。夜則臥公榻側。意在贈公也。越二年。公辭館。囑令擇配。家之東翁曰。先生帶去為側室可耳。公曰。翁以我為小人乎。我實未敢一犯也。東翁詰令其妻驗女。果猶是處子也。東翁佩服不已。因贈詩曰。洽容堪愛又堪憐。三載隨君一室眠。情近坐懷從未亂。方知柳下不虛傳。公答詩曰。誰謂妖嬈我亦憐。情牽不動只孤眠。席前有效胸無妓。明道於今語尚傳。公後狀元及第。居官時。值國寇犯都。自題絕命詞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予何不然。遂自縊而死。越五日。家人收其屍。面色如生。覺世錄註。



堪溪徐翁
仙去時。
一生功德
不求知。
非關上帝
心偏向。
父母從來
愛好兒。

感應篇圖說

積德累功

一九

中央研究院印

(註)存諸心曰德。見諸事曰功。自少至老曰積。自卑至高曰累。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大。人能今日修一德。明日又修一德。今日成一功。明日又成一功。時時精進。勿畏難。勿中意。則道心充。滿人心不萌。而為地仙天仙不難矣。

(案)江南有徐汎愛者。以駕船為業。性極仁慈。貧客附舟。多不計錢。每日除食用外。餘資即買物放生。二十餘年。行之不倦。一日舟至江畔。見一古墓。狐兔穿穴。惻然動念。與子持鍤掩埋。視朽棺中皆黃白物件。因謂其子曰。此種不義之財。理不當取。但既無失主。與其沈埋無用。曷若取歸作好事。遂搬運回家。成巨富。徐擅此財力。為善益勇。嘗看文昌陰騭文註云。人所不見為陰。暗中施與曰賢。不覺大悟曰。天以財物畀我。而我之所行。人人皆知。是以天之恩。為我作人情也。焉乎可。自此凡做好事。不令人知。大出資本。於城之四門。各開錢米店。見無衣食者。妻子凍餒者。破屋將傾者。則量其所需。寫票暗攜其家。到店取錢。量米。主皆見票即給。不問其為何人何姓。至敗落大家。讀書寒士。尤加矜恤。常謂人曰。貧賤之輩。出其精力。日掙數十文。便可養家糊口。惟此兩等人。肩不能擔。手不能提。又愛惜臉面。窮

則真窮苦則真苦。最可憐。除夕各暗給米一石。錢五百文。至於男及未婚女。未嫁者。停棺未舉者。通欠錢糧者。皆量爲資助。親戚朋友。待舉火者。百十餘家。年過八旬。饑寒如少時。忽遇異人。謂曰。子六十餘年。積德累功。今世限將滿。易從我歸蓬島。庶免命終時。一番苦惱也。徐從之而去。子孫追之不及。越數年。有隣人主四川貿易。於峨眉山。見徐鶴髮童顏。鬚長過尺。問詢家人。舉即飛上山頂。談忽不見。蓋已仙去。後嗣昌熾至今不替。

(附)漳州顧公茂猷。字光衷。生平奉行感應篇。積德累功。殷然以萬世人心爲念。著述吉錄。編以一心普度。兆世太平。凡八卷。挑剔危微。助天開教。讀其書而悔過遷善。學道成眞者。不知幾千百人也。崇禎甲戌春間。全作五經題。試官驚其異才。而疑遠式。偶曉奏於朝。大顯大喜。特賜進士。冠帶甲前。一時咸稱爲天子門生。徐太史曰。進吉錄一編。關係萬世人心不細。此書大江南北。今猶盛行。嗚呼。先生之流澤長矣。

孰正人心返太初。古今治亂此乘除。隨微好對花南讀。度世書中第一書。

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三十

中央研究院印



素羅衫子
綠紅蕊
不是人間
窮寵眼
水族多情
知報德
敲門夜半
送元霜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三十一

中央研究院印

(註)慈者。萬善之根本。人欲積德累功。不獨愛人。兼當愛物。物雖至微。亦係生命。人能慈心於物。命之微。方便救護。則殺機自泯。仁心漸長矣。有不永享福壽者乎。

(案)明陸生。富於財。家有花園一所。崇臺幽館。靡不備具。隨亭有池。曰藏春池。方圓數畝。遍植菱荷。一日天旱水涸。見一物在泥中。蠕蠕而動。視之乃大白蛆。生父喜曰。此異味也。易烹以供客。生曰。此物久育池中。殺之不祥。請有其命。父首肯。生命儘放入江中。趙回頭顧生。有感謝狀。然而漸生後疽發於背。晝夜呼痛。微厭一息。至夜半。忽有一白衣婦。叩門而入。至床前。謂生曰。君染此恙。妾心必如焚。用手摩其瘡。不啻冰雪。頃刻痛止。又於袖中出黑藥一粒。令用清水解之。生瘡旋愈。因叩頭謝曰。已朽之骨。荷蒙上真救活。喪軀之遇。雲英。劉阮之入天台。僕何敢前此念。惟願拜爲門下。聽教誨足矣。女曰。不必謝。彼此皆扶持也。吾輩水仙。何能適世間人。君不日得佳婦。即如妾在房牕。留詩一章。飄然而去。其詩曰。妾姓袁。字綠瑤。藏春亭畔舊知名。月中乞得元霜藥。爲報當年免交生。方悟袁者祖也。乃昔日所救白蛆報恩。後娶婦。其面貌如女。喜著白衣。女所云如侍房牕之語。誠有自也。陸生救蛆。不過一念不忍。原無望報之心。乃值垂危之際。顯元霜而立愈。則袁即蛇報珠。信不誣也。世之烹宰物命者。觀此當猛省。

(附)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一日忽生疑。往決於小法華禪師。以某所見物。不殺不放。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大錯大錯。面前木頭。皆是無心。若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個苦人否。公聞駭然。發心永行放生功德。大抵慈是善。放生實發慈之術也。

杭州陸離京。張用霖。應嗣音。陳際叔諸公。立有放生社。因和作東坡戒殺詩。戮成齊集。轉轉劫輪一書。欲探入。時有妄少年。力詆戒殺之非。數日。陸京諸君。所言皆道。豈蘇公亦未明於道耶。少年并蘇亦詆之。是夜夢至一廳。上坐高巾深衣。修髯大頰者。怒容可畏。與之論戒殺放生。無肯於王道。少年辭屈。謝罪而退。次日口旁生一毒幾殆。告許放生十萬以贖罪。始愈。黃相國嘗舉以告人者。

放生功德浩無邊。安得富人不惜錢。寒士寡財須愛物。先持戒殺費心堅。

(附錄)江邑放生會報一案。以下數案俱係增入。

明江山縣朱德。字壽仁。忠厚力學。其家不食牛犬三。世矣。少失怙恃。讀書。牛湯即。因貧謀徙鄰村。得東翁八金。歸途避雨古廟。見壁上結三紙。一殺牛果報。一食牛果報。詞旨慘切。讀之。慙汗。然曰。吾今二十九歲。尚未入泮。必食牛肉之故也。況遠祖宗之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恣口腹之欲不義。親茲果報而不痛戒。不智。犯此四罪。大禍且至矣。向何功名福澤之有。即叩神前。誓不食牛。雨霽將行。適村屠元光字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虛虧本。特來求售。問牛何在。云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惻然心動。問其故。云七金。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既成。朱乃大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項。遂解鼻繩。縱牛去。是歲游泮。實於鄉中王賢家。王固望族也。一日樽酒間。與談談放牛事。忽其頭額門外有牛。項懸版。磨之不去。朱出認之。果是己所放生者。令引往。後園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渾號人。強盜者。乘移王家。因窺女妝。夜傳牛住空房。穴墻而進。徑至朱房。盡搜衣飾。將出。牛突入。倒倒查察。聲甚厲。朱驚醒。大呼有賊。盛室亦驚呼。賊懼。趨牛腹下。過牛。牛怒。舉蹄絆賊。時呼聲又急。賊棄賊而遁。王對視。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三三

中央研究院印

物無恙。善德牛。繩鼻住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肉。已而雨夕。賊復至。破後園扉。見牛若怒狀。因前被牛敗。隨牽牛出。拋所懸版。售以獲四金。適朱代翁收債。經屋門。見所放牛。叩其由。屋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又買之。另懸一版。大書雷電放生四字。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鄧寬家。近村有盜。鍾萬。朱代實策。緒高項以備。忽小童報來一牛項懸版。久立館外。朱憫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索繩繫。登將主矣。遂與鍾連翁家。盜事。迨三日。盜果至。持刀放火。燬梯望之火光中。睹牛。怒叫衝擊。如飛。賊披靡。盜殺牛。德死。旁橫三屍。燭之。尤光字。人圖猴也。盜賊捕餘黨。盜悉平。鍾德牛。德之。禍表義牛。義牛。是時家永戒不食牛。木幾。歲值大比。朱赴秋闕。卷落第。安令某房。獨朱卷不滿意。置之。悲牛隨地。且哭。且求。覺而醒。閱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強薦之。竟中。揭曉。房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述近年放牛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聯捷南宮。房師亦有異兆。遂授而邱令。有政聲。嚴禁屠牛。備示所放義牛。頗未。煽動部民。民多化之。後獲顯秩。乞歸養。母。享年九十一。朱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子性善。衍。如。此。

徐太史曰。牛買放生。出於舌耕寒士之手。較多金者。功加一等矣。獨不解盜賊未至時。牛何以預知之。且何以既放之牛。而知朱生住足之所。豈鬼神使之歟。抑義牛之靈光炯炯也。殊神幾度。薛花秋。傳說朱家舊放牛。然黃泉埋不得。尚騰靈氣。暮山頭。徐太史曰。牛買放生。出於舌耕寒士之手。較多金者。功加一等矣。獨不解盜賊未至時。牛何以預知之。且何以既放之牛。而知朱生住足之所。豈鬼神使之歟。抑義牛之靈光炯炯也。殊神幾度。薛花秋。傳說朱家舊放牛。然黃泉埋不得。尚騰靈氣。暮山頭。徐太史曰。牛買放生。出於舌耕寒士之手。較多金者。功加一等矣。獨不解盜賊未至時。牛何以預知之。且何以既放之牛。而知朱生住足之所。豈鬼神使之歟。抑義牛之靈光炯炯也。殊神幾度。薛花秋。傳說朱家舊放牛。然黃泉埋不得。尚騰靈氣。暮山頭。徐太史曰。牛買放生。出於舌耕寒士之手。較多金者。功加一等矣。獨不解盜賊未至時。牛何以預知之。且何以既放之牛。而知朱生住足之所。豈鬼神使之歟。抑義牛之靈光炯炯也。殊神幾度。薛花秋。傳說朱家舊放牛。然黃泉埋不得。尚騰靈氣。暮山頭。

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三三

中央研究院印

人間粒食賴耕牛。孰謂無牛可有秋。果報昭彰誰猛覺。屠兒幾個早回頭。嚴州青縣王姓家。養母犬。與所生小犬同牢。一日王殺其母。犬對客共食。犬子繞案下。伺人鄰骨於地。即銜去。往返者數。王對客笑曰。人言犬不認骨。信然。食盡犬不復來。王怪而尋之。則見園中犬骨。骨成一堆。上覆以土。而小犬死於母骨旁矣。王大驚悔。遂開埋其牛。與客共戒不食。作孝犬記以風世。王姓後裔。皆循。李哲生曰。以無知犬子。猶且不俟終日。葬其母骨。人有累世不葬其親骸骨。葬者。視此何如也。徐太史曰。警心錄。復記德興農家。養材家。犬生子無食。鹿坡王氏。距牛里。求其子歸。飼以糠精。每食竟即掉尾。返故處。驅以哺母。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時有詩人爲賦。字大歌。歌曰。慈鳥返哺。古所稱。不聞乳犬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犬於良鄰。良鄰家貧。並乏食。母犬長。體。骨立。乳犬食。竟掉尾。哺食。喂母。使母肥。朝餐。歸。囑。畢。復。獸。類。之中。類。方。叔。紛紛。春。志。多。缺。如。愧。殺。四。足。之。緣。慮。又。

記村民趙五其家大生子。方兩月。隨母行。母爲虎噬。五呼鄰衆持矛逐之。獲大奔。街虎尾。虎帶之走。以縛刺挂竹。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因窮累相逐。迫及斃刀下。又建甯府志。載溪童竊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狡獪解人意。後白者忽。不能進牢而食。主家以草藉櫛外臥之。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臥其旁。及白者死。主人埋之山麓。犬乃朝夕往視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必移時而返。合前案讀之。大乎大乎。乃孝友若斯乎。

明天長縣民魏某。胡出。其妻牧牛於塋。大隨之。俄入草莽中不出。賊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擁而食之。虎見人至。棄大而搏人。牛見主有難。然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互相鬬。不險時。虎負牛勝。人獲免。牧監奏聞朝廷。賜一牛代耕。前牛待其自終。明記。

有士人某。性慈。其親出家。犬生四子。以爲不祥。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披靡。震撼山谷。遙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大徑奔蟒。登跳扼其首。號嘯之。蟒死。某無恙。物猶如此。

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三四

中央研究院印

李斯義曰。方某之留養犬子。不過一念之不忍。而卒免大厄。故凡作善事。但隨我心爲耳。若有尋求報則爲善淺。而誠不足以動物矣。

身與蟒毒吐腥爛。併力關恩始快然。溺大路人尙憐死。自家閨女不知憐。陳太同年張賴洲行人。當乘一驢。其妻之。康縣甲辰。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體弱不穩。乃以驢抵適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隨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賴洲不己。家兄西樓官吏部。爲賦義驢行。嗚呼。此驢勝華款買充補潤六臣之徒多矣。陳太

義驢日下號稱奇。消得羅羅吏部詩。新主縱然飼練好。不如故主樂忘飢。陳太元生公。先曾祖父也。余少時聞先君云。公嘗見一西客。以驢馬負皮貨。內一馬脊背破爛。血肉淋漓。臥不起。客鞭之數百。馬輾轉於地。終不能起立。公憫然曰。是馬想不能負運。何苦加鞭。客曰。不如此。然則棄之乎。公曰。何不賣去。曰。元黃如是。其誰肯受。公問索價幾何。曰。昔以三十金買得。今僅求一半足矣。公如數與之。客另備馬負貨去。是時人皆笑公愚。且謂馬必不起。公試牽之。馬乃勉強支持起。遂

感應篇圖說

幸至家。調養月餘。背愈後。肥健而馴。從不驚駭。大稱公意。一日騎牛親友家赴宴。歸。公因過醉。行不數里。已在馬背上睡熟矣。路經山溪。旁臨深澗。崎嶇難行。馬至此不前。而公睡如故。馬大嘶。公亦不醒。尋日已西沈。馬長嘶不轉。村人聞馬聲有異。視之。乃公也。急喚醒馬。公訝曰。馬若冒險前行。必不測。馬誠不負余哉。後馬死。公泣而埋之。事復如是。

伏轡離懷續續存。俯鞍沈醉怯黃昏。青山埋骨頻揮淚。何日歸驢再報恩。陳太鄰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並羔。一日欲割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雙蹄前膝。兩目涕淋。安驚異良久。置刀於地。去喚一童稚。其事剖宰。及回。遽失刀。乃爲羔口銜之去。置塋陰下。而臥其上。安疑爲鄰人竊。忽轉身趨起。見刀在腹下。遂頓悟。即解下母羊。與羔並送僧寺乞長生。自身尋捨妻孥。投寺內竺大師爲僧。名守恩。同生錄二編。

徐太史曰。當鐘一杵。大衆試靜思此羔。瞥見縛母時。若何心碎。踴屠時。若何血迸。臥刀時。若何膽戰。隨母入寺時。若何足蹈。孝哉羔乎。殺哉屠乎。

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三五

中央研究院印

殺機一動幾時休。羔跪屠前枉淚流。轉眼睜開生死路。何人刀下肯回頭。徐太史恩陽買某販豬爲業。內有一豬甚馴。似識人意者。其愛之。作縶。每結縶行。此豬爲前導。索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適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井。人莫知也。以豬於屠。逸去。屠追之。值州牧出。豬伏與前啼。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井側而啼。探之得尸。詰問。曰不知。問諸所自。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告。豬突入其室。噉店主人衣不釋。捕至。一訊而服。豬遂解日給粟升許。牧隨任去。新任者不復給。曾幾食乏。呼豬募化。豬點首若會意狀。縶縶項。導入市。衆皆樂施。次日。豬即自往。已給者不復討。未給者守之不去。衆曰。此豬道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豬道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豬老斃。僧以棺殮。後表曰。義豬墳。物猶如此。

徐太史曰。前後報主。曲折分明。衆以道人目之也。豬已人之。特筆記之。年也。又匪直以尋常人等之。

披毛乃以道人呼。跳出刀山快意無。適在原來同佛性。何曾依舊舊。衡州里。僅堪某家。某貧。無以備餐。有伏雞。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黃衣女子。向前乞食。且曰。自死不足惜。不忍見子。未見日光耳。黃衣某。至屋側。見一雞伏。其家將宰。力沮之。後再來。乃抱雞。見其勝。有似感恩狀。既去。行數百步。一虎猝躍出。忽一雞撲虎腹。背獲免。同上。

徐太史曰。譬如虎而動惻隱。虎心善矣。不然。雞逃虎口也。是雞靈幻莫測。真慈母。真俠士。

片念仁慈轉殺機。伏雌誰道幻黃衣。柔腸兒女尋常事。不料雄心作虎威。與安哥鄭某。往鄉催糧。夜宿。似聞隔壁人語曰。我明日當就烹。若幸幸自愛。毋擾客人。諸聽之。乃雞母與小雞語也。清晨。謂主人曰。母幸雞餉我。幸領以生。背得雞去。至岑山。雞奮飛入洞。背透之。見白金布地。喟然曰。天賜我乎。我安置此。遂建橋修路。力行善事。某家為僧。守戒律終其身。同上。

淨因寺沙門。遺一雞。常隨聽經。每聞講經。則入堂伏聽。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南京記。

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三六

中央研究院印

出。南京記。

聞到妙來心。即神香雲花雨。幸願身。此間未許談風月。不似孤高鶴傲人。明萬曆二年。無錫縣秦貞。中年無子。時屆滿節。家人將宰雞。貞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硃。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越三年。貞夢雞來謝曰。蒙君不殺。在寺間誦金剛經。特來報恩。貞醒。腹腹痛。遂生子。名夢奇。聰明清秀。年十二入泮。成舉事。

六道無常疾電催。明珠老蚌孕慈胎。青衫一領休看易。三載開經佛座來。同上。

李昭顯應試秋闈。主司驚疑。忽見一卷在枕前。閱之。平小。令吏置案上。復寢。曉視。有碩鼠舐其卷。復呈枕前。如是者三。勉錄取之。李榜後來謁主司。問其故。李曰。先人陰德不可知。但三世不登第耳。主司曰。此鼠報德也。李來春聯捷。四奇錄。

家家貓喜食魚肥。世世芽成報報開。不依羅宮三度點。頭登已拔朱衣。同上。

關中商人。得能言鵲。起於隴山。愛而厚食之。因事下獄。時鵲恨不已。鵲曰。郎在囹圄未逾旬。懷猶如是。我閉籠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伴有過隴山者。

鵲必於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甚。幸甚。幸甚。徐太史曰。自起而放。自鵲此。而可謂靈驗矣。

江南諸生某。夜夢。夢介甫。介甫曰。請朝有難。在公某。幸垂憐。生驚。亟起。遣友家。見一奴。持竹籠入。問何物。曰。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魚也。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中。踰年。遇揚子江。遇風。飄至山下。石傷船底。船息。將沈。衆呼號。某。咸謂無生理矣。頃風。鼓浪。而前。有物。負而行者。水盈舟。行益疾。竟達於岸。回望之。見一巨鯉。搖尾而逝。同上。

徐太史曰。不入夢友家。而轉求往救。此友必非仁心為質者。然逃夢即放江中。還是弄機路上人。

李景文。常就漁人。賃其所獲。仍放水中。景文素好。蝦食。火燒。丹砂。積熱成疾。痕發於背。藥莫能療。昏睡中。似有翠魚。其毒清涼。快人。遂獲痊。同上。

同在清涼世界。行臨淵底。事殺心。求仙不少。并錄誤。謂識長生。即放生。徐太史曰。鄧久未第。夢至一所。見大菩薩。黃面。作人。登呼。姓名曰。汝之。不第。以

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三七

中央研究院印

及第官至安撫。

華棧樓曰。見人殺生。有錢買放。無錢念佛。是亦救生一法也。徐太史曰。雀入大水為蛤。是飛而渡矣。此則喻化為雀。是潛而飛矣。陰陽變化。不可思議。類如此。但不知金蛤何以能言。且能知人禍福也。

幻中復幻。幻中真。殺分明。示鬼神。會得蛤蜊言外意。升沉何必問嚴遵。同上。

長洲韓傳。即世能。世居陸墓。其貧。祖永椿。喜放生。乏錢。每早。必持慈。捕兩岸螺。蟹。放入水中。有時。忽。捕。數里。如此者。四十餘年。不。降。廢。丁卯。侍郎。赴鄉試。必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先。令汝人翰林。享一品榮。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曾孫治。萬曆丙午。舉人。沐崇禎。壬午。舉人。六世孫。張熙。癸丑。元狀元。同上。

開學。汪崇泉。先生。善。惡。報。應。諸。見。聞。灼。然。可。信。因。言。登。第。後。一。日。假。寐。夢。夢。二。童。子。明。顯。玉。貌。各。手。擎。紅。紗。燈。一。盞。主。曰。府。君。請。見。子。問。府。君。為。誰。不。答。導。

之前往。不覺隨往。至一潭側。縱廣不知幾百畝也。幽深靜綠。寒氣襲肌。二童腹水上。如步康衢。予錯愕。後踰路。路中恍惚殿宇。曲折歷數重階。二童置燈兩旁。瞥見甲士森立。王者冕旒危坐。繫眉蒼古。予前揖之。王曰。汝汪某乎。曰然。王曰。汝曾救生命數萬。知之乎。予曰。夙世公案。惘惘未悉。現世惡業。自信無幾。生靈之事。王曰。非前事也。蓋思之。思之久不得。尋承明問。愚實未解。王又曰。且細思之。當自悟。思之又久。乃曰。憶總角時。館師外出。曾借諸友。捉獲青蠅無數。去其翼。聚於高屋。引蠅蟻蜂至。亦無算。乃以火著。突衝其圍。蠅蟻飛。一時滅沒。互為拍手笑。樂得母是乎。王曰。是也。知罪未。予曰。童子何知。希格外原宥。王曰。既知悔。急宜努力。當日同害物命諸童。福命較薄。俱罹冥誅。汝本體唱第一人。因此降為一甲二名。仕途得意中。時有拂意事。近交命運。凡年中多亨通。行且入佳境矣。勉之。忽驚悟。先生饒州樂平人。嘉慶丙辰榜眼。今官大宗伯。自訪談識。一石音度合編。

姚端恪公戒殺說 公諱文瑞字若鏡江甯南鄉人受其主官

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三八

中央研究院印 廣福氏藏版

百物之命。一人之舌。命不再生。舌惟暫悅。盤內添蔬。厨中積血。其孽心傷。獨聖安結。願我同人。生靈愛惜。全命如家。

施愚山先生放魚子法

凡魚子切勿損壞。勿經鹽水。用乾鬆細泥拌裹。曬乾收貯。自秋冬及春。積至四月望後。放於河灘水草中。無不全活。若當四五月間。正魚子生育之時。或不得已而用魚。可將子輕輕取出。隨用乾泥拌放。俾常為日光所照。不半月即生。屢試屢驗。

張文貞公放生辨公諱王善江甯丹徒人

三教聖人。功用雖不同。其仁慈愛物。即體上帝好生之心。則一也。噫。儒徒見。乃目之為佛老。豈佛老好生。而吾儒尙殺乎。白樂天有放生議。真西山有不殺議。頗為公隨所守。鄧縣。即立放生池。共八十一所。成乞御示。以垂不朽。蘇東坡晚年。極喜放生念佛。其在杭州。奏修西湖。以續放生池。數公而義文章。彪炳千古。使稍有可緩。數公其肯為乎。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好生。非無謂也。凡物之將死。其哀號痛苦。亦自有聲有淚。但我輩肉眼凡胎。耳不能聞。目不能見。何以故。蓋惟大耳聖

感應篇圖說

人然後能聽於無聲。亦惟大眼聖人然後能視於無形。故僞儒此哀號痛苦。不啻倒懸之在躬。而連聖人之一救也。於此而能救護之。真是天地歡喜。神明樂幸。豈但所放之生靈。感恩思德。已哉。陶石曾曰。一虎當邑立。萬民駭散走。萬人虎虎心。物命誰當救。勿謂彼肉肥。可瘞我身。彼此雲露命。但當相憫。俗儒談斯言也。彼佛氏因果之說。陰陽報應之理。猶屬後焉者乎。增進好生德。

林少穆先生跋屠太守書後

信哉。天人感應之理。固昭然不爽也。余友錢塘屠潛園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誤投藥。幾殆。自誓以利人濟物為懷。悔地。他事一不繫懷。一夕親自在菩薩感應人夢。謂太守夙世為某官。遇事公而刻。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減祿位。又老狀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中暫願堅固。念念以利濟為懷。無毫髮怨尤。冥中以他福得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放生可延生。且加祿益勉之。病後。遂舉家戒殺。廣放生。命是冬。即夢拜賓州九江之命。即家起用。不次殊遇。明年春。病亦頓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為大願。欲人人咸獲戒殺放生福報。而又慮人人之不盡意。

感應篇圖說

慈心於物

三九

中央研究院印 廣福氏藏版

信也。故為好生錄書後一篇。第暢明吾儒不殺之理。而於感應一事。未嘗及之。其於立言之體。固當。而於覺世之意。或有未盡。余故復為詳述之。使人知感應之故。非荒幻無據也。近時風俗奢靡。無故飲食酬酢。刀几必赤。惟歸安張中丞。獨守此戒。前撫吳日。嘗為戒殺文註釋。以勸吏民。有議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己濟己。溺為貴。煦煦之仁。似非急務。聞者疑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為師法。何疑焉。蓋太守之篤信。已非今日始矣。余又聞太守之先德封公。中年始得子。即立願戒殺放生。冀其子以文學科名顯。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於病中。感夢大士。蓋福德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勉行之。則仁愛風行。太和相洽。於世道固有裨益。而文學科名之報。與延生起疾。亦正有如響應者。在也。道光壬午夏六月。侯官林則徐跋。增進好生德。同善。

遂安洪子泉先生題立願生牛冊曰。放生方可延生。無力放生先戒殺。立願自能如願。有心立願即回天。

忠孝友悌



真哉將軍，遺時不造，地昭天順，忠勇足備，忠誠萬人，獨慨慨而就，那含義以儉生，焚全家而不惜，標百代之芳名。

感應篇圖說

忠孝友悌

四十

中央研究院印

(註)為臣當忠，為子當孝，為兄當友，為弟當悌。雖自盡其倫理之常，而自古迄今，格天地，泣鬼神，化及禽獸，感及草木，惟此主性所孚。恩若標鼓，所以為衆善之綱，修身之本。蓋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亦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亦有貧賤之孝。兄弟之間，相愛相敬，隨在各有而已。
(案)明周將軍遇吉，幼失父，事母至孝。年十二，歲省昏定，莫不竭力盡志。母嘗有病，時刻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母憫其勞，詐云已愈，命息燈歸寢。母方轉已左右扶持，實未嘗去也。母撫其背曰：兒今日為孝子。他日必為忠臣。爾父有子矣。待諸兄弟，尤極友愛，事必身先。美不獨擅，崇禎時，天下荒亂，流賊羣起。遇吉應將材料，効力戎行。每戰奮不顧身，所向有功。累陞代州總鎮，修城垣，明軍法，整器械，練士卒，不遺廢食。崇禎十七年二月，賊犯代州，遇吉力戰，殺賊萬餘，兵少食盡，乃退守寧武關。賊復薄城，傳檄五日不下，寸草不留。遇吉悉力拒守，發大砲擊賊，殺萬人。會火藥盡，遇吉悉兵出戰，斬賊數千級，自成懼欲退，羣賊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更難登城，應不勝矣。自成從之，引兵復進，脫帽以自別。官軍且

遇吉自擗不支，歸踵其母前痛哭。母曰：此乾坤何等時，爾歸家作定國，遇吉曰：兒稍刻，即身報國。母雖難，然母惡曰：殺身成仁，方為烈士。夫馬革裹尸，纔是奇男子。爾為忠臣，我得為忠臣之母。流芳千古，兒耐父於地下，長笑無恨矣。歷遇吉出時，兵盡城陷，遇吉巷戰，馬賊步踐，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蟬，竟為賊執。大罵不屈，賊惡之，盡射殺之。復割其肉，夫人劉氏素勇健，時一子侍側，夫人曰：吾欲使爾回籍，延爾父一飯，子曰：父死忠，母死節，子死孝，將安往？夫人遂命家將，樓下備藥，薪上加火，藥乃畢，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廟，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賊不敢逼。會矢又盡，夫人登樓，命買姓募實舉火，合室自焚，費亦攝入火中，祠燬，賈偏關人，忘其名，賊自成嘗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將軍，吾安得遇其忠壯，光嗣位南都，贈遇吉太僕，諡忠烈，祀忠祠。
(附)成祖精難後，方孝孺不絕口，成祖怒，命遺其親族至，孝孺面不改色，惟罵其孫而已。及縛其弟孝友，孝孺淚下，孝友吟詩曰：吾兄何必深遺，遺取義，仁在此，此間華表柱頭千載，龍旗依舊到家山。

感應篇圖說

忠孝友悌

四一

中央研究院印

正己化人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人。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正己由來可化人，張公勸善滿懷春，生前教誨皆堪法，歿後婆心且降神。

(註)以聖賢之道律己。本諸身者一無可議。則行一事。當時視為儀型。發一言。後世奉為準則。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若己未能存理制欲。欲人為善去惡。雖刑驅勢迫。人亦不從矣。

(案)清初張道。嚴毅正直。勤於教誨。人皆化之。後生遇於途。皆正立拱手。俟先生過。乃行。婦女立門首。遙見先生來。即返內室。不敢令先生見也。時有盜案者。案獲獲送官。過先生門。逡巡不前。曰。王法自甘。切勿令張某知也。某姓兄。佔弟產。官斷未決。乃請先生質之。甫見。面兒即抱愧流汗。一字不能對。先生曰。天下易得者財產。難得者兄弟。反覆勸諭。二人伏地涕泣。以其產贖族。相讓不取。先生嘗謂人曰。聖以禁止聖功也。為聖為賢。須自童子始。故其教幼學。一舉一動。一語一默。皆有法度。至今鄉塾生徒。奉為準繩。先生易養之夕。鄰里皆聞鼓樂。呵導之聲。如新官赴任。後數月。有陸姓者。扶孀先生。神降其家。留詩數十章。皆勸世語。云。吾已奉帝命。為本府錄善司。鄉人有功德者。吾得考較而上奏焉。陸捐資。為先生立廟塑像。瞻拜者。猶觀感興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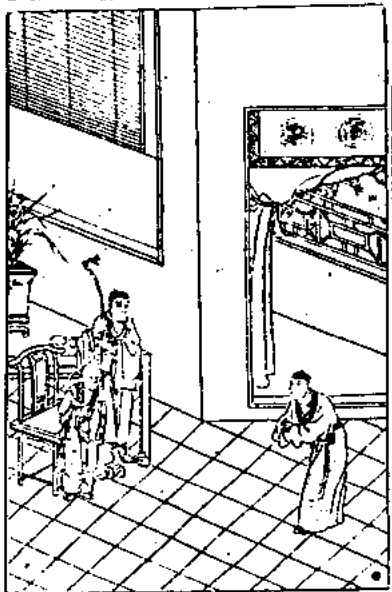
感應篇圖說

正己化人

四二

中央研究院印

於孤恤寡



世間何事動人憐。說到孤孀更慘然。明鏡不臨閑閣冷。讀書常廢夜窗篇。蕭條家業猶爭佔。荒廢田園尚納錢。獨有周生教。道深仁至德動蒼天。

感應篇圖說

(註)矜者。矜全之也。憫者。憫恤之也。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當念其體寒。扶其顛危。察其痛苦。體其欲求。總要使他那種說不出的苦惱。慎勿當為而不為。能為而不為也。呂祖實訓云。文王哀矜無告孤寡。乃無告之大者。有財者宜幫助。有力者當扶持。若見此兩等人。不生憐憫心。反從而欺逼之。則去財損福不遠矣。

(案)湖南錢國寶與周尚義。為莫逆交。二人相約往四川成都買米。下贛州發賣。時值米價昂貴。大得利息。錢忽感疾。臨終。強起作書。囑周曰。我之死於他鄉。命也。時值米價昂貴。大得利息。錢忽感疾。臨終。強起作書。囑周曰。我之死於他鄉。命也。弟可為我搬柩回籍。歸葬祖塋。善養尙年少。決不能守。弟可娶之。代善教子養母。泉下瞑目。周泣而含。柩應之錢死。周悉將錢應分本利。封藏箱中。出己財為備衣衾棺木。覓舟載回。一路掛孝。供飯如孝子焉。抵家。將本利交其母。一切喪務皆周為之支持。舉葬於錢宅傍。稅屋數間。開店營運。凡日用所需。靡不供給。每日跪請母安。與寡媳並不相見。錢子年已六歲。赴社塾讀書。周早則送往。晚則接回。時刻照看。母欲依亡子遺言。將媳與周合也。周辭曰。凡人誰不欲妻守節。兄因母老子幼。不得已有此亂命。實非本衷。我若為滅倫之事。乃天地大罪人。異日何面見兄。

感應篇圖說

於孤恤寡

四三

中央研究院印

於地下乎。母感而止。周後娶妻生子。錢子事之如父。周歿。錢耗三年。以報其德。周以經紀小民。不讀詩書。而其所行。事事有合於聖賢。關公桃園之義。奚以加茲。嗚呼。周亦人傑也哉。

(附)明侯始親。自陽州人。族繁。有婦人新寡者。親問之。必使婢類頻問。為之策長遠。令婦可以溫飽。人問之。親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養。何處求人。不由我不矜恤也。族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親必約鄰里公舉。賴以建坊者。不下十餘家。後生子為總戎。親受封焉。爰附錄於下。

清陝州方協議葉震谷。聞三從兄忠。病將終。亟奔歸。猶及殯。捐棺痛哭而誓曰。余鮮兄弟。余之身。即兄之身也。兄今棄予。予今而後。不母親慕。子視孤者。有如此木。尸聞而呼。乃脫。揭終身不食其膏。後成進士。官杭州太守。程有才。江南婺源人。與同鄉諸生胡士佳友善。士佳歿。無子。妻窮老伶仃。不能給朝夕。有才每年分粟助之。九年不飽。恐負我友也。後有才享壽九十餘歲。無疾而終。

敬老懷幼



父子多年相背，對景常流血淚。敬老遇懷，懷幼芝蘭復草。知未知未，看此天譴奇會。右調如夢令。

感應篇圖說

敬老懷幼

四四

中央研究院印

（註）老者，年高之人。見之須起恭順心。以其年長，近乎我之父兄，所謂老者安之也。幼者，孩提之童。見之須起慈愛心。以其幼小，近乎我之弟妹，所謂少者懷之也。（案）明興陽姚長者，資巨萬，世襲錦衣衛生子，名崑，年六歲與兄上山，戲至暮不歸，以為被虎狼所傷，付之無可奈何。豈知郎被流丐指至武昌，亦賣與姚姓。子年十八，博通今古，因繼父母雙亡，丁憂不能應試，郎有張毅翁，原任江蘇監司，遺亂隱武昌，生女，名倩，倩與郎同歲，見郎老成有器量，欲以女妻之。恐其少歷練，謂曰：處亂世宜習一業，出外經商可免利。又可歷練世務，郎苦無本，張出資貸之。因思其父曾在松江販布，尚有欠賬未楚，遂往松討前欠。姚長者自崑郎失後，娶數妻，並不育，屢欲嫁給，無中意兒，因思江南八才之地，必有堪為嗣者，扮為貧老，敝舊履至松，恰與郎同寓，郎一見如長者，曰：老漢窮榜，何足當客官過謙，郎曰：翁姓姚，我亦姓姚，皆湖廣人，見翁如見我父，安敢不敬，越數日敬不稍衰，長者察其誠也，笑謂曰：我年踰六十，尚無子，爾肯為我後乎？郎曰：吾父母雙亡，時切風木之悲，今得翁以父事之，可慰平生思慕，即拜為父，起居侍奉，小心翼翼，長

感應篇圖說

敬老懷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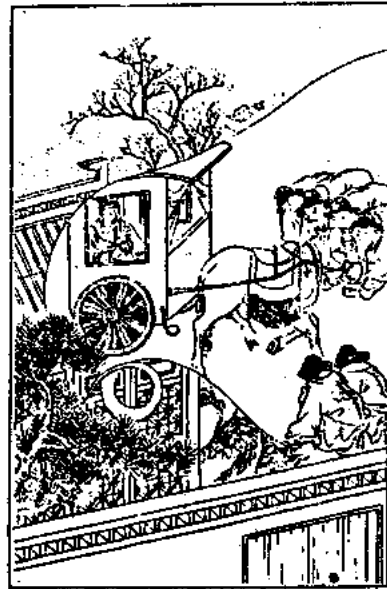
四五

中央研究院印

者猶恐其低假，意苛求，動加呵斥，郎無怨言，惟跪而謝過，遂命收拾行李回家。郎曰：賬目未清，去何諸也？長者曰：兒以吾為窮人乎？吾為無子，四處求賢，今得兒，後有人矣。吾家財業豐，世襲三品官，隨我回不勝不富貴，欠賬何足介意，登舟將近武昌，長者取黃金三十兩付郎曰：以此還張欠賬，即至松陽家中相見，遂分路。郎至武昌，見城郭殘破，張居已焚燬，問人云：張起復原官，領兵討賊，兩月，獻忠賊城，其女已被擄，又有人云：賊所擄婦女，裝入布袋賣賣，十兩一口，生念現有之金，可作贖資，偷張女在內，亦足以報其德矣，遂至賊營贖回，三十袋，得視老老醜，無張倩娘有一模，姓姚，長陽人，即老父之妻，係賊破寨所擄者，生喜認母，道其故，娘亦大喜曰：張倩娘與吾同拘一室，此女美而多智，被掠時即用巴豆塞面，如生惡，暗賊不敢近，自袋布有血點者是也，兒速往，向未賣者，郎取銀買回，果倩娘也，遂資助乘驢，各回，獨母與女回家，至則父已先歸，幸得埋地中，未為賊取，見郎與妻同回，夫婦相持痛哭，細問得其詳，父曰：兒能敬老，無父而得父，吾能慈幼，無子而得子，皆天數也，遣人寄書張張道喜，張覆書云：此子久欲贊之。

（附）寓波真道濟家貧，不赴秋試，或勸之行，贈以三金，時歲值歉收，路過一農，哭啼，憐將斃，哀惻然，即以三金託寓店夫婦，攜之至省，同鄉友留其貧，不納，一舊識僧，勉強留寓，是夜，僧夢各府城隍齊集，以婦試冊進文帝，內有刑除者，尚須資滿，寓波城隍曰：某某教養心切，可中，帝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貌，奈何，城隍曰：可以判官發貸之，僧驚，其及告貧與真夢正合，榜發，果中式，謝真寶。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細物宜存
保護心
昆蟲也解
報慈金
初生草木
休哉折
麟趾他年
送好音

感應篇圖說

昆蟲草木二句

四六

中央研究院印

(註)昆蟲也昆蟲物之主微者也草木物之無情者也存心仁愛者猶不忍傷況其他乎高柴啓誓不殺方長不折聖賢用心不忽於細類如此

(案)廣南郝寬字容衆居越王臺畔性仁慈不殺生命夏月以紗籠照燈防有蟻入便溺必擇地恐傷諸蟲蠅蚊叢集置之而已不撲殺也廣南多白蟻穿箱入篋爲害綈衣服之害兼能蝕銀惟竹難能制之寬恐傷生戒家人勿常有銀千金久藏篋中妙蟻蝕去三百家人見地下銀星尋至一窠見一破篋底蟻無數散處者約有數斗家人謀曰將此蟻人煙煉之可得銀七八寬曰爲此三百金害數十萬生命吾不忍也急掩之至夜夢有甲士數十皆衣白絮騎馬安車而過曰辟王奉迎寬恍惚登車至一城中人民富庶房屋華麗乃大都會也又有無數宮具伏道迎接請赴宮闕王著綈袍玉簪朱履威儀整肅降階攜手親賓主禮王曰寡人託庇仁人之宇不聞輪音保全性命奈智淺德薄政刑不修百姓爲盜傷君之財昨獲蟻山又蒙佑厚德豈容不報越王臺左側槐樹下有銀一簪乃漢時趙佗所藏君可取而有之寡人聞蟻不食生物不踐生草君乃人中之慈也惜

感應篇圖說

宜憫人之凶(其一)

感應篇圖說

昆蟲草木二句

四七

中央研究院印

君老矣無可成就一貽後人可也命而中士貧困寬慰思曰鮮者錢糧之名輸者竹雞之聲始而西教之蟻顯夢報德耳著人至槐樹下挖之果得銀一簪後生子名瑞麟登榜作翰林以文章名世

(附)宋程頤號伊川明道先生之弟也哲宗朝爲崇政殿說書一日講書畢哲宗偶起暫輟殿折柳枝頤進曰方春草木發生不可無枝摧折又問陛下在宮中應吐漱水必避蟻蟻有之乎帝曰然然恐傷之耳頤曰惟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嗟乎仁人之言其利溥非仰體好生之大德豈能念及昆蟲草木哉

明胡伯宇伯安家蘭谿宮主接察使生平全活龜黿螺蛤之屬無算初爲諸生時入省謀後僻地得潘氏閨家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諸童子携火將燬之公登樓曰以吾一夕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亟返故邸贊人試文思窮其主甚憐蟻散脫蟻隨不去久之思怨泉湧七疊立就蟻遂不見既獲處可試者謂有神助公心知爲蟻報好生戒殺行之彌力

宋郊教蟻又胡伯萬金回生寸念慈下第題廳有神助報恩多在人間時



當年壯士
困燕菜
誰識凶人
賈異材
試看城頭
能自悔
一朝平步
上金臺

(註)此句有兩說。一說凶者。惡人之稱。宜憐憫而化導之。使之改行從善如孔子之於魯隱是也。一說凶者。孝服之稱。宜憐憫而周恤之。使之各遂其願如孔子之式凶服是也。二說俱通。並存之各為集傳。

(案)山右伍千幼生有勇力。以拳棒雄一鄉。一言不合。即毆人。或奪物不償。或信實不楚。種種橫暴。人皆畏之。一日天暑。上城樓乘涼。有數人先在。見伍來皆走避。獨一老人端坐不理。伍盛氣謂之曰。衆人皆去。而翁獨坐。將謂我輩不利乎。老人曰。吾觀子之迷而不悟也。父母十月懷胎。三年提抱。望爾成立。為朝廷建功立業。上而榮及祖宗。下而封妻蔭子。爾真不世之才。甘心下流。不但國家少一可用之人。爾之父母亦抱恨九泉矣。情哉。情哉。伍慚愧流汗曰。世以凶人目我。我故以凶人自待。今聞翁好言。如聽晨鐘。不覺猛省。但我不齒於人久矣。月缺難圓。縱使改悔。能入正人之列乎。翁曰。屠子放刀。立地成佛。子果回心向上。且將為害為賢封侯拜將。若史冊而勒旂常。豈獨為正人耶。伍拜伏受教。自此改行折節。投入營伍。累陞副將。

感應篇圖說

宜憫人之凶(其一)

四八

中央圖書館藏



含悲不忍
著紅裳
回憶慈母
欲斷腸
幸有金翁
施大惠
暮年天賜
兩寶耶

樂人之善

感應篇圖說

樂人之善

四九

中央圖書館藏



可憐少婦落天涯
馬上啼痕滿綠紗
烟橫雲空有恨
塵封綺閣已無家
清霜曉月聞哀角
暮暮也憶離家
堪羨京君能仗義
生生世世祝蓮花

(案)徵人金翁年六十外無子。用銀百兩娶一妾。媒云係小童之女翁見其舉止安雅應對和柔。心竊疑之。至晚妻以紅衫命女易服女持衫欲脫不服淚滿面似有無限愁苦而不肯告者翁曰。爾但實說。我當為爾謀。身價不足計也。女曰。吾父曾為縣令剛直不合上司。被劾去官。抑鬱而死。折指贈葬家計全空。方舉父事母又去世。既無叔伯。終鮮兄弟。無奈只得賣身。此時倘不知母入殮否。違著吉衣。是以痛哭。翁大驚。隨燒其券取銀數十兩。命其帶一老嫗送女還家。殮母畢。即命嫗同往女家。為之擇良配。其妾年餘五十。生二子。俱成名進士。人皆以為盛德之報云。

(附)譚元春父嘗客蕪湖。舟旦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遺失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也。翁慰之曰。汝金固不失。隨取一大兩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翁曰。汝但取去。不必再言。後丁卯歲。元春告曰。宜自策勵。爾父喪陽事發矣。驚悟以悲告母。母具述前事。是年鄉薦第一。爰刊此正。案凶字之義其廣如人遭水火盜賊疾病刑獄之禍皆足懼之。必思所以全之。

(註)善者。人我所得。世人妄分彼此。好名者。惟欲善自己出。嫉惡者。不善善與人同。甚至誣詞以既。陰計以敗。快其圖心。徒增罪孽耳。樂善。勝於始事。獎助於當。而又播揚推引。使有善者因而益進。無善者亦因而興起。便是無量功德。

(案)章景綸。性好善。見前人嘉言懿行。必恭敬而奉行之。元兵南侵。將婦女千名。閉善提寺中。指社長李德揚看管。李亦善人。嘗謂章曰。此中皆官宦嬌妾。名門淑質。一經隨兵遠去。必隨香與地。埋玉他鄉。殊堪憫惻。吾欲盡放之。奈有老母在堂。恐累及。是以不敢。章慨然曰。我係隻身。君但易我名。此事我爲之。設有禍起。新戰自甘。不以相板也。李疑其誠。以明有司。易章看管。章通知衆女。俱爲準備。至夜開門盡放之。燈火燒寺。東身待罪。後兵回。主帥下令。不許帶婦女。章遂得疏釋。後娶妻連生五子。每念曠昔放女事。幾罹殺身之禍。看破世情。削髮爲僧。暮化真蓮。善提寺。四寂之日。衆大衆說偈曰。積德行仁。何須人見。萬理同歸。各無虧欠。老僧在世無他。只是樂人之善。合掌而逝。已成佛矣。五子俱登科甲。李德揚後亦享福壽。

感應篇圖說

樂人之善

五十

中央研究院

濟人之急



背德治街
叫賣化
千紅萬紫
關奇葩
一朝教得
三人命
天賜多金
作富家

(註)急者。如遇疾病。則藥餌爲急。遇死喪。則後事爲急。遇饑寒。則衣食爲急。遇婚嫁。則禮儀爲急。急。不論相識與不相識。一經目睹。便盡力救去。如獨力不能。設法援引。有力者爲之。便是無量功德。慎勿謂事不關己。漠然視之。

(案)楚州有王姓者。賣花爲業。值歲底。婦女皆此過年。王花叢鮮艷。莫不添價爭買。王將歸家。先到古廟。坐殿前臺基上。取戲稱銀。約有加倍利息。忽聞殿中西角。有喉嚨之聲。驚視。見一破衣男子。懸樑自縊。王即解下。撫摩半臂。方慰曰。君方年少。何故尋此短見。其人曰。小子不幸。家業凋零。實易無本。一貧徹骨。已近除夕。家無粒米寸柴。寒利又臨。盆。我出外欲貸三五十錢。應募中之急。竟無應者。想男子在世。妻子生產。分文真指。何面歸家。不知死。王曰。君若死。令妻產中。誰爲救。必死。並腹中子女亦必死。豈非三命。我今日賣花銀一兩六錢。除本八錢。尚餘八錢。吾與君平分。春色何如。將銀慨然與之。亦不問其姓名。其人叩謝而去。王復至街。賣除花。抵暮方歸。妻候於門。曰。君來何暮。使我心驚。王告以贈銀救急之事。妻亦喜。並無怨言。曰。通見堂中。火光焚焚。約高尺餘。我恐見鬼。是以不敢在家。王視之。果然。曰。此寶光也。下必有金銀。挖之。得白銀二兩。各覆元寶一錢。上有字云。救人三命。天賜成家。王得此寶。遂成巨富。諸藏元寶。以傳子孫。後代繁衍。人尙稱爲花王云。

感應篇圖說

濟人之急

五一

中央研究院

(附)祝融。延平人。性極慈祥。見人之急。無不竭力周濟。遇歲荒。捐資設廠施粥。全活甚衆。晚年生一子。甚聰慧。試舉日。鄰人有夢報狀元者。鳴鑼鼓吹。手持大旗。上書濟急之報。及榜發。果染之子也。故其德澤。播封某家。富家。雖而獨不發秀。誓行感應篇。每歲暮。取白金數百兩。分作小封。多寡不等。日披香。往城市鄉鎮。察無計度歲者。債逼不能償者。窮途不能歸者。一切貧困。量給與之。人莫知其誰也。又多製棉衣。以衣寒者。多設粥廠。以食餓者。多施茶湯。多施棺木。凡諸方便。終其身樂行不倦。親見二子成名。一翰林。一中書。孫世恩。狀元及第。官至首揆。世瑛及元孫祖蔭。皆探花。至今科甲猶盛。等。一毫不離。休戚關。芳未。陰德耳。鳴人不識。狀元宰相已安排。此詩太

教人之危



兩造爭田 事未清 墜崖身死 禍隨生 若非賢守 明如鏡 全士聊寬 何處鳴

感應篇圖說

教人之危

五二

中央研究院

(註)危者死生在於呼吸如水火盜賊爭鬪刑獄疾病通衢禍旋難等事教之

(案)浙江金衢義烏縣民刁好訟動以人命誣成獄鄉民虞全士買虞盛公田一畝五分爲業已經二載盛公之姪虞祖福又將此田賣與虞兆文致互爭訟

感應篇圖說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五三

中央研究院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韓公盛德 古今無 人已同觀 未有殊 至聖中懷 諸佛量 子孫世 曜時聞

留學回校後遂成冤案時守宋公其詳明決斷事如神一見其詞豁然曰是

(註) 好得惡失。人已同情。小人惡人之得。善人之失。只緣此心不平之故。抑思財之聚散。勢之盛衰。乘之興廢。學問之進退。功名之成敗。人之所得。何損於我。而有心人之所失。何益於我。而有快心。總自生煩惱。徒增罪孽耳。

(案) 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平心接物。從無苛刻。富貴時。士人以文章獻。佳者則鈔錄。誦之。曰。琦所不及。劣者。則手自封藏。不以示人也。人有善。則擊節歎賞。曰。此君子也。有過。則撫膺太息。曰。此人平日甚好。何以至此。想傳聞之誤耳。或告公曰。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之公心也。公一昧有譽無毀。母乃非直道乎。公曰。方今人才漸替。獎拔之猶恐不暇。何容稍有排抑。且君子小人。何代無之。若嫉惡太嚴。絕彼自新之路。則人皆自棄矣。吾備位宰相。欲為朝廷作養人材。是以視人之得失。不啻己之得失。禮應如是。豈同鄉原作閹然媚世態乎。其人愧服而去。公後五福全。終子封王。而女為帝后。子孫繁盛。世世繁榮。南宋末猶有作台卿者。

執政三朝德望隆。平心接物不矜功。視人猶已存仁恕。胞與為懷慕魏公。

感應篇圖說

見人之得。四句

五四

中央研究院印

不彰人短



許字分明
死不辭
往來相攜
笑聲多
感君不土
埋枯骨
從此安然
伴此輩

(註) 短。缺也。或其人才有未能。或其人偶然失足。苟或彰之。則彼之身名。從此敗矣。蓋彰人之短。有兩等。有存心刻薄。於廣眾中。過機譏巧。一言中之。令人無地自容者。亦有談到高興。不知不覺。順口道出者。招尤買禍。得罪神明。可不戒哉。

(案) 京江段克邁。生平惡聞人過。聞之。輒閉口不談。一日過黃坑。於路見一腐儒。腰纏有稿。二子。蓋野犯也。至晚。夢一少年。以衣覆首。曰。我在世不肖。致遭官刑。今朽骨拋諸野。許字對存。見者不生憐憫。反加非笑。我羞愧之甚。知君忠厚。特來相求。倘蒙掩以坏土。我必有以報君。段次早。僮僕仍至黃坑。尋前骨埋之。越數日。復夢少年。來曰。感君掩我之體。明日過溪。其中有三溺死鬼。往往害我。吾當悉力救援。保君穩渡也。次日渡溪。旋風大起。隱聞爭鬪聲。舟抵岸。無恙。事畢。回家。欲赴田看收穫。家人曰。近出一虎。咤人多矣。段懼不敢往。夜又夢前少年。曰。虎食人。必須從鬼指引。君可預挖一坑。明日二更時。我與鬼引此畜入坑。可噫也。段知其言。舉家僕持械伺之。至二更。果見有二人。繼踵前行。虎後隨。至坑邊。二人用手指坑。虎即跌入。棄械而下。從此害除。段與鄉鄰。述其事。皆感其德。歛資為之立

感應篇圖說

不彰人短

五五

中央研究院印

廟。塑冠帶像。題曰。顯顯大王。祠像成之日。合村之人。皆見傘旗鼓吹前導。有一少年。乘軒進廟。如新官到任。自是春秋祭享不絕。祈禱必應。此可見對鬼能報德除害。即便成神。人奈何不自振乎。

(附) 麻城劉仲輔。家貧。自少仁恕。與夫人董氏初婚之夜。有伶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者。因曰。想汝以貧故至此。即檢夫人首飾。幾件與之。囑曰。汝速改行。為善。我必不負。後夫人常問為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公享壽八十有九。吉慶之事。歲歲不絕。子孫俱登科甲。登顯秩。封爵益庭。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痛哭。其人頗有善行。疑即前之伶兒也。人無不感。

桐城何文端。官禮部侍郎時。偶寓古道庵內。一日赴酌。復燈步歸。遇醉漢直撞而來。口中罵詈。且吟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踢其燈。隨而去。公約其僕從。不許呼喝。明早其父攜子。隨門。持杖請罪。公曰。我昨未出庵門。竟不問。後拜相。與上。

彰人短。為壞人名。口孽由來報不輕。堪談二公存厚道。憐貧惡惡兩分明。

不街已長



才高何必憂人知。只合恁恁與世宜。石受刀鐮因孕主。聚遭屠割為湯。郭公唐國被多謀。韓信成身在見奇。班馬文章羊杜衆。一堆黃土掩埋之。

感應篇圖說

不街已長

五六

小宛軒經院

(註)人有所長。即當善其用。故聖人不矜不伐。君子若無若虛。欲見長。便是短處。如龜以智自害。舉以羽自殘。石以抱璞而碎。象以有齒而焚。物尚如此。況於人乎。每見少年英異之士。露才揚己。眼中無人。到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頓而死者。蓋器量淺薄。自無受福之地也。

(案)宏治間。浙江許容。能文章。恂恂自處。未嘗以才智先人。時學院試士。有友盜其文。考列第一。揭揭得意。達人自街。久而忘其所以。在容面前。亦作科舉語。衆友代爲不平。羣欲面許之。許止之曰。文之遺。關乎運之否。彼運應居首。與文何涉。且並非吾文。諸君切勿錯認。友聞之。因祖諸罪。且索其留稿。許仍檢律者與之。是科上題全選。友得中式。許反落第。友竟不感。許亦不較。後友還山東。禮縣尹。許適赴北關。過其地。泊船。友出拜客。見許。伴爲不認。回衙。署鄉地。遂漸人。不許容留在境。許原無抽豐之意。一笑而已。到京登第。欽點山東巡按。友無面相見。出文告病。謝許。許慰留之。竟不提前事。相待如初。學問深時。意氣平。許公有友。後虛聲出文謝。誠心知愧。相待如初。見至誠。

退惡揚善



見厚報知往矣。畏神忽怕前非。一朝遭垢辱無遺。揚名應內助。更續續寶。里巷公評。門閭榮耀。國中待子女。兒。乘龍得佳婿。桃李共芳菲。右訓臨江仙。

感應篇圖說

退惡揚善

五七

小宛軒經院

(註)退。止也。未成之惡。則止之。勿行。已成之惡。則止之。使速改。揚。表也。一類之善。則表之。使其知所鼓舞。全體之善。則表之。使人之所取法。退惡勸善。激而揚。消。隨人隨地隨時。皆可爲也。

(案)開封卜姓。素財。一鄉。寡交。雖類生事。妻俞氏。謙不從。時值重九。卜命城外。酒肆。備盤饌。僮無報數。人會飲。有一外路。生兒卜不爲禮。卜怒曰。何物。飲。如此大樣。生客皆不。下用。給。生。手。一。格。袖中。脫出。金。一。顆。繫。白。玉。珠。品。登。可。愛。卜。順。手。接。得。曰。留。此。作。兒。打。之。資。生。曰。此。祖。傳。主。寶。留。以。聘。姻。何。得。妄。奪。卜。笑。曰。爾。果。能。發。財。吾。將。女。與。汝。生。欲。分。辨。店。主。拉。之。出。曰。此。人。無。良。扇。墜。事。小。急。宜。避。避。免。傷。性。命。生。含。忍。而。去。其。妻。俞。氏。知。卜。怕。鬼。信。神。川。上。首。一。把。上。粘。小。帖。紙。爲。符。神。語。若。不。速。改。即。行。天。誅。卜。枕。旁。卜。醒。見。之。魂。魄。俱。喪。遂。如。冰。對。天。懺。悔。再。不。敢。爲。非。廣。曰。過。惡。還。須。爲。善。我。家。頗。有。資。財。何。不。廣。行。善。事。以。贖。前。愆。卜。從。之。被。澤。者。多。俱。稱。之。曰。卜。善。人。府。縣。皆。旌。表。其。門。縣。令。吳。育。龍。因。年。荒。卜。代。民。完。糧。製。一。鄉。善。士。圖。報。忽。報。按。君。人。境。尹。出。郭。迎。接。拜。謁。畢。按。君。

曰。有卜某者。乃大惡人。吾已行府差矣。尹愕然曰。此善士也。歷受難。不設意。臺何所見。加以惡人之號。按君曰。此人之惡。不但傳聞。抑且目擊。貴顯代為掩護。得毋錢神有靈乎。尹曰。屬吏與憲臺所見不同。稱呼自別。殺人婦人。不致為也。辭出府廳。進見其說。亦同。按君心疑。仍於舊日書生。至前酒店私訪。店主一見曰。卜善人。尋官人多矣。今適在店後。可進會也。蓋卜預得尹信。借此機。下一見生。握手歡然。生曰。向日見作門下。未知何故。卜曰。前得先生玉像。有贈之符。小女至今待字。如先生有室。則將原璧奉還。如未聘。則可踐也。生笑曰。前原來如此。至誠大非昔比。可喜可賀。但小生一貧微骨。有學門下奈何。卜曰。一貴既出。則馬雞追。吾家計頗豐。先生何憂食用。但我現被按君訪。未知性命如何。得見先生。幸小女之事。亦了却胸中一掛碍矣。生察其誠。遂訂請曰。吾即按君也。出印章示之。卜伏地戰慄。不敢視。生扶起曰。昔因小忿相作。今為翁婿。何畏焉。卜雖不敢當。生曰。翁不食言。久候令愛佳期。君子也。我豈肯獨為小人。翁速歸。我即行府請差矣。決日。即令縣尹為媒。擇吉成禮。卜後以壽考終。

感應篇圖說

推多取少

五八

中央圖書館藏
無錫馬氏藏版



富貴窮通
自有天。
好爭好奪
總徒然。
當場讓得
些兒過。
何必修齊
種福田。

(註)財者人所必爭之物。然人生貴富。自有定數。推之不去。取之而來。究竟能吃虧者。未嘗不是討便宜處也。若錙銖必較。以致骨肉成仇。親戚皆離。朋友相爭。歎訟案與同歸。為有倘若吃些小虧。常久相處之為得也。
(案)陳人有丁姓者。長名信。仲名滿。字名岳。岳治家。處出外經營。岳讀書。兄弟和睦。從無鬭言。岳生四子。岳生五子。滿生一子。甫四歲。一日岳謂兩弟曰。食指漸來。家業未增。不若析產為三。各覓生計。滿曰。九世不分。傳美千古。我兄弟承先人之福蔭。不能歸法古人。已為可愧。今兄有四姪。弟有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而我子獨豐。請析為十兒從之。然後貿易。滿有欠賬千金。乃岳所未知者。取討全。抵家已大病。口不能言。但拊銀與諸姪。手作十字狀。而卒。兄不忍利其有。盡與諸姪。是夕歸夢。滿曰。我與兄弟推多取少。汝何違我之志。獨沒千金。宜速吐出。歸其骨。仍作十分均分。丁係白屋。從無列富者。獨恐子苦志。未三旬成進士。異代齊名。

感應篇圖說

受辱不怨

五九

中央圖書館藏
無錫馬氏藏版



處世和柔
莫逞強。
讓他人子
有何妨。
為人若學
箕節德。
管取終身
免禍殃。

(註)凡人辱我。定非無因。若我有可辱。特自在。我無可辱。彼自妄耳。又何怒乎。不怒非獨不報。亦不介於心也。古來大手眼人。必然忍小忿小恥。正是享福處。若夫盛怒於心。徐圖報復。又奸險之人耳。豈太公之心哉。

(案)唐書師德器量過人。有無知者。指名辱罵。公若不聞。或以告公。公曰。恐是罵他人耳。曰。明呼公名。曰。天下豈無同姓同名者。或猶不平。仍以爲言。公曰。彼罵我而于遠之。是罵我也。每勞見告。一日入朝。因體肥行緩。同列曰。何異田舍翁。公笑曰。某不爲田舍翁。而誰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公謂曰。吾兄弟受國厚恩。祿位過盛。時人所忌。何以自賈。弟曰。有唾其面者。拭之。不爲兄憂。公微然曰。人唾汝面。是怒汝也。拭之。是逆其意而甚之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承之。方是處置之道。公爲帝所信任。舉朝無比。意加謙讓。凡遇毀謗之來。即反躬自責。若無地自容。嘗曰。人以非禮相加。其中必有所待。付之不較。非惟量。亦以免禍。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嗚呼。如裴公者。可謂受辱不怒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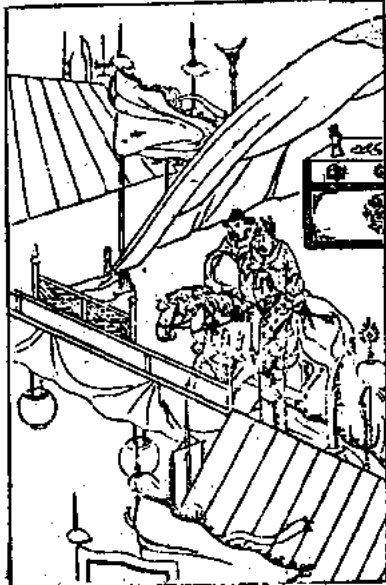
感應篇圖說

受辱不怒

六十

中央圖書館印

受寵若驚



人臣侍側則驚
神驚則放縱
應視古來大奸
巨惡類皆恃寵
賈禍嗚呼必如
郭侯功崇業深
敬諸大衆出於
小心可以謂之
高士亦可以謂
之智士

(註)福兮禍倚。人但受寵。便易盛滿。幾到盛滿。便是禍機。若驚云者。如不常得而得。遇我分毫。猶承不起之意。如此則兢兢小心。固分毫。內而忠誠。外而勤謹。必無盈滿之禍矣。

(案)唐李泌。生有異質。骨節瑯瑯。能於燕趙上立。屏風上行。每當風清月朗。空中即有鼓樂。來迎家人惡之。潑水向空而唾。自是鼓樂不復聞。成童時。胸羅萬卷。凡天象地理。文詞武藝。靡不貫徹。時楊妃擅寵。奸佞盈朝。乃隱居匡廬。不作。祿山作亂。明皇幸蜀。肅宗即位。肅宗聞泌之名。召起之。泌禮備至。呼先生而不名。向方珍異。泌未嘗不先食也。泌以釣衡之任。泌辭不受。曰。臣以布衣備顧問。榮於宰相多矣。在軍中與帝並騎而行。軍中指之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真不嘆矣。帝於冬日得佳梨。爐中煑熱。親賜之。時諸王在側。皆跪請。帝命各賜一枚。諸王曰。御手親餽。方足爲貴。梨何足貴也。帝曰。泌吾師也。及夷大難。克復兩京。使社稷危而復安。皆其參贊之功。爾等無益於國。何得妄思非分。卒不制。泌受恩寵。不自安。求去益力。帝曰。俟天下大定。朕與卿同享二十年富貴。再如卿

感應篇圖說

受寵若驚

六一

中央圖書館印

意未晚也。一夜與帝同榻而寢。泌涕泣求歸。帝披衣而起曰。朕與卿君臣魚水。何疑朕不能始終耶。今日朕明早議之。泌曰。不然。臥榻之前。臣向不得請。況臥座之下乎。伏地不肯起。次日上帝諸王大臣。合詞勸留。衆曰。上之寵公主矣。公之受寵。古今未有其比也。時懷去志。得毋太過。泌曰。公知享嚴儀。性平。何以對衆。被以文錦。天子親臨省視。非不尊且榮也。一旦付諸諸王。求老死田野。不可得矣。衆回奏。乃暫命還山。代宗時。任九節。泌受兩朝殊遇。卒不受職。可謂善於處榮者矣。

(附)餘姚王質庵先生誕辰。子守仁排相爲壽。先生慨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耶。賦讀之。觀。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卒而平之。此仗祖宗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今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嗣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守仁雖小。請受教。

人嘆吾兄志氣。爲人非是一英豪。乞憐從紹。歸田里。得天香滿布袍。湖海放情閒散。林泉結屋任逍遙。逸名學取留侯計。不比韓彭沒下梢。王顯明十

施恩不求報



解明謀因
莫大恩
如何青地
聽表音
他年授首
沙場上
冷雨淅風
泣斷魂

感應篇圖說

施恩不求報

六二

中興利源印

(註)君子以濟人為念。一念願發。惟思給之。理當如是。若施恩於人而望報。便非真心好施。所施者。亦必皆能報之人。或報以錢財。或報以登舉。而窮途望恩者。不得蒙其澤。全是一團私欲矣。故必不求報而後心平。而後利溥。方算得真施。(案)吳自修為壽張令。嘗一大盜。見其品貌非常。心竊異之。但盜所犯甚重。欲生之而無路。乃於夜半。呼盜至內衙謂之曰。吾欲生汝。而律無可生。明日解司。吾囑差半路釋放。可借過也。次日取銀三百兩。暗囑解差中道共遇。事發。吳以盜樂不憤去官。獲盜如洗。家人莫不尤之。吳曰。施恩而望報。不如勿施。貧窮命也。何尤之有。越數年。盜於逃庭立功。請願位。恩報前德。以書相與。吳不欲往。家人強之。乃行。至任所。盜事之如父。數日不歸。盜妻憐而問之。盜語其故。妻曰。君誤矣。妾聞大德不報。彼有換而來。雖盡與之不足。若不遂其意。彼將禍前事。君何願為官。不若致之死。歸其棺而厚贈之。庶君事不露。而彼亦受報矣。盜恍然曰。卿言是也。遲數日當行之。夫婦私計。不知已為尉役與性。適遇。吳以介。不精。按實。樊憤恨。竟告吳。吳大驚。棄行。與樊背。次日。盜知之。已還不可追矣。乃大悔。遺

感應篇圖說

人贊千金送其家。吳却不受。值假恩。吳原官起用。歷任尚書。領兵征西域。失機。降敵。

(附)明河南劉文正公諱理順。鄉居後久不第。讀書。鄰。聞哭聲甚哀。問之其鄰。曰。渠子出外七載。母老且貧。欲歸。聞得還。而十二金。今夕即去。姑媳不忍別耳。劉忽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只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交官矣。劉曰。速取來。官糧再為償當。遂假作其子書。言離家後。獲利五百餘金。半月便歸。先寄銀十二兩等語。姑媳得銀。信。急告商。還其銀去。越十餘日。子果歸。書中所言悉符。子聞其。嘆曰。殆神明憐我乎。合家叩謝大地。公是年會試。行前。夕。夢鼓吹列炬。二郎神送出門。及醒。喝果狀元及第。子後知劉公所為。雞門拜謝。公竟不認。後白。始知太史杜香鏡。

感應篇圖說

與人不追悔

六三

中興利源印

與人不追悔



周郎因寒
出本心
道途不肖
沒多金
一朝行滿
飛昇去
留得高名
百代欽

(註)推解之本人皆有之。但初念未嘗不善。而在轉念之易其初心耳。故一念惺
醒。慨然與人。復一念迷。而悔失我。有究竟是否。惺醒。為德不終。

(案)其後孫家無幾。而性好賭。時值歲底。祇有米五斗。有貧友告貸。慨然以
三斗與之。元且食粥。寒暑苦。皆由起。其曰。既已與人。道悔何益。爾後元
旦食粥。並無粥食者。何如。又冬月見赤體者。解衣與之。爾家有寒慄之色。幸
而得其故。笑曰。身體受之父母。不敢受。所謂孝也。君謀自己之身。而恤
人之寒。未免不輕。吾有小裘。可速易。其曰。以小易大。不如勿與。吾身雖
而心自樂。勿慮也。乃取小裘著之。一日登。見壁上掛布。內存白物。大大封
約三百金。嘆曰。財與命連。此時失者。不知作何景況。坐於路旁。等至天晚。並無失
銀之人。攜歸。匿中。家人面。亦不肯及。次日復往守候。不覺身困。憤然欲
睡。見有神人告曰。失銀之人。前世修善。常一文不捨。今生為宦。復主私行。奉
命探辦。浮開銀三百兩。以圖入己。天恐其貪。故使之中途失脫。彼以不義得之。以
忙中失之。乃係天意。彼已不來。無用久等也。其醒。自思。雖承神語。然不義之財。終
感。應。篇。圖。說。人。不。道。海。六四。中央對照院印。無錫萬氏藏版。

不可用。時值年荒。斗米。錢。乃買米百。於四城門施粥。數日而盡。家下雖極
。並不沾惠。後年。百。不。改。強。知。少。遇。人。授。以。金。丹。大。道。飛。昇。而
去。

附。唐。郭。元。振。讀。太。學。家。儲。錢。四十萬。主。會。有。樓。服。者。叩。門。求。助。學。元。振。悉
與。之。不。復。問。姓。名。後。官。主。中。書。門。下。封。代。國。公。升。拜。拜。下。閣。

宋。眉。山。蘇。公。仲。昊。遇。荒。歲。賣。田。以。賑。其。鄰。及。冬。年。豐。人。償。之。蘇。不。受。祖。業。漸。衰。雖
饑。寒。而。心。不。悔。生。子。洵。孫。統。繼。俱。貧。繼。繼。文。章。節。義。世。稱。不。朽。揚。州。興。化。韓。某。家
素。貧。又。遇。歲。饑。典。押。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三。合。有。同。社。友。紹。樞。欲。半。贈。之。某。曰。
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明。日。方。死。夜。却。是。今。日。死。遂。分。濟。之。是。夜。夢。神。謂。曰。汝。濟
人。心。切。上。帝。鑒。之。矣。當。賜。汝。金。一。穴。明。日。掘。地。果。得。之。

某。同。興。好。行。陰。德。有。一。貧。人。值。大。雪。餓。不。能。起。公。憐。之。掘。地。二。十。餘。投。資。而。去。
歲。歉。有。貧。人。來。求。米。受。其。錢。五。千。作。忘。曰。汝。錢。十。千。耶。倍。與。之。凡。其。扶。貧。貧。諸。人。
必。多。償。其。值。曰。彼。群。賑。以。求。利。忍。與。之。較。乎。卒。年。八。十。無。疾。而。終。子。孫。累。世。受。顯。



卓哉此老。獨善其身。廣刊感應。太上為心。芳聲令譽。上達極宸。親揮帝鑑。貽厥子孫。

感。應。篇。圖。說。所。即。善。人。六五。中央對照院印。無錫萬氏藏版。

(註)承上文是道則進以下至與人不迫。悔言如此乃所謂善人也。曰善人。則心
過日休。與前所實結。憂急等相去。其境。此在天。彼在地。獄矣。

(案)元末有諸紹衣者。力行感應篇。刊刻廣佈。每句各編彈詞。俾閭閻婦女。亦得
解悟。時輩雖難。難一方。陳友諒少時。貧困無賴。信曾周濟之。後數年。友諒起兵。佔
奪湖廣諸郡。即僞位。國號大漢。徵儲不就。屢賜金珠幣帛。儲不敢辭。但藏之。箱中
留以濟貧。家雖缺。米。不肯用分文。明太祖削平諸亂。登極後。訪天下隱逸。善士。
有司交章薦儲。奉詔至都。太祖問曰。卿在家。何事最樂。回奏曰。臣草莽餘生。務達
太平盛世。惟力勤耕種。以善自勉。並以善教子孫。餘無所樂也。太祖又曰。陳友
諒所誅之日。卿不入其黨。友諒在禮備至。可見作善之人。雖惡人亦可感動。善德
無所不周。信不虛也。楚魯云。惟善以為寶。卿可謂國之寶矣。御筆親書為國之寶
四字賜之。另賜東帛文綺。以安車送歸。勅有司月給粟肉。以養其老。官其子為雲
南布政司。孫入太學讀書。俟學問有成。量材受職。

人皆敬之



宋代理學
惟公之出
抗章報日
發政盡和
盛德昭今
宏儒精神
試觀諸日
會葬萬千

感應篇

人皆敬之

六六

中央研究院

(註)善人所同其之公理人能之此公上自王侯將相下至牧豎村夫無不尊之如神而親之如父母此皆勢以迫之術以取之故所謂天下歸仁是也
(案)宋司馬溫公居鄉時衆生徒講學會文之期一飯一酌一菜一肉不置酒公第其甲乙而中第弟忠信之理親而不倦學者莫不感化有婦老數人以藥糞麥飯爲獻亦求講學公欣然受之如太非食也其之大學鄉校於此老退而耳目吾今知學人之道也公每出市人僂立無敢如對神奉詔避殿者外親之威舉手加額百姓道呼曰公幸無留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國之盛非州見村民數千百爲羣踴躍相慰曰司馬作相活我百姓矣其間之戒其鄉鄰
諸日中國相司馬公與鄉鄰事授公與之日希誠懇懇懇三日鄉民罷市相聚設位而哭與衣物爲其如喪考妣四方合葬者數萬人
(附)司馬溫公公正自持風俗爲之一變其教訓名位一利人曰司馬溫公自知自足其生小子知以爲恥動有一事必相戒曰司馬溫公利人曰司馬溫公

感應篇圖說

天道佑之



天道從來
佑善人
劉公抗疏
胸丹宸
幾番瀕死
皆無恙
奸相空勞
設計

感應篇圖說

天道佑之

六七

中央研究院

(註)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成孤忠可以貫日成純孝可以格天或貞女烈士有霜飛屋頂之異或勞苦功高有被誣陷之危要皆聖難自全而隨克濟若非天道所佑人力豈能爲此佑謂愛護而保翼之也
(案)宋劉尋之登第後力學不倦日講性命之旨人勸之稍息答曰隱居求志行發達道原非兩事吾位俸太早老無用識昔漢陽關爲聖門弟子何以未能爾斯爲歟我何人斯敢不自勉及拜表官忠而敢其黑抗疏論章停小人不可用人皆爲昨舌及用事修前惡公遂遠去宋時流賊之禍以南粵爲極惡人皆吞檣極新與死爲鄰高廉備化說者便怕凡此八州公歷其七雖盛況與日旺海胃險隘督者不稍寬假人皆謂公必死而公無恙時有貪鄙播弄意欲殺公公即復爲本路判官其人飛駭去法所建二十里止宿驛公擬於明日赴公左右復備夜半忽聞鐘聲覺起如有物壓大叩叩而死其後具其狀報縣以重案殺公疏未發而事敗帝念公忠立遣回國臣不意此事以爲非天佑在人之間歟

解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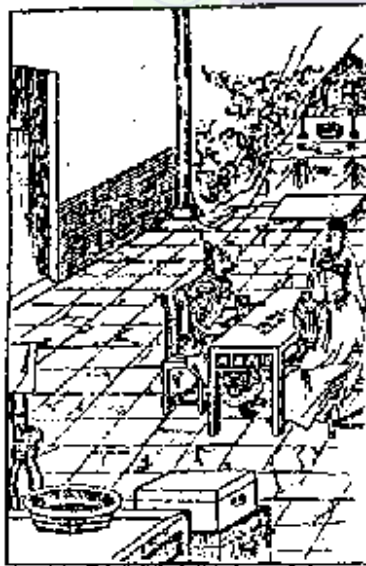
念上疏
印金簡
廷杖已甘
昨有計
富貴來時
辭不掛
蘇秦命運
有安排

（其四）者不求而自至之謂天降修刑人而從之者德也德者如影隨形其然則

（案）唐武后即位殺戮宗族大開許告之門株連死者不可勝數有幾何得被仇家所遇者其難能者年十七上被誣陷廢居獄之謂尉遲少卿也必有人指他者曰忠孝出於天性何人能殺隨下當論臣實是與不足不當問其仇居大怒命杖一百幾四杖斃命武后定法入死罪須杖滿執杖者憐其已死以下下諸杖斃命而已至九十九杖復起安撫還道回紇可憐極道滿人見其死後復復且通文墨使教誨諸書委之以事而不受位感以女嫁之喪出是百黃金而復田則信教教為則都邑與中國通市得利千萬自咸無窮富強數國矣出遊至京以置其其德之人朝中事機悉知後教誨起兵武后聞之驚懼遣使殺之三百餘人教中曾下勅為教臣四進夜私逃回紇思道兵迫之教中家隨拒之不勝然回紇以要女故不忍加誅拘禁之以待朝命時教乘之亂既平武后恐前此漢人更有異謀遣宮安撫官時令殺之至百餘人殺之盡保律命之人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邪道之



時軍要如
應清律
急父貪金
路破珠
元振代天
行大法
商人妖魅
一時也

感應篇風說

六九

反陳竟於復命后變願曰朕命爾安和何故獲殺之付法司下獄凡屬流人盡杖鞭回家其意以為流人何罪故施恩以為補悔之計後遇其食遂得歸復來之謀誘諸武后遇其後復中宗即位念其後復其家官爵計晚一生爵位財產皆不期而至可謂福祿之矣

（附）宋仁宗時其州妖人王則反文在神宗朝討賊一日升帳諸妖人用前飛一大石其石下其背後有一人隨之隱隱步止將所坐椅打碎奪椅之其人曰吾輩神也因公事道被殺我輩不見公後浮上殿位極人臣子孫榮姓

宋西蜀李昌齡字天賜宋州鄆城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官光州太守平反冤獄首其感應助宣教化令人因事求理曾曰做人為官皆不可一日阻此有後據御史中丞平高師訓五副成雖有李得什位

徐太史曰宋儒清之盛感應序劉寶有低莊其真治而面有像即李止也

古錄謂天師教為功厚矣其李公之謂歟

（案）感應篇陰陽間想見無極變換明太上功臣第一即無仙道入關

(註) 狀不勝德。吾人正氣充滿。那不敢干。譬如太廟一出。水自自消。一切不正之氣。這而避之。不敢為禍也。

(案) 唐相郭元振。未第時。挾策遊京師。至太原。日將暮。居停無所。路傍見一廟。頗奇。為將軍祠。擬借僕人。見殿前兩傍俱列姓查。如以女者然。殿上供酒。左右室內有女子。啼哭聲。振問為誰。內應曰。君人耶。則教我鬼耶。任為之。振命僕。將門打開。有盛服女子。年十六七。容色皎好。向振哭拜求救。振曰。天下血性男子也。爾果真狂。可實言。吾當救汝。婦身不情也。女曰。此地有將軍祠。每歲索少艾為夫人。若不進獻。則降災殃。合鄉不甯。數年來。喪女命多口。吾父利鄉人三百金。靜養而閉之。此房自必死。倘蒙教援。願為婢妾。振命女仍住房中。自與僕在堂靜候。俄有十數人。各持掃帚等進。見元振曰。相公在此。棄所持奔去。又門外有皂衣公吏數十。遙見振。亦曰相公在此。不敢進。振心喜。自念吾當作相。可除此怪矣。當時有鼓吹。余執事。擁一將軍乘軒來。至二門。公吏回云。郭相公在堂上。將軍若有懼色。曰。既郭相公在此。吾當相送。振命僕主與前請曰。郭秀才請見將軍下。與王

感應篇圖說

無邪之

七十

中央時報社印

掌上。與振假語。振曰。小生路過。聞將軍嘉賓。願為小相。將軍雖不敢當。命酒與振共飲。談笑甚歡。振有七首。錄其利曰。吾有鹿脯。得自御厨。敢以上獻。從行李中取出。用匕首解開。親送將軍前。將軍伸手來取。振提其腕而斷之。將軍大呼而走。從人悉奔。一時寂靜。振呼女出。與以飲食。天明。女父持槍錢。與振老來至廟中。見女無恙。問得其故。振老曰。破吾香火。欲殺之。振曰。爾等老於年。未老於事。且勿嘩。靜聽吾語。上帝設神。非猶今之州牧乎。衆曰。然。假令州牧不遵法度。貪淫漁色。天子有不加之誅者乎。今為將軍好女多人。乃上帝所必誅。吾等帝命。為一方除害。何辱為。衆皆謂然。是也。公舉來。則血跡尋至一古塚。有穴如眼。一大猪無右爪。臥內。蓋所謂將軍也。共殺之。火其廟。性遂絕。父欲惜女。回女曰。得金寶女。置於死地。父子之情安在。吾永謝郭公。不復念家鄉矣。郭公為之。則生三子。(附) 歲甲寅。漳州大疫。死者甚多。有道人云。惟奉行感應篇者。得無恙。訪之。果然。海縣天降不開。瘴氣疫鬼。竟克限。道人無限慈悲。應是琳宮奉勅來。此

神靈之



月色朗光
照映時
招魂此際
信達其
松隱一壺
酒載金球
作酒資

感應篇圖說

神靈之

七十

中央時報社印

(註) 神道無私。所敬者忠孝。所欽者正直。所愛者福良。所憎者道德。故遇善人。無不曲加保護。古來積德之人。遇水火兵盜之災。往往化吉生祥。脫離凶厄。傳曰。神所憑依。將在德矣。此之謂也。

(案) 長沙趙德鄰。六歲患痘。將危。有神人送藥一丸而愈。曾出外遇鬼。見土地持杖衛護。後娶妻。買汪姓女為婦。買挾道貨。合家居大艘。常泊岳州湖岸。趙歲時過洞庭省親。有惡疫。突老更面。趙見其船無鰻。問何食。曰。羹矣。耳。趙帶有口。臘名松雞。奉展飲之。更亦不愧。荷一日。妻歸。其父舟。夜起風濤。合家漂沒。趙將察溺。痛哭招魂。三日夜不眠。精誠感動水府。主者命查勘。左右曰。有汪姓一家。已拘到矣。檢獲其女名喚山。即趙妻也。主者曰。爾夫前世積德。神靈處處相衛。他日治弟。與吾有份。檢之。當放爾還家。索筆題汪氏符曰。昔日湖頭。獲夫人。感君數飲松雞。春活。若家。以爲。珍重。長沙趙德鄰。命水卒送回。趙正。見有一物。漂來。拉起。乃妻也。問之。得主者放回之故。設位朝夕。禮以報其德。後復還得。耶。果如主者言。接妻赴任。趙前。有一老。挽。若不。忘。命杖之。更曰。昔日水

府君。今反仇報耶。遂乃昔日之主。拜而謝之。因父母安否。欲圖一見。計曰。耳。至中流。忽旋風。船即沉溺。沉溺。汪一家。幸舟中。將向日所沉貨物。盡付女。載。回。曰。此無用也。須與船復出。無沾濕。無損。與夫。遠之。船長。展。官。俱。迂。道。而行。不敢復過。溺處矣。

(附) 濟南費文。雍正四年。奉。州太守命。往。東。洋。採。辦。銅。船。越。歲。九。月。十三。日。返。回。至。大。洋。風。驟。浪。急。舟。幾。覆。衆。驚。喊。無。措。文。適。處。於。天。府。廟。前。說。曰。會。叫。慈。佑。竟。起。三。日。得。到。平。瀾。顯。力。多。印。太。上。感。德。勸。世。諸。事。忽。見。其。中。一。道。監。光。閃。閃。舟。前。如。有。神。引。導。者。十五。日。未。刻。衆。隨。呼。曰。舟。抵。平。瀾。矣。而。道。監。徐。太。史。曰。天。后。顯。靈。事。蹟。備。載。天。后。志。及。顯。聖。錄。而。此。案。獨。佚。願。廣。宣。之。有。散。見。他。書。者。當。復。不。少。行。將。其。補。梓。行。來。閱。慈。化。

聖。香。雖。不。拜。涓。洲。泉。羽。金。支。宛。在。時。風。滿。時。帆。滿。時。已。返。海。東。頭。此。時。太。古。神。擁。護。吉。人。多。普。氣。網。羅。自。召。和。親。與。榜。師。半。把。花。世。間。何。處。不。以。波。口。上。

感應篇圖說

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七二

中央研究院印



漢武皇帝慕永年。不思儲德妄求仙。暴發久已招民怨。爐鼎何能結道緣。泛海徐計終未返。加殊五利亦徒然。雲和野政施仁澤。三島蓬萊在目前。

(註) 所作。指。作。善。而。凡。有。作。而。不。成。者。多。由。善。根。淺。善。緣。薄。以。致。大。願。成。虛。功。德。難。滿。若。人。事。既。合。天。心。天。心。豈。遠。人。意。故。所。作。必。成。善。事。既。成。則。心。無。他。作。隔。春。在。抱。其。氣。舒。且。所。謂。仁。者。壽。也。神。仙。之。長。生。久。享。必。本。乎。此。故。曰。可。冀。也。

(案) 王。漢。修。志。在。行。善。每。遇。好。事。雖。解。衣。與。物。不。惜。曾。見。乞。丐。病。死。路。傍。無。人。埋。葬。回。家。搜。囊。無。一。文。時。值。大。寒。祇。存。絮。被。一。條。赴。典。舖。質。錢。數。百。文。不。足。又。以。妻。耳。環。換。之。夫。日。即。有。還。還。年。陳。欠。者。賒。取。贖。典。物。外。尚。有。餘。剩。生。平。所。作。善。事。若。有。神。助。無。不。成。就。臨。城。外。有。官。路。兩。面。臨。水。日。久。傾。圮。往。來。不。便。王。覺。顧。重。修。無。力。遂。出。家。爲。道。士。募。化。人。感。其。誠。無。不。樂。助。期。年。得。千。金。鳩。工。庀。材。以。方。石。鑿。蓮。花。名。蓮。花。街。建。成。坦。道。餘。資。建。太。乙。閣。修。煉。其。中。每。早。虔。禮。藥。材。以。救。疾。苦。一。日。有。疥。癩。羽。士。來。閣。中。求。醫。王。與。之。食。且。贈。以。袂。衣。至。夜。半。羽。士。曰。爾。大。有。福。緣。故。所。作。必。成。自。從。我。遊。乎。王。欣。然。許。之。羽。士。命。閉。目。擲。手。而。行。如。在。半。空。足。下。波。瀾。洶。湧。目。擊。觀。則。龍。花。大。海。也。時。抵。岸。見。岸。上。疊。疊。香。燭。非。人。境。羽。士。止。王。於。石。亭。暫。別。他。往。王。至。後。洞。見。燭。燭。數十。燭。燭。死。人。十。數。王。大。

感應篇圖說

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七三

中央研究院印

該。羽。士。適。至。曰。此。吾。道。友。偶。出。遊。人。間。作。王。公。卿。相。不。日。即。回。何。價。焉。王。求。附。羽。士。亦。不。留。曰。爾。歸。念。既。動。他。緣。倘。後。有。一。得。付。爾。可。照。此。行。功。俟。二。十。年。後。吾。再。爲。接。引。遂。送。歸。其。書。乃。痘。疹。方。用。以。治。小。兒。無。不。立。痊。後。二。十。年。復。遇。羽。士。度。去。(附) 錢。塘。榮。省。軒。先。生。紹。興。字。虎。臣。著。述。善。書。皆。稱。經。傳。生。平。與。臣。官。忠。與。子。官。孝。無。不。勉。人。爲。善。其。爲。下。根。人。設。法。每。引。感。應。之。案。以。欲。勸。之。取。感。應。篇。逐。句。詳。釋。做。河。上。公。解。道。德。經。例。分。爲。九。章。名。感。應。篇。道。解。又。取。十。三。經。及。二。十。一。史。之。感。應。故。事。勒。爲。成。書。名。感。應。經。史。通。考。後。有。江。右。鍾。含。者。館。正。定。梁。氏。刻。劇。見。與。官。戚。儀。其。廟。旁。得。錢。塘。洪。貞。侯。題。與。洪。友。善。題。問。律。官。爲。誰。洪。曰。吾。鄉。榮。公。省。軒。也。繼。而。前。廟。拜。問。將。來。功。名。榮。曰。人。生。大。節。在。忠。孝。二。字。對。鍾。何。足。論。語。訖。而。題。事。關。於。郡。下。輸。林。待。讀。施。愚。山。給。陳。繼。謙。李。梓。榮。公。故。人。也。同。至。羅。溪。詢。其。狀。貌。悉。符。事。載。吳。晉。壇。太。史。記。中。公。生。二。子。長。世。堂。次。世。益。皆。有。文。名。羅。溪。鍾。現。爰。猶。存。題。斗。魁。性。光。彩。處。筆。花。開。欲。知。地。府。天。曹。吏。都。自。忠。臣。李。子。來。此。時。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蓋為在何處
只在此心中
一能堅道念
一則願求榮
富貴須臾事
繁華頃刻終
琵琶彈夜半
與術羨仙翁

感應篇圖說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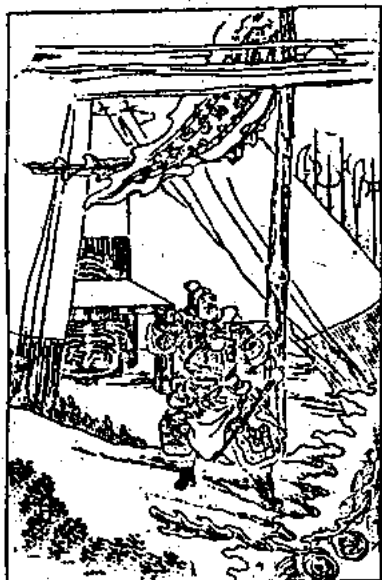
七四

中央利源院印

(註)承上作結。深明作善為立命之本也。功行滿足。超居洞天。曰天仙。煉形長在。行地不老。曰地仙。立。積也。一千三百云者。乃刻期成功之意。勿泥。

(案)沈約二子。偕入終南山。擢居修煉。數月。形容枯槁。判曰。吾輩棄功名。拋父母。居荒寂中。求為天仙。亦亦作地仙。今渺茫無憑。漸為精鬼。吾將歸矣。沈勸之。不從。遂回家。娶妻氏。與妻容。善。晉律。以門庭。補。主事。游。御。史。奉。命。巡。江。南。河。道。泊。于。淮。口。值。微。雨。見。一。漁。人。荷。竿。而。過。乃。沈。也。人。強。邀。到。船。握。手。笑。曰。甚。矣。子。之。愚。也。吾。回。家。數。載。不。敢。自。謂。離。世。然。已。作。御。史。兄。若。忽。回。不。失。為。貴。人。沈。大。笑。曰。且。為。不。可。語。冰。士。各。有。志。母。強。留。也。判。曰。若。一。寒。主。此。儻。有。所。需。當。應。命。沈。曰。倘。家。何。物。不。備。矣。求。於。子。吾。近。於。揚。州。東。門。外。新。構。一。宅。頗。有。花。竹。君。暇。時。可。相。訪。也。拂。袖。而。去。判。亦。舉。返。至。揚。州。懷。沈。官。而。訪。之。甫。出。城。有。黃。頭。數。人。道。曰。主。人。候。久。矣。引。進。一。門。初。其。荒。涼。漸。進。則。瓊。樓。玉。宇。樓。閣。雕。欄。瑤。草。琪。花。迴。廊。曲。榭。沈。帶。九。華。冠。金。章。玉。佩。左。列。仙。童。右。侍。玉。女。迎。列。人。微。禮。命。清。醴。鳳。麟。戲。舞。目。所。未。見。者。至。夜。中。沈。呼。苦。而。謂。之。曰。虛。中。無。樂。味。寂。寂。對。郎。久。染。塵。埃。無。緣

感應篇圖說



歎心賢主
欲求榮
未及身榮
已遭難
堪笑情雨
愚昧甚
臨終納自
嘆田雄

感應篇圖說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

七五

中央利源院印

荷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譚晉仙樂。可嘆世間弄歌女子。來作酒。少時一素粧女子。攜琵琶。劉曉之。上有清音二字。乃劉曉。歌聲。數曲。皆平日聞中素演者。天將明。沈曰。此地九華仙府。夫。人有福。方得到此。故廣勞遠涉。仍令若輩送回。劉知其以仙術游戲。悅。悔。請。沈。曰。道經云。人有一善。百神俱奉。十善。同命。儲英。百善。東華。注。名。千善。福。及。七。祖。萬。善。俱。備。白。日。飛。昇。謂。之。天。仙。其。次。當。亦。可。超。永。劫。免。地。獄。苦。謂。之。地。仙。若。擇。而。勉。之。可。也。劉。別。後。勉。立。善。功。亦。得。無。病。享。大。年。

(附)晉呂祖學道於鍾離祖師。授丹於呂祖曰。此丹點鐵為金。可以濟世。呂祖問曰。終有變乎。鍾離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祖曰。若此。則密五百年後人。某不願學也。鍾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存此心。三千功行。已完滿矣。後成仙。故封孚佑帝君。

陶隱居已獲道。以本草濟世活人。而不上昇。託相圖訪之。三日後。桓公來告曰。君所傳本草。以齒蟲水蛭為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海留耳。隱君悔悟。復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另著三卷行世。後遂仙去。并註隱居。

(註)自此以下。主教與打蛇。承上文其過大小有數百事。皆惡行也。此二句先統言之。蓋是心之制事之宜。理是夫理。動則幾。舉念。行則見。諸實事。曰苟或有。一時失足。後悔無及之意。不可不察也。

(案)明田雄乃靖南伯黃得功家奴也。得功勇冠諸軍。每臨陣。雄皆鞭隨侍。頗著微績。得功不學。無知人之明。候僑為心腹。凡事信任。乙酉五月五日。我兵渡江。並先奔甯。時得功鎮守甯。乃率太監韓贊周往投之。得功一見大失。曰。京師為根本。雄當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離離海。事不可為矣。乃介山執鞭。謂雄曰。帝座帳中。我與爾皆衛之臣。干保不小。雄唯唯。不知已通旨二藩劉良佐。劉澤清。共始獻狀。為請功之地矣。至夜半。雄進言曰。君欲光舉勤非人君之相。元帥亦安若光景。曰。天下迫。義理二字。不可拘泥。得功叱之曰。忠臣有死無二。今天不替明社。將城盡惟一死以報國恩耳。汝為吾心腹。何出此言。語未畢。而二藩已率兵來劫。得功車與雄從後射之中左腿倒地。遂入帳中。將壯光背。謂二藩曰。食其到手。三家不必爭矣。爾等而去。得功負重傷。不能追。仰天大呼曰。明

感應篇圖說

卷之二十一

七六

中央研究院

朝。百年天下。被其斷送也。拔劍自刎而死。洪光自在雄背上求釋不理。咬落其項肉一塊。遂成瘻。瘻見骨。頭落而死。後嗣絕。其族子孫恥之。不得承。度(附)明陳良驥曰。正德乙卯。陳北上。至王家渡。同泊數舟。皆舉子。俄聞賊聲。登則予家僮與人鬪。予家僮。隨其人去。坐中一同年。新淦人也。據其怒罵曰。賊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船行劫。反謂我舟人賊。耶呼。轉而趨之。其人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座者皆稱其能。已亦洋洋自得。謂予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夫理人心四字。用不著矣。予慨然不答。其人後為紹興推官。惟恐胸臆成民。以考察降調。疽發背死。無子。

徐太史曰。試看官場不用天理人心者。如此結局。

劉威。居心公正。有張茂孫。廢二人。漢萬金。鄉間富。威與作中。越三年。廣死。其子欲抽本。茂不與。言原本帶利。爾父支使。已就。今止剩八百兩。其子告於官。茂私遣一賊。將威五百兩作說。威曰。於理有悖。我不肯昧心也。堅辭不受。官審時。為廣之子直說。後威生一子。官至州牧。發覺其詐。

以己為能忍作殘害



酷吏周興來位。曾將重法虐囚人。後車不娶前車覆。獄底有化孽。買家有女喚白。黃語惡事涉。酷吏忍心成枉。剖腸千古皆猶香。

感應篇圖說

卷之二十一

七七

中央研究院

(註)惡。即非義背理之事。以為能者。自負為手段也。如此則善念日消。惡根日熾。傷之曰殘。殺之曰害。兼人物言。以惡為能之人。心上無過不去的事。故忍作殘害。(案)山東朱宗子。性殘忍。為郡倖。遠例造重刑。杖重八斤半。夾棍一尺六寸。備三百動。樑上設鐵。幸係係開。無可施。乃謀害。命見錄。改裝。如問。嚴鬼使。喊。令作鬼。每日至未刻。睡起。掌燈時。坐堂。血飛肉。呼。號。連日。慘不忍聞。民間有病死。令以。往。夫死。則指妻為。因。謀殺。師死。則指徒為。食財。命。道死者。則指為。劫。殺。株連。索。累。不可勝計。人畏。刑。惡。彼。且。欣。欣。得。意。計。害。事。四十餘日。誣。指。命。案。置。大。辟。者。二十七。件。有。買。姓。生。女。自。姑。已。字。孫。宅。將。嫁。繼。母。誣。為。有。孕。孫。赴。縣。告。休。宗。子。准。理。女。父。難。知。其。冤。因。得。復。不敢。言。惟。向。女。流。淚。嘆。息。女。驚。問。父。語。以。故。女。曰。朱。惡。人。也。女。若。不。出。父。必。受。重。刑。女。罪。通。天。矣。不。若。挺。身。赴。質。或。可。得。白。乃。更。衣。主。縣。看。者。數。千。人。女。並。無。宗。子。體。堂。不。容。分。辯。令。將。女。看。回。直。係。原。身。非。無。胎。誠。宗。子。大。怒。一。擲。百。級。處。死。復。姓。仍。命。再。臨。女。即。立。起。入。官。曰。不。必。驗。矣。須。受。刑。如此。豈。敢。再。說。實。話。與。

其煩險不如耐自縊也。乃解衣用利刃由心以下剖至腹。撈刀於地。兩手分腹。腸胃皆見而死。劉怒視挺立。數十人移之不動。郡守聞之。飛馬來城。置繼母抵償。以神祭。女屍方倒。擲置糾察。宗子任性濫刑。慘無人命。奉旨發審。二十七案。皆得平反。法司惡其太酷。每審一事。或杖或夾。或鞭。使遍受諸苦。斃獄中。

(附)宋浙江溫州參將郭承恩。奉公寬恕。司法元珍。殘忍刻毒。時同考滿入都。共買舟行。將抵紹興界。風濤大作。人皆見海神持巨斧劈舟為兩截。承恩居前船。直抵岸。元珍居後船。溺焉。後世為誌。

明李有容。太原人。任意作惡。有勸以為善者。則拒之曰。我惟恐人說我在善流一。有阻其為惡者。則抵之曰。我越行些惡事。日後見閻王。還仗膽些。未幾。口生一疽。死三日復甦。語其子曰。我因我行惡。罰我一世變狗。再世變馬。今生東門外某家。乃一白項花狗。汝等可取之。歸其子。尋至某家。果生一白項花狗。見子至。眼淚。口牽衣。因抱回家養大。送至法華寺。每高僧談經時。此大即來。若聽者然。上。

感應篇圖說

以感應篇二句

七八

中央圖書館印

陰賊良善



聞人王振
弄朝綱
納賄行私
逐善良
土木喪身
家產盡
為誰辛苦
為誰忙

(註)賊害也。陰對陽而言。陰謀加人。莫測所自。如彈丸暗擊。極慘毒。況施諸善良乎。善良在朝。則正。在鄉。為民望。小人不肯相容。多方傾陷。又公論不容。但為暗中之計。使善良受禍不覺。不知人可欺。天不可欺。故陰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殆不爽也。

(案)明宦官王振性狡詐。善應對。英宗立。年少。振請事得帝意。遂越次掌司禮監。振外為儒。陰導帝用重典。防大臣欺。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振得因以市權。遂致恩不可制。作大第於皇城東。規模擬帝闕。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與龍川之師。西南聯動。侍講劉球。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以言激帝。怒。下球獄。陰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不禮振。振陰陷他事。陷瑄。瑄死。時勉荷械。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請償。振怒。其官。諸官問罪。帝傾心向振。以先生呼之。賜振勅。備極褒獎。舉朝善良。俱遭賊害。正統十四年。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風雨迷道。不可進。又天象示變。振懼。始命班師。羣臣公議。進紫。利。由蔚州回京。振蔚州人。恐其為寇。改道宣府。軍士紆道奔走。也先追及。師大。

感應篇圖說

陰賊良善

七九

中央圖書館印

漢帝遂北狩。報至京。給車王。車乘駟殺馬順。及振家人毛二等。歸王登極。命。振姪王山於市。並其黨。之。振族無少長。皆斬。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徑尺者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他珍玩無算。人以陰賊之報。(附)宋呂惠卿。阿附王安石。力行新法。朝中善人。設計排斥殆盡。嘗語人曰。不具親手。做不出大事。彼迂儒輩。言新法不便。不過欲傳善人之名。我見之不啻亡。是以必欲去之。後被貶。置州。值大雨。投庵僧。僧閉門不納。以我雖方外。頗知親近善人。豈肯留汝。致污我佛地耶。惠卿懷恨。冒雨而去。陰。文。明陳眉公。雖跡山林。而當事皆倚重其言。有山中宰相之目。毛文龍。總制三邊。會母壽。思得陳一言以為榮。特遣將校實重幣往求。陳遲久未予。將校怒。誤謂。登堂坐案。陳大怒。斥逐之。并逐怒於毛。適門人某。為兵部尚書。過訪求教。陳深語曰。拔一毛。可以利天下。門人再拜謝曰。請受教。及履任。譚毛以罪。誅之。毛既被誅。事大壞。論者以明三百年天下。實賴公一言亡之也。後為天雷殛死。受此註。

賄侮君親



父兮生我
君兮成我
父德君恩
古今爲烈
賄侮之人
良心漸滅
陰受罪泥
陽遭斧鉞
莫放千年
罵聲不絕

感應篇圖說

賄侮君親

八十

中央研究院印

(註)君親之恩與天地等。苟食祿思事。規利徇私。此心不可與君知。是賄侮君也。舉發不報。處身不肖。此心不可與親言。是賄侮親也。忠孝有愧。天雷首擊之矣。

(案)蔡京以誦姻事徽宗。致相位。搜羅納賄。舉朝側目。其子攸誦詐過其父。京年老。每有舉擬。付攸代書。攸心皆以爲不然。暗爲更改。內中如攸讀京以爲御筆所易。不知爲其子所賣也。時金人強盛。攸遣使通好。凡徽宗一舉一動。金國無不知之。不數年。權與父埒。人呼其父子爲大蔡學士。小蔡學士。一語京。京方與客坐談。攸入。連執父手。若切脉狀。曰。大人脉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辭去。客問故。京曰。此兒欲以疾誑我也。未幾。京果勒令致仕。宜和末。並入大舉入寇。汴京被困。徽宗迫羣議。傳位欽宗。羣臣交章擊攸。遂貶嶺南。途中解官拂其意。攸持鞭伴笑曰。今天下大勢。非趙家有矣。我雖失學士之位。安知後來榮顯。不更有大於學士者乎。爾那時相見。自悔恐晚矣。蓋攸已通款金人。許其封王故也。解官還。遂伏誅。

慢其先生



風雨雲德
敬請頻
愛如己子
惜如珍
一朝得第
忘卻德
千載人人
罵富新。

感應篇圖說

慢其先生

八一

中央研究院印

(註)先生長者之通稱。傳道講學。進德修業。惟先生是賴。而可慢乎。慢者。語其體貌。心生輕易。皆是也。

(案)江右老儒馮遇昌。以授徒爲業。有故人子富新者。年十二。家貧母寡。無力讀書。遇昌見其聰慧。憐而教之。與諸生同肄業。不但不取館脯。且歲時伏臘。每有周濟。新年十七入泮。即有徵客。遇昌以子弟畜之。不介意。二十登賢書。乘軒拜客。遇昌門下。不一顧。有本處某紳生辰。聚宴畢集。紳以新係科目。遜之首席。遇昌居末座。新伴爲不知。談笑自若。旁若無人。遇昌萬不能耐。責之曰。爾何慢師至此。新笑曰。昔爲師徒。今分貴賤矣。老翁當怪自不長進。毋過求虛文也。衆賓惡其太狂。拉遇昌各散出。遇昌氣鬱成病。靜念雖新負義無禮。而其富性自不長進之語。未嘗不是。病起。發憤勸學。是科中式。年六十八矣。時新已成進士。任平樂知縣。遇昌會試。獲捷。適逢寇作亂。騷擾廣浙。天子策士。問平懷之略。遇昌條對詳明。欽點探花。授御史。巡視廣東。平樂正其所屬。新以貪酷被彈。繫獄。應由御史衙門定案。庭訊時。惟伏地叩首。一字不敢辯。遇昌不記前事。仍爲之平反。俾得去官。後遇昌隱居。

部尚書。年八十告休。御製詩章褒美。謚曰冠蓋。新亦與席。執弟子之禮甚恭。有先時在某紳家。竹聽新狂言者。抗聲曰。昔爲師徒。今分貴賤矣。尊官何必過禮。新汗流滿面。逃席去。終身不齒於人。

(附)杭州生員鄭達。自恃聰明。受業塾師。輒以古字徵文問。師不能答。即去之。凡事數師。皆謂師莫已。若年四十不第。日放蕩於西湖山水間。不復以舉業爲事。友諤之。鄭曰。吾不屑科第耳。遂以諸生終其身。微僑僑下調。

沈承。字君烈。高才博學。一先達以所作詩文請教。沈閱畢。盛稱其政事。先達曰。某以詩文請教。而君稱政事。何也。沈曰。知公留心經濟。那有閒心檢點及此。鄉達默然。沈年三十二而卒。

感應篇圖說

報其所事

八二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吳氏藏版

叛其所事



侍龍胡行
鬼附身。
兩腿自擊
自生噴。
異時顯類
遭刑憲。
厥侍須當
鑒此人。

感應篇圖說

(註)叛。背也。所事者。分內應事之人也。如屬下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轄。僕妾之於主人。所謂叛者。不必明爲背逆。凡存亡不相顧。貧困不相依。患難不相卹。即名爲叛矣。

(案)山東吳監生。家財鉅萬。娶妻紀氏。頗相好。又買女優輕雲爲妾。雲有才貌。善狐媚。寵擅專房。吳遂與紀反目。分屋異處。有女尼向紀化緣。紀留餐佈施。雲誣指爲男僧。唆吳休之。紀氣忿自縊。雲遂居正室。時紀之父兄。赴巡道控告。官事未結。紀棺不敢殮。雲將靈柩攔路。扯下做底衣。父命僕役棺別停。正在相擗之際。忽兩目圓睜。大罵曰。爾道淫婦。生前我倒容你。你反不肯容我。先掌嘴。問敢再長舌損人否。雲遂用手自打五十。兩腮登時紅腫。又曰。爾跪下。脫去衣服。雲即解去上衣。赤身俯伏。又曰。爾道淫婦。有何廉恥。底衣係我靈前錢。須還我。雲即脫褲。恥不顧。乘僕婦環跪懇饒曰。汝輩全無良心。我生前相待何等恩情。我房中。了發。寒交迫。汝輩勢利。並不照看。衆叩首認罪。又曰。淫婦不日即有王法加他。不是欺我。到極處。我亦不與較。遂去。雲醒問之一字不知。後巡道提審。屈婢妾逼主母律問殺。

感應篇圖說

報其所事

八三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吳氏藏版

誑諸無識



師嚴而後道尊。遭人知修。僕人子弟作先生。途六道難逃劫。君不見森羅殿下受罪人。曾教子曰與詩云。又不見後代兒孫乞丐。標祖父當年曾設帳。我勸爲師要盡心。自然步步登青雲。

藏外道書

(註)誣者。言誣虛詐之謂。無識之人。爲國事曉諭。豈可以無爲有。以非爲是。便之終於迷誤。此句在慢其先生之下。誘諸同學之上。明指教授而言。如塾師欺不知書之東主。以教誨其子弟是也。不可與誣惑人同看。

庠生譚伯符。清心四書。講解精切。每試居優等。名重一時。延爲西席者。俱富大家。譚衣服鮮華。爲人和氣。性復機巧。能攝生徒之意。每日功課。不過虛應故事。連作文。先將草稿改定。方令諸生。漫爾描點。加以好批。欺其父兄。生徒在館。戲謔言笑。毫無忌憚。譚一味姑容。反在父兄面前。極力誇獎。其父兄以爲子弟賢已。改觀感激。稱頌。而不知爲譚所誣也。數十年間。誤人子弟。不一而足。年踰知命。不得一第。辛酉科。復赴闕。寓中擬博學而篤志。連成兩作。同寓二友。各取其一。熟記。場中首題。果如所擬。譚會通兩作。加以潤澤。自謂必售矣。榜出。二友得而譚反失。仰天大恨。思杭州下廟。祈夢靈籤。乃買舟至杭。到廟。經廊下。夢忠肅公陸座。呼譚至前。怒責之曰。爾前生是一屠人。殺業極重。因捐五十金。助修文廟。故得轉世食斯文之報。善報雖仍當受惡報。况爾教誨數十年。功課全無。代改文字。欺誑東

感應篇圖說

卷八

八四

中央圖書館影印

家。以致聰明之子。變爲頑鈍。罪殺殺人尤重。爾不日將入家胎。受屠宰之苦。尙望科第乎。譚後得病。作瘡。盤而絕。一子痴愚早死。兩孫一爲盜。一作乞丐焉。

(附)京口張生。蛋黃文藝。七試不中。謫文昌祠。夜夢帝君責曰。入祠至矣。尙說親功名乎。汝試想十五年來。館修殊豐。凡歷五家。不能教其子弟。以爲改作文字。欺其父兄。誤其終身。汝資用服食。亦已足矣。猶索賄賂。破人身心。爲師者當如是乎。張方驚寤。俄而其徒因賭鬪毆死。張株連刑辱。歷年館積弊。快快卒。

鄭縣有一生。工文。而優柔不剛。病中夢至冥司。過一吏。乃其故人。因叩查籍。吏曰。君壽未終。而祿已盡。恐不久來此矣。生責平生以館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而疎於訓誨。博奕廢業。冥司謂無功祿。即屬虛糜。前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凡利人修脯。誤人子弟。罪誠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減食祿。一餉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子通儒。或貧或夭。勸育天道難明。烏知自誤生乎。罪多坐此。生寤。病果不起。臨沒。舉以戒所親云。杜香齋

誘諸同學



函丈相候
惹氣投
如何反面
便成仇
功名自是
天曹定
奇語痴人
莫浪求

感應篇圖說

誘諸同學

八五

中央圖書館影印

(註)同學。窗友也。朋友五倫之一。古人白水結契。煙墳盟心。終身不渝。末世面交。成風。平日席間。笑語慇懃。少有不合。轉面詬誶。甚而落井下石。又貧賤如兄弟。一旦得志。頓昂首抗顏。向日好友。有瞻望者。睡而不救進者。此等小人。享福必不久矣。

(案)宋之信。與常不器。同窗肄業。俱習佛經。二子皆負美才。而常尤俊逸。縣試常領案。宋居第二。心不甘。思欲傾陷之。適府試招選。二子皆優選。閱原卷批語。常更勝。益懷妬忌。乃捏寫案查公揭云。常家貧。鉅萬金。開通線索。欲謀案首。還貼府前。郡侯雖知其誣。但既遺物。不便列首。乃以宋爲第一。常列十名外。相見時。宋每指天呼神。痛罵捏揭之人。常益信爲好友。不我欺也。學院接應。二子俱獲售。情益益稠密。同赴省闈。房考奇宋文。呈堂力薦。主司亦擊節歎賞。已列科選。及揭曉。監臨取卷。再加校勘。不意燭花落下。將卷燒燬。案共吞嗟。因命以香經備卷易之。拆號填榜。則自備卷而廢。赴選者乃常也。常後歷請顯任。宋不及貢。即卒。



非笑由人
面不枯
一生言行
少忠誠
當時難對
親朋面
死後猶留
說謊名

(註)漫無根據曰虛。妄有子時曰誕。說詐人曰詐。情欺世曰偽。此輩逞其智巧。縱能欺人一時。久必敗露。身名俱喪。亦何益之有哉。

(案)邱倚相。沉溺於酒。日在醉鄉。生平無一實語。遇讀書人。則談詩文。遇商賈。則談交易。遇公門中人。則談時事。滔滔汨汨。口若懸河。總是隨意亂道。並無根據。往往為人評駁。彼自若也。時文宗廟試。邱門懸紅綵。遍傳親友。云已入泮。眾皆訝其文劣。何由獲售。但此事無說謊之理。只得相約飲食往賀。正在飲酒。學中門斗送全錄至。並無邱名。眾皆哂笑。邱舉杯長飲。面無愧色。次日門斗探知。或問之。邱曰。吾為小女結婚。眾親友誤認。為入泮耳。及問其姻家為誰。又茫然莫應。一日忽入城。趨其慌忙。眾詢其故。答曰。家兄為舉人。被縣丞鎖去矣。眾方駭嘆。而其兄適至。見眾面有笑容。詢得其故。按其煩數十。其妻金氏。小產身故。送信母家。內兄弟俱云。是哄我。其為彼作酒資耳。必非真話。竟不往。其為人所不信如此。邱後染大病。猶強起。向北跪拜。作叩謝狀。人詢其故。答曰。我一生聰明正直。本府城隍。召我為東房書吏。日侍左右。大見信用。缺滿之日。即陞補土地。寄語眾親友。

達清明以禮祭我。我陰中自當照應也。人皆謂邱一生虛誕。詐偽。作鬼猶不改云。(附)崇禎間。郝三善。順天人。說詐多端。人號為郝三騙。凡與誠面之人。無不騙到。如不甘其騙。登門討取。彼又善用詭言支吾。如不信其謊言。日夕坐索。彼則出惡語頂撞。人遭騙致窮。彼便騙成富。旁觀者幾以為無賴矣。未幾。演賊入城。將善家焚掠一空。併掠其妻女而去。善往賊營。探妻子消息。後亦不知下落。善與妻離。雲南阮祥。年三十八歲。三子四孫。不修善果。欺誑詐偽。無所不至。有友勸之曰。積善者昌。積惡者殃。曷不取古今因果之書閱之。祥曰。吾嘗閱之。但覺言善者與我不合。言惡者與我相投。為用是為。一夕夢神人朱衣黃冠。謂之曰。友勸汝為善。何漠然置之乎。若更不悛。必損汝年。新汝後。未幾三子入泮。十年內家益富。遂謂然自喜曰。人言神語。均安足信哉。不一二年。病狂而死。年未五十。家道衰落。子孫皆亡。同上。



文正贈族。姜子展親。南公盛德。為世傳。支而密異姓。舍主戚而。他人厚所。而薄所。厚吾不知其心。為何心。

藏外道書

(註)宗謂同族本一脉之分。親謂姻當皆累世之好。攻者攻其短。下者下其私。皆肆毒於骨肉之間。鑿其天性之厚者也。處宗親者。慎勿以偶爾猜嫌。不思忍耐。致成大惡也。

(案)席益有堂叔尙文。家資甚豐。益屢借貸不償。久而益厭。欲中傷。尙文犯賭被獲到官。通詳未審。適值歲荒。斗米千錢。府縣出示勸捐。尙文捐米三百石贖罪。府縣以饑民待哺甚急。尤其請。尙文免罪後。發憤讀書。歷童試。府縣皆居第一。入泮。益喜曰。前仇可報矣。乃赴學院出首。謂尙文係犯賭罪人。不應尊官。學院訪查。果有其事。擬尙文衣紳。府縣均遣差處。益姻親富戶陳某早死。有妾春桃。生遺腹子。已十六歲。益淫其產。勾地楊孫大漢。冒認爲父。云十六年前。春桃誘益買伊子作己子。告官。出偽約爲據。益從中証之。甚力。官亦不能斷。忽有老人傍視不平。上堂云。某向充該坊鄉約。十七年前。大漢行竊事發。充徒九年。現有案卷。渠流落在外。至前歲方歸娶妻。安得有十六歲子。官檢案果然。二人俱重責枷示。益自此爲宗親所不容。困苦顛沛。竟同於乞丐。尙文由例捐知州。時值

感應篇圖說

改訂宗親

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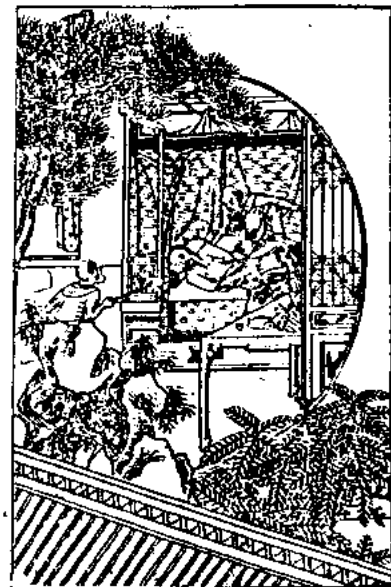
中央圖書館印

赴任。賀各盛庭。益穿藍襖衣。跪門求助。尙文曰。前此首官。叔姪之情安在。真奇類也。吾看宗親一脉。有買豬羊銀十兩。今以給汝。若不收。則豬羊不若矣。益叩謝而去。後街上開行。見春桃之子遊泮。傘旗拜客。人笑指曰。此孫大漢之子。爾作中出賣者也。益掩面羞愧。不敢回答。

(附)陳忠肅公父曾爲同族所虐。滿族中有同惡者。告翁曰。某無理。某欲訟之。官頗爲難。翁力勸。其人曰。某有大怨於君。君得不恨之耶。翁曰。宗族間。何忍言恨。彼特學問未至。我與君既知義理。當以忍耐爲主。安可效尤。乃止。後世。蘭翁有叔姪同府。叔欺其姪。盡佔亡兄之產。姪無奈何。往金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姪非亭。見一赤蛇上樹。自投於地。盤結少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變爲巨獸。其姪前行至飯店。俄頃。其叔亦至。持一籠。付店將烹之。姪詢其得自亭井。遂力阻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以所見。衆不信。遂於烈日中。繫蛇尾倒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爲蛇。叔乃抱姪感泣。相與歸家。推所佔者與姪均分。式好如初。同上

剛強不仁 狠戾自用

二七一 二七二



天曰大生。地曰廣生。栽培萬物。至德深仁。如何酷吏。虐彼下民。剛強成性。狠戾居心。將民骨肉。備受非刑。上天震怒。殃及其身。

感應篇圖說

剛強不仁 二句

八九

中央圖書館印

(註)剛則不遷。強則不屈。而又濟以不仁。則待人純是殺機。狠戾暴也。非張也。剛強不仁者。存心殘暴。行事乖張。視天下皆己若。即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忠告。以致終身失悔。惡業日深。悔無及矣。

(案)宋張汝邊。性剛強。不習理。凡事執如。人之所非。皆其所是。皆其所非。爲提刑時。每審事。輒盛怒。兩造聽審。不問情由。皆以意斷。曰。某人是。某人不。稍加分辯。不論輕重。詰刑備施。名曰打一查。凡待訊者。俱魂亡膽落。常曰。閻羅僅票到矣。所用俱非刑。以酷虐。曰。活打料。麻索繫兩大指。將因懸掛。曰。猴獻果。曰。烙背。曰。熟剝皮。鐵鑊盤頭。雙時勒出。曰。防佳期。燒地令紅。使因赤足行其上。曰。步步嬌。鐵錘拔手指甲。曰。蛇咬。繫足於夾棍夾其膝。曰。朝天錘。更有風扇展翅。玉女登梯。銅鞭吹簫等刑。事申友勸其稍寬。答曰。天地之道。有春即有冬。有雨即有雷。吾代天宣化。行刑殺之令。剪除惡類。豈肯學合掌彌陀。作慈悲態乎。吾居官之人。識見宏遠。非爾等所能知也。後任滿歸。舟中夢數百人。破頭折足。身無完膚。呼汝度曰。我輩爲爾枉殺。當還我命。至家。發見鬼。或用刀刺其心。或用鎗戳其

感應篇圖說
 是非不當向背乘宜
 感應篇圖說
 是非不當二句
 九十一
 中興劉氏版
 無錫萬氏藏版
 感應篇圖說
 是非不當二句
 九十一
 中興劉氏版
 無錫萬氏藏版



聲賊達庸主
 君臣魚水情
 北門亡鎖鑰
 南內演優伶
 復社文星暗
 東林大柱傾
 春風無燕子
 萬古負奸名

(計)自此至見殺加怒。為居官者言也。是非自有公論。乃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不當。處事如此。則君子小人。惘然莫辨。始而悞交。繼而黨惡。一時迎合。及終身。一日乖違。禍不旋踵。不可不慎也。
 (案)明阮大猷。字圓海。以文章成進士。所著傳奇四種。膾炙人口。可稱一代才人。因熱中功名。拜魏忠賢為義父。黨惡行奸。攻擊東林諸君子。不留餘地。及忠賢敗。大猷以魏黨被黜。削職居金陵。作十餘絕以自悔。時復社正興。曾辟顧陳定生。吳大猷為首。有翻奸論。誅佞檄。皆為大猷作也。丁祭日。大猷持香紳。入班行禮。衆摘其冠。碎其服。拔其髮。不容與祭。大猷自此閉戶。不敢入正人之列。懷宗煤山之變。南都震動。朝議欲立歸藩。大猷與鳳樓馬士英有舊。乃背衆議。迎福王登極。建元洪光。大猷以迎駕功。累陞兵部。日導洪光為無道事。不以天下為念。且大修舊怨。復社諸君。繼遭慘禍。南伯左良玉。起兵清君側。大猷懼。盡撤淮鳳壘。調諸鎮兵。移防上江。黃河淮揚一帶。寂無一兵。清兵乘虛飛渡。大猷正奉命防江。首先迎降。洪光逃竄。唐王繼立。福建。大猷又通粵勳起兵。願為內應。被巡役獲。按其日月。

感應篇圖說

是非不當二句

九十一

中興劉氏版
無錫萬氏藏版

唐下取功



殺人千萬
欲圖功
只道功名
難果
難料誰可
三漫決
空將身命
付波中

感應篇圖說

唐下取功

九一

中央圖書館藏

(註)下,前我所屬,皆吏軍民皆足,慮下以取功,必非實功,或誤以誠其口,或故
以奪其情,彼所謂功,即天地所不恕之罪也。縱得逞其登報清風
(案)梁武帝,攻北魏時,春融,屢年不下,有侯臣王足獻計,云:春融津水上游,若
從下游築堰,與堤平,使水反灌,則堤可得也。得堤而生堤,水仍隨堤,帝各其計,從
之。封足為大將軍,總理其事。起民夫十萬,限日興工。雖大暑盛寒,雨夜不許
休息。民不勝其苦,死者無算。堰將成,夜大風雨,見神龍數十,遊戲水上,樂就之。灌
堰時,沖民夫隨波漂沒,慘不可言。事為帝所聞,不加足罪,復起丁五萬,濬溝,是
為築草柳枝泥土,已極用。又從數十里外搬運,足不憚民命,嚴刑催督。輒則捆
打,重則立斬。民若死者又過半,將成又決,遂終不就。帝御駕臨工,足奏龍山脚下
有龍穴,築堰驚動,是以出擾。帝曰:龍性畏蟻,若取蟻數萬石,得汁灌之,則龍去而
功可成。大臣皆諫不聽。差官各省購蟻,再起民夫十萬,擔蟻一日取土,見一石屋
內有人,髮長丈餘,指甲繞身二週,端坐如生,帝親詣其時,蟻有求食者,會我蘇
鳳王足無端,壞我蟻丘之句。帝曰:王子仙人,預知後事,可見此上應徵,能益力

三月工成,倒瀾海春融不涸者三版,帝大賞,殺妻領百民夫,歡聲如雷。是夜大雨
滂沱,雷電交作,水面有千軍萬馬之聲,須臾復絕。帝聞驚疑,欲濬海,要則三百
里下游諸郡縣,人民星散,行路艱難,帝懼以舟車上足知罪無可逃,大失其
歡死。
(附)許進為都御史,嘗言:吏行三十里,以捕哈德,得這種人百人,將以賞封侯
可得。進曰:行師之遠,期在獲安,安忍以多殺為功,而斷命殺之逆天,逆天者無
後,人百人不死,公三子皆被殺,何言賞封侯,帝謂將軍進後,可信而不可信也。其在
奸狡與否,觀許公不以多殺為功,而後嗣克昌,可知所往矣。原直
明嘉靖時,御史王洵巡按三吳,為同禮登至三百人者,限四品俸,均歸所獲主數
千人,按之多非實,公遂釋去。曰:我不殺殺人,以取功也。後陞左都御史,四子皆貴
治順四年,許某隨清兵入粵,授邑令。妄欲立功,收鄉間長髮者十四人,偽稱山
賊,申報上司,電報之。殺時正午,刻是日許之夜,賊赴任途遇巡捕,殺勇婦十四口,
亦在午時。故也。

感應篇圖說

唐下取功

九三

中央圖書館藏

唐上希旨



甘戰立朝堂
附助趨權要
舟中遇首座
三台稱萬丹
香召夜半
忽呼燈心法
頻頻告倦來
頭觸席幾翻
贏得兒孫笑
右調卜算子

(註) 諸如其上。希求恩澤。蓋客悅之流。固難行私者。也如屬官迎合上。司紳士迎合官府。更役迎合本官。好僕家奴迎合家主。順承於內。肆毒於外。惟加意防閑。勿使有隙而投。則爲上之道得矣。

(案) 明萬安字伯吉。眉州人。正統進士。授編修。成化初。遷禮部侍郎。入閣。參贊機務。中官李永昌。方用事。有發子李泰。齒少於安。安以兄禮事之。承順備至。永昌喜。屢薦於上。故得驟遷。安無學術。得朝。惟日事諂媚。結諸閣爲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侍致意。自稱子姪。妃嘗愧出身卑微。無門謁。聞之大喜。安有妾。係妃遠房妹。安欲媚妃。遂將元配遣歸。册妾爲正室。由是出入禁內。備知宮中動靜。意欲請見上奏事。安止之曰。皇上聖明。吾輩有言。但聞諸太監。擇而轉奏。上無不允者。何必面對。其容悅不識大體如此。中官汪直寵衰。安與帝意上疏請罷。西廠報可。中外以是稱安帝崇信道教。自封玉極金闕真人。安日爲道號。諸帝隨拜。人皆笑之。及孝帝嗣位。於宮中得一小孩。皆論房中術者。未嘗曰臣安。帝命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愧伏地。不能起。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恩就

感應篇圖說

上卷

九四

中央新報院印

閣讀之。安但跪而求哀。並無去意。恩道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乃乞歸。年已七十餘。尚竊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家居夜寢。孫弘覺侍。安教以所官事上之道。慨歎不已。弘覺倦困。屢以頭觸牀柱。安怒曰。乃公教汝。汝反不聽何也。弘覺曰。具曉公言。不過教雙腳耳。安不能答。未幾子孫俱死。

(附) 宋太祖疑符彥卿有異志。遣王祐按之。謂祐還。當與顯秩。祐不他太祖意。爲白其寃。竟不大用。乃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子且果爲宋賢宰相。

清方伯樂雲巖。諱望。正直不阿。任池州太守時。有巡按御史某者。與樂爲同年友。欲以私怨害石堽令。囑樂彈列罪狀。言至再三。樂不應。御史曰。如此則以徇庇借重矣。樂曰。守令賢否。公論難逃。吾不能以人之身家性命昧此心。以達上。蓋也。衛果以徇庇附榮。去官之日。紳士軍民。莫不遮道揮涕。此順治十四年間事。明年。海賊掠郡城。而後官以失守處分。樂以降補。脫然事外。歷官廣東藩憲。是年生長子謙。爲御史。迄今子孫科名甚盛。見宋牧仲先生文集。註。

感應篇圖說

受恩不感



位爲柱國
冠軍侯
魚水君臣
反結仇
若是越公
知感德
錦帆那得
到揚州。

感應篇圖說

受恩不感

九五

中央新報院印

(註) 君子不輕受人恩。既受人恩。則一飯之德。在所必報。縱一時無力。心不可不懷感。若忘恩之人。受人之惠。視爲固然。一有不遂。反生嗔恨。程子云。受人之恩。而不忘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則忘人之恩者。其不獲令終。蓋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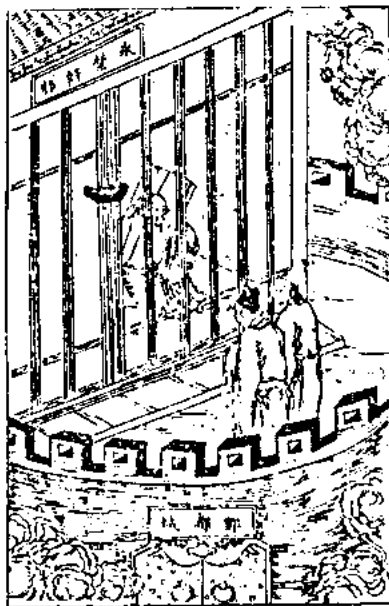
(案) 隋楊素。佐文帝平定天下。功冠羣臣。封越國公。太師上柱國。寵愛無比。素視爲固然。時太子楊勇。粗率不靈。子道。爲獨孤后所不愛。晉王楊廣。欲奪儲位。降心事素。待以父禮。素喜。謂人曰。此小兒耶。豈可人意。異日當提拔之一。夜月色清爽。帝與后臨軒宴。召素侍宴。帝曰。朕以一劍。削平諸賊。今天下大定。與卿永享富貴矣。對曰。天下事固無足慮。但陛下家事。尚有未安。帝驚問之。素曰。太子爲國之根本。太子賢則天下安。今齊宮不昭。理法非付大事之人。后不等帝開口。即曰。卿係吾家故舊。非十分忠愛。焉肯諷諭及此。晉王賢覺久著。同是陛下子。若舍勇而立廣。則付託得人矣。文帝然之。次日即廢勇爲庶人。立廣爲太子。後廣調養宣華夫人陳氏。文帝病中知之。大怒。謂素曰。速召我兒來。素命近侍召太子。帝曰。勇也。素曰。太子仁孝。天下歸心。陛下以私意廢之。臣不敢奉詔。帝曰。爾受吾厚恩。不知



場帝開河道。
錦帆任意遊。
綠楊猶未茂。
白骨已成丘。
幽閣明珠櫺。
迷樓勝景留。
君臣皆失道。
枉自說風流。

(註)天生斯民。君長之。官分治之。民固天民也。居官者。違志作威。惟吾所為。或厚歛。或酷殘。或若役輕視小民。不啻草芥。豈知民有好惡。天必從之。未有蔑棄天民。而不禍其身及其子孫者。

(案)隋麻叔謀。為開河大總管。起民夫十萬。結日興工。十人為排。五十人為隊。分挑段。前段疏通。後段阻塞。排長隊長俱斬。峻法嚴刑。日夜催督。沿途餓死病死。及受責被斬而死者。屍骸遍地。民間房屋填塞。稍得河路。登時拆毀。由汴至淮。二千餘里。去城二十餘里。毀民屋數百萬間。拋棄骸骨。不可勝計。一日晚間。叔謀出帳間步。見林中火光燦然。疑為有寶。往視之。有無數披髮鬼。蜂擁而來。將叔謀擒倒。擲地大聲喊救。衆役奔至。已昏暈不省人事。延名醫果元方診脉。云為鬼風吹入頭腦。服藥而愈。戒之曰。貴難雖碎。每早須食羊羔。培養元氣。方免舉發。叔謀出令。著百姓供應羊羔。有大盜陶姓兄弟三人。其祖墳適當河道。求免無策。忽聞羊羔之令。大喜。夜間盜人家肥澤幼孩。去頭足割肉成塊。五料烹煎。送至營門時。叔謀方用膳。見送羊羔者。舉劾恣意而食。其羹異當。命重責之。陶不受。每早供獻無



聰明蓋世
目全空。
睥睨朝堂
氣概雄。
新法行時
天下亂。
民間猶大
喚荆公。

叔謀感其情。留酒飯。謂曰。爾不將羊羔之法。傳授他人。爾可免罪。吾亦安心矣。陶避席跪泣曰。那有蒸羊羔法。止有蒸孩子法耳。叔謀驚詢其故。陶曰。初次所送。乃吾子。三犬乃吾兩姪。現不足繼只得轉售他室兒。以伸孝敬。叔謀曰。吾與爾素昧生平。何若知此用心。陶告以免求祖葬之故。叔謀曰。此易事耳。但羊羔必須照舊送來。陶謝應而去。此風一倡。不逞之輩。皆盜殺幼孩。以求媚人家有小兒。然燈守夜。不眠後。傷帝怒其殘虐。腰斬之。
(附)蘇州劉心城。名錫。九庚戌進士。初為廬陵教授。應徵聘。道過黔中。回舟泊鄆亭。夢長面像人告曰。某宋將也。在唐為商。過一寺。見法師登高座。講四十二章經。余發心設誓一堂。隨聽經一席。以此善因。世為小吏。從不脫官。主宋初升為偏將軍。姓曹名輪。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為猪。受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屠者。即余也。有緣相遇。願半良教。劉驚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頃門將掘一猪出。置屠案地。劉買錢回。放之。聞門西。用是判因緣。備布。夫猪豈重性。何能現步。其能現步者。仍是聽經餘。也。余幸未同公聽講。於即中堂。公述其事。余至西園。猶及見此猪。身好潔。呼曹輪即應。曹輪一勾合。即

(註)國政天下之公事也。以一己私意更變之。是為擾亂。若有一番更改。則多一番驚擾。近則為害一時。遠則貽患後世。不可不慎也。

(案)宋王安石以學識傲天下。神宗信任之。當國時。創立新法。有免役。青苗。諸名。而青苗尤為民害。其法。春時出庫資貸民。至秋收徵還。取息一分。貪官猾吏。緣是為奸。出則剝剝。入則加倍行之。經年天下大擾。郵供給流民圖以獻。神宗惑。悟欲罷之。安石猶強詞云。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其黨呂惠卿等復力持之。帝遂中止。安石又與其子等。私復肉刑。繼而上而尋死。安石以國地為僧寺。遍作佛事。燭光中。恍惚見。有荷枷鎖哭曰。爾復肉刑。罪通於天。永沉地獄。萬劫無出期矣。後安石遺詔。遂中。聞人呼者曰。王安石來食。呼者曰。彼相公來食。安石不敢住。宿。連夜遁去。安石既死。其親郭權。病絕復甦。云在冥中。見一獄。題曰永辨奸邪。中有貴人被械。白髮大目。雖不言其姓名。人皆知為安石。蔡卞妻。安石女也。令人問。權見相公否。權不答。但云宜速作功德。其在陰司受罪可知。

感應篇圖說

賞及非義

一百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萬氏藏

賞及非義



地拆天傾日。
權奸賞不公。
赤眉多冒殿。
白木靈廣封。
金帶尋常物。
銀魚草芥同。
罪魂歸地府。
依舊手全空。

(註)賞以勸有功。非義而賞之。是誘愚以長奸也。如保舉之事。上司不實心廉訪。奸巧者。多列薦章。而奉公守法。潔己砥節之士。反多屈擯。至邊方將領。實獲尤所當核。若上下扶同。不察真偽。奸卒附介。冒經。希賞。而奮力報効。不履。義。緣。者。不得與賞。又或有終身戰。一戰失利。而論死者。嗚呼。賞。特。則。謂。其。何。以。服。人。心。乎。

(案)明馬士英。貴陽人。崇禎時。為食部御史。巡撫山西。到官甫一月。徵取公幣數千金。餽送朝貴。事發遭戍。流寓南京。與阮大猷相結。萬。十五年。流賊陷鳳陽。禮部侍郎王錫爵。高士英才可用。起復。督。鳳。等。處。軍。務。十七年三月。京師陷。懷宗崩。南京諸大臣。倉猝開。立。新。君。未。定。士。英。擁。兵。迎。福。王。至。江。上。大。臣。不。敢。當。王。之。立。士。英。力。也。論。策。功。加。少。傅。士。英。既。秉。政。首。起。其。黨。阮。大。猷。及。平。日。諸。所。相。善。者。無。不。得。美。官。逆。案。諸。奸。得。復。職。死。者。悉。予。贈。卹。降。賊。者。入。賄。不。問。仍。以。原。官。用。諸。白。丁。隸。役。輪。重。賂。立。諸。大。帥。都。人。為。語。曰。驍。方。驍。如。狗。都。督。滿。街。走。其。行。賞。倒。亂。如。此。我。兵。渡。江。王。出。走。士。英。率。眾。渡。錢。塘。欲。抵。杭。州。被。擒。斬。之。

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一百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萬氏藏

刑及無辜



李姓刺血
上冤書。
任性偏心
殺不辜。
花燭未諧
身已。
殘魂難免
入鄧都。

(註)刑以懲有罪。無辜而刑之。是以民命爲草菅也。夫誤殺於法。當爲之辨。況可濫及耶。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及字。是波及之義。一時不察。無意中牽連受累。即是豈必有辜。故入而後。遺天譴。殺刑不獨殺。皆杖皆不可忽。

(案)羅友恒。爲泰州司李。居官頗廉。惟賦性拘執。偏於改過。有大盜殺人劫財。經賁捕嚴拿。就獲庭訊時。盜認其仇家。賊性。賊呼號稱冤。羅不聽。比爲從律擬絞。上司報可。賊有女桂姐。刺臂血具。願代父死。羅不聽。後雖訪知其冤。緣案已定。不肯自認失察。遂置之。賊被決時。其女抱父屍一痛而絕。羅任滿。改四川司李。最遠不赴。告病歸里。因無子。囑媒娶妾。有韓娘云。近有賊姓新亡。遺女十七歲。無所歸。願爲宦家姬侍。羅用五十金買之。見其女容色可人。應對安雅。大喜。是晚成親。女聞戶。家人聞房內羅求饒之聲。大駭。又聽女云。我乃李女。蒙上府封爲貞靜夫人。豈肯與爾爲妾。汝向日無辜害吾父。今來取爾赴陰司質對。求饒何益。衆將門撞開。見羅已七竅流血死。女無踪跡。蓋桂姐之靈也。後訪韓娘。並無其人。亦係鬼之爲幻。牽引云。

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殺人取財

一百一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萬氏藏版

殺人取財



油鑪烈燭。誅求使盡。威風不轉。頭已取置。實歸掌櫃。又謀弱女侍食。調藥心。枉作千年計。敗子只供一瞬遊。胸上生瘡。腸腑露。令人世世笑章條。

感應篇圖說

(註)此指有位者言。財有定分。不可強求。況殺人以取之乎。惟奇貪之人。必濟以異酷。盡林強技。有殺人之伎倆。握聚箱符。有殺人之權柄。取財如探囊。如挹注其囊一也。下文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指平人言。此指大奸極惡也。

(案)明章大儒。爲廣南太守。有庫吏陸姓者。家貧於貧。女極美。章欲謀其財。並取其女。屢風之。陸不應。章懷恨在心。一日獲大盜。使人囑之。令叛陸。許以減罪。盜遂供陸爲同夥。拘到案。嚴刑拷問。陸不承認。用滾油炙其指。乃認服。章率役殺賊。將家財盡沒入己。其女官賣。暗令人買回。乘夜送入衙中姦佔。女不敢拒。後生一子。章憐愛殊甚。及長。乘肥衣輕。飲酒賭博。無所不爲。章數十年官場中欺心之物。任其浪費。稍有違拂。即持刀欲殺。章避至杭州遊淨慈寺。謁天方和尚。叩問生子不肖之故。時爐中煎茶正沸。大方曰。居士欲知此種因緣。可將手入湯中。章曰。沸湯如何可入。天方大喝云。沸湯汝尙難受。滾油中人怎生禁的。乃作傷曰。十八年前官運好。買盜賊良計太巧。那知天譴破家。星父子仇惡添煩惱。竹爐湯沸尙難禁。滾油鍋內殘魂繞。冤冤相報在今時。肺肝洞見方纔了。章後胸前毒瘡潰爛。凡屬

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殺人取財

一百二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萬氏藏版

普見而死。其子竟不收屍。陸氏席捲家資轉嫁。幸有其衆。

(附)明江陰俞生。乾隆某科南開鄉試。甫舉頭場。即治任。乘怪而問之。言語支吾。而色甚慘沮。力詰之。始曰。吾之病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病革時。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訣。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爲大罪惡。昨詣冥司對案。陰報當絕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僅留一子。單傳五世。不得溫飽。吾地獄之苦。已不得脫。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慈也。汝兄弟各勉爲善事而已。言訖而歿。後兄弟繼死。唯我備存。鄉試二次。悉被污卷。昨三更脫稿。候一人披帷入。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慈善。責子曰。汝既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奈何忘我遺囑。致我奔走道路。辛苦備嘗。且重獲罪。若再不悛。禍即旋踵矣。隨以手械一。燭滅。視。遂失所在。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薦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誼。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目蓮大士救拔亡豎耳。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

漢何叔為父計刺史。行部至高要縣。甚留。叔奔卒。夜有女子從樓下出。云妾蘇。名娥。廣信縣人。蚤失父母。夫亦久亡。有繒錦二十餘疋。賣以養生。買車載繒錦。與婢名致富。執御。前往別縣貿易。上年四月初十日到此。日暮不敢行。因就亭止宿。婢夜得疾。腹痛。妾往亭長。醫家取火。乞藥。隨操刀。尾妾至車旁。曰。汝從何來。車載何物。丈夫安在。妾不為答。還前把臂欲污妾。妾不肯從。即以刀刺脇。立死。並殺婢致富。投屍亭東空井中。取繒錦去。妾情慘。今奉告使君。實事。痛哭。敕曰。汝欲發屍。以何為驗。娥曰。妾上下皆白衣。素絲履。俱未壞。次日掘之。果然。乃遣役捕。獲其屍。仍下廣信縣驗。開。燕與娥語。同。收。妾子皆驚。散。奏。將殺。人取財。為惡。陰。密。安。魂。自。訴。今。古。罕。聞。請。並。誅。其。妻。子。以。昭。陰。報。上。許。之。娥。遂。明。萬。曆。中。江。陰。焦。某。以。楚。中。典。史。遷。知。事。赴。任。江。行。有。楚。僧。募。金。六。百。往。普。陀。山。樹。剎。附。舟。而。南。焦。推。僧。入。水。取。其。金。次。日。忽。見。僧。從。水。出。曰。吾。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為。君。有。自。是。日。現。形。入。夢。焦。憂。懼。得。病。抵。家。益。劇。廣。宣。禪。師。無。所。不。醫。僧。主。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也。焦。叩。頭。哀。乞。終。不。聽。

感應篇圖說

人取財

一百四

中央研究院

所得金已盡。忽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堂中。請見。僕告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金者。有事見汝主耳。焦方責床。呻吟。妻。子。環。泣。復。問。僧。來。大。駭。云。索。命。鬼。變。幻。如。此。不。如。速。死。奪。刀。欲。自。殺。家。人。方。共。抱。止。而。僧。已。至。前。謂。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廣。濟。漁。舟。救。免。故。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山。願。因。過。此。知。君。有。異。病。特。來。釋。君。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本。無。意。索。金。何。必。如。此。舉。家。聞。而。羅。拜。贈。以。衣。履。不。受。一。飯。而。別。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絕。而。焦。終。不。自。安。竟。死。止。一。子。年。尚。少。一。日。無。故。走。江。干。跳。懸。浪。中。以。殺。僧。後。自。南。海。歸。聞。而。歎。息。者。久。之。同。上。

曰。何物老奴。敢來誣我。我替汝家教子弟。豈為汝作看財奴耶。僕大驚。爭辯不已。蔡父色。但。屈。即。欲。解。歸。主。母。因。疑。僕。立。門。外。懸。蔡。曰。先。生。莫。動。氣。吾。當。責。此。奴。奴。呼。僕。入。痛。責。索。償。僕。無。以。自。明。但。批。頰。自。罵。至。夜。自。縊。而。死。次。年。蔡。人。聞。精。神。恍惚。下。帷。棄。婦。親。鄰。備。錄。其。事。自。述。味。心。滅。理。罪。不。可。道。解。帶。自。經。比。人。知。覺。體。已。水。矣。

感應篇圖說

人取財

一百五

中央研究院

清臨川李春湖學士。其祖曾諫封翁。少時家甚貧。壯歲賣於粵。常獲利。而素性任俠。故屢婚所有。後往交趾。市肉桂。數年。得八千金之譜而歸。途遇太平司馬某所。識也。見其顏色慘沮。叩其故。曰。我為縣令時。嘗因公事挪移庫金八千兩。為後任所揭。上司檄至省。將案革勘。近恐身家非我有耳。翁曰。我有八千金在此。今舉贈君。以之清補官。足矣。母戚戚也。某司馬曰。君數年之瘁。始有此金。一旦盡畀之我。我何安乎。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則身陷不測。而妻子隨逐。其何重相去何如也。委金不顧而去。司馬得金。事遂解。翁自是改為翁翁之術。不十年。家至數百萬。春湖學士以長孫登科甲。人翰林。擢存坊。翁皆及見之。世之積金以遺子孫者多矣。倘遇不肯子孫。千金一擲。其棄八千金。特嘆息。聞耳。視李封翁委金而去。無異也。但此則救人之危。濟人之急。適足以成盛德。受榮封。其棄金之得失。相去又何如哉。

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於公。請必置之死。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與廣尾所著適合。夫公庭片語。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其雲動大魁天下。司民命者可以興矣。〔譯案〕財有定分。不可強求。分中應有。不求自致。分中不應有。雖求無益。即求而得之。享受不起。譬如刀頭甜蜜。不足一飽。而抵之者有割舌之患。況殺人以取之。律法不容。天理難容。未有不遭顯報者矣。夫綠林驍騎。固有殺人之伎倆。而還符詔。亦有殺人之權威。故其取財之罪。彼此一轍。此句為官者示戒。其意特重。漢書獨行傳。王懷。字少林。新都人。除臨令。到官至。屬亭長曰。亭有鬼。懷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懷叱有何枉狀。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懷便投衣與之。乃訴曰。妾夫為涪令。過宿此亭。亭長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懷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令門下游徼者也。明且詰問。及同謀。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于是亭遂清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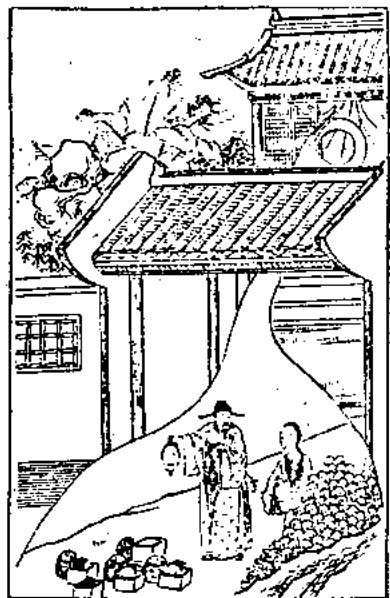
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一百六

中央研究院印

傾人取位



百計思傾陷。罔知結大冤。雖如心上意。已失性中天。授首刑人市。埋身通水邊。榮華能幾日。孤墓草芊芊。

感應篇圖說

〔註〕傾者。陷害也。凡人一官一職。俱由命定。命真當有。不求自得。命運若無。只做一日。也不可得。豈能妄取。況可妬賢嫉能。陰謀陷害。以取之乎。〔案〕所宋中錫為相。頗以政昇平。為己任。時中官鄭注。交通宮禁。放縱不法。中錫欲去之。乃以友人王瑾為京兆尹。密約擒注。送京兆府治罪。瑤以注方寵於上。欲親厚之。璽以謀告注。時有右軍緝事府。偵探機密。以中貴人為之。皆注黨。遂偽捏申錫罪狀。令人赴右軍府出首。云中錫以金帛珠玉。交結諸王。將圖不軌。更為偽交結手書。奏上。帝怒。着法司鞠問。舉朝皆知其冤。名保奏。得請開州司馬。主官憤而卒。主簿得鄭注力。遂代中錫之位。明年春。中錫夫人於堂前假寐。見中錫從中門入。引夫人出城。過通水。前進數里。至曠野。有一大坑。坑邊有竹籬。及木匣數個。皆有字記。中錫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怒而叱擲者數次。問為誰。曰王瑾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問其餘。曰當即知之。不用預說。夫人醒。言於家人親戚。札記之。未幾。注謀逆。誅九族。瑤以注黨。駢斬於市。同戮者數人。皆同坎通水之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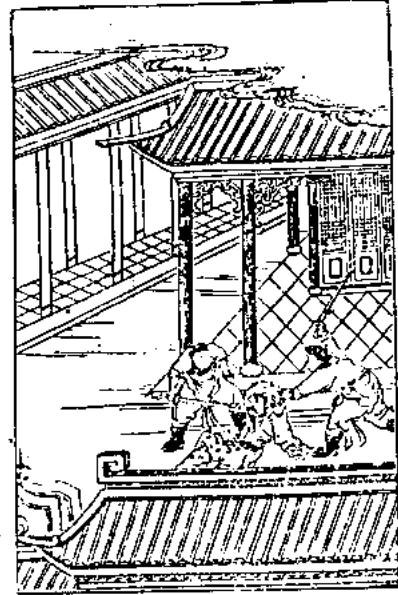
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一百七

中央研究院印

誅降戮服



改邪歸正。願投降。屈膝仍還。劍下亡。地府若達。投水歸。英魂應自。怨王娘。

二七一八一

(註)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殺敵則以悲哀臨之。戰勝則以哀禮處之。既降。則順。則懷。則恤。令反側自安。苟降而誅之。則面殺之。可刻矣。

(案)明胡宗憲。領兵防倭。時海寇徐明山。號徐和尚。雄長諸部。倭位稱王。倭國倚為外藩。雖獲浙廣諸省。宗憲計謀。欲征倭寇。必先降服明山。始以檄諭。繼以召。明山遣校答書云。朝有奸佞。未必能容壯士。辭氣激昂。閱者動色。宗憲歎曰。賊中有如此才人。校答曰。此我主王夫人手無也。先是金陵名妓王翠翹。係官家女。其父繼事陷溺。翠翹賣身教父。換舊籍家。翠容才調冠絕一時。士大夫過南京者。以不識翠翹為愧。明山聞其名。易服訪之。一見心傾。約為伉儷。居月餘。回海。遺書為香車迎翠翹。居處服用。備極妃后。翠翹才情敏妙。軍中一切文檄。落筆如飛。無不中窺。明山愛敬之如師友。言聽計從。宗憲知翠翹為明山所寵。乃卑禮厚幣。致明山。另具珠玉數環。遺翠翹。翠翹答書致謝。自是兩軍通好。宗憲遣通和。謂翠翹曰。徐將軍朝肯投誠。暮即大官矣。夫人受朝延五花官詔。榮歸故里。豈不勝在此處乎。翠翹心動。時明山心亦厭兵。許之。宗憲遣官迎接。二十里小宴。五十里大宴。儀

感應篇圖說

降降

一百八

中央圖書館印

文周備。至戰門。左右請解甲。曰。釋此便行禮也。至戰門。請去刀。明山不肯。左右曰。掛刀相見。乃屬員之禮。君係賓客。何用此去之。至堂。炮聲忽震。兩軍伏兵齊起。刀鎗亂下。明山大呼曰。翠翹。我遂被害。宗憲既除明山。發兵清剿。傳翠翹至。翠翹請盡明山。不許。請為尼。又不許。命給配小兵。翠翹曰。明公誅降。服如天道何。乃設香檮望海而哭。曰。明山明山。妾負君矣。國詩投江而死。其詩曰。建旗海上獨稱尊。為妾投誠拜戟門。十里英雄如不昧。與君煙月伴黃昏。後宗憲以玩倭律斬。

(附)案將白起。慘毒好殺。每出兵。必斬首十餘萬。又用詐謀。殺趙降卒四十餘萬。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惡貫既盈。旋即見殺於秦。子孫絕滅。隋開皇中。太府寺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至幽冥。見周武帝三重鎖鎖一房。喚昌云。卿還家。為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並已辦了。惟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速為吾營功德。俾得出地獄。昌出見獄坑中有人。頭髮上出。問是何人。鬼卒云。秦將白起。至唐時雷殛死一牛。有白起二字。明時雷殛死蜈蚣一條。亦有白起二字。其降降罪之罪。蓋萬劫不赦矣。

貶正排賢



胸有戈兮
腹有矛
懷私常與
正為仇
燕羊境上
頻攜手
縱有西江
莫洗羞

感應篇圖說

貶正排賢

一百九

中央圖書館印

(註)正。方正也。賢良也。故之遠方曰貶。排之失位曰排。正士賢人。中外所賴。乃貶逐之。排擠之。使不得安其位。則病民悞國。上天所必誅也。

(案)宋真宗臨崩。遺詔。寇準李迪。俱忠誠可用。丁謂忌之。擬以朋黨。準貶雷州。迪貶衡州。連坐若輩。初。寇準。王曾。云。太重。謂熟視會曰。居停主人。恐亦不免。蓋曾以第舍借準也。遂不敢言。前澧州之盟。乃準主持。謂即以此定準罪。草制云。當西塞犯順之日。屬先帝遠豫之時。罹此震驚。遂致沉劇。制下。迫準即就道。或曰。準若貶死。如公論何。謂曰。異日史官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耳。吾不懼也。謂必欲準死。遣中使齎敕書。以劍搗馬前。示將戮狀。衆惶懼。準自若。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宣敕。無賜死語。準拜謝。衆乃安。謂貶正排賢。皆賴內侍雷允恭力。及允恭監雷山陵。宴移上穴。以吉穴留盤其母。王曾入奏。上怒。立斬允恭。謂以黨惡下獄。請惟州。道出雷州。或以詩嘲之曰。若見雷州逐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及謂至。遂以燕羊境上。握手甚歡。恐家人圖報。乃閉門任其飲博。謂聞之。慚愧欲死。

凌孤遇邪



不義貨財
水上漂
黃金千兩
盤道謀
孤兒寡婦
依然在
逆僕食官
命已休

感應篇圖說

凌孤遇邪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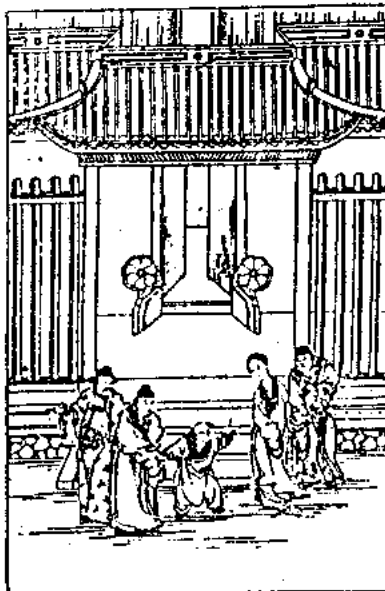
中央日報院印

(註)以下六句指居官而言。孤兒寡婦最為可憐。宜多方保護之。使豪惡之徒不得佔其田產。侵其財物。若反從而待辱之。須勒令其控訴無門。烏能逃昭昭之鑒乎。

(案)明錦衣千戶仲某。早亡。遺妻吳氏。子珍哥。產業頗豐。時流寇將到。氏與僕王安感。避至城外暫住。有黃金千兩。金二僕各帶五百。路中向安云。世界荒亂。隨此孤寡。有何好處。我二人所帶。頗可過活。何不棄之而去。安正色相拒。實以戲語解之。莊鄰有獵戶張升。子張一。兇悍異常。素與安厚。其約行動。是夜父子各執兵刃。勢門進。有大呼有賊。氏驚慌。攜子出後門逃避。有捕頭張珍哥。將千金及衣飾席捲而去。次日有鄰婦。帶妻往張宅同住。謂各帶三百金。至臨清販布。存四百金在張處。另分得日動身。至東昌府曠野。過松林。張欲暫歇。坐未片刻。青忽見張一執棒而來。未及開口。棒已劈下。頭顱碎矣。張升復拔佩刀刺去。登時氣絕。父子取其金。行未數里。遇人馬蜂擁而來。乃賊也。父子跪路傍。賊首喝搜其身。各得三百金。賊擁而去。父子依然空手。自嘆命窮。又轉念家中尚有四百金。與一切

感應篇圖說

樂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受賄錄貪
欲悔姻
有財只說
可通神
貪官曲直
愚頑倒
己女誰知
兩族人

感應篇圖說

樂法受賂

一一

中央日報院印

細軟。猶不失為小官。回家喚南妻曰。汝夫帶金。先赴臨清。我回家料理數日。隨後送去。妻大疑。夜間張屏有款地聲。穴隙窺之。見張父子。方掘土埋金。張某曰。此內尚有感。二百兩。何故盡埋。張笑曰。渠被殺。登鬼錄矣。妻至天明。赴縣首告。縣令委明。起獲贖物。并存內衙。張之所埋。張雖有之。猶貪心不足。思孤兒寡婦。可以勢相護。遂以諱盜不報。拘吳氏珍哥。王安到案。一樣一夾。珍哥年幼。實千心百十。若人關說。須千金方釋。氏折獻五百兩。始招保。時兵荒之後。著大戶助餉。上司聞有此案。似取黃金。入官。查對所遺首狀。尙少金六百兩。復考原盜。張父子自知必死。因屢受重刑。咬定千金。俱說得去。說不得。縣獄中。張父子驕新於市。(附)清海有茶山史。德。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資。詣於父曰。結年少而寡。終不了。何不嫁之。父以為然。囑媒於農家。而鄉俗再醮者。里中皆得樂指。史僅獲五金。挾之登舟。妻即病狂。作亡叔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為此滅倫事。吾不拆汝夫婦不休。其父聽之。無效。憐入。精神恍惚。兩場俱見其叔。罵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出關。至瀋。病不能進。三場。急買回舟。離家十里死。計至。妻病愈。數日。

(註)法者。朝廷以之惡惡。罪官司以之平反是非。若其法受虧。則出一承。因而受害者含冤。一無辜而枉死者。時時曲直顛倒。得罪鬼神。真不知其死所也。

(案)蘇州有僧人。開張典舖。生女結姑。年已及笄。未字人。時時情。點還。女氏開粉妝樓。會欲得佳婿。一時難覓。鄰人張翁云。我姪蘇茂才。方弱冠。新入庠序。但家貧。若不嫌。願為作伐。會大喜。許之。即日過聘。後數日。點還之事。竟屬傳聞。會以女配。約。不覺懊悔。適妻兄程朝奉。帶其子自徽來。會命其女出見。程曰。甥女長成。曾得乘龍否。會告以誤配之故。程曰。幸未合。可轉移。我雖有家。子亦不吝。何不買一。人作原。云。甥女自幼。許配。吾子。今來就。為劣。許聘。赴。控。告。排以千金。送官。何愁不濟。遂重價。延訟。即。賄。伊。作。證。縣。令。朱愛。陶。浮。梁。人。喜。賄。賄。知。兩。造。俱。係。富。室。批。准。拘。訊。得。會。程。銀。各。四。百。兩。庭。質。時。蘇。出。度。帖。為。據。原。媒。張。翁。爭。辯。尤。力。愛。陶。判。云。事。急。轉。許。乃。愛。女。之。心。未。損。明。珠。應。還。舊。浦。張。不。合。以。有。夫。之。女。妄。執。拜。村。費。二十板。其。原。聘。令。蘇。領。回。蘇。曰。大。丈。夫。何。忍。無。妻。笑。領。而。出。會。女。歸。程。未。經。半。失。舉。難。症。蘇。登。申。榜。選。浮。梁。令。時。愛。陶。

感應篇圖說

蘇州府志

中央刑部

已離秩家。有女自幼許人。其婿不肖。遂亡。愛陶將女另配。已生子矣。原籍回。赴蘇案下。控告。蘇判云。珠還合浦。會程之前案可。將女重婚。張翁之甘板。雖知。心係。體。貼。姑。免。責。罰。命。原。增。贖。女。主。後。會。家。被。火。燒。程。子。無。依。訟。師。生。結。喉。餓。死。(附)荆州府推官魏。以公事往夷陵。道經某鎮。鎮有鄉紳徐少卿。夢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鎮。此人前程遠大。後當為吏部。宜預備之。次日果至。因飲留。數日後。少卿復夢神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放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其官爵。壽亦不永矣。少卿防之。果然。未幾。魏丁憂。歸。逾年。卒。家亦凋。零。張一索者。京師利官。奉役也。持其拘人。動以一大。索。索。自。國。得。錢。快。意。方。行。釋。放。上。結。索。更。下。清。禁。兵。遂。取。嚇。詐。無。所。不。為。三。年。之。內。致。成。巨。富。人。皆。望。而。畏。之。魏曰。一索。後。被。孔。巡。按。訪。拿。處。死。財。產。抄。助。軍。餉。妻。發。入。教。坊。秀。州。府。吏。陸。儀。有一。囚。當。杖。死。因。受。仇。家。厚。賄。遂。遲。遲。遲。死。後。儀。事。發。其。家。貧。甚。每。陰。雨。時。見。因。魂。立。前。不。數。月。吐。血。死。感。應。篇。圖。說。

入輕為重見殺加怒



放大獄森
大罪人
一時敢要
便成眞
奇言兒輩
休頑笑
免得刀頭
戮及身

感應篇圖說

入輕為重二句

中央刑部

(註)法者。天下之平。如所犯本輕。乃比擬重罪。臨刑不加憐憫。反加威怒。殘忍甚矣。死者含冤。能不結怨乎。

(案)鎮湖有武姓者。患癩症。娶妻陸氏。綽號多情。憎嫌其夫。常有惡言。誑上之事。一日。賴子遺出。工氏約所。飲。閉門行淫。有少年五人。長者十八歲。幼者十五六歲。知氏屋中有人。取草一束。燃着。大。喊。有。火。其。意。不。過。嚇。走。姦。夫。以。博。一。笑。並非捉姦。亦無渾水。舉魚之意。鄰婦惡氏。聞門外笑聲。恨天。埋怨。惡氏曰。為爾一人不。謹。累。眾。鄰。咸。色。俟。爾。夫。回。另。選。別。處。此。地。萬。不。能。容。惡氏。憤。憤。即。於。是。夜。投。縊。殞。命。地方。報。官。其。邑。令。鄭。某。綽。號。刻。皮。赴。屍。場。相。驗。即。拘。五。少。年。到。案。嚴。刑。拷。訊。伊等自幼父母嬌養。不能受刑。俱。認。罪。遂。以。放。火。搶。姦。逼。死。列。婦。五。人。律。斬。斷。氏。請。施。五。人。赴。法。場。時。俱。難。軟。無。魂。魄。兄。者。酸。心。其。父。兄。持。性。酒。香。槽。抱。持。痛哭。鄭。監。斬。兄。之。愈。加。震。怒。云。生。此。不。肖。子。弟。奚。以。哭。為。各。責。三。十。板。後。鄭。氏。淫。淫。淫。天。遣。雷。火。碎。其。坊。焚。其。屍。鄰。舍。脂。膏。不。竭。生。五。子。俱。長。成。前。五。少。年。一。日。各。附。一。身。指。鄭。而。罵。曰。我。殺。汝。汝。枉。枉。殺。今。來。報。報。五。子。俱。口。鼻。流。血。舌。出。數。寸。而。死。

知過不改



暴怒傷身利斧
便氣伐性安刀
貴人泣血慈方
消忍耐些兒便
好悔過須臾
復犯天曹降罰
難饒欲享福壽
任道遙遙省回
顧及早
右調白蓮香

感應篇圖說

知過不改

四

中央圖書館藏

(註)人有口過。有身過。有心過。下愚之人。有過而不自知。其人可憫。其罪亦可原也。若既知過矣。而不能即改。是以無心之失。成有心之惡。漸將流為陷溺之小人。(案)山右陳都堂。性善怒。好責人。呼杖不至。則自下堂。舉揮脚毆。至氣消乃止。曾食鷄子。等治不得。落地旋轉。乃大怒。連兩碎。足踏為泥。又蟻集鼻端。揮之不去。大呼。呼了。左右四下奔馳。虛作舉狀。半响。乃跪謂曰。舉誰。陳曰。其可笑如此。每當事過之後。亦知自悔。用方木長三尺餘。刻成某怒三字於上。到處令侍者置面前。以示警。然往往一時性起。即以此打人。多至破頭流血。一日錄囚。至晚。退堂。怒猶不息。次日即抱病。面赤口渴。肚腹膨脹。延醫診視。醫曰。肝為木。心為火。火為肝官。展動無明。怒氣傷肝。肝為子。累必頻平心定氣。使燎原之勢。既消。自然病退身安。徒恃藥餌。無益也。陳稍嘆。醫為飾。面加斥逐。迫病日甚。一日。勢將莫救。然後反而自悔。痛改前此積習。病獲平復。陳嘗謂人曰。予性急善怒。當其勃發時。不能自禁。往往作物傷人。及事過知悔。已無及矣。今緣是生病。醫者教以平心定氣。進行未幾。即獲全愈。始知和以處衆。緩以處事。洵保命調元一帖清涼妙劑也。乃改

感應篇圖說

名退庵居士。取凡事退讓。不較不爭之義。後果享福壽。可謂知過能改矣。

(附)清河波李燧升。順治乙未進士。初北上。舟泊吳門。歸然臨岸者。國帝祠也。夜夢帝語曰。汝有大禍。速往釋太上感應篇一部。勸世。可以免禍。李覺而不信。既而返棹。過前度泊所。復夢帝促之。仍因循未果。此道。家又夢帝怒叱曰。不信吾言。禍立至矣。未幾。丁西北園事變。李株連下獄。始自怨艾。遂在獄中。輯感應篇諸注。成帙。授同年都陳氏。沉。其刻。施。川。後蒙赦出獄。流上陽堡。數年。討。回。籍。舟至前泊泊下。遭病。殞。其。妻。氏。哭。甚。哀。

乍歸。塞外旋捐館。仍在祠前舊泊舟。獄裏往經追悔。晚。當時何不早回頭。此。時。太。杭州。崇。禪。寺。沈。與。清。波。李。燧。升。同。榜。相。契。李。以。事。下。獄。取。朱。在。庵。所。注。感。應。篇。說。定。手。訂。成。編。此。燧。李。轉。行。賡。熙。發。見。開。雕。再。校。燧。李。即。樞。給。事。中。長。子。竹。烟。甲。辰。給。林。官。侍。耶。氏。藏。書。

代校新編刻。取虛一。諸。富。盟。寒。風。風。紙。燈。搖。綠。寒。外。歸。魂。帶。淚。看。同。上。

感應篇圖說

知善不為

一五

中央圖書館藏



報災免賦
陰功大
省得衙楊
萬萬千
不聽更言
愚獨斷
自然開桂
新階前

藏外道書

(註)人生世間。方便第一。勢所能為。時所得為。又非困於不知。便當竭力做去。而乃或憤慨。或憐憐。或始勤終怠。機緣錯過。真是自誤自棄。

(案)桃好開為邑令。陳懷遠。頗無失德。惟耳根甚軟。聽信人言。以致利歸背役。忽歸自己。時值暮春。露雨四十餘日。各鄉紛紛報災。統親往查勘。見高阜之田。均已漏出。二麥無損。惟西村低處。有地數百畝。被淹在水中。統欲以備災具報。承行吏曰。本縣各鄉平穩。此處雖云被淹。數日水退。仍可補種雜糧。若分別報上。恐干駁詰。統明知更係私心。但恐費事。遂隱而不報。時與豐收之地。一例追比。又責欲建義學。修善濟。先賢祠宇。俱為資役所困。而年餘知命。妻妾俱無所出。統時以為憂。一日其母病歿。心口尚溫。不敢入棺。越三日而復甦。統泣請母。謂其回生之故。母曰。我見冥官。云爾為人廉謹。本應有子。但每遇善事。明知當為。往往為人言所阻。如報荒一事。無災者固不可飾以為有。受災者豈可隱以為無。前西鄉被淹。爾不分別。一例報熟。致災民身受血比。實兒女完糧。爾莫大焉。故絕爾嗣。以彰惡報。冥官曰。愚昧之人。陷不於知。尚可容恕。惟知善不為之人。甘心自暴。感應篇圖說。知善不為。一一六。中央日報附刊。

自棄。乃上天所深惡。可得諱爾子。欲廣嗣。須勇往行者。勿畏難。勿苟安。勿初念如是。轉念不然。久久自獲吉慶。應所災之罪。可以消除。雖承母教。無如天性難移。每遇資役進貢。仍為迷途。卒至困而不振。

(附)黃巖生楊瑛。樂善而貧。未第時。邂逅尼士曰。按君格。可望科名。但行運未為佳境。且值月建。恰值惡曜。若急欲上進。非力善不能。瑛感其言。適見鄉人陳金對感應篇。心皇皇欲捐資。而苦無力。勉助刊十七號一版。然終收歎也。甲午春。夢神告曰。已如汝所刊。排汝十七名矣。是科榜發。果中十七名。丁酉春。瑛親刻小卷送人。以便舟車持贈。又中進士十七名。

徐太史曰。甲第名大。何乃適與。既版數符。且科目為天官擇錄。何乃預選。元機於那合前。是謂神明有意顯其報應。以愧夫朱門之見義不為者。當夫袖手旁觀。休然恐後。環豈有釣名之心哉。人能盡如瑛之勉力。則善氣彌輪矣。夢裏分明示喜符。香名兩度泥泥金。解意欲助非常事。難得寒儒一片心。庚子。

自罪引他



自從夫漸鎖。空樓之死。他樹柏舟燈。下露飛三尺。血。官將白。珍。殺身救父念。方安。事北。更。草。永。血。

感應篇圖說

自罪引他

一一七

中央日報附刊

(註)自作罪孽。便當自受。若妄相連累。是輩中造孽矣。引援也。如罪犯既有緣私。乃拔他人。以圖補助完。或舊日冤家。乘此冀圖報復。更有借口妄招。借端索詐。以犯罪為射利之計。又有好事。欲更。惟恐罪人不免。拔之。不。良。心。安在哉。

(案)浙中薛尚仁。娶陶氏。生女李姑。弟尚義。娶柳氏。尚義早亡。柳氏守貞。尚仁將弟歸。移居後院。一應出入。從尚仁住房經過。柳氏之兄柳文。家貧。屢至妹處借貸。尚仁叱逐之。文憤恨。值清明。有親舊庵僧人寂照。柳氏喚來。商議。與亡夫念經。被尚仁撞見。驅出。柳氏還歸至庵。約寂照晚間在牆外取經。寂照疑為有意。伊原係大盜。逃匪出家。飛短流長。乃其長技。至起更時。挾利刃越牆而進。柳氏驚喊。寂照用手扼其口。欲強姦。柳氏以死拒。寂照用刀殺死。取其頭。陰牆去。次早。尚仁驚知來。不明何人行兇。柳文憤恨。赴縣具報。云尚仁強姦其妹。不從。殺死。藏頭滅跡。縣令亦以柳氏住房在後。誰能飛進。嚴利拷問。尚仁結不承認。備受嚴拷。令結之。曰。爾若將願說出。便放汝。其女李姑聞知。告母曰。父死。母必死。女亦必死。是

父死而母女復死也何不將女領歸去充諸舅。勸計父因曰活女死無憾矣。母曰。留父命該如此。爾有何嫌。此舉真不可行。女見母不忍下手。踰房自縊死。得不滿其志。惡姑將前割下。持以交官。令使作伴君親。見面上無血。皮肉不挽。係縊於已死之後。大怒曰。爾夫殺一人。棄貨未結。如何又殺一人。喚令投屍。陶氏大哭。實告其故。令不準。至其年歲之兄李姑。隱跡在地。以頭合之。不交構。遂不覺心險。遂淚曰。有此孝女。爲有殺人之父。必獲冤枉。又見李姑面而色如生。兩眸炯炯不閉。乃親曰。爾爲父守身。其心苦矣。何不夫關除惡。以彰示我。應得見乎。白留之。宛有未畢。聖時似合令結。噫。是夜夢李姑來。告悉公殺父。惡其明。遂欲白此冤。留人殺。則夫日密問左右。對曰。此與吾處住。待復世。乃請太醫金柙。設壇於幽僻處。夜半使少女假作鬼聲。叩窗而哭。寂無聲。問爲誰。答曰。我楊氏也。爾因產我不從。將我殺死。又將我頭毀我身。首不相合。今特尋爾。要爾家照。曰。我一時誤殺。已日日念經超度。頭現在庫。臥山下。後經事畢。即取出還你。令在外聽得聲切。即隨家。將信登至。一以即伏。以寂聞。是大惡極。擬刻立決。楊氏密結。以惡李烈坊。春秋傳。卒。

計方術如醫卜之類凡人挾一技一能。施者用以謀生。高者用以濟人。石隱神之變不得行。則展其生理。而紀其衣食之路。藥方醫人。生死尤寬。腐行法。亦或移而不傳。或人欲物而我止之。皆遺弊之甚者。豈不燭煉房。令人亡身。覆盆之。無減不在此例。

重貨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貪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輪。今將赴轉輪。我哀告鬼卒。得未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重罪報也。言訖。涕泣而去。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藥也。又聞沈文豐功曰。冷水調石青。解此毒如神。

朱晦翁居山中。中島噴毒。幾殆。因思漢黃帝得水可活之語。遽連飲水。大嘔泄而解。

宋汪待舉守處州。民有飲客者。醉臥空室中。夜醒口渴。索水不得。乃取花瓶水飲之。大早啓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汪公院舍宇有何物。惟瓶浸旱蓮而已。

英州某僧。往州南三十里掃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備一僕。僕病困弱不能行。舟師倒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既奉劑。飲之。頗解。乃入山求藥。道遇授病者。其藥入口。腸胃即痛。如刀割。連明而死。士人持舟師。舟師即取所餘藥。

感應篇圖說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中央刺院

自酒醒服之。不勝時亦死。蓋山多斷腸草。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為根等所纏。不暇擇。遂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細物即野葛。因入口。始人喉吻。故名。廣人謂之胡蔓草。又曰斷腸草。慎人謂之火把花。岳州謂之黃藤。其草近人則葉動。葉生。葉圓而光。春夏苗嫩。秋冬草枯。稍綴五六月開花。似櫻桃花。數十朵作穗。橫南花黃。似南花紅。解酒時。取人汁。或白鴨。或雞。斷頭滴血入口。或羊血。或魚汁。或甘葛汁。或雞蛋清。皆可解。見洗冤錄。

附錄解救中誤飲水毒神方

嘉慶戊寅恩科。余奉派值明遠樓。首場夜半。散給題紙後。稽官傳出之弊。渴甚飲茶。未暇細檢。甫下咽。覺腹內探吐不出。胸悶腹脹。便血不止。試投買舟回南。過都湖神廟前。神魂飄忽。似有人引至高堂下。上設公案。端坐顯者。余前揖之。亦還揖。執余手曰。君非病也。係中蛇毒耳。吾贈續黃丸。服之自愈。又曰。江西文閣。水草衍蔓。蛇毒著井中。每鄉試。執事官員。及應試諸生等。飲受水毒。死者比比。吾

從前傳方。用明雄雞黃等分。共研為細末。帶入場中。量水之多少。配下。用明雄雞黃末。將水攪勻。撒去水而浮。坵澄清飲之。自愈。無如日久遺忘。近科朱傷生。又凡幾也。君飲水毒。已為治急。同去代。吾曾傳方。達科場前。勸各人務將雄雞末。帶入場中。如法用之。萬無一失。救人多命。功德無量。又指堂上從者曰。吾遺此七神散。去助君也。執手曰。萬囑勿忘。及回署。已三鼓。獲悉神示。七神散助余之。隨懷沈雄雞生。有七神散之方。又名醫毒湯。治一切瘡積痢疾。即照此方。投雄雞黃一錢。煎服之。少頃。腹鳴。瀉出死蛇無數。繼以雄雞立止。又服又解者三。精神如舊。神示之七神散。當歸。白芍。黃連。厚朴。山查。五升。車前子。甘草。六分。雄雞黃。五分。外無雄雞黃。或場中已中毒。及場後腹不舒暢者。照方服之。無不立效。前廣東高要縣知縣江西南。縣府經歷江陰。盛盛清。治瘧狗咬毒。發危。余教良方。老虎刺。一服。白。一。或服官粉。或飲酒過醉者。均以此方治之。屢試屢驗。

感應篇圖說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中央刺院

仙榜聖賢



賢聖聖賢
重若金
無端仙訪
是何心
他年刺血
招行客
永隨泥
萬劫沈

一、論說有兩等人。一是知理而不知行。一是知理而不知言。其性雖佳。發憤先哲。受無益。則則其功名。亦算兩端之過。其性雖佳。發憤先哲。受無益。則則其功名。亦算兩端之過。

性嗜酒。家貧不得。意則杜。其性雖佳。發憤先哲。受無益。則則其功名。亦算兩端之過。性嗜酒。家貧不得。意則杜。其性雖佳。發憤先哲。受無益。則則其功名。亦算兩端之過。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吾嘗謂招。至於字。尤宜致情。作讀者與。其性雖佳。發憤先哲。受無益。則則其功名。亦算兩端之過。

感應篇圖說

侵凌道德



恃才放誕
口無積
道德如何
妄品題
狂悖卓著
遺禍敗
罪魂還受
受眾泥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註)聖賢以人言。道德以理言。聖賢所垂之訓。載在經典。垂諸萬世者也。侵凌者。滅裂道德。妄為評說。故侮聖賢。是不知天命之小人也。

女同食同寢均無妨礙男女被其誘惑。隨教者凡數千人。漸有不軌之事。舉國受其害。一時著地。口誦咒語。至死而後已。

(附) 江陰楊居士於水次得沈香觀音像。自宋以來。處設兩度道場。邑人畢會。正德元年。有王令召習鍊不至。知為赴會。大怒。於是往寺取香像。燒而焚之。將金隨存庫。衆叩頭乞免。不從。後王令入觀。中途忽患腹痛。召僧。僧曰。大士普照十方。幻解難。豈為一像。願生煩惱。但護法諸神。欲彰現報。恐不免也。於是心痛轉劇。體爛腸出。還至觀音寺河下而死。

杭州武舉吳性。精拳勇。日事扛幫。拉諸友。邀橋。藉相公廟。一友從旁。謂其太上感應經。吳曰。此等書。只好哄愚夫愚婦耳。士大夫豈宜演說可笑。真西山一代大儒。乃亦序此。語未畢。忽仆地。嘔血不止。諸友扶歸。詢之。吳云。見左右鬼判。大喝一聲。心膽俱落。不三日而殞。此錢塘張澤。與王所目。三韓明鼎。立命。於樹。此蜂自聚生。陰體何損。日華明。頑心不信。牢籠破。安得時時。時時。時時。

感應篇圖說

射飛逐走發聲驚棲樹穴覆巢傷胎破卵

一一四

中央刺經院印



射飛逐走發聲驚棲樹穴覆巢傷胎破卵

肆惡賊生命。無如張直方。山中鳥獸。市上網羅。野獸聞名。妖狐見影。一朝天示罰。九族總招殃。

(註) 物之飛走。猶人行物之棲。猶人寢處。物之巢穴。猶人宮室。物之胎卵。猶人孕育。若射飛逐走。使不得生。發聲驚棲。使不得寢。覆巢穴。使不得安。其則傷其胎。破其卵。與人損子。損胎何異。恐其為。保嗣家云。凡人嗣續。其難者。世世犯一千六百殺生戒。故受此罪。人奈何不知省也。

(案) 唐張直方。以謫。入衛京師。朝廷待之優厚。直方性殘忍。喜遊獵。網羅弓矢。無虛日。一切飛走之類。遠近見直方。即驚鳴奔避。起大第。凡入第之鳥。藏穴之物。盡搜殺之。又喜食含胎之肉。牛羊犬豕。俱生。劉其胎。以為醃炙。雇人以雞子清洗。並日費雞卵無數。值天寒微雪。欲出獵。召舊友。周知古同行。知古以寒有難色。直方將已短貂裘。與之。共乘馬出城。衆深欲散。知古不慣馳驅。落後。晚。雪甚。策馬尋路回。迷不可進。忽見路旁有甲第一所。知古下馬。微門樓下。俟天明。忽小驢頓轡。長嘶。門內人問為誰。答曰。儒生周知古。因失道。借息一時。稍頃。門開。有四小童。持絳紗燈。出迎曰。主母召客。知古脫衣冠入。至中堂。燈燭輝煌。盛饌肆設。主母清雅。無俗韻。謂客曰。良人遠出。本不當留。良人。但夜深。門外恐有虎狼。薄飯草榻。勿嫌簡陋。知古愧謝。席間詢知古家世。直方及曾否婚娶。知古以未婚對。主母曰。君子尚未娶。豈有小女。頗具才貌。合是天緣。命與女出拜客。則天人也。移時。洞房花燭。俱備。乳媪同客至西房更衣。解衣而短裘見。知古接之。士而觀武服。何也。知古曰。此友人張直方所贈耳。知古大驚失色。奔告主母曰。錯留此人。乃張直方客也。主母命。立驅出。裝持棍亂毆。知古遁。方得出門。而戶扇矣。歸告直方曰。山精野魅。亦知有張直方耶。乃車百騎。令知古引路。至則甲第全無。惟見一塚。挖之。得穴如大屋。藏狐狸百十。放火焚之。有大狐。與出。謂直方曰。爾傷殘物命。又害我一家。受報當更慘也。遂邀去。後直方殺人於市。報其家有藏甲。搜謀叛。族誅。(附) 元魏顯宗延興三年。因田獵。獲一獸。其偶惡。鳴上下不去。帝惕然。問左右曰。此鳥鳴者。為誰。誰對曰。臣以為。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鳥性陰。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帝帝慨然。長嘆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貴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命放所獲。並并下詔。禁斷於鳥不得害。一。

感應篇圖說

射飛逐走發聲驚棲樹穴覆巢傷胎破卵

一一五

中央刺經院印

片語回春。感至。秋江翠影。尚驚。而今結伴雙飛去。同拜金雞下教恩。

萬曆癸丑，鎮江錢參將部下有幸獲一雁，鴈首舟尾，空中有一雁隨舟悉贊舟中。雁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肯暫停。尋岸嶺中雁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以頸相交，不放舟中人異之。亟向前劈開，已俱死矣。錢聞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其獲雁人病月餘死。醫心錄

感應篇圖說

密指示謂衆曰。前夕夢一婦披髮訴二。懷胎在身。乞緩一死。及寤。有人叩門。牽一婢至。我云。昨入夢者。始來。云。耶。許流涕。雙膝齊跪。我怒。而一刀欲殺。剖視之。果一懷也。今受官刑。必此牛之報。言訖。狂呼心痛欲斃。叫號如牛。半日而死。白。自仿太史公。殺戮。到。此。始。知。其。意。也。

一刀子母立時。被髮蒼黃。夢中呼乞緩須臾。偏穴殺豈容爾死。緩須臾。同上。

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半自擲道左。怪而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尙膳。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許殺羊羔。同上。生發。

兩後數年倭復入貢。訪前僧死矣。更留金作供。僧徒問香何以爲寶。曰乃仙香也。焚之能令死魂還體。即秦廣洲所出還魂香是也。
諸生某淹滯名場。每夕呼天索放。夢神語曰。富貴無倖致。非祖先積德。本身行善。不能得也。爾欲科名。莫如勤修陰德。而陰實又以放生爲最。生曰。某實甚。安得貨財利物。神曰。佛經云。魚子不經鹽浸。三年尚可再活。但逢烹魚時。以魚子投水。則全生命無算。何必財乎。生覺後。力行三載。復夢神曰。子活命甚多。已注名桂宮簿籍矣。是科鄉薦第一。
按務本立命錄云。施愚山先生放魚子法。見人烹魚時。將魚子輕取出。勿驚鹽水。攤放稻草上。或瓦上。候其水速略乾。即放河中。恐爲物所食。須淺埋於水際沙泥中。但不可離水耳。又一法。將乾乾細泥拌魚子。攤放稻草把上。投放沿河淡水際。物命之多。莫過於此。仁人君子。幸留意焉。
按施愚山先生諱國章江南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侍郎

感應篇圖說

新編藏外道書

二一八

中央圖書館藏

願人有失



居處險巖
莫能寧
爭似人心
曲曲灣
終日願人
常有失
那知積罪
重如山

感應篇圖說

願人有失

二一九

中央圖書館藏

（註）人之有失。於我無干。乃有一種人。惟恐人無過。胸中不樂。眼中不快。此無他。機相敵。才相等。富相此也。妬心日生。惡願漸長。人未失而自壞。心術。獲罪大矣。
（案）山西劉又康。與白民。常置貨赴江南發賣。劉每得利。獎每折本。不怪自己命薄。反歸咎於劉。聞太行山有賊。劫客商。劉懼不敢出門。獎始之曰。近有至親南來。路過太行。甚平穩。有賊之說。乃告者過也。且江南皮貨正缺。兄有資本。若盡置皮貨。到彼出脫。利可加倍。劉以好友。決不相欺。聽其所言。購各色貂狐等皮。朋獎南下。至太行。被賊搶一空。僅存性命。流落古廟。乞食一日。經見彭彭大漢。到廟。劉前求乞。大漢曰。觀汝相貌。非丐輩中人。何貧寒至此。劉告以被劫之故。大漢曰。爾所失有單據否。答曰有。大漢乃山中夥賊也。命劉隨行至寨。回明賊帥。查原物已盡給各頭目矣。賊帥令將洋貨抵補。差僅僅挑送。劉得珠珀琉璃等類一擔。計其價值。數倍所失。拜謝回家。道中遇獎。劉曰。錢與兄不相見矣。盡告前情。獎口雖稱實。心益生嫉。離家數十里。獎曰。目下禁止通洋。兄所帶之貨。皆犯禁物也。我先回告汝家。著人來接。俾得回府。應爲穩當。劉敬謝不已。久等家人不來。只得前進。
突有數人。似公差打扮。將劉攔住。手持硃票云。奉縣查拿通洋重犯。劉中所帶。莫非洋貨。鳴衆搜之。果洋貨也。欲殺二人。使傷打脫。與劉奔避。衆亦不復追趕。祇將貨物取去。劉與僮僕至樹林坐下。自傷命窮。事真山主好意。僮僕曰。我方緩離走。回國望衆人。將貨挑入縣院中去。看此光景。定是一夥光棍。假冒公差。欺騙孤客者。前去十五里。有香山寨。衆人馬皆我夥。相約到此。取回原物。爾在此坐等。慎毋去也。至晚。僮僕偕十數人來。身帶俱有暗器。二更時。奪開籬壁。僮僕先進。打探正見獎與衆人分物不均。互相爭較。僮僕大怒。出曰。劫貨之人。乃爾好友。現在分物。爭較不平。喊放火。一齊殺入。不留一人。原物仍歸於劉。蓋獎見劉擔中貨物。心懷妬忌。約伊表親。假裝公差。奪去。料係洋貨。劉斷不敢聲張。孰知未嘗人。先自害乎。劉自是攜家避居江南。不敢復往山西矣。
附。李士衡與余英。偕高曉回。得物甚多。幸遇過海船。盡以上衡之物。藉船底。以已物置其上。及問船過大風。船幾沈。舟人急請減載。余皇信手拋去。及風定檢驗。則所棄者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

殺人成功



治河奉命
望功成
誰料同袍
下絕情
水底暗中
施巧計
垂完堤岸
一時崩

感應篇圖說

安人成功

一三十

中央研究院
編纂部

(註)殺有二義。一毀壞之使不得完全。一毀謗之使不得成功。大而國家政事。民生利害。小而一家一身之所營為。彼竭心力為之。我及其既成而敗之。此等心術。蛇蝎不如矣。

(案)明山東蒙陰水發。漫決兩處口岸。朝廷差陳給事。李御史。到工分岸搶修。限日完竣。陳狡而智。慮已工不速完。又恐李工先成。已不得獨擅其美。乃厚賄番酒。水鬼。俟李功將竣。乘夜潛至水底。潛挖一孔。登時復決。陳即具疏。奏李庸劣。誤工。朝廷命陳總理其事。李帶罪效力。李復獻策。用布袋數千。實以沙土。一齊俱下。則可堵塞上流。乘勢興築。陳伴從其策。仍命水鬼施前技。一袋去。衆袋俱崩。滔滔如故。李自認賄賂。方免參處。後值秋深霜降。水勢大減。陳得倖倖成功。部中議叙。加陞三級。督辦御史。仍留工督事。陳自是大言不慚。自謂神術再世。同列皆惡其狂妄。且共知有敗壞李工之事。欲舉發之。而無其隙。一日。乘水鬼。因前此分袋不均。醉後爭競。殺一人。縣中訊出真情。通詳治罪。督撫特疏糾參。欽命大臣查審。水鬼供出陳賄賂前弊。奏工員同登作證。歷歷不諱。陳嚴加治罪。李冤始白。

感應篇圖說

危人自安



僥倖投渡
去不歸
夢中畏冷
寒衣
害人自害
身先死
殘魂空隨
曉月啼

感應篇圖說

危人自安

一三一

中央研究院
編纂部

(註)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援之不能。乃若置人於危。而圖己之安。一圖私意。天理滅絕於身矣。矣。於心安乎。目前安矣。能保將來必安乎。

(案)衛輝張三。李二。同過黃河。值大寒。河冰凍合。無舟可渡。張性狡猾。恐冰薄。傷命。乃給李先過。找尋寓所。李不知其以己試險也。履冰行。仍攜酒肴。回與張張寒。張飲食畢。猶恐不穩。復給李再往。兩次冰堅。如地。張乃放膽同行。兩人相去丈餘。至河心。有聲如雷。張足下層冰解。解。張水。李以前行。得登岸無恙。至天暖冰消。張屍已不知何往。一日。現夢於其妻曰。我因提弄惡人。觸怒河神。將我溺死。罰令當夜。穿棉衣。冷透。連棉衣。救我。妻醒。即以棉衣數件。至河邊。變化。是夜。又夢張來曰。所與棉衣。盡為衆鬼。搶去。控訴河神。因我罪大。不准追理。城外村中。有饅首者。其人一生熱衷。冬施粥。湯。為人。聖寒河神。最所敬服。可連做紙衣。訪饅求其親筆。寫饅某給字樣。則鬼不敢拾。河神庇護矣。妻如其言。以紙製衣。訪饅求之。饅某書曰。張三。張二。危人自安。棉衣一。為爾。某年月日。饅某心給妻。自是不復夢。

滅人自益



兄弟同
鳥共林
獨吞家產
是何心
這容納內
藏道場
巧官從中
得萬金

感應篇圖說

滅人自益

一三三

中央圖書館藏

(註)滅損他人自取饒益只顧己富不顧人窮究竟天道惡盈一時雖時便宜不
失於此必失於彼不失於目前必失於日後不失於其身必失於其子孫平心定
氣冷靜靜觀百無一謬也

(案)明閩中富宦倪某年七十娶妻生一子名真郎已十歲此老病妻左右侍奉
乘間言曰主翁倘有不諱此兒將何所託倪曰我為此輩之興衰長子為
人好佔便宜我死一應產業勢必全奉真郎孩幼若與相爭是以羊敵虎萬無生
理我有小兒一輪爾可領養俟真郎成人遇明白官府持以控官管爾母子受用
不盡言訖即呼長子至榻前寫遺囑將家全判執管妻母子搬入東園草房五間
日與米二升錢十文為養料須臾日暮長子不候上終將妻母子驅入草房遺命
錢米十不給二妻與人縫紉度日真郎年已十六時逢除夕長子宅內備極
繁華妻母子孤燈相對凄凉野荒三淚無限真郎曰見非父之子乎產業理應均
分今兄富貴母並不取何也妻曰爾父在日慮及此與我遊一輪命後
成立之日持靈柩官定有好處爾年已十六又新任縣主斷事極明我與爾合

感應篇圖說

滅人自益

一三三

中央圖書館藏

當往控遂於開印日母子呈請哭訴公展看乃一年老官員懷抱幼子一手指
天一手指地不得其解吩咐吳日候審退堂細思曰懷抱幼子乃此子係伊親生
也一手指天欲問官理天理斷也一手指地不知何謂乃取盤向日照之見內隱
隱有一指圖寸餘長紙摺在內付曰是必有異輕解開紙取出看明大喜次
日乘轎至倪宅親勸長子出接公曰爾弟告爾獨佔家產有之乎長子出還曰
據公曰俟到草房看明當有公斷方至屋忽作揖過狀曰原來是老先生坐定
又作禮語狀曰大公郎如此欺心即當重究稍停又曰既老先生為大郎說情但
二照何以存活又停半响曰老先生可謂深心矣如此厚贈斷不敢當大罵謂回
即當處分又作送客狀主門外三揖而回遂設公案排衙隨座大郎跪下哀之
曰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爾何敢獨攬父產請開我見卑賤白髮面有點焦者
非爾父耶大郎叩首稱是公曰令官不忍爾受刑法再問求饒只爾弟母子何以
安插大郎曰父有遺言日給米二升錢十文矣公曰並此亦不川破費遺囑爾
照爾與爾享用只此草房之內上至天下至地一切所有俱歸爾弟大郎思家業
全得又日省錢米數間空屋落得應承遂親寫遺依公即命人挖開東首地土有
白銀萬兩日世爾父分與爾弟者挖西地土日此下有幾兩黃金係爾父遺我
作謝者挖一巨罇內藏黃金千餘公立命挖回爾與妻母子立棄永不許再爭
一附將幾萬兩安葬有張孝廉某貪而放役剝削鄉鄰以自益人不敢忤家本貧後
遂驟富臨溪築室連橋曲水方亭雕欄瓊閣結構甚侈亡何調遣得蜀中縣令
病卒家隨以破其屋室歸夏生而孝廉一子反依循執役詩曰九曲池塘活水流
離離面面清幽半生心計經營盡好與人閒話語云
江州朱原處父亡時二弟幼原處所遺後銀十餘兩二弟流離苦外原處鄉
試展不售即謂仙降曰何處西風夜接霜應行中斷各悲涼吳校校歸藏私
藏不及妻家布被香原處得詩惶恐召二弟歸分謝勉學後復登第
薛包與諸弟分財吳山田取荒者曰吾少時所理也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
共事久爾等不能用也藥物取其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後諸弟皆
破產而包復振之

以惡易好



懷素燒丹事未
真惡夫貪得
爲神自家果有
點金術豈肯將
來別授人爐
鼎配火候勻抽
添配合與升沈
一朝得手飄然
去歸內何嘗有
半星 右調
即越天

感應篇圖說

以惡易好

中央研究院
編纂處

(註)易換也惡與好皆指物言。以我低賤之物換人美好之物。欺心貪利鬼神呵
怒。今日以不義取之。他日必以不祥失之矣。

(案)儲繼良。好講煉火術。延接方士。終日燒煉。祖遺財產。消費幾半。其心不悔。一
日至蘇州虎邱。遇一人衣彩華麗。舉止清雅。叩其姓名。曰江右強自良也。談及爐
火。其人品天說地。口若懸河。俱有妙旨。儲大悅。次早竭誠邀訪。之。見強備有美
妾。一切茶饌酒具。皆燦然黃白物。強指謂儲曰。丹成之後。此物皆棄土耳。儲頗拜
爲師。初拒不許。至曉求乃允。遂與妾同至儲宅後院居之。儲與妾共室。得銀二千
強曰。有此爲母。可得子息。六萬轉轉相生。其利不淺矣。先取銀一百入爐。餘銀另
用箱封貯。強每日出遊。留妾看守。強曰。切須謹慎。勿汙穢。儲與妾男女共室。
遠有不正之事。強雖見丹爐崩壞。大詬曰。匹夫悞事。爾其妾。妾以實對。儲叩首
伏罪。強曰。孺子不能教也。攜妾拂袖去。儲自幸免禍。又失銀不多。欲濟成原價。贈
田歸業。折封則皆瓦礫。真者已被易去矣。乃大驚。即日登程。四處尋訪。至南京兩
花臺酒肆中。見其獨酌。強一見。不等開口。即邀入座。耳語曰。吾贖汝金。無理可說。

感應篇圖說

以私廢公

感應篇圖說

以私廢公

一三五

中央研究院
編纂處



筆縱如絲
胸有神
揮毫落紙
要留心
歐公不作
江南曲
彈奏何由
清聲哀

但懷素亦犯禁之事。一經到官。與受皆同。此處有某姓巨族。家貨千萬。現出五千
兩作母。爾可假扮吾師。同至伊家。得手後。除還六原項二千。餘者各得其半。是爾
雖失本於前。取利息於後也。儲不覺貪念復萌。遂許之。至某家。強執弟子之禮。其
恭仍每日出遊。某家以其師守爐。不疑也。至四十九日。強竟不歸。啓視視之。空
無毫髮。強儲送官。供出被騙原由。官不信。責貴收監。爾會原籍追債。時儲家已窮
屢比無交。坐監三年。方從江西將強解獲。將其家產分償兩姓。強立斃杖下。
(附)宋公孫心。元祐間充朝議使。出使新羅國。國王吝吝玉文。不世出之
寶。以附貢於朝。公孫心靈於夷方市其偽者。而還易之。船至洋心。狂風鼓浪。心與
船俱碎。止存一僕。爲浪逐之邊岸。得傳其事。
天啓間。一大僚。閱報國寺僧。議定武閣率真。本使人誘之。來辯真偽。看畢。出所書
一帖示僧。僧謬爲贊賞。大僚曰。上人既贊鑑。即以相易何如。僧不敢違。未幾。大僚
事敗。籍沒其家。將古玩發於報國寺。變價原帖仍歸此僧。

敵人之善



棄女拋男
實可悲
雲集一任
曉風吹
至今猶虛
題詩處
慘勝羊公
隨淚碑

感應篇圖說

感人之善

一三八

中央刻經館印
無錫馬氏藏

(註) 凡人有所感。皆謂之善。必抑之使不得彰。遏之使不得達。士庶人爲之。祇自壞其心術。滅其善根耳。操權秉政之人。必致排擠英賢。埋沒正士。上誤國政。下害蒼生。

(案) 福清王烈婦。美而多才。嫁士人爲妻。生有子女。賊兵破國被擄。烈婦求死不得。遂從軍行。主者屢犯之。皆以巧計脫。因烈婦有殊色。主者心愛之。不忍拂也。軍至清風嶺。高千仞。下臨絕壁。烈婦曰。得死所矣。遂云欲遊賞。主者許之。烈婦登攀頭最高處。見有方石如鏡。咬指帶血題詩石上曰。若王無道妾當哭。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應料幾時回。兩行清淚頻滴。一道愁眉鎖不開。道首故鄉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國事投軍死。主者驚嘆。爲之設祭。時名士楊繼夫。住西湖。評覽海內詩文。覽烈婦傳。笑曰。被擄不即死。隨行許遠。何足取也。援筆題其傳後云。介馬馳行萬里程。清風嶺上血書成。祇同判別桃花色。不似巴陵漢水清。後漢夫六十無子。每日告天。夜夢宏教真君告曰。汝知無子之故乎。王烈婦昭知日月。汝以判別比之。刻題石矣。汝雖不能損烈婦之名。但感人之善。存心太

感應篇圖說

形人之醜

感應篇圖說

感人之善

一三九

中央刻經館印
無錫馬氏藏

昔故橫重。陳天醒。於次日焚香謝罪。改題前傳云。大荒墟老妻國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噴胸。血隨赤。若換化作雪。江清願從前。惡聲中死。不逐胡爺拍裏生。二月子。現曉斷處。秋風無淚。寫哀銘。題夢烈婦來。謝未幾生子。一附。明萬曆間。江陰縣修縣志。一應生有子。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無實。蹟可考。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聞二婦人泣訴云。氏等一生苦節。死戰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並氏名削去。乞究其事。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經削去。當削其籍。令增置諸生。則二婦泣拜去。生明年果考劣等。奪應。遂憤鬱而死。其下。常州進士蔣煜。爲縣令。有賣腐人。拾得遺金五兩。攜歸歸婦。婦鳴謝。失主還之。那人目擊。俱爲嘆美。少頃。遇失銀生。驗實。全昇之。旁人高其義。勸生贈銀五兩。生不肯。賣腐人亦欲送。生入真縣。詳稱失完。獲銀十五兩。爲某所獲。今止還三分之一。餘銀乾沒。懇爲追究。煜即拘訊。得其詳。隨召其婦。及那人與勸分者。細問皆合。煜生曰。汝銀果十五兩耶。生詞不能改。應曰。然。煜顧謂生曰。汝失數與彼拾數不合。另有拾之者。汝可別訪。此銀與汝無涉。即給與賣腐人去。生昨告而出。邑人稱快。



編造歌謠
逞口才
因風吹浪
妄相裁
黃鸝曲
人爭唱
割舌還應
自受災

離人骨肉



頭上青天
不可欺
離人骨肉
已先知
凄風苦雨
黃泉路
孽鏡臺邊
後悔遲

感應篇圖說

離人骨肉

一四四

中央日報院印

(註)骨肉謂一體至親也。離有二義。一作離異之離。如父子兄弟夫婦。本一家團聚之人。因其迫脅。致各離散也。一作離間之離。如天倫之樂。本無間隔。縱有小嫌。理宜勸解。乃挑撥播弄。使其骨肉如仇。終身不解。罪孽尤重。
(案)清湖海皇甫松。弟皇甫竹。皆職員。松性刻薄。交接衙門。有武生姜封國為謀主。過事武斷。竹忠厚無能。析居日。松田園房屋。取其美者。自所分。皆薄田畝。松吞聲忍受。不敢與兄較量。竹與妻氏。心懷怨忿。每逢朔望。至松屋。哭訴列案。封國為首惡。一日。姜在松家鼓話。忽語及松曰。令弟歸告。縣差來拘。要去矣。竹聞言。昇至家。氣絕。心口尚微動。家人不敢報。時六月念三日也。姜初覺時。覺身與二弟。行崎嶇山路。天色慘淡。須臾。宛然都會。遇亡過親友。拱手之外。不交一言。至縣前。兩差帶姜至木器店。借坐。一差進衙探聽消息。姜見大門外懸匾。有一起離人骨肉。實佔家產。妻氏告姜封國等。看甫畢。差出曰。喚矣。拉姜從東角門入。至堂前跪下。尹年可三十餘。一吏在傍唱名。唱至姜。即斥責曰。兄弟乃同胞骨肉。爾從中挑唆。實佔家產。情殊可惡。姜方欲辯。尹曰。此處不比世

間。容爾利口。爾一舉一動。皆有簿記。奚以辯為。命決杖六十。再候發落。唱名吏。隨姜至二門外。取扇搥淚。姜進前。揖曰。我有老母少妻。若禍而不歸。合家俱死。更仰天大笑曰。子真迂腐也。到此地者。誰無母妻。誰無子女。豈能來而復回乎。但本官既有另候發落之諭。爾靜聽可也。復聞堂上傳呼。姜趨入。尹曰。爾爾簿記。惡端甚多。本應罰入地獄。但爾尚有五年頑福未享。可急回。傳諭皇甫松。骨肉之間。宜平等公道。毋令妻氏再來。爾速速歸。到一小山頂。二差將姜推墮。一嘆而甦。時已六月廿六矣。親友問。姜盡言不敢隱。驗背上杖痕。皆紫宛然。松聞之。乃退。黃竹妻亦不敢再訴。松隨。妻果還五年而卒。此乾隆七年事。乃姜口述者。
(附)宋呂陶為銅梁令。民顧氏姊妹三人。共隨幼弟田。弟長而赤貧。遊之。公集訊。三姊妹伏罪。吐田遺弟。弟荷公德。願作佛事報公。公諭曰。三姊妹皆汝同氣。汝幼時幸有彼主守。故田尚在。不然。必為他人所奪。與其報我。曷若分遺三姊妹。以全骨肉之情。弟從之。友愛如初。後陶位至中丞。

感應篇圖說

侵人所愛

一四五

中央日報院印



為人處世。誰無所歡。人侵我愛。至死不甘。終身懷恨。報復方安。我侵人愛。使盡好食。祇圖自快。不畏譴彈。王章莫。陰罪難寬。

(註)侵奪也。萬物各有主。人之所愛而我用。計倚勢奪之。去却幾何。萬一我之所愛。人若奪之。我將何如。以我之心。譬人之心。則妄念自息。

案明張綏。逆國劉瑾之黨也。以附張。仕至吏部尚書。有劉介者。少年科甲。爲撫州守。新娶吳氏。國色。絳閨而慕之。乃隱介爲大常卿。即履任。綏往拜之。日子得此。禮誰之力也。介曰。公提我耳。日子既知恩。何以報我。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綏曰。我所求者。新嫂也。子既諾矣。介愕然。不知所爲。綏即揮從人。以肩輿入。擁其妻以去。綏妻性妬。不能相容。吳氏日受凌逼。投繯自盡。懷中遺有請諸親劉氏。探大怒。命火焚之。投其灰骨於河水。介聞。回籍。晝夜思念亡妻。棄事而歸。與鄰中相見。聞其山道士。善招魂術。乃往求之。道士曰。得本人親體衣方可。介曰。亡妻衣衫俱在。久不忍視。止有百縷裙一條。乃其所最愛者。臨別時。留爲記念。吾見此物。如見亡妻。行坐不離。今現在此。道士曰。得之矣。乃打掃淨室兩間。內層粘白紙。符於上。前供香花酒菓。外層爲介性息之所。戒曰。當存心定氣。想其音容。思其嗜好。每日看其紙。如有有人形。全似尊聞。則事諸矣。介如言。看至三日。隱隱

感應篇圖說

一人所愛

一四六

中興縣民陳氏

有人探五日全身畢現。七日則宛然矣。但少氣耳。介不覺傷感。大痛。道士曰。死生夢幻。奚以異爲。至夜半。道士奮符念咒。舉燈向壁而照。畫中漸聞啼聲。日來矣。香風過處。吳自覺間走下。凝眸含睇。若不勝情。握介手曰。雖一權門。時刻思念。好緣。君之愛。我之屍。惡大彌天。不日即有滅族之禍矣。妾以情死。仍以情生。感君戀戀。十七年後。當仍爲君婦也。道士曰。娘子宜速歸。恐遭冥府誅責。聞氣一口。其魂即散。視其畫。仍一白紙。介對紙而哭。道士曰。人世光陰。十七年如一瞬息。奈何不稍緩須臾。以圖再會。介以重資。願勞。分釐不受。遂別去。介嘗賦詩云。惆悵金泥百縷裙。春來常喜作行雲。不教佈滿離別得。返顧金縷少君。綏後以所藏萬三族。介以原官起用。奔走仕途。十七年斷髮束冠。至四十二歲。有顯官吳姓女。年方十七。頗與姻姻。介遂娶之。登昔笑貌。容色舉止。宛似前妻。亦愛若舊。媒。附舒芬爲翰林時。家書來。有以鄰僕其婚告者。公批書覆之曰。千里書來。只爲。誰他幾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蔡姑壘。

感應篇圖說

助入爲非



助入作惡
同爲積
祇爲貪金
擅改書
身死百年
猶被控
夜還應自
悔當初

感應篇圖說

一人所愛

一四七

中興縣民陳氏

(註)凡人爲善。非誘誘獎。勸必不力。凡人爲惡。非阻比。贊成亦不至太甚。一有助之。而其惡熾矣。故律有造意主使之條。冥冥之中。獨可證乎。
案。清康熙間。有周姓者。爲人老實。開張布店。一日在店中。忽見四陰差來。將周鎖拉去。家人疑其中惡。延醫調治。未幾。周魂與妻。同至城隍廟前。有吏持公文。付卷曰。可將此人解往南京。都府投訊。四陰同周即行。過高寶揚州。至儀真渡江。雲時到省。赴都府投交。候出批文。又解杭州。都府周與四陰。過鎮常蘇。前諸郡。轉關到杭。足似虛雲。至都府前。見侍衛森嚴。周不知何事被拿。待後懷懼。忽一少年女子。指周罵曰。還我命來。周答以素昧生平。莫非錯認。正在爭辯。聞內擊鑼板。數吹門。都府陞堂。乘役將周與女帶進。跪階下。都府看原狀。命取前案。吏遞破。個卷宗一東。都府閱之良久。叱女子曰。道係已結之案。如何又來控。蓋此案乃前明嘉靖二十年事。杭州有土棍。對公。愛鄰家趙姓之女。欲謀作妾。先用銀爲。賄趙以女質信。周前世名李廷秀。時作代。善洗袖字跡。得劉銀四兩。將其券內。質字挖去。改爲賣字。銀到取賬字。改爲情願爲妾字。女被姦佔二年。日受打罵。自

「社」民以食爲大。而蘇民命。康之者。政阻水利以早之。政決隄防以險之。或從
性。或以殘食之。或好。或以殘。之。無天。地。生。成。民。國。衣。食。此。不。仁。之。甚。者。也。
（案）梁武帝第三子蕭綱。封都統王。出守徐州。性。賦。性。聰。明。狂。放。不。理。法。在。徐
之。日。或。粉。黛。追。往。賓。館。或。爲。乞。丐。要。人。家。求。食。見。好。婦。女。即。行。姦。淫。長。間。終
日。閉。門。而。不。開。然。性。尤。好。獵。出。獵。車。數。十。乘。鳥。獸。百。匹。於。軒。陌。收。放。中。張。羅。設。網。
時。值。仲。夏。二。便。成。風。人。鳥。相。逐。獵。獲。甚。多。有。田。夫。於。是。買。笑。罵。其。不。恤。大
怒。遂。見。有。賣。魚。者。持。有。黃。鱔。鳴。呼。爭。購。復。問。田。夫。之。口。得。生。鱔。一。條。解。入。用。刀。剖
其。尾。髓。髓。盡。人。腹。中。田。夫。遂。與。亡。竊。遂。而。死。時。方。就。食。戰。戰。慄。慄。知。其。事。遂
賣。人。妻。帝。全。親。視。之。不。忍。加。罪。自。切。資。給。得。官。不。問。反。出。獄。首。一。日。街。市。開
行。見。一。老。者。假。假。武。帝。像。至。府。中。取。出。冕。服。龍。袍。法。物。使。之。穿。戴。老。者。叩。頭。稱。不
敢。曰。小。民。著。此。立。刻。折。死。矣。給。曰。爾。見。朕。人。日。日。皆。主。親。帝。折。死。幾。人。我。不。過。令
爾。暫。作。假。人。訴。我。心。事。耳。老。者。不。敢。不。依。穿。換。畢。命。兩。人。將。老。者。縛。於。椅。上。於
椅。下。行。大。鞭。責。曰。臣。等。任。徐州。郡。尉。治。理。無。過。失。不。意。父。老。逼。人。言。欲。加。罪

感。應。篇。圖。說

教。人。善。道

一五二

中。央。教。育。部。印。行

（附）慈益者。其。德。也。上。因。謀。鄰。田。不。遂。以。耕。數。斗。世。今。慈。散。鄰。田。中。益。謂。鄰。曰。使
家。力。作。何。恩。賜。之。幸。何。乃。社。稷。上。神。主。值。之。見。科。已。過。散。鄰。田。矣。既。而。耕。不。生
主。心。與。之。莫。知。其。故。後。慈。生。子。矣。中。成。進。士。爲。顯。官。慈。受。封。老。且。祝。曰。庶。不。見。有
甚。仙。降。難。曰。三。十。年。前。爾。耕。事。爾。子。子。民。延。齡。勿。憂。也。爾。果。意。也。慈。遂。歸。
常州。鄉。民。仇。某。與。鄰。某。有。隙。因。田。不。數。十。畝。正。值。播。種。仇。某。其。妻。夜。往。鄰。之。水。日。隔
井。視。水。已。涸。矣。恨。出。而。罵。其。如。詬。路。逢。一。吏。曰。某。事。勢。勢。昨。某。對。王。廟。夜。半
所。食。此。地。仇。某。故。爾。其。田。禾。獲。豐。是。重。富。榮。明。上。帝。則。鄰。某。公。事。前。仇。某。仇。某。有
需。部。地。行。則。鄰。之。大。難。不。敢。起。是。失。主。求。及。一。年。則。仇。某。是。鄰。上。



曉。通。舌。誰。破
風。俗。無。兒
婦。亦。成。仇。離
人。離。已。還。身
死。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
鄰。才。女。幾。實
良。偶。偏。偶
橫。狂。劫。仇。孟
氏。寄。人。終。自
悲。泣。誰。到此
析。疑。不

感。應。篇。圖。說

教。人。善。道

一五三

中。央。教。育。部。印。行

（註）設有數種。有。百。計。非。徒。破。於。未。合。之。先。者。有。多。方。阻。撓。破。於。將。合。之。際。者。有
起。覺。生。波。破。於。既。合。之。後。者。而。聖。賢。之。所。傷。天。理。之。和。一。事。而。折。幾。生。平。之。福。一
念。而。永。墮。地。獄。之。苦。矣。
（案）明代。江。南。風。俗。奢。豪。大。第。最。喜。聘。女。許。配。文。士。有。富。室。後。進。者。生。女。巧。始。年
十七。姿。貌。無。雙。衣。紅。出。衆。徐。欲。得。佳。婿。求。婚。者。不。計。九。一。日。迎。新。婿。才。於。大
門。美。麗。令。鄰。女。觀。之。見。一。生。年。未。弱。冠。風。流。溫。潤。徐。一。見。留。神。詢。其。從。者。備。得。家
世。因。謂。其。妻。曰。適。所。見。生。爲。李。氏。子。年。未。十七。而。風。流。溫。潤。誠。佳。婿。一。多。才。博。學。人
也。愛。重。得。此。生。作。嬌。寵。辱。不。置。吾。女。才。貌。也。女。雖。不。言。私。心。慕。慕。夫。日。即。遣。親
友。執。柯。生。父。以。徐。富。有。金。帛。又。係。官。爵。許。之。不。日。將。行。六。禮。有。某。姓。者。亦。係。富。家
曾。求。徐。女。爲。妻。徐。嫌。其。子。醜。陋。相。之。素。因。此。恨。恨。遂。與。生。父。會。飲。在。座。多。人。孟。明
知。兩。姓。婚。約。已。定。遂。有。謂。徐。曰。徐。某。之。女。求。配。吾。兒。我。因。其。女。脚。大。而。醜。且。有。多
罪。之。故。未。之。許。諸。公。如。有。好。門。弟。相。煩。代。替。見。作。伐。生。父。係。在。座。聞。此。言。竟。不
語。而。徐。某。則。知。徐。某。溺。死。後。其。父。復。與。此。姓。婚。約。遂。娶。之。日。女。將。與。某。姓。婚。



太上從來
稱至尊
敢行無禮
肆侵吞
異時妻女
同遭辱
既為婦
禍新門

荷富而驕

感應篇圖說

荷富而驕

一五四

中央研究院

告其母曰。一與之終身不改。雖李家有萬金。女終無再適。則奸人言女大
我。且有不正之行。故忍死須臾。待至莊家。便乘親友見女容貌。知前言是奸人
誑說。豈可遂不正之名。遂登車而去。南方安。婦得新婦。謂之蘭房。生與
莊宅不遠。開門。俗業往觀。見女姿容絕世。不覺驚異。女見生。兩行泣下。生
亦哽咽。去是夜。女就寢。絕絃七日。而香玉碎矣。遂為妾。家室不和。一
日。對鏡梳妝。鏡子從窗隙。見一條衣。少。與婦并。持刀入室。吼聲如
牛。方欲舉刃。就將婦一人。向後庭。自此終日相。不。仇。致離。孟
夢女。其。不。口。而死。生。後。仕。亦。身。不。立。正。
(附)唐。心。人。為。生。時。以。文。調。守。守。每。夕。見。金。絲。燈。守。
守。之。終。未。明。言。一。少。未。前。無。守。與。之。詰。曰。子。近。有。所。作。乎。當。直。言。母。罪。
本。始。有。人。殺。者。將。妻。賣。與。妾。無。代。筆。以。一。金。託。是。為。作。券。耳。守。因。出。一。金。
謂。是。曰。子。遠。道。其。人。金。誘。被。婦。妻。碎。之。如。守。其。毀。所。官。婦。入。守。而。還。
復。見。矣。守。見。大。喜。因。與。明。言。其。事。正。德。甲。戌。年。四。十六。狀。元。及。第。

感應篇圖說

荷富而驕

一五五

中央研究院

(註)荷富而驕。得無主橫財。或佔無嗣恒產。或放債取利。利源成家。或
設賭賭。險。如。此。類。雖。富。而。驕。保。守。況。復。淫。淫。誇。誇。里。慢。親。友。平
(案)胡勝士。出身。貧。賤。善。謀。財。產。家。資。數。十。萬。資。緣。為。郎。伯。因。狂。妄。為。上。畫
所。惡。不。安。其。位。家。中。特。其。富。盛。氣。凌。人。交。結。富。貴。武。斷。鄉。曲。隨。侍。衆。僕。俱。各。橫
暴。不。知。理。法。胡。常。乘。機。出。門。見。人。不。起。立。即。命。僕。接。倒。打。罵。而。去。一。日。往。鄰。家。妻
飲。內。有。一。畜。生。衣。冠。稍。飾。胡。而。叱。之。曰。學。田。院。中。人。如。何。與。官。長。共。席。有。數。士
人。不。平。遂。起。攻。之。主人。急。用。好。語。調。停。始。散。胡。所。居。近。太。上。廟。其。客。廳。較。殿。宇。稍
低。即。加。高。過。殿。宇。三。尺。顧。其。額。曰。老。漢。取。我。於。太。上。亦。退。讓。莫。敢。與。爭。也。復。佔
廟。地。為。園。圃。一。夕。夢。太。上。責。之。曰。爾。銅。吳。村。牛。驢。享。祠。福。如。何。連。我。亦。欺。先。令。爾
吃。百。日。苦。命。力。士。舉。其。類。大。痛。而。醒。次。日。即。開。即。思。悔。悔。如。貫。珠。痛。不。可。忍。遂
夜。呼。號。聲。不。見。效。撫。至。百。日。方。稍。痊。其。佃。戶。某。欠。租。未。清。送。官。拷。比。賈。女。不。足。償
復。賣。其。妻。作。得。完。欠。又。被。驅。逐。不。與。田。租。某。因。失。業。無。家。遂。入。盜。夥。憤。恨。怨。衆
數十。人。各。執。器械。夜。入。胡。宅。凡。胡。氏。親。丁。一。人。不。留。碎。割。勝。士。盡。劫。資。財。其。妻。婦
與。女。但。赤。身。縛。縛。臥。街。心。使。衆。共。觀。放。火。燒。其。房。屋。成。灰。燼。其。媳。道。腹。生。子。
不。能。成。立。昔。日。佔。田。地。復。為。勢。家。所。奪。遂。至。貧。無。立。錫。
(附)明。吳。良。佐。大。興。人。家。巨。富。尚。奢。修。設。酒。待。客。暴。殄。非。常。娶。婦。嫁。女。奢。華。無。比。
而。親。友。探。望。則。先。訴。苦。以。免。其。借。貸。元。旦。有。鬼。寫。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天。厚
汝。汝。財。天。物。汝。輕。天。佐。令。家。人。則。去。仍。不。悔。改。後。遭。劫。劫。二。次。家。財。頓。減。尋。死。有
一。子。名。雙。哥。視。銀。錢。如。糞。土。任。意。揮。霍。不。十。年。家。產。行。乞。其。妻。婦。
清。順。治。間。鹽。州。一。丐。背。曲。如。弓。項。下。復。有一。骨。面。常。仰。目。鼻。俱。向。上。長。不。滿。三。尺。
而。飲。食。饕。餮。每。日。沿。門。乞。食。不。足。則。取。鹽。漬。水。噉。之。自言。知。前。世。事。曰。我。前。生。一
富。翁。也。初。甚。貧。以。出。入。資。家。家。其。資。盤。算。厚。利。漸。致。富。益。自。驕。肆。享。用。二。十。年。
病。死。冥。司。罰。為。貧。兒。以。償。夙。惡。我。前。世。嘗。與。身。做。客。故。我。曲。背。又。會。仰。鼻。氣。使。
受。人。詬。辱。故。我。仰。面。前。世。飲。酒。食。肉。而。鄙。吝。不。肯。與。人。一。臂。一。勺。故。我。貧。賤。
難。飽。俟。滿。二。十。年。當。再。托。生。為。大。矣。

荷免無



中賤脂草
豈本心
祇因鮮恥
便沈淪
高朝難得
居高位
聖代爲容
有臥書

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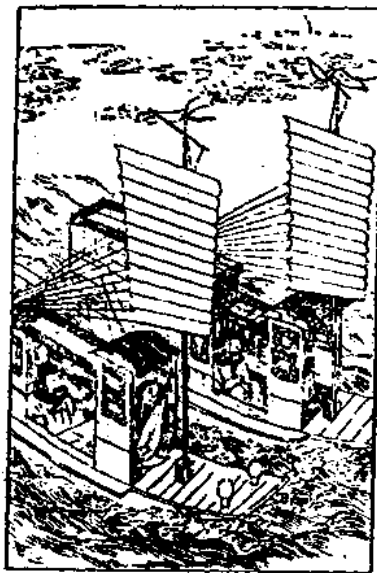
第五卷

一五六

中央研究院印

(註)荷免者。倖而獲免之義。君子心有所恥。故生不苟。死不苟。若一遇患難。補尾乞憐。像牛免死。略無愧心。國家何用若人爲乎。
(案)隋蘇威。字元世。爲攝政近臣。帝恃才。親視班。於威獨加禮。大業十二年。帝幸揚州。爲字文化及所賦。威不能使義討賊。反上箋。首先勸進。得爲前軍都督。化及無位。實威成之也。化及敗歸。帝密敕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及王世充。封晉太師。每出。威望。而拜。卑污荷賤。無所不至。世充雖加任用。心實鄙之。秦王世民。平世充之亂。駐東都。威請謂。稱老病不能起。拜。至不令。遂見。但使人數之曰。公乃隋朝宰相。故亂不能匡救。一切違逆。遂令生民塗炭。若死。何亡。又僞生。俾親。歸順。字文化及。李密王世充等。皆不許。拜伏。稱。今既老病。何不歸田。爲數亡。主守。守臣。節。我處。會少年。新進。志。若容公入朝。恐若。學。也。無勞相見。威聞此語。毫無。愧之心。復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不許。憤。而死。

認恩推過



海外均爲使
如何肆詐謀
有恩肯自己
畏禍誤同僚
歌舞開華宴
金貨聚高堂
一朝好學露
富貴等浮漚

感應篇圖說

第五卷

一五七

中央研究院印

(註)恩非己出。而冒認爲己。過實在我。而推讓於人。其始不過要譽。繼則然人有善而我掩之。人無過而我掩之。利己損人。公道泯滅。天理所不容也。
(案)明周巖。與吳魯。同官禮部。奉差主瓜哇封王。周爲正使。吳爲副使。吳博辯。有口才。周厚。重少。官。時。瓜哇。歷元朝百年。久不通貢。吳與未行。周王得。摩羅。命。分外優禮。吳恃其。晉。舌。云。朝廷。恩。與。皆。已。奏。請。而。成。王。信。之。一切。饋。送。靡。不。從。厚。周。祇。謂。例。應。贈。而已。事。畢。將。旋。土。各。送。一。舟。吳。所。得。爲。千。累。萬。且。遠。禁。帶。其。國。歌。童。舞。女。爲。長。途。耳。目。之。娛。一日。至。關。例。應。登。岸。吳。知。周。柔。儒。可。欺。過。其。舟。給。之。曰。此。船。形。制。稍。狹。非。正。使。體。統。我。與。公。暫。時。移。移。應。足。以。壯。觀。則。別。正。副。也。周。不。知。其。詐。從。之。果。爲。棹。使。登。出。正。使。舟。中。所。載。皆。出。例。外。且。流。禁。帶。外。國。男。女。副。使。舟。中。所。載。皆。無。機。機。實。上。奏。帝。怒。發。法。司。審。問。吳。口。若。懸。河。誘。欺。於。周。周。天。性。誠。款。不。能。分。辯。且。已。現。居。其。舟。亦。無。從。置。喙。也。奏。上。周。竟。削。職。而。吳。督。伴。郎。後。三。年。瓜。哇。嗣。主。來。朝。奏。謝。曰。陛下。聖。明。恩。及。遠。臣。副。大。使。吳。某。從。中。玉。以。賄。與。官。中。格。外。帝。曰。前。此。之。封。皆。朕。意。也。與。吳。何。涉。命。取。該。國。所。獻。二。瓶。實。數。主。以。底。德。進。

則周莊之被殺。與物也。始知其思惟。實屬奸狡。立置。與周原官起用。附宋王曾為相時。士大夫有請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拒之。既而擢用。併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長徇私而市恩也。思欲歸己。想使歸當。此不認恩者。實與王全斌我。統殺時。至三千餘人。公諫不聽。及歸。上怒。必欲殺公。公自題服。全斌獲免。此不推過者。公曰。是國利也。或勸公。公曰。是封名也。乃置所積。願修路。自願在朝。四十里。復被。河橫城水。八十餘里。又通溪入。邑人爭來受役。皆願全活。而水陸又均得利。蓋南年九十餘。子孫登第。

明嘉靖中。為守禮。為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老疾當。公謂之。吏部。舊曰。計得。出自。伯。何自忘也。公曰。適更。隔省。當時。徒取。文。登。得。今見其人。方知。該。填。通。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靈。服。曰。誰敢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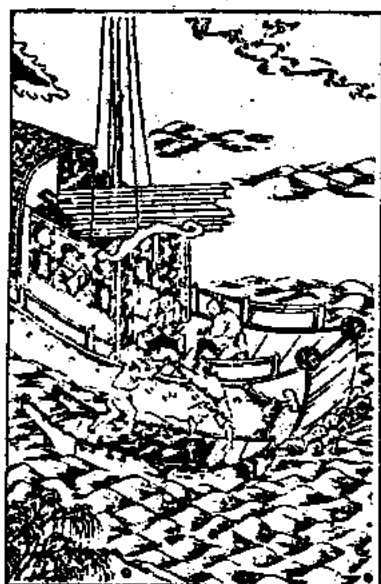
感應篇圖說

卷之五

一五八

中央日報

家禍實錄



詐謀畏禍
脫清糧
年少孤兒
命即此
此日受刑
身死處
當年榮貴
一齊佳

感應篇圖說

(註) 按此者。我做非理之事。思生。將臨。乃用計。移與他人。或似以名。或誘以利。使他人。我術中。代受其禍。是猶以名利為女。將禍嫁與他人。故謂之嫁禍。實惡者。事本自我主謀。却使他人。代受唾罵。是猶以所做之事為貨。而賣與他人也。故謂之賣貨。此心既險。受禍必大。

一案。明。朝。某。丁。運。糧。最。是。苦。累。一。值。及。難。索。船。之。家。立。見。破。敗。故。親。體。為。身。途。有。蘇。州。鄉。心。如。籍。隸。放。伍。一。日。至。江。江。販。布。在。野。中。閒。坐。見。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衣。衫。齊。整。向。行。主。索。錢。去。後。心。如。問。曰。此。子。為。誰。行。主。答。曰。此。鄉。人。鄉。家。婦。之。子。家。道。雖。豐。上。無。伯。叔。下。鮮。兄。弟。此。房。係。伊。之。產。日。日。來。索。租。錢。心。如。等。輩。半。晌。忽。然。得。計。次。日。預。備。精。致。菓。品。候。其。子。至。與。之。食。而。謂。之。曰。吾。祖。真。原。是。家。間。與。君。係。一。家。取。蘇。綾。二。疋。使。歸。奉。其。母。次。日。復。盛。禮。登。門。拜。拜。心。如。舉。動。豪。華。言。詞。敏。捷。婦。女。淺。見。墮。其。術。中。命。其。子。呼。之。為。叔。心。如。呼。婦。為。嫂。往。來。親。密。儼。然。共。本。同。支。矣。心。如。兄。弟。三。人。長。為。念。如。現。管。糧。船。家。已。累。強。次。為。意。如。早。逝。無。子。心。如。私。將。妻。婦。之。子。載。入。意。如。名。下。為。二。房。長。子。已。居。三。房。後。念。如。因。貧。革。運。例。登。二。

感應篇圖說

卷之五

一五九

中央日報

房。因。現。在。有。子。衛。官。出。差。至。將。子。蜂。擁。捉。來。申。詳。捕。役。寡。婦。不。知。反。求。救。於。心。知。心。如。給。之。曰。此。審。某。人。作。惡。事。已。定。矣。不。能。挽。回。寡。婦。且。夕。呼。天。唾。罵。某。番。而。不。知。為。心。如。之。計。也。按。三。年。子。方。十。八。歲。運。糧。過。淮。缺。額。十。石。漕。運。總。督。命。加。重。罰。至。十。九。棍。而。氣。絕。味。察。押。令。心。如。移。項。甫。及。三。年。亦。因。少。糧。被。漕。督。嚴。刑。責。至。三。十。八。棍。而。氣。絕。按。其。身。死。之。處。即。子。受。杖。之。處。報。應。毫。不。爽。

(附) 郭。黃。中。知。雲。安。軍。廣。泰。率。牛。夢。神。告。曰。使。君。嘉。惠。此。邦。多。矣。明。且。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匪。罪。不。枉。結。日。巡。檢。司。縛。九。人。來。一。兵。自。言。提。獲。請。賞。黃。牛。乃。兵。殺。而。誣。稱。於。九。人。又。執。以。希。功。也。公。研。訊。折。服。科。以。罪。後。解。回。

閩。安。山。西。人。財。數。十。萬。勢。始。驚。天。邑。中。良。善。之。人。畏。之。如。虎。利。買。人。房。田。不。允。則。殺。禍。害。之。武。斷。人。詞。訟。不。服。則。仗。威。制。之。鄉。人。號。曰。惡。閩。王。一。子。投。詩。刺。之。曰。閩。王。本。善。誰。云。惡。此。號。加。君。若。不。樂。何。弗。們。心。細。思。鄉。情。公。論。原。非。賄。後。為。按。院。訪。拿。處。死。家。財。為。族。人。爭。奪。鬻。妻。子。窮。不。能。度。日。

沽買虛譽



亡而冒為有。虛則假為真。巧詐欺同輩。顯通擢功名。一朝奸學露。鬼憤現其形。所以玉蕊石。抱城甘沈淪。

感應篇圖說

卷一

一六

中央圖書館印

(註)自古有萬世之德業者。皆名蓋天壤。豈有心求之。實大發自宏耳。如唐官本不虛。要人稱虛。本不公。要人稱公。以致賄。要賄。買求。賄。挾。恩。思。刊。刻。碑。記。為。士。者。義。理。未。達。好。刻。文。章。名。節。未。真。偏。購。登。氣。臨。草。大。名。可。恥。甚。矣。
(案)僞名士宋繼。人呼為宋三好。謂其生得一。副好面。貌。飄。飄。若。神。人。皆。幾。近。一。雙。好。手。落。筆。琳。瑯。酷。似。趙。松。雪。一。張。好。口。隨。機。應。對。答。不。窮。又。且。家。道。富。足。揮。金。結。交。開。萬。春。閣。延。天。下。能。文。名。臣。評。選。時。時。刻。以。己。名。一。時。海。內。之。士。皆。奉。為。程。式。非。宋。繼。派。先生所。傳。不。置。案。所。其。為。人。所。景。仰。如。此。鄉。試。主。司。其。名。欲。收。為。門。下。預。送。三。場。題。目。宋。宋。繼。派。文。者。作。就。至。場。中。相。稱。稱。揚。發。果。得。高。選。因。經。有。犯。忌。處。未。得。論。元。主。司。猶。囑。囑。抱。憾。會。試。亦。因。名。最。捷。捷。南。宮。殿。試。策。字。畫。端。妍。欽。點。探。花。以。輪。苑。宋。繼。派。時。猶。良。心。未。泯。自。知。假。冒。虛。名。待。人。謙。和。遠。居。鼎。甲。遂。忘。本。來。面目。大。言。不。慚。偶。然。真。名。士。矣。後。大。子。臨。軒。試。諸。翰林。日。月。五。星。賦。宋。又。央。同。試。者。代。作。者。將。稿。又。另。與。一。人。進。呈。御。覽。貢。出。宋。繼。派。身。某。登。雷。同。發。刑。部。嚴。審。宋。不。敢。供。出。代。筆。之。人。與。某。俱。供。於。諸。地。下。彼此。抄。謄。兩。出。不。知。矣。

上。舉。目。如。某。者。保。少。年。無。名。之。人。向。可。原。有。宋。繼。派。良。海。內。重。望。乃。盜。襲。地。下。某。文。以。為。己。有。無。恥。極。矣。者。宋。繼。派。身。不。振。
(附)明。富。春。大。賈。曹。樞。其。子。曹。因。為。邑。諸。生。選。拔。文。舉。輕。侮。師。友。父。子。清。潔。詞。淡。上。官。許。皆。不。民。起。誠。詞。訟。因。而。致。富。崇。祿。六。年。直。指。樂。公。按。越。廉。得。其。惡。密。訪。之。行。拿。而。因。已。逃。諸。蔡。矣。山。田。屋。宇。妻。老。婢。僕。當。時。嚇。詐。而。得。者。盡。為。人。許。告。樂。公。臥。實。一。一。給。還。各。部。將。快。因。在。逃。窮。無。所。查。為。人。隱。匿。復。以。同。狀。罪。人。被。有。力。者。散。聚。垂。然。自。此。恍。恍。如。非。利。立。至。曹。因。下。罪。安。身。無。所。有。識。者。告。人。曰。此。逃。生。也。遂。益。難。之。越。二。年。過。蔡。鬼。抵。至。州。上。鬼。笑。曰。汝。父。子。一。生。贖。害。人。多。即。兄。弟。親。朋。俱。憤。一。點。惡。心。相。待。今。薄。贈。爾。數。種。回。去。更。好。恐。嚇。於。人。於。是。共。相。變。易。之。為。金。錢。之。噴。銅。鈴。之。眼。或。嘲。之。面。焦。黃。之。鬼。遂。之。中。野。泠。然。而。去。因。醒。恐。嚇。入。市。人。皆。以。為。鬼。魅。而。不。近。之。乞。食。無。門。餓。渴。數。月。而。死。其。父。於。他。邑。逃。回。為。鄉。人。所。不。齒。亦。行。乞。而。終。也。

感應篇圖說

卷一

一六

中央圖書館印

包貯險心



已。過。森。淫。孽。天。殊。伸。獲。遂。甜。言。虛。報。德。笑。面。暗。藏。刀。真。義。還。如。仇。忘。情。勝。似。泉。牛。頭。來。夜。半。聽。外。鬼。聲。號。

許時感也。包藏於心。人不能測。所謂腹中劍。笑裏刀是也。外則面含風。內則一腔惡念。使人不知防備。而立於中傷。此輩害人最毒。其受禍亦最慘也。
(案)明釋某。姚某。自幼同輩。姚有舅張仲先。出外經商。其家房屋甚多。且幽靜。有花木。姚某時時往其中。仲先有女。年已及笄。姚某見之。相見不遑。男貪女愛。遂有染中事。一日。姚某歸家。行至半路。忽憶有銀二兩。置於床頭。未收。回至其房。適二人正在行淫。女見姚某。掩面遁去。姚某求勿洩。許以重報。姚某不覺報也。及姚某歸。為「惡尹」屢番誘。至任所。姚一見。默然曰。真愛兄愛。久未報。今幸得微名。官願可。門矣。送府衙。每有圖說。詳事小。未足信。適有富家。誤殺佃戶。姚某曰。非三千金不可。又曰。設官事。須得現物。過後則難索也。姚某之與富家言定。封蓋。及赴府。則姚某色利。斷富家抵償。富家疑姚某。供詞連及。差役至姚某。姚某出原籍。並種中詳。是時姚某復用銀五十兩。賄縣。姚某杖下一夜。燈下。檢閱文書。聞書外。姚某從者。見牛頭。姚某無動。姚某告姚某。姚某亦惕然。姚某夢至。聞履聲。姚某下。見姚某。姚某流血。與己對。王初指呵。責命。以尖刀刺姚某。姚某血噴。姚某而。



淺淡清奇
體各殊
忍將作作
斥為虛
至公堂上
無公道
後代見孫
惡惡惡

(註)挫。挫折也。長。謂才能技藝之類。人有所長。正當委曲避就。以養其才。若反挫折之。成何心術。此較敵人之善更甚。蓋敵者。吾於援引。不為推重之類。挫則多方。既挫。使其人終身名不彰。功不就。而後快。人惡既深。天譴必至矣。
(案)明周立民。官翰林侍講。主南直試。南直乃人文淵藪。莫不勝收。周心懷嫉忌。每遇佳文。惡其高出己上。必多方尋疵。誣陷之。蘇有吳。吳年抗言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乃大臣之用心。昔張華。雖有書。年老宜。誰能見其一詩。特疏推薦。至今美之。明公為朝廷主文柄。作者不敢。而劣者反收。如公道何。周怪其目無上司。大加斥責。吳任滿還京。為禮科給事。將周任性乖張。屢歷陳奏。雖朝廷從寬不究。而此疏傳播。大為士林吐氣。周由侍講轉太常。時享太廟。祭品缺略。未旨降三級。周修邊城。帶罪立功。又與邊帥不和。周晝夜辛苦。賄邊家。將城修理完固。即不錄其功。潦倒還鄉。窮苦萬狀。吳後陞憲。奉命巡邊。周具長箋。備敘歷年功績。被即阻。求為上達。吳謂曰。性。此乃太上所深戒。師之今日。性。何異爾之昔日。文不錄乎。報恩固如是。也。吾不記前惡。當為爾表白。遂據實。

中泰周繼得釋回。諸子皆愚。不能盡書。惟一孫能文。終身淹室。求青於不可得。蓋云報也。

(附)宋穆修以詩名。遊京洛。題詩寺壁。真宗見而歎賞之。問為誰。左右以修對。上曰。公卿何無為之者。丁謂曰。此人行不遠文。由是不復聞。謂之妬心如此。宜其死無葬身之地也。

宋乾道間。劉生與徐生。同結習。約在蘭中交。時。互相檢察。劉見徐文字。自乃伴持入。徐卷於地。給徐曰。子卷已失矣。奈何。徐泣而尋之。俄有一吏出。詰徐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因收置耳。是科徐中式。劉終身不仕。徐者。郭尚書。初作賦。有名。同學李越忌之。飛布謗。後竟登第。及再知貢舉。勉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其懷悔。徐下第。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名。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言之。友訴於郡。謂其與考官有約。及填榜。十一名果實易者。郡守捕狀。指示考官。因捕一儒卷更之。既拆號。則自備卷而中式者。大璋也。由中式而改備卷者。斯狀之友也。士論快之。

感應篇圖說

卷已所短

一六四

中央圖書館

護己所短



自顧文章
莫與傳
一閱議論
便為仇
仙年失職
悲淪落
官勢何能
使到願

(註)短者。不如人處也。護者。多方掩飾也。較知過不改更其。蓋不改乃因循怠惰。尚可振作。護則認非為是。姑欺欺人。終則自欺。病入膏肓。不可救也。且護短不獨在己。如祖父護子孫之短。勢宜護其短。而子孫之短。亦足資其成。忠。案。明胡某。劣於文。僕侍登第。還東鄉知縣。人議其文字短。即仇恨入骨。時。又兩英。評天下詩文。有東鄉張姓者。以其子之文。就教。一見笑曰。令郎若遇胡令作房。高發無難。張驚其故。艾曰。至不識人。適至不通人。自心心相印也。胡意是科。張子之卷。即分胡令房中。而面中式。胡見時。雖以艾語告胡。胡大怒。以艾名。入大監。供中。申詳。嚴奉。百計求免。不得。有胡同年某。路過東鄉。艾與商解。可。胡將伊解會。加以好批。刺人集中。吾自有計。解此結也。遂往謁胡。胡中論曰。此地艾兩英先生。與年兄兩賢相遇。定成。艾曰。胡曰。此大盜也。候批詳。即奉正法矣。某曰。無論艾決不為盜。縱有此不肖事。年兄亦當念知己。從中援手。不宜自相殘也。胡曰。吾與艾何知己之有。某曰。年兄向未知耶。鄉會佳。彼俱心悅誠服。判入某某集中。謂非知己而何。胡不。差人至坊中取來。閱之。果然。不覺大喜。曰。吾固知艾不為盜也。開罪多矣。遂與某同往。謝罪。得消釋。後胡審理案件。多不認錯。為上司所劾。削職。終身零落。

(附)唐令狐綯為相時。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華。相公獎理之暇。時宜覽古。以為勸已無學。遂與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庭筠因坎珂終身。有詩曰。固知此情人多。悔讀南華第二篇。明徐隱。號存齋。晉學浙中。時年未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顧若孔卓之語。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當慎。卷時。執卷請曰。宗師見教。誠為。但顧若孔卓。實出揚子法言。非生風杜撰也。徐起而曰。本道後傳太早。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遠近傳稱。以為典談。徐後官至大學士。贈太師。艾貞子孫貴盛。宋張洎自號乖崖。在蜀時。有錢事參軍。以病廢事。公諷之曰。老矣。胡不歸。明日參軍即去。且以詩別。有句云。秋光卻似當年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云。僕友有如此才而不知。吾過也。即堅留之。

感應篇圖說

卷已所短

一六五

中央圖書館

米威迫臨



私刑擅用
逞雄威
號教無門
指血飛
夜半風生
雙索命
泉臺有路
一同歸

感應篇圖說

卷之四

一六六

中央研究院印

(莊)乘威迫臨者。用威以加人。如爲官者。因不服迫之。恩賄不與。追之使與。與工役。則刻期取完。征稅糧則任情敲詐。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從。追之。產不售。追之。追索債。取足取盈。收飲租稅。鋪張務盡。人怨天怒。必受冥報。

(案)太原彭繼祖。二子。長曰寬。次曰容。寬得展橫暴。容慈祥仁。恕其母性嚴。補婢妾無虛日。皆寬贊成之。一日檢箱篋。失珠花二枝。疑僕婦劉氏。婢女夏荷偷盜。嚴拷二日。不承認。容時年方十二。見之不忍。諫其母曰。珠花價值幾何。日值百金。容曰。百金事小。人命關天。譬如兒不肖。花費異日分家時。見少得百金。可也。母素愛容。聞言動心。寬忿然曰。如此貴重之物。失而不究。何以警後。取銅鎖匙。復將二人拷起。二人受刑不過。妄招鄰人陸四家內。寬以爲訊得真情。欣欣得意。容曰。此又誤矣。我家婢婦。從不出中門。安得至隣人家。嚴刑之下。何求不得。乃擲燈親問之。二人哭曰。二官好人。屢次救我。泉下感激。通問所言。乃暫緩須臾之死。並非實話。容亦泣下。好言撫慰而去。是夜二人同縊死。劉氏之夫。與夏荷之父。連詞控官。請家資數千。方得完結。數年間。繼祖與妻相繼物故。家亦中落。容夢其亡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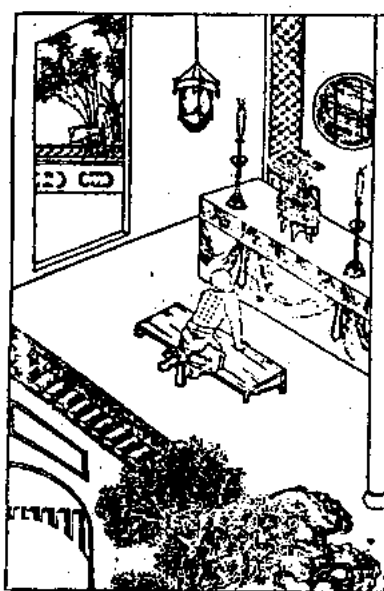
感應篇圖說

縱惡無傳

卷之四

一六七

中央研究院印



空門寂靜
足道遙
一念貪饒
起禍苗
三百年前
冤對至
任他經呪
不能消

謂之曰。爾兄威逼一命。爾家難。陰案未結。連做好人。庶免累。以惡寬笑而不信。險數。寬忽得異症。每至掌燈時。陰風吹。燈光成綠色。兩手抱頭。眼珠突出。呼痛不已。惟容坐榻前。則稍安。每夜守之不去。一夕。寬忽作劉氏與夏荷聲。曰。二官在此。我等不忍相犯。但冤冤相報。萬難饒恕。二官宜速避。不必爲惡人討情。容跪求。許多微佛事。超度鬼伴。許之。至五鼓。容倦而睡。寬忽從床上躍起。曰。二官去矣。還能爲你說情否。官畢。以手勒項。舌出寸餘。家人報警。而來省視。已不可救矣。

(附)明薛公瑾。素不爲王振屈。振恨之。會有武吏死。妻甚醜。振疑王山欲奪之。妻不可。委因譚妻其夫。都御史王文韶事振。究問。已歷服。方爲理少卿。辯其冤。屢駁還之。王又嘆御史勸受賄。故出人罪。竟坐死。下獄。頃然請易以自脫。其子三人。請一人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振有老僕泣諫。述其平生甚詳。振意少解。得免死。除名放歸。後土木之敗。獲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劍搥死。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報至京。都王令籍其家。寶王山於市。族無少長皆斬之。

（註）殺者，致之死地，隨其命也。傷者，雖未至死，而肢體殘廢也。家人與物皆，暴者謂殘忍者謂放賊。乘生殺之權，而倚勢逞兇，草菅生命，不遺餘力，雖免大誅，案台州觀音寺。有僧人含輝，年四十餘，頗守戒律，一日街上聞行見有賣肉者，忽動饑念，隨寺即過，身發熱，起薄坑十八個，形如人首，疼不可忍，遍與人看，則疼稍止，若戲而不使人見，則痛入骨髓，醫者盡其術，終莫能治，僧自知係惡孽，乃買豬蹄，佛前虔誦金剛經，若經以求懺悔，一夜忽見有十八軍士，皆無頭，於豬蹄內作聲曰：爾賊我乎，僧曰：不識也。曰：汝為金剛經，我輩二十人守山頭，磨口，有一人下山，遇少婦獨行，拉而姦之，其夫家控汝案下，汝不加細察，將二十人一概處斬，彼二人者，情真罪實，死固甘心，我輩無辜被戮，何等冤枉，况汝三百年，方得相遇，汝又為僧守戒，不敢侵犯，前見狗肉動念，已報如來大戒，我等無所畏矣，但爾既誦經解縛，暫留爾命，後三年，當再來索命也，遂作陰風而散。

感應篇圖說

無故萌殺

一六八

中央新聞社印



前採為花
宵寒英
纏頭百足
等閒輕
那知午夜
鳴機女
萬縷千絲
始得成。

（註）此下四句，為不惜物力者言也。機工織女，晝夜勤勞，千絲萬縷，方成布帛，人當減損惜福，勿輕為剪截，今富貴之家，侈靡成習，則園土虛，相為效尤，捐祖宗世業，日逐耗散，忘父母憂，爭飾粉飾，皆知奢則必敗，則必淫，其不敗者鮮矣。（案）明張牧之世為勳戚，擁貨無算，豪華驕縱，婢女皆衣錦綉，奴僕俱著綾羅，妻妾服用奢靡，以綾羅足，以帛拭履，毫不知情，家有聚寶園，春時牡丹盛開，用異錦作五畝之障，絳絲為繩，繫繩垂百餘條，飲名百花同春會，每飲一曲，給絹二疋，有客勸之曰：昔魏紫公，身為宰相，微服侍酒，與綾一疋，誠恐猶嫌其侈，有一曲清歌，一束絛，美人猶自意嫌輕，那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投梭始得成之句，遍聞之，甚悔明公爵位不及織公用度得無太過，牧之大笑曰：萊公，酸子耳，我豈與之比哉，卒不聽，又冬日，絛絛為花，綴於枝間，敵即易上，絛用絛帛，不可勝計，不數年，牧之死，又遺無家，妻妾皆被絛穿履，向人求尺布寸絲，不可得。

感應篇圖說

非禮烹宰

一六九

中央新聞社印



三千生命
供盤饌
水踏山珍
未足奇
誰料街頭
行乞日
達人叩首
為三。

分機衆生



爲愛馳驅身糜
洞空將性命等
開掘投胎馬腹
債前業受盡報
管執典與
不忍將人落險
途。臨崖幾度費
脂。一朝解脫
皮毛去。再轉輪
迴作土夫

感應篇圖說

勞機衆生

一七二

中央圖書館藏

(註)上三句。皆爲不惜物力者言。連類而觀。則此衆生。當指牲畜。如驢馬牛。之類是也。天生畜類。原爲人用。勞亦宜然。但於用時。須存養恤心。得休息便休息。如日夜相繼。筋疲力竭。則勞擾甚矣。各註衆生。皆指百姓。愚謂輕視天民。苛虐其下。等句。已包此義。此句再指百姓。未免重複。

(案)有世家子。莊姓性愛馬。厥多神駿。日至郊外馳騁。以汗出爲度。謂不如是不。獲大馬。客諫之曰。馬過勞。則病弱。不稍令休息。亦愛物之仁也。莊笑曰。養馬欲其代勞。養而不勞。何如不養。且吾不能以文章繼家聲。若不習武事。曷日何能爲朝。廷出力建功勳乎。一日莊乘馬渡湖。湖寬水深。人驅馬渡。並死水中。一巡無依。遂。馬腹。不年餘。腰次肥壯。馬主賣與釋中。晝夜爲勞。不得休息。辛苦異常。方悔前。生。人不惜物命。方受此報。曾昨役過山。至險峻處。恐失足傷人。緩緩而行。役重。加。轉。下。愈。轉。念。曰。人命關天。若再遭此。豈。不。堪。受。痛。受。打。緩。步。過。險。役。得。無。恙。是。晚。即。見。二。陰。差。曰。爾。離。已。滿。可。隨。我。行。至。一。衙。門。有。冥。官。總。案。坐。請。莊。

感應篇圖說

勞機衆生

一七三

中央圖書館藏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無價金爐
發異光
沈香八尺
製爲牀
從來尤物
招奇禍
愛者誰人
不受殃

口人物難殊。性命則一。爾在世勞擾衆生。故墮衆生惡道。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也。報應昭昭。毫釐不爽。竊發慈悲心。不忍視危傷人。一念功德。宿業消除。此去轉生。當享洪福。切勿再墮前機。戒之戒之。命送往四川大姓家。投胎爲男子。讀書發甲榜。官至驛傳道。遂上疏立法。爲驛馬均勞逸。今馬鞍下加軟履。乃其遺澤云。(附)明成化間。朝廷好宴玩。中官宣德朝。曾遣王三保下西洋。獲寶無算。上因命兵部。宣德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部郎中。先其其。尙書項忠。使更週檢。不得。劉。項。曰。三保下西洋時。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有何益耶。項位掛。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

沈遇知杭州。將赴任。所過堰皆集牛牽挽。時值隆暑。官役露宿堰上。忽聞呼以排行者曰。來朝何生活。一曰沈幾之子知杭州。今過此。吾輩又增一番勞苦。一曰沈幾且有子知杭州耶。嗚呼。此。嗚。衆。官。使。人。迹。之。乃。屋。上。數。牛。有。流。淚。者。衆。嘆。曰。安知此牛非沈幾親舊耶。遇聞之大驚。乃命減載。未幾獲秩。以報。

衆生勞擾。禍報果報。馬。嘶。赴。任。初。時。不。須。煩。惱。月。年。開。滅。戰。戰。何。如。此。時。

(註)財金銀之屬。寶珍玩之屬。人所共愛。然物各有主。無故取之。不可。況破人家以取之乎。以非義得之者。必以非義失之。所謂貨一而人者。亦皆而出是也。

(案)江西廣信。有八尺沈香。臥月臥其中。清涼無汗。氣如蚊。人不入。又有銅鼎。重不逾二動。十二相皆具。每值某時。則烟從某口噴出。皆成花鳥之形。適道友友石。意而欲得之。許以千金。國不許。恨在心。時風聞傾銷銀店。家有錢。遂誣指為盜。禁私。車兵役籍其家。風聞風。懷遠。支得其牀。並家財。不滿意。乘人四處。必欲得其鼎。而後已。風聞。至京師。住一兵部主事家。主事與支。係鄉會同年。風聞其解。主事曰。渠為巡道。子為部民。欲與之抗。何當以卵敵石。且此兩物。寒不可衣。饑不可食。渠以千金相易。子吝而不與。是自取禍也。不若獻之。以遂其欲。則不求解而自解矣。渠為命官。貪財愛寶。致破人家。慘而人者。必悖而出。將來報應。必所不免。子但拭目俟之可也。風聞言。感悟。將鼎付主事。轉送於支。支得鼎大喜。立刻銷差。覆得主事云。屬某可速回籍。仍將家財判給。風聞。赴官請領。十不得一。惟欲泣而已。後支任滿內閣太常。有親主知其藏有寶鼎及沈香牀二物。

感應篇圖說

破人家之第二句

一七四

中央利源印

遺人索取。支造偽者。獻之王。王其非真。大怒。尋事中。問罪抄家。二物遂入內庭。(附)海門崔。以稅金五百兩付鑄工。工欺其無證。而真焉。變所以償稅。後王端毅公為守。廉得其情。使償。對曰。錢家已破。若松之。又破一家也。工感悔。舉前金還之。錢子潤。孫。皆孫。相繼登第。

明太倉州一老儒。家傳一玉帶。邑令擬購之。以爲權要。不獲。欲陷以罪。其族子某。最無賴。與老儒有隙。探知令意。會邑中央。遂投假名詞。誣以竊。拘其父子於官。拷掠備至。家財蕩盡。老儒在獄中。夢其祖父曰。貪令欲害吾家者。止為寶帶耳。遺禍如此。物何足惜。但終不願入彼手。使彼快心也。須密遣家人。攜至京。獻某要津。不獨白冤。且可雪恨。至貢心家。當自處之。既覺。密令家人。如言而往。要津果喜。囑直按其事。邑令以故。人罪坐免。令既不得帶。復失官。快快死。老儒得釋。其其然。不知家賊為誰也。未一月。族子腹生疽。因諸肺癆。俱見。大呼曰。吾不合投假名詞。害某破家。故受此報。自以手指出肺癆而死。

感應篇圖說

決水放火以害居民



劫財致命
欲害亡
弄件齊行
竟造方
魂被破
逃不得
分明有路
總茫茫

感應篇圖說

決水放火以害居民

一七五

中央利源印

(註)禍之最慘者。莫如水火。虎狼之所焚。洪水之所漂。老幼丁口。衣飾。田產。牲畜。以及草木昆蟲之類。片時靡有孑遺。見其危者。正當設法救護。而反決之放之。其罪彌天。萬劫不赦。至地方長吏。有禦災捍患之責。倘因懈怠。玩使民有漂沒塗炭之患。視決水放火者。厥罪維均。

(案)杜某。為洛陽尉。城南午橋。有民家被放火。焚死數人。緝賊未獲。忽一人踰牆至縣門。馳出復入。如是者三。執而訊之。自供曰。某名李達。即殺午橋居民者。結伴五人。劫財物數百千。因放火焚之。令人不疑。其時正欲脫走。最出道德坊南行。見有大六七個大者。如輪小者。如盤。四散遮之。遂北走。復有小火數圍。直衝心中。乃自旋繞。驅入縣門。知必不免也。杜即遣差。飛驛同縣。見五人在高。神色如癡。足不能行。盡被擒獲。內有一人。面貼膏藥。揭去驗之。刺有析犯二字。嚴刑研問。供曰。某姓張名自祥。計盜河工橋木。致陸潰決。決斃居民官。獲住。擬斬。幸便越獄。復與李達同夥。杜以決水放火。害及多命。與尋常殺人不同。奏請特判。

老龍規模以聖人功



葉笑狂夫
妄意爲
不顧古法
還才思
後人若比
前人勝
孔聖而今
未足奇

感應篇圖說

卷二句

一七六

中央圖書館印

(註)規模。大而律令政教之所設施。小而一身一案之所指。凡已成將成之局。皆是也。彼漢人之功者。必巧計欺。而前人朝。考古設。今費多少心。力。然後定爲規模。乃欲散其功。並規模而素。其。人可勝。哉。
一案明成坦道。小有才。執。任性。爲。守。變。亂。前。人。之。法。自。以。爲。能。都。隨。洞。庭。湖。每。當。夏。秋。水。漲。無。處。宜。洩。下。游。諸。邑。常。被。淹。沒。前。太。守。相。度。地。勢。開。導。引。河。以。備。宣。洩。建。漢。水。壩。水。小。則。水。從。壩。上。緩。緩。歸。河。陡。遇。急。水。則。去。壩。使。之。分。流。雖。近。河。田。畝。微。有。損。傷。然。害。小。而。利。大。成。到。任。半。壩。上。踏。着。良。久。笑。曰。水。流。則。無。阻。旁。洩。則。易。溢。誰。能。建。此。壩。開。此。河。者。使。鄰。河。出。故。壩。被。水。患。百。姓。以。受。其。罪。莫。大。焉。乃。起。民。夫。將。壩。與。各。處。港。漢。諸。壩。塞。改。建。隄。丁。引。河。調。出。壩。見。無。壩。且。立。碑。以。誇。其。功。名。其。隄。曰。成。功。隄。有。教。諭。周。見。先。諫。曰。不。意。不。忘。事。由。清。章。違。古。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前。府。舉。力。圖。之。明。公。一。朝。去。之。衆。亂。現。位。偷。運。其。水。無。歸。宿。之。地。民。將。爲。魚。腹。矣。成。此。之。日。爾。何。知。是。歲。立。秋。後。雨。雨。四。十。餘。日。一。夜。暴。風。起。湖。水。大。發。新。隄。開。挖。不。及。下。游。諸。邑。人。口。咸。舍。牲。畜。深。沒。無。數。災。民。痛。恨。改。名。曰。成。隄。陸。

(附)宋寶曆之役。楊業奉命討賊。時賊正攻賓州。率與監軍王侁計曰。我師一至。賊必悉衆以迎。公等伏兵石碣谷口。吾引賊于此。縱兵擊之。必獲大勝。既戰。侁乃以賊爲已西。欲爭其功。引兵而去。業至。見一兵。遂殺。侁。非。侁。祖。之。功。已。成。矣。王。侁。後。爲。衆。兵。所。食。新。道。而。還。註。上。同。
唐。牛。僧。儒。與。李。德。裕。有。隙。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德。裕。已。殺。其。城。矣。上。百。官。皆。請。許。之。僧。儒。獨。曰。御。戎。守。信。爲。上。宜。以。歸。吐。蕃。上。從。之。執。悉。怛。謀。及。從。人。送。去。吐。蕃。之。境。上。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善。人。知。僧。儒。數。爲。上。言。前。之。縛。送。悉。怛。謀。以。快。唐。心。絕。後。降。非。計。也。上。大。悔。遂。罷。僧。儒。
宋。初。魯。宗。京。城。趙。鼎。欲。方。其。城。太。祖。不。以。爲。然。自。取。筆。塗。之。作。大。圖。紆。曲。縱。斜。旁。批。云。依。此。築。時。人。以。爲。不。宜。於。觀。美。及。蔡。京。當。國。乃。改。而。方。之。靖。康。時。金。粘。罕。來。攻。主。城。下。有。喜。色。曰。是。易。攻。也。乃。傾。砲。於。四。隅。隨。方。而。擊。之。城。上。守。兵。不。能。立。竟。失。守。始。知。太。祖。遠。見。非。趙。鼎。等。所。及。其。恨。蔡。京。父。子。誤。國。病。民。後。蔡。氏。無。噍。類。

感應篇圖說

卷二句

一七七

中央圖書館印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一端之善。
可以資生。
一物之用。
可以見能。
暗中損壞。
有技難呈。
反而自念。
是誰何心。

(註)器物如耕之犁鋤。匠之斧斤。武之刀杖。文之紙筆之類。皆為物雖微。乃用所必需。人之所需。而或墮損之。使之廢期無情。心術境矣。更有因此而墮。寒隨之貧病。迫之功名阻。財喪失。遺孽豈淺鮮哉。

(案)太倉沙溪鎮富民沈姓。根底不仁。有同族者。必佔過其界而奪之。約習車犁之類。必借而墮壞之。虛其侵己之利也。隣有劉智全父子。俱業雕工。長藝既高。其刀其斧。自雲南製來。鋒利無比。沈造客廳。劉劉於梁柱上。鐫刻各種花鳥。劉父子費盡心思。半載方畢。實得重酬。沈獲其值。劉與之爭。沈懷恨在心。一日南京報恩寺。造五百羅漢。訪劉之名。募置其事。給銀定日興工。沈暗使人偽為客商。與之偕行。至中途。將其所用之器。盡損之。其人即逃去。至寺。適有本地工匠。與之爭募。劉以器其全無。又係異鄉。不敢與較。遂為散作。以償前債。工畢。垂趨而歸。毫無一文。父子仰天太息。無口。冤痛恨損器之人。竟不知是沈所為也。沈作惡日甚一日。其子婦諷曰。君之孽深矣。倘上天降罰。何處逃避。沈大怒曰。我有何罪。致干天譴。爾惡口咒詛。罪莫大焉。不孝之婦。留何用。遂歸歸母家。行未一里。忽雷雨大作。

感應篇圖說

損人器物二句

一七八

中央利源院印

歸於林間。遂見一龍。赤鱗朱鬚。乘黑雲入其家。席捲震蕩。一切家產。悉無所遺。合家長幼。死。子婦歸母家。獲免。後以警令終。

(附)浙江有二士同學。俱春秋名家。秋試前一夕。一生密取彼生謄真。盡去其誤。及入場抽用。已盡完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間。覺有人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寫。既完。仍卷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此卷得意否。謝曰。但能完卷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將領生貼出。秀穎生竟獲魁選。謝曰。南誠貴生。萬人文。喜植德。乾隆戊子。發心刊印感應篇。送人持贈。刻紙。召募。謝人某在。刷印。匠竊紙。他處所。萬未之費也。一日赴萬。匠見萬至。忽替香爐。閣下。自言竊紙若干。計少則經若干卷。致不能廣動化。現被神譴。罪當死。語竟而亡。萬氏諸子。皆目擊其事。同告子者。登潛老人郭。謝。左右。誅心。何鬼神。非關苛責下愚民。一人一卷各遷善。從此人間多善人。

感應篇圖說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人生榮貴
總由天
似斗金
時後懸
流貶若能
知我意
彼若默
總無極

感應篇圖說

見他榮貴二句

一七九

中央利源院印

(註)此言妬人之貴也。人之榮貴。於我何損。而望其流貶。此願一萌。生出無限煩惱。此人一日不貶。我心一日不悅。究竟願他流貶。其人未必流貶。而一念之惡。神譴隨之。所謂小人枉自為小人也。

(案)吳耀宗與僑爾。同里同學。文亦相伯仲。二子交情甚厚。增早登第。吳屢困場屋。不怨自己命運。反遷怒於僑。處處與之為仇。編造無影之談。以誣之。僑念前情。且已分毫泥。付之不較。一日僑還河南。理刑至吳宅辭行。吳益怒。時適有言廣西右江。乃煙瘴之地。仕宦到此。無不生還。吳乃為文。請於城隍。求速貶右江。以快其欲。未年餘。僑丁內艱。回籍。有人以吳請神之事告之。僑笑曰。昔王傅文為政。平恕。決罪至流刑。必陰釋。若水土處。真仁人之用心也。其後子孫昌盛。我無罪而渠願我流貶。徒自壞心術耳。城隍有知。必不受請。此等妬忌小人。何足與較。後僑回國。內陞刑部司官。吳以誠貢。察家資。僑還江西南昌縣丞。因通賄賂。被參。發部議罪。照律斷擬。應杖一百。流三千里。所司擬流處未定。僑言及其禍神前事。僑曰。是可以其人之願。還治其人之身也。乃流右江。吳因路遠。不能措其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我動世間人，貪得無厭，與女暗相，你恨他不顧我奪人之歡，人亦使我憂，打破此迷關，夢魂無罪礙。

感應篇圖說

見他色美二句

一八二

中央研究院印

(註)諸惡業中，惟色易犯，故德取禍，莫過於此。一念一生，諸惡念皆起，邪緣不淡，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穢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傾倒，生貪迷心，淡人之有生始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虛假盡表，倫理全無，種種惡業，從此而生。陰壽喜人室女者，得絕嗣報，喜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身後不昌，文人才士，終身潦倒者，多由於此。欲除此病，當自起念時，痛自禁絕，經文不言私他美色，而言起心私之，蓋此意也。

(案)潘獻策娶妻尤氏，有殊色，生二子，潘親老，家貧，門首開雜貨店，竟蠅頭細口，一日進內吃飯，尤氏看店，有陳青民者，家富，好色，是日從店前經過，一見尤氏，魂銷志喪，故作進店買貨，希圖飽看，尤氏喚夫出，陳隨意點買諸物，計價二兩四錢，謂潘曰：看君大有才幹，何殊守在家，潘答以無人提拔，陳曰：我正覓夥計，君肯為我經營乎？潘知陳是財主，拜而謝之，陳笑而別，稍刻帶一家人來取貨去，留銀四兩，潘辭以太多，陳曰：正擬與兄作長久交，勿過謙，自是遂成莫逆，陳出本百兩，付潘販貨，得利二十兩，陳祇取一兩，曰：兄留以供父母，我得初次采頭足矣，連數日。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見他色美二句

一八三

中央研究院印

又付本二百，潘得利四十，陳分文不取，曰：近訪江西，其地甚昂，我與兄共販數千，自到彼可得重惠，那時照利均分，未為遲也，陳果出銀三千兩，潘同行至河南，採買畢，南下至湖口縣，泊舟石鐘山下，水溜湍急，陳呼潘坐船頭問話，乘其不備，推之落水，潘從水中翻起，陳用篙一戳，潘仰面隨流而去，陳方大呼撈救，波浪滔天，已不知屍飄何處，乘惟嘆息而已，陳後歸家，向潘父母哭告曰：令郎失足墮水，不能撈救，我之罪也，將所帶行李交還，復厚贈銀兩，潘合家感陳是好人，不疑其謀害，三年孝滿，潘老一貫如洗，欲嫁媳以活兩孫，陳聞信大喜，央媒說合，尤氏不肯，潘老勸之曰：陳家大富，爾去受享，我亦放心，又早晚可以照看兩孫，且歷來所借銀米，俱有筆約，爾若嫁伊，前欠可銷，尤氏乃肯，擇日過門，陳愛如珍寶，尤氏連生二子，潘指十八年矣，值潘壽，陳命治酒水亭，與尤氏看荷乘涼，見池中一蝦蟆，躍水而出，尤氏以竹杖擊之，沈水須臾，復出，尤氏重擊之，蝦蟆仰面而死，陳不覺失笑，乘醉吟曰：遇恩十八年前事，宛是蝦蟆落水時，尤氏詢其意，不肯言，固問之，方曰：我與爾恩愛多年，生子生孫，說亦無礙，乃備言前事，尤亦伴笑，將紙筆付陳，錄出前詩，次日赴縣呈告，縣令拘陳到案，陳方強辯，忽起陰風，一陣，黑影中見一水死鬼，踏地索命，陳神色如癡，供吐不諱，遂擬抵尤氏嘆曰：我以色殺二夫，何以生為，乃於尼庵自縊，陳潘兩家子，爭屍歸葬，成訟，縣令斷屍歸潘，而令陳子附祭，一附明買起宗，揚州如皋人，字嵩少，萬曆丙午，入泮，每晨必誦太上感應篇，曾拒少艾私奔，戊午，抱病還闕，神昏眼花，不見卷格，串爾走避，出闕，不記一字，中後見鳳卷榜，驚常，始信神助，己未春官下第，歸，發願增註感應篇，念好色損德尤甚，士人多怨，於見他色美二句下，備列古今貞淫報應，稿脫，則焚之神前，時佐官者，乃其子，某處，南昌羅生，舉也，舉補成，官北上，羅別曾八戰矣，是年正月二日，夢入潭第，有黃衣老翁，中坐，紫衣少年左右侍，俱飄然道裝，袖出一冊，順左者，曰：爾誦來，羅隨讀之，字字清朗，乃見他色美二句全註，羅曰：該中，旋顧右者，曰：爾試誦詩，應聲曰：食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誦畢，翁笑而去，羅醒，作書並詩，報賀公子公九日，每人捷南宮矣，惟榜花二字不解，恐誤謄之，揭曉果中，越一日，冒詣其友陳宗九齋，偶展閱類書。

二七二二九

見榜花二字。註云：唐大曆中，禮部放榜，姓楊者曰榜花，而冒其應之。後官制整，亦舉於鄉。徐太史曰：沈約臨身且不保，何有於名？冒假非成，牛羴榜中人也。中矣，而贈公車者十年，冒又似非成，食榜中人也。乃一於國中神助，一於榜前夢示，非由二十年刻以持，初終不忠之為轉移哉。益知文書云：士子有志功名，不備在幾篇文字用力也。

漫謂風流列洋宮，青衫翠黛兩成空。琴心多被相如誤，休怪歐陽勸角紅。貴溪某生，善作文，屢試不第，謂人上表查天榜，問神曰：此人誰中，因整婚母革去。起復生，生曰：無此事，神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蓋少時見母貌美，偶動一念故也。念且不可，況有其事乎？

蕭山毛西河，諱奇齡，未遇時，遊靖江，遇海昌范文間，素精相術，毛以終身問，范許以青衫終老，毛快然歸。有馮氏女，慕其才名，私就之，毛不允，嚴拒焉。後復見范，范大驚曰：兄面貌大改觀，富有奇遇，後應康熙己未召試，官翰林院檢討。昔蘇東坡見江上浮一女屍，因吟詩曰：江上吳皮囊，當年桃花面，而今不忍看。昔

感應篇圖說

見他色第二句

一八四

中興朝陽印

日恨難見，三復此詩，登人深省不少。

太上戒淫寶訓十二則

(一) 處女 婦人一生貞節，自處女始。若有汚點，是以片刻之淫，壞終身之節。後來婚嫁，便非完體，使其父母一門，暗傷體面。夫家三代，現受醜名。淫惡多端，此為最重。凡有良心，首宜痛戒。(二) 寡婦 人命無常，當拋妻而死之時，必有無限嗚咽悲傷，而欲其為我守節，不墮門風，所以守節之婦，上天必使子孫昌大，以報答之。朝廷必建坊立石，以旌表之。若誘而淫之，死生契闊之約，敗於俄頃，猶貞冰潔之操，壞於片時，不獨生者含羞隔世，而死者亦痛憾九泉。此件淫惡，極為深重，慎勿移情，致干淫禍。(三) 婢女 人為僕隸，若萬不得已，將女賣人，原屬痛心切齒之事，為主者當如己女看待，勿行淫辱。若以欲貪食，墮前早，隨身近便，恣意淫慾，日久遺禍，不使配婚，此亦重於尋常淫惡，當與處女寡婦，同切痛戒。(四) 僕婦 家人為養僕，妻為養婦，分雖主僕，恩同父子。今好色之徒，欲用家人，先觀其色，既入淫局，必至成疾。且有母女鬪淫淫玷，姑媳并無完節者，試思

我既不正，彼亦無良，上下名分，種種相礙，由此生種種淫行，由此起劫世，人畜宜猛省。(五) 乳媼 人許愛護自己子女，乳媼舍其子女，而我乳媼，豈忍借我愚孩，傷其大節，況他在我家，夫守空舍，彼意中，總與妻不失節也。我勸世人，切勿相犯。(六) 人妻 世間不正之事，勾引起於男人，或為狐惑，或為不往來，或左右比隣，偶然同見，總當以禮自固，不可毫忽動心，若因貌言相接，稍起淫思，遂爾設計，謀淫，惡端百出，此等罪孽，報應尤速，何不遏己自思，急早痛改。(七) 娼妓 尼姑 娼妓為淫惡之流，此輩何有名節，豈知君子修身，原同教玉，彼雖無損，我則行虧，且風動人，小則耗費資財，大則染毒致病，決不可近。至於僧尼道姑，業已出家，水斷情根，若加淫，不惟自干戒律，亦且玷彼清規，神誅鬼殛，迅速不爽。

(八) 妾 古人娶妾，特為嗣續計也。蓋得新忘故，有負糟糠，固非人情所宜，抑或悍妻妬婦，使妾不得其所，甚至百端凌辱，因此傷身殞命，更屬大傷陰德，務使妻妾各得其宜，斯為美耳。每見富貴之家，廣蓄婢妾，恣意淫淫，一不當意，旋即屏棄，視女子之終身，如聞見戲，人若有良，速自覺悟。(九) 正心術 人之干犯淫

感應篇圖說

見他色第二句

一八五

中興朝陽印

惡，皆由心地不正，故欲除邪惡，務習禮法，持身以正，先能不悅利乎。御下以嚴，且又無懈法，暗察自處，不勤淫惡，夢寐神魂，亦無邪見，則志氣清明，無憂外誘。(十) 淫書 大凡淫詞惡曲，最壞人心術，欲看者，玉機關，不止千般，實行姦淫，毒害無算，彼庸庸俗子，淫術既感，而學士文人，亦引誘誘方，謂風流俊逸，才子思得佳人，豈知德行損虧，衣冠竟同禽獸，倘其早戒，以正化源。(十一) 交遊 謹慎 人能親近端人正士，自然誠實老成，若與匪類相交，則居常無禮義之言，浪遊多輕薄之行，或成羣結黨，勾引姦淫，或獻媚取容，待謀進寵，此雖自無把握，實因若輩贊成，如此宵小，愈宜屏絕。(十二) 斬子嗣 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快報，淫人室女者，得絕嗣報，先哲云：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上則辱其父母，中則害其夫妻，下則污其子女，此真正罪惡之魁，非絕嗣無以示報，每見人家，有生子長成，忽而夭死者，有多妻婢妾，而終身無子者，亦有生子不肖，如無子者，皆以淫惡過重，故殃及子孫，誠知報應非輕，豈不早覺淫戒。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負人財貨
願人亡
只道人亡
水不費
誰料變牛
填宿業
毒心惡口
自招殃

感應篇圖說

負他貨財二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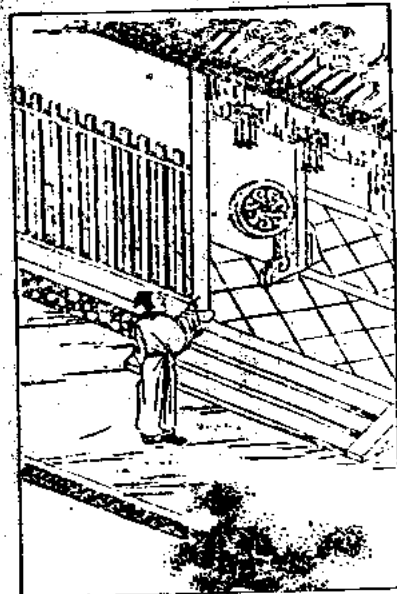
一八六

中興利源院印

(註)貨是毒物。財是銀錢。負者。借而未還也。欠人銀錢。目下無財。當思勤苦蓄積以償之。若猶未償。至願他身死。則良心喪盡。現世便是折壽。來世難逃大罵。(案)田有才。欠洪成裕錢三百千。久而未償。洪商於湖南。數年不歸。有人傳其已死。田大喜。其妻繼。謂二弟神廟。福曰。洪某客死他鄉。但求此信果真。願備牲醴酬神。如係傳言之訛。望神令其速死。後洪得重利歸家。田繼還不見。洪亦不較。前欠。竟相忘矣。田與時症死。年餘。鄰家磨房買一壯。壯而有力。一日倒地不肯起。重鞭之。乃作人言曰。我田有才也。欠汝錢五百千。今日還矣。要利洪成裕。幾牛去矣。鄰家聚觀。問曰。爾欠洪家何物。答曰。我欠伊三百千。不盡則二弟神廟。願他身死。毒心惡口。與禽獸無異。故罰變牛。為伊耕種十五年。隨老受磨辛之苦。乞語我子。速變家產清債。庶得減罪也。衆奔告其子。不信。親問之。始知通前言。立死。子乃具水運洪。時成裕久故。子亦盛德。曰。舍間昨產一牛。不意有此一段因果。即登原約燒燬。將錢兩分之半給田之子。以體父志。牛施寺僧為養牛之費。牛得善終。

感應篇圖說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惡惡思填滿
全然不識羞
方纔稱莫逆
轉瞬便成仇
蜜口逞奸計
狠心肆詐謀
何如立志節
閉戶不交遊

感應篇圖說

干求不遂二句

一八七

中興利源院印

(註)干求。如求降。求財。求官。求情面之類。仰面求人。已非美德。雖有不遂。當以發命自安。若肆其毒心毒口。妄生咒恨。觸鬼神怒。災及其身。咒人自咒矣。(案)海濱王兩翁。貧困時。除夕缺薪水。向本家告貸不可得。又值大雪。與妻孥閉門待斃。有老友鄭某。三過其門。見其家燈火全無。登息俱寂。呼問之。大生憐憫。身攜有銀一兩。解而相贈。一家得活。王通數學。隨軍出征。古語有功。題授同知。數年為顯宦。族衆到任所干求者。源源不絕。王不記前事。各為資助。有遠族姪來投。王並不認識。但念係本支。暫住數日。贈銀四兩。布四疋。又為整理衣服。姪嫌其少。求貸五十金。王曰。吾族千丁。一人五十。須五萬金。我力能辦此否。不允其請。時王一子。妖姪。姪出至大門前。呼王之名。咒罵曰。爾無子絕嗣。猶怪吾待本支。願爾生生世世。俱如此。是歲王正室生子。這人回籍告別。族衆俱來作賀。前咒罵之姪亦在內。王治酒大會。邀同年贈金老友首座。對衆首曰。諸君曾記某年除夕下雪時。予向某告數十文不與。又向某借數升米不與。水源木本之誼安在。若非鄭翁慷慨贈金。我合家已作溝中瘠矣。今我僥倖居官。君輩到此。雖米肉亦無處回。

二七一

這兒我無子絕嗣。我今有子矣。君輩道能再見否。乃出千金與鄭為壽。姓懷遠夜過去。

(附)宋盧某懷百金。饒王正文公。求為江淮轉運。公辭曰。君才不稱。敢以杜防廢公道乎。盧慚而退。日夕凡三叩公。忽夢神叱曰。王且盡心於國。汝兄其速死。上帝將罪汝矣。及醒。汗流遍體。數日卒。

宋韓侂胄。因以擁立青宮為己功。求節制於丞相趙汝愚。汝愚不許。遂惡。內交宮掖。外比奸邪。謀傾汝愚。而難其名。關於京師。曰。彼宗姓也。詳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與右正言李沐。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遂罷相。侂胄因相。遂大譴。欲立奇功以自固。乃倡恢復之議。開置邊陲。用兵不息。江淮民死。而中外憂憤。史彌遠與吳子榮王。謀誅侂胄。請旨。令夏竦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僞冒四夫人。大燕至五鼓。夏竦擁侂胄至玉津園。擊殺之。陳仲微任南田。有處山浮屠。與鄰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曲在浮屠。他日過寺。見鐘上寫單。保旦暮見詛語。微自思曰。吾何心哉。神鑒之矣。時朝寺僧甚疾。卒感應篇圖說

千面不運二句
見他失便二句

一八八

見他失便說他過



關公公子
姓名揚
立散千金
若孟嘗
一旦差黃
渾似洗
舊時狎客
笑耶當

(註)人誰能事事如意。設有失便。或為數之已定。或為變之偶值。若見人過此。即猶他平日短處。謂宜有此失意事。是不懷其美。而且幸之。不懷其惡。而且快之矣。(案)費公子。父為顯官。遺產頗富。貴性豪華。不善營商。門客吳康。性意豪爽。嘗呼為肥囊孟嘗。豈知財如流水。會有涸時。不數年。家計全空。破衣敝屣。人皆避之一日。鄉人會飲。公子與席。吳康並不讓進。竟居公子之左。且顧而媚曰。少年不學。老來悔。有時不悔。悔時悔。今先將道盡。豈因君為人不端。至於此極。夫復誰怨。公子怒曰。我因好博。臉面以致。豈非不肖。康曰。君祖宗。爾昔為吾狎客。嘗呼我為孟嘗。信陵今乃為此言。真反復小人。拂袖去。時公子之父。雖已門生。故吏。爾都中。乃發憤赴京。以門庭還主事。漸陞郎中。外補都守。因鄉黨。依然舊貴。賓客填門。惟吳康避不至。公子使人強邀之。笑謂曰。張儀相秦。由蘇秦一激。我志頗氣憤。已不復有居官之想。非爾相激。焉有今日。理當辭謝。但爾前此虛問之。言雖係正論。我得勢時。何以不說。處順時。何以不說。只待勢窮境迫。以煥笑為怒。罵如此存心。何異禽獸。從此絕交。請勿復見矣。吳康憤而去。自是不齒於人。

感應篇圖說
見他失便二句

一八九

(附)漢班固作漢書。謂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乃因以黨惡。故竟持瑣獄中。視遷之宮刑。更甚於范氏作後漢書。論班固身陷大獄。智及而不能守。乃以謀逆故。竟殞厥宗。視固之得禍。更慘於前人之事。豈可以成敗輕議之乎。唐咸通中。鄆國杜牧。節鎮鳳翔。荆南康訪使秦匡謀。大舉討賊。不勝。來奔。以其窮蹙可凌。責令庭謁。既不從。則使吏責之曰。汝鳳翔民也。乃抗鳳翔軍使耶。匡謀報曰。某雖家岐下。少離中土。君制節之日。已為分符。比從荆南來。遠離趙伏。塔下。慘怒。乃勸匡謀擅取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朝廷勸康案治。遂斬匡謀。其日旋風暴作。衝突府幕。慘大驚。疾發。未幾死。同上。明漢州王生。好指摘人過。其隣人有喪子者。生斥之曰。由爾惡極。故有此報。未幾。生之二子皆病故。隣人復謂之曰。想爾惡更極耶。生見其族兄。歲考列四等。生即指之曰。文實荒謬。安望優取。不一科。生譏之。竟列五等。族兄亦謂之曰。想吾弟文更荒謬耶。人皆述之以為笑談。此生竟無顏對人。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不幸天公
賦所願
自家覽鏡
亦難堪
勞人何用
生非笑
積恨他年
重似山

感應篇圖說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一九十

中央研究院
無錫高氏藏

(註)人生四賤有缺五官不全謂之天刑君子於不成人正當生憐憫心若肆其輕侮而汕笑之非惟有傷盛德抑且犯人之怒乃取禍之道也
(案)孫元功貌最劣縮頸大腹尖嘴年近五十領鄉薦人以其貌陋皆不敬之有輕薄子作偈語嘲之曰縮頸彈如瓶獨行宛似鶴何來孫行者悅傳占繇科更盡其形於紙上引線放之元功見而微笑援筆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信知如今方表名隆無端良匠造形容富風輕信力一舉入高空縱得吹噓身漸輕只疑遠赴蟾宮兩條時侯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驚對中赴京會試郡守李令責之曰君非介冑士奈何具封侯相耶衆皆大笑元功是年登第果官淮南正轉運使前郡守時爲副相見但從但不記前事曰明公似有素者豈嘗遊過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背比矣元功曰風采非吾所有但生平惟知拈弄筆墨未能持較荷戈討侯之事恐負君侯矣郡守忽憶愧謝不已後位至兩府致政回里大會親友向日輕薄子避而不致見元功作自嘲詩二章以贈輕薄子見之慚懣欲死

感應篇圖說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握髮吐哺
稱屈宏
好賢千古
羨周公
後人不踐
前人迹
一見才能
便不容

感應篇圖說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一九一

中央研究院
無錫高氏藏

(註)前曰既正排賢專指進退人才言設人之善惟人所長泛指常人言此曰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指用人言既與排者其人已選我退之也抑者其人未選不許其進也四語雖相類然尋繹經意賢正指人品善指德行長指行事才能指智識各有所別
(案)明沿海近倭處設重臣爲經略使點驗軍爲之副有某公以宰輔出鎮自恃位高望重變亂成法一切口臨雖而無備陰軍不治道屢獻策損不用惟倚武弁余隴文員劉汝璣爲心腹二人恃寵矜持日中無人忌忌軍之才在某前共議毀屈抑之致致軍有能莫展一日監軍欲見某請設守望嚴訓練條陳備極周防候謁三日兩者拒之乃乘二人回話之便同進見侯二人言畢緩緩敗陳某瞋目不答半响言曰多一事則多一事之擾徒糜餉結構爾爾非知兵者慎勿復言微囑之二人亦笑監軍辭出不敢復言倭乘無備揚帆入寇臨海郡縣盡被殘破損傷人民數萬監軍特疏糾奏將某疏防玩寇俗信匪人之處據實陳奏天子震怒將某革職嚴罪立功即陞監軍爲經略使到任日余陳披甲負弓矢前驅劉汝璣望

唐備伏軍顧而笑曰：「公來耶？何勞重禮？」人揮汗不敢動，自是公重用。
（附）戰時顧清孫儒學兵法於唐，各子孫皆能，自以才能不及，乃召至，
以官將，則其足成廢人，顧作狂得免死，齊使者以顧田忌之威，王以為
軍師，時顧清伐趙勝之齊，欲救趙，用計直趨大梁，獲趙軍，與大破之，後清
伐韓，顧又伐魏，以救韓，致魏兵於馬陵，魏夜高射，俱發，清至樹下，自刺。
戰時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之才不能如非，非見韓非說難書，每恨不獲見
非，及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與諸大悅，將用之，李斯懼其奪寵，請之下獄，非欲自陳
不得見，竟死。後李斯為趙高所誣，亦欲自陳，不得乃死。讀者以為天道好還云。
明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素與己異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
弊，學公者為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歸懼不為公所容，公意處用之，曰：「其才可
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唐楊敬之愛才公正，項斯以卷謁之，贈斯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勝於
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斯擢進士。

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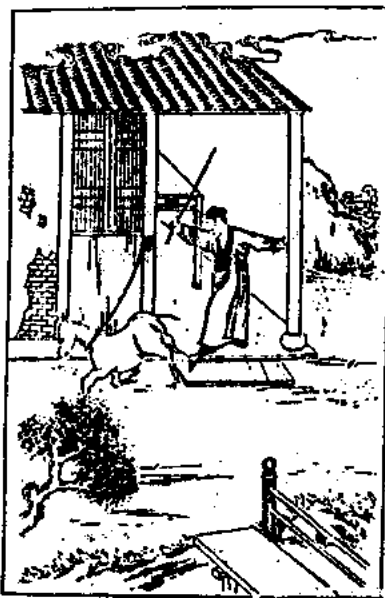
見善才德一句

一九二

理人

中央研究院

理人



蕭曹遺律
禁妖書
新決嚴刑
前惡徒
試看板橋
三娘子
自家變畜
更雷誅

（此）縣制也。清律載：「凡屬縣，斬決示當，故所不原，蓋生殺之權，造物主之，理
人者以小人操之，禍所及，而不知陰毒其矣，所以重其罰也。」
陰陽一理，豈能免於災報乎？

（案）山東板橋店三娘子，少寡，有容色，家多鹽，不索重價，人爭買焉。一日，有少
年，子與客投店住宿，夜半起，潮忽見三娘子，住處有燈火，光清，往從窗隙窺之，
三娘子赤身，披髮，從地下挖出木人，木人舉動，磨磨，磨磨，其仗劍作法，用水磨之人
牛，但活，驚駭，耕種，須臾，便覆，吐花結實，得謝麥斗餘，又令木人磨麵，將各器仍
埋地中，就寢。少年驚懼，而天明，客告，皆起，三娘子出，滿餅供客，少年不敢食，別
衆先行，見客食餅，皆伏地作禮，鳴立變為三娘子，三娘子入廩，少年思此
婦，惡天地難容，可以計謀，乃覓近海，預治餅數枚，藏行李內，探其店中，無客，
暮夜投宿，三娘子款款相接，問用飯否，客曰：「未也。」遂入內，取餅為餽，復入取茶，即
以行李中之餅，易其一，茶至，取所易者食之，其餅粗，甚不美，口我行，李中有餅，
較此頗佳，取以相敬，何如？三娘子不疑其給已也，乃食之，食畢，而婦形現，少年笑

感應篇圖說

理人

一九三

理人

中央研究院

口，爾今日亦嘗此味矣。雖始其驟劣，不暇收管，繫之柱上，鞭之，乃彌耳聽用，騎往
貿易，至臨清，有老人見而笑曰：「此板橋三娘子也。」以人變婦，今自變，人適以自
然，但罪大惡極，若君若終，轉得便宜，不若復其原形，俟天誅之。方見報應不爽，
乃從口邊擲下，墮度一，三娘子得脫，仍至板橋開店，後為天雷擊死。
（附）主簿孫公綽到任，暴死，一日見夢於縣令曰：「某有冤求長官中，某命未合
盡，為奴婢所欺，密運離卒往擒，必不偏袒，宅堂前東首第七五墻下，有某形狀，
可怖之，而正其罪，言訖不見。縣令即於次日往捉，蓋捕諸奴，向堂前搜之，果獲人
形長尺餘，釘滿其身，木漸為肉，即之有聲。縣遂申府，府處極刑。
唐呂用之伏誅，軍人對其中堂，得一石圖，內有一婦人，身被極酷，背書高縣姓名，
是以高縣每為用之所制，隨高縣既為所制，用之妥為及於殺，當知理，縣廢人
未能害人，適足自害，即能害人，亦自速其禍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同上。
吉州衛者王萬里，善幻術，宣慰司奏秦王，常所辱之萬里，悲其因以術厭婦，一
日，夜坐忽見一女鬼至，詰之，鬼曰：「妾乃王萬里所遺害公者。」見公誠謹，不忍侮

公今欲乞公申委妾乃豐州府周和鄉之女名月內因母病貧召萬里占之萬里乃記妾生命行兇禁術使妾昏仆門外萬里負妾至野割妾髮及五官五臟粉以爲丸咒之復束紙以爲人形百端使術道即以針刺痛苦不可言乃問之縣縣捕萬里訊之果得其情又供竹殺二人搜獲內果有三人指髮乃殺之同上泉州一僧能治金瘡藥中者先以白糖末令食不覺覺味甘食黑豆不覺乃中毒也即磨石磨皮橫飲之下即吐出毒無不愈李晦之云中毒者以白帶芽茶搗爲末冷水飲之即愈又治瘡毒用芫花根搗汁半升和酒飲之立下福清縣有訟遺金瘡毒者請令治之不得其確或欲取兩刺刺入捕必獲蛇獸類遍身有刺如聚房蓋即山中之刺鼠也金瘡以蛇刺入其家金瘡不敢動雖在榻下睡時遂爲蛇捕出之附錄解毒毒方 龜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

感應篇圖說

用藥殺樹

一九四

中央圖書館藏



神機枯時
愛女亡
夢中一弄
足相低
若非田姓
先生教
項玉埋香
在左廟

感應篇圖說

(註)方長不折仁人之用心也樹木年久或爲鬼神所棲不可輕伐伐且不可用藥以殺之殺之者或係他人之樹樹主與己有隙或有礙己之風水不便明伐陰謀以害之存心既毒必招惡報

(案)唐節度齊國韓有女嫁防裴使周顯顯赴京朝覲裴懷孕待產歸母家住花園左廂檢樹一杪杪抱不交多黃蜂而度恐其擾人令用火藥燒之蜂去樹隨焦是夜女夢金甲神持巨斧怒責曰我無故被爾父所殺要在此惟止又遣爾生處汚穢宜速遷火早女告父而度不許夜又夢神曰爾不遷將欲試吾乎忿憤而去女懷欲移右廂而度知之曰臨辱之人豈可動勞重責請辭乃止是夕節度乘獨仗劍在中間看書夜半聞女有哀呼求饒聲趨視則顯顯有斧勢氣絕矣節度自傷一時執刃致女非命厚殮之俟增歸安葬時顯顯朝覲已畢回至汶上見一家簾門外有婦宛似其妻問諸僕人皆曰是也趨至前果妻也驚問曰卿何以在此妻哭訴枉殺之故且云某司查案妾與君還有四十年姻緣之分但爲樹神控告其案未結難以回生離此十里右田先生懷抱異術君求之必能見援先生之說固不稱也倘有恥辱加君須耐受之若與相拂妾無生路矣言訖不見顯大驚疑在近村住下訪聞田先生授靈荒寺乃具衣冠往拜衆徒云先生出食未來稍刻見一人穿藍布衣面目醜陋曳履而至顯叩拜告以相求之故先生曰吾寄食村廬豈有驚人事若君誤聽矣顯長跪不起先生怒曰此必癡人喝令衆徒唾顯面上顯不敢拭其面如故先生又命衆徒舉脚亂打顯忍痛叩拜先生又令拉出門外出而復入者數次先生乃散生徒纔起曰君至誠如此何忍不救遂設位而兩坐令顯下跪顯恍惚若夢至一衙門高牙大貌侍從深嚴有王者冕旒端坐視之乃先生也呼顯至案前曰君事吾已盡知毋庸再說命遣拘樹神須臾衆力士押到案先生責之曰爾令僕世間放火縱火殺與齊氏何涉神叩頭顯罪先生曰吾已斷齊氏還陽之左廟水爲爾之香火爾可釋也衆僕拜畢顯仍跪斗室中先生曰爾君下顯幸不辱命貴夫人吾已令人送歸君回即生矣顯乘程到家雖以其事告節度節度而齊氏果活以左廟奉樹神顯曰瑞報大王

感應篇圖說

用藥殺樹

一九五

中央圖書館藏

慧慈師傳



報稱庭堂 是師恩 天地君親 道法自然 生靈無疆 綱中持履 作禮云

慧慈師傳

一九六

(註)前云慢其先生... 其於慢心慈於外... 師或有過求... 常州淨因寺... 好德床前時... 良久方知... 斷後以沙土... 之大省向佛... 以瞻其師... 知大省素... 可得也周... 奈拙夫時... 何不出生...

遊大省... 終因... 從欲死... 連救... 水連... 出... 索... 一... 解... 謂曰...

抵觸父兄

一九七



父兄如天地 承順豈可逆 不孝不弟者 禽獸無分晰 王法所必誅 天雷所必擊 人若不悟斯 再請觀磨盤 血跡

擄掠致富



殺人放火
逞強暴
擄掠之家
最可恨
雖料天公
巧報復
全家投首
足相償

感應篇圖說

擄掠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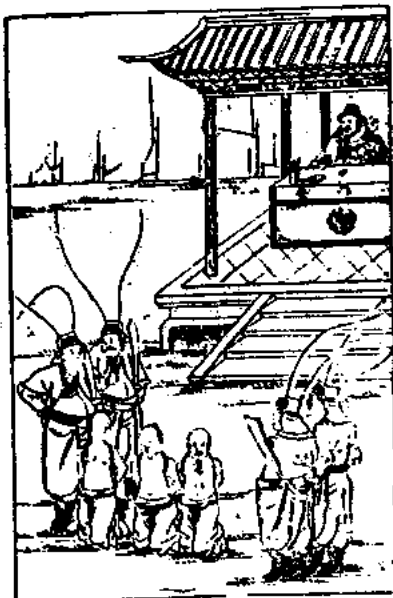
一百一

中央圖書館藏

(註)擄掠專指劫奪而言或用兵之時必意放掠或盜賊去後借端焚殺或虛言
饋餉之餘或地值水火之厄強盜乘機竊奪其害尤甚於人之致富或承先
世之遺或謀什一之利或躬耕力田或奉事服官任勞受值求以遺得以義自然
長久受享若擄掠致富出爾反爾豈能免於天殃乎
(案)明末盜寇四起鄉村擄掠多有土賊有司無力資募任其擄掠村民趙四貢
齊力習武藝率亂結黨作匪放火殺人流賊中結號一條龍擄掠後大赦天下凡
失身為盜者俱許自新趙得漏網趙其向日擄掠之資至杭州城隍山下買房置
產開張酒店僥然富貴矣其子不肖尋習鎗棒交結匪類時四月八日佛誕之辰
子約無賴多人至淨慈寺遊戲見某紳家一女美艷非常子流盼不捨是時約乘
明火執杖打開某紳大門竟奪其女因外祖母垂危往看病得免淫淫趙趙劫
資財而遁次日報官緝拿一一被獲抄其家得鎗刀軍仗時天下方不許民間
私藏兵器乃引謀報律全家俱斬

感應篇圖說

巧詐求遷



世上得人
品最微
習官乘蒙
欲分肥
強將命婦
諧連理
西市遭刑
類血飛

感應篇圖說

巧詐求遷

一百三

中央圖書館藏

(註)巧者營謀詐者詭譎一命之榮皆由天定不求而自得者命也求之而始得
或求之而不得者命也若加以巧詐則方寸已壞置之諸廟必不公忠出而隨民
安能廉潔況分非應有天必厭之而予以奇禍巧詐亦何益哉
(案)呂鍾才貌兼全但賦性放蕩所歸者子都宋朝雖有號妻潘氏呂視之淡如
也登中後選湖廣孝廉縣儒學赴任至蘇州見優人賈文與己面貌無二大喜邀
之同行日共食夜共寢餘餽斷袖莫能離也妻見賈事可人亦有愛國之一日
舟次漢江呂酒後不諱感染傷寒妻奉湯藥與僕計曰官人中道身亡我等進退兩
難吾兄賈某面貌相同若買充到任決無人認得且官人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平
日朋友親戚人人冷落必無遠來查問者僕以賈充從是曉妻召買議事遂
成仇讎到任後幸感小邑俗朴風醇詞訟有限苟且敷衍不致張謬時逢舉動
之期賈竟忘己為假冒百計謀匿潘司與呂同年調任省中面敘舊好賈茫然無
應及考其詩文不能答一字潘司怒曰吾與爾長安同寓花前月下聯吟久
所服膺今成木偶定係光棍假冒乃帶至府處時夾棍訊得實以其冒官欺君



一生衣祿
總由天
減得些兒
書便經
若是奢靡
奢紀算
求醫服藥
亦徒然

(註)適者安適。樂者快樂。皆人情之所欲。但過而則志氣昏惰。無度或促壽。或招殃。蓋人生財祿。皆有定數。不宜過享。譬如有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若用百文。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則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如是觀。
(案)山右豪民伍其仁。廣有家資。奢侈無度。建大第。僭擬王侯。用翠柏為椽。紅粉為壁。文石為階。鑿池於堂。覆以水晶之磚。金魚荷蓮。盤然可數。客坐其中。如所水上。又有七寶之牀。遊仙之枕。鳳凰之扇。龍鳳之拂。周飾而盡。越異珍。尤觀其中。每食進饌。悉用金銀玉盞。侍婢皆綺羅繡縠。分列兩旁。以手捧饌。視其所欲而進之。有會芳園。廣可十餘里。起十二院。居十二妾。每妾用美婢八人。服事。妾皆通棋琴書畫。舞盤解妙舞清歌。晚夕治酒。通園燃銀燭。萬條明如白晝。令妾賭采。勝者得侍寢。各院之婢。皆持樂器。奏於窗外。俟伍睡醒。乃歌。繼則復奏。連旦不寐。家畜男女梨園。客至則演戲。伍自執鼓板。按其宮商之生熟。以為賞罰。日用千金。率以為常。豈知福過則災生。伍忽得胃病之症。雖珍藥不能下咽。每日臥牀不起。略聞香動聲。即魂驚汗出。有道士索請抽添之術。進藥數劑。引動相火。一時不

御女。則下身如火。疼痛難忍。不數日。痛裂流血。日夜呻吟。聲如牛吼而死。
(附)宋涪州節度使朱信。繼富聚歛。於京師築大第。外營田園。其長子任供奉官。厚恩賞。於富室中。俱有鐘磬絃索。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目即還也。於是私募俊僕十數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宅旁。俟其出。擁擁而去。鼓馬服玩。備極華美。日會京師。乘無根。醴酒。至信卒時。家資已耗什之六七。弟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訴。奏於朝。餘財悉付其弟。並除供奉官。進給。遂貧困無依。乃代獄平。給醫藥。又以疏息被逐。京師貨鬻者。少弄。謂為戲。供奉竟置焉。

明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生。又同年登解。同日授官。一授黃州教授。一授鄂州教授。未幾。官黃州者死。官鄂州者聞之。即遽分後事以待。越數日無恙。因往弔。且祝曰。我與公年庚同。出處又同。今公先我而去。我即死。已後公多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豐。故祇公生於寒微。未嘗享用。故壽也。官鄂者。由此益自刻苦。不敢過樂。官至典郡。



只顧行兇悍
那知惡貫盈
橫管人將喪
呼喝鬼魂驚
腹潰肝腸見
肢殘血肉零
剝燒與毒磨
萬劫入油鍋

「註」君子見人有愛懼之事，隨便安慰解釋，使之心寬便是莫大功德。若結端恐嚇之，或放成病，或放其身，其為罪孽豈小哉！佛經云：好驚怖人者，來世當變蛇龍，畏避諸獸，動輒驚走，蓋恐嚇之報也。

（案）永嘉富人王生，與湖州客爭薄價，客言過，生一時怒起，用拳毆之，客登堂倒地，生大懼，扶起救之，自認不是，款以酒飯，隨行禮謝而去。至渡口舟子秦四問從何處得，客曰：為此幾喪性命，乃備語其故。時數里外，有無主流屍秦四，投人也問客言，暗思一計，向客買絹，並丐貨篋之篋，俟客登岸，遂攜流屍至其家，脫衫褲衣之，急叩生門曰：頃有客過，遇云為君捶死，我呼其父母妻于告官，當與篋為證，旋即氣絕，不敢不奉告。生舉家泣，賂以錢百千，舟子搖首不允，增至二百千方許，相與掩屍深林，生有僕趙年，向因通牌事發被生痛責，憤恨在心，赴官出首，起屍相驗，拘生段訊，生從未見官，一到公庭，口訥不能辯一字，官命重責，竟死杖下。而客之被打復醒，酒飯出門，與舟子報信，諸款未及細詢，臆慮結案，秦四得漏網，明年客又至，王合家以為鬼，縶而罵之曰：向者爾偶仆感應篇圖說 卷之四 二一十 中央研究院印

即醒，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尚來作祟耶？客怪嘆曰：安有是哉？我幾死轉活，蒙惡一掃，與渡口舟子，即安然歸家，今方資主僕救謝，何以為鬼耶？王生之子哀憫留客，執故僕訴於官，索捕舟子，訊出藉屍時真情，追原賤給生之子，秦四不合情屍嚇詐，致死人命，按賊治罪律斬，趙年以僕逼主致死，立決，以示原問官革職（附）恐嚇有二：一是遇人急難，不行安慰，故動其憂恐，一是虛張聲勢，使之怕我，與遂所欲，與乘威迫脅不同。夫人有怖畏，當曲為寬解，乃反以危言恐嚇，或致非命，則孽自作矣。字彙釋以佃戶張三欠租，必欲令還，致自經死，孫季明以女使與小奴作過，必欲根究，致投水死，雖其自殺，實我殺之，為其恐嚇使然也。見太上業報因緣經。 卷之四 二一十 中央研究院印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命或快隔，怨天何用，自不長進，尤人奚為，毀有滿篋，金珠入手，登時就縛，我勸世上，貪夫守賤，安貧樂

感應篇圖說

卷之四 二一十

中央研究院印

（註）人生陷缺，皆由命造，於天何與，於人何涉，而乃怨之尤之耶？從來能安命者，食貧守賤，多有後福，而不安本分，動輒怨天尤人，偏有意外奇禍，蓋怨天尤人者，必不自反，惡業益重，是以天災人禍，其來如連也。

案：荊州楊大同，祖父遺產頗豐，因沉酣鴉片，好賭致資耗盡，貧苦無聊，大同不反躬自責，反恨天道不公，每指天而罵，又恨親戚不幫助，朋友不扶持，呼名毒咒，願各速死，以快其心。一日月下，正巡邏，忽有一少年叩門入，謂大同曰：爾欲發跡，當從我遊，恐尤奚益？今有一好境，往可立富，爾能隨行否？大同喜而願從，少年乃出錢沽酒，與大同暢飲，至夜半，取銀視於壁間，畫門，驟水念咒，雙扉忽啓，少年執燭前行，大同後隨，至一處，見堂階宏敞，鋪設華麗，又進至內室，則珠簾繡幃，香檠羅帳，少年趨前，獻金銀珠玉，指謂大同曰：子既憂貧，何為不取？大同乃憤意取之，少年忽滅燭不見，大同在暗中，覓歸路不得，正在惶惶，忽聞數人大呼捉賊，用繩縛倒，乃是一巨室，且送官，不能分辯，死於杖下，竟不知少年是何鬼神。

呵風罵雨



道培雖值
應物流形
雨師風伯
天地功臣
無端何屬
觸怒神明
夫遭水病
妻被火災
雙雙身殞
萬劫沉淪

感應篇圖說

呵風罵雨

二二三

中央新聞社印

(註)風噴萬物雨澤萬物。風伯雨師奉天之命。各有司職。故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程子過風雨必興。聖賢畏天之誠如此。世人雨多則怨。風多則怒。豈知風雨不時多。由下民作惡。乖氣致診。詞且屬之。罪莫大焉。

(案)村民馮三。汲汲漢氏。俱惡。不習道理。有草房被風吹倒。夫婦心懷怨恨。每遇風起。則指而痛罵。一日三汲在門前閒坐。忽有旋風在脚下。經送即奔至河邊。躍入水中。時有在田力作之人。慌忙拉起。已半似矣。故其答曰。適見兩白衣人。過我面前。云河中元寶甚多。易不往取。我隨去。果見白龜。其面取之。不圖其入水也。自是神魂昏迷。或歌或哭。時以不得元寶為恨。後夜雨。兩白衣人復來。敲門約去。三汲竟投水而死。其妻洪氏。往田刈麥。偶值大雨。衣衫淋漓。歸主廬前。取火烘焙。且焙且罵。忽有大星。落在衫上。摸而不滅。燒及皮肉。疼痛難忍。喊鄰人來救。衣如膠粘。牢不可脫。用水澆。澆愈澆愈熾。不啻添油。須臾焦爛。頭爛。渾身燒如黑炭。受三日無覺之苦。方纔氣絕。此謂風罵雨之報也。可謂夫婦之惡矣。

圖合爭訟



兄弟由來
一樹花
同生同長
共根芽
如何却聽
閒言語
姜被成水
雁影斜

感應篇圖說

圖合爭訟

二二三

中央新聞社印

(註)圖合者。兩端用言挑唆也。民之愚者。不能訟。當者不願訟。強有力者。雖懷好圖之心。未有訟訟之才。惟奸人意在圖利。以言挑唆相激。而成其而捏造風波。代寫詞。故令人亡家破。積年不解。蓋訟端息。則利孔閉。不至利盡不止也。

(案)程姓。兄弟十人。祖遺財產百萬。長者當事。早支用多。次者遞減。最小者無支用。兄弟相與安之。未嘗較也。有表叔程國卿。久掌出納。一日長子檢。見其糜費浩繁。變相相責。國卿羞怒。唆其諸弟。曰公中之產。理應均分。曰見某年取若干。某月取若干。俱使侵入己。有籍可按。可使吐出也。諸弟信其言。向兄索。兄負性不肯出一好言。致諸弟皆忿。交換同室。由縣控府。由府上控。兩造爭勝。各行賄賂。越數年。家皆貧。國卿欣欣得意。一日街上有小兒。路過。云城隍附身。直至國卿家。衆隨入。觀見小兒至中堂。面南而坐。喝令帶犯入。來。國卿如有人鎖押。跪於階下。城隍曰。爾圖合爭訟。罪惡彌天。宜速報。即令帶去。受罪。國卿伏地哀聲。天須災。城隍曰。爾受何罪。可對衆宣揚。答曰。適過刀山。有鬼以鐵叉刺胸。拋在刀上。衆引。刺痛不可忍。城隍曰。爾以刀筆害人。應受此苦。再命帶去。圖

聊真叫如初。醒後自供。適有鬼使以木板夾其首。手足俱為兩半。城隍曰。爾雖人骨肉。應受此苦。又命通靈確確油。寒水大林諸神。城隍曰。十八重地獄。若令爾今日受盡。則陰曹法無可加。今陽報既彰。留餘以作陰罰可也。程氏昆季不合信術。挑唆自相殘殺。神明震怒。祖父恐傷。各減算紀。傳與世人共相勸勉。兄弟間和好。則訟楊浮言。無自入矣。吾神去也。問小兒。一字不知。嗣知不久卒。

(附) 推諉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婦足腫。覆人酒。被店主毆。肆趙解曰。酒值幾錢。曰一萬。燐脫衣代償。老婦不謝而去。他日遇於途。曰。蒙君解難。心不敢忘。吾善治瘡。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遇瘡。一灼即愈。後遇一僧。資垂於耳。依法治之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衆。遂致富。或曰。老婦即趙姑也。并往。

明黃鑑。蘇衛人。其父信教唆爭訟。誘人產案。致人冤獄。後鑑嗣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郡人皆嘆天道無知。天順在位。鑑隨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於景泰中。有禁錮人順疏。立時伏誅。合家斬殺。

附錄徐明府息訟歌。一合。世人有事莫經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諸諸公剖。

感應篇圖說

卷一

二二四

中央研究院印

兩情惡。你無怨。他無怨。人唆訟到衙前。告也要錢。訴也要錢。若人奉真。又奉等領。也要錢。開也要錢。三六房最難。審也要錢。和也要錢。自古官清更不廉。走也要錢。坐也要錢。三班六房最難。審也要錢。和也要錢。自古官清更不廉。打也要錢。枷也要錢。咬訟本來是好。貪也要錢。輸也要錢。爭強角勝。官司難。也。以完屋也。賣完。食不充口。衣不全。妻也可憐。子也可憐。幾知唆訟被人陷。誰也枉然。悔也枉然。唆人爭訟。罪彌天。神也何嫌。鬼也何嫌。若人自有大尊。密也徒然。告也徒然。況且人心一般。你求安。他也求安。何不人人息訟。此也休。彼也休。食毛踐土。報恩難。賦也早完。稅也早完。天地親師。德無違。時也念。利也念。酒色財氣。禍非凡。老也戒。少也戒。教子讀書。與耕田。名也有。利也有。有為。不犯科。條不作奸。爭也無。訟也無。有事全要自己。寬。即也受。辱也受。焉。看破勝負。總無關心。也不平。氣也不平。解事分爭。不要錢。福也無。壽也無。永無是非。到官前。官也喜。民也喜。各安本分。樂天年。田也保。全。庫也保。全。世人依得此篇言。行也安然。中也安然。吾本為官。愛民。願子同然。願民同然。雖是

感應篇圖說

幾句開歌。依得身安。行得身安。有人抄寫。遇相傳。言也。結。實也。結。緣。上。勸。勿。訟。律。言。十二。首。 (一) 勸。鄉。紳。勿。訟。 幾。生。修。到。宰。官。身。百。事。隨。緣。莫。認真。欲。重。功。名。須。愛。己。敢。憑。機。勢。更。凌。人。訟。庭。庭。可。欺。衡。衡。獨。何。對。鬼。神。自古。大。臣。光。史。册。家。居。原。是。好。鄉。紳。 (二) 勸。士。人。勿。訟。 一。領。獨。衫。莫。自。輕。秀才。身。分。本。光。榮。但。從。爾。室。求。無。愧。休。向。公。庭。訴。不。平。雀。角。無。端。與。訟。獄。龍。門。早。已。誤。科。名。讀書。是。學。如。何。事。那。有。功。夫。學。佔。爭。 (三) 勸。富。家。勿。訟。 百。萬。資。金。總是。虛。富。若。何。復。較。錢。錢。貪。財。最。足。招。尤。怨。結。訟。徒。然。飽。吏。胥。若。待。終。凶。傾。產。業。空。來。晚。悔。喪。形。骸。若。今。欲。種。兒。孫。福。步。少。當。留。地。有。餘。 (四) 勸。貧。人。勿。訟。 任。爾。喊。冤。訴。訟。家。貧。合。受。人。欺。投。呈。滋。費。苦。呈。呈。禮。控。案。從。無。結。案。時。空。自。奔。馳。拋。歲。月。那。堪。凍。餓。泣。寒。兒。不。聞。賢。達。垂。良。訓。死。到。呼。兒。學。吃。虧。 (五) 勸。兄。弟。勿。訟。 兄弟。從。來。得。最。難。如。何。手。足。思。相。殘。多。因。底。底。盤。盤。巧。遂。使。天。邊。雁。影。單。同。氣。有。乖。類。構。口。親。心。無。異。總。悲。酸。而。今。門。內。爭。端。起。但。念。高。堂。莫。見。官。 (六) 勸。宗。族。勿。訟。 族。中。雖。是。各。分。門。上。溯。高。曾。共。一。源。不。念。祖。宗。聯。水。木。類。經。州。縣。佔。

感應篇圖說

卷二

二二五

中央研究院印

田。因。鴿。鴿。已。自。傷。毛。裏。鴿。鴿。如何。此。本。根。學。得。張。公。百。忍。也。留。好。樣。與。兒。孫。 (一) 勸。朋。友。勿。訟。 飲。食。勿。勿。傷。同。類。人。獨。何。心。訟。友。朋。縱。為。各。風。難。釋。恨。云。胡。舊。雨。不。關。情。昔。年。願。結。交。蘭。契。今。日。翻。成。雀。鳳。爭。連。袂。歸。依。案。下。那。堪。回。首。離。鳴。 (二) 勸。鄰。里。勿。訟。 客。路。飄。飄。嘆。子。身。偶。逢。桑。梓。認。鄉。親。家。堂。逢。遠。忘。同。井。溝。渠。偏。多。控。比。鄰。須。念。開。闢。皆。故。舊。況。多。桑。梓。姻。婚。姻。睦。皆。出。人。時。相。見。莫。為。閒。情。起。禍。因。 (三) 勸。勿。與。孤。寡。訟。 世。間。孤。寡。堪。憐。誰。忍。欺。凌。凌。角。穿。穿。字。內。窮。民。傷。赤。子。閨。中。苦。節。數。青。年。最。宜。體。恤。情。相。讓。縱。有。猜。嫌。訟。莫。若。若。不。與。伊。深。計。較。寸。心。陰。感。感。神。天。 (四) 勸。勿。代。作。詞。訟。 誤。用。生。花。筆。一。枝。為。他。人。事。費。神。思。視。前。樓。閣。憑。空。起。騰。風。雲。任。意。吹。日。送。殺。機。心。最。險。躬。蹈。陰。險。難。離。群。試。看。牢。獄。死。亡。者。多。半。從。前。是。訟。師。 (五) 勸。勿。唆。人。訟。 唆。人。爭。訟。破。人。家。總。為。貪。財。一。念。差。差。日。只。愚。三。寸。舌。有。時。翻。作。兩。頭。蛇。欲。消。風。怨。將。與。誰。暗。送。陰。謀。圖。風。牙。縱。火。自。焚。難。自。脫。不。如。開。口。吐。蓮。花。 (六) 勸。與。人。息。訟。 須。學。魯。達。立。意。誠。為。人。排。難。解。紛。爭。雲。霧。乍。起。都。吹。散。月。日。公。持。代。品。評。苦。口。若。能。談。主。理。

此詩以動寫情挽回一世清談爲難能與衆不同

息諒歌。謂訟不可樂。樂從此敗。一萬兵自損三千時。訟則痛於精神。設
有患害。那有善公安。亦無自唐史。官職未可知。厄憐如龜羅。偏時失足時。辱及確
造敵解回變。產人多爲學田地。貧見仇家私挾怨。兄弟爲冤結訟詞。成訟更受累。
氣。官司打官司。幾見訟得利。婚姻姻戚仇。空把現成事。失財更遭官。又加一倍費。
代表代人爭終久。判失義因親強出頭。從此絕交鎖上下。誤殺萬丘上忘枝葉力。
家搬出時。高貴拋生草。富者因訟貧。貧者因訟窮。小事不局庭。大事財逃遁。弄勢
逞威風。終難因始易。勞力且勞心。何趣復何味。一時興與高。後苦誰來惜。我勸新
聞人。詞訟勿見然。若非不其理。慎勿相添絮。並勸世間人。解紛第一義。慎勿犯成
敗。懸非相關氣。雖然粗俗語。姑要牢牢記。人嫌下四

以訟之人最不良。往來暗地使刀槍。當官硬證傷天理。害衆深謀已長。公道難
容神鬼恨。微製定毀子孫殃。曾聞起紙包調說。拔舌陰刑及罰腸。

五、

蠟
 介
 甲
 乙

二一六

安送開基



小人植棠如園集種
投種新納
如能如費
盜亦有道
疾視財財
毀其廟墓
蕩其家園
被樹寸
遺種千年

（註）明黨者，也。漢昭五人臣之，如劉玄、左、右、前、後、中、五將軍，皆明黨也。漢昭者，謂不事邪正，不辨忠佞，惟以納夷貊，為事，以教其貽誤宗廟，司馬遷說，一說以明黨為正人，如李膺、司馬光輩之於尉繚，此京師號古之於元祐，既而諸君子是也。俱與近是。

（案）明史方遼陽人天順八年進士程蘭無學識性陰狠之時劉繼專權方拜爲義父自稱兒子遂歸由翰林侍讀陞殿學士居間數年擢湖廣海內變置成法茶毒精神皆方導贊楊茲聞帝幸一阿遂意四方略地者必先賂芳又續收探一事方倡先則探字助之或探字倡先則芳助之彼此交通趙曉曉賊州縣方爲恩召西人與地讓賊却却試解和五十且自上安石禍宋吳玠廿元官稱具彈纔笑曰以一盜賊禍矣宋元人物亦欲株連耶乃止後芳與探橫視相等兩虎同

國
庫
新
聞

製成鋼筋

111

有陳紅雲發秀際事於城隍大怒斥令歸籍治大第安胎之財寶多得金寶乃盡掘其先人塚墓牛馬骨燒之求芳樹拔劍碎執之使奴盜汚其先代女塚曰吾爲天子報仇耳（附）沈康寇家子也實敬能文章見者明以大器康自與燕即獲蒲酣飲父賀之不改入閨之夕附老朱衣神曰今令科老親將日憂君上帝已預子科名矣尙望中牀康臨神沮不

清陳石湖言京誠有舊家子。偕數友覲劇。入如樓。召伶僉勸
惡仆地。旁人方扶掖。覆坎突坐。挾股自剖。說先射。痛罵貴
名。次賓。曲搦拳。數諸友之驕引。詞色俱厲。時若相拂。噫。此誠
希無人也。諸友皆驚。趨避。有踣於地。足被斷者。四座莫不
閱。曾目擊之。阿文勸公曰。人豈不通狂乎。則子弟不似士太
有何軒揚。人家實苦太廣。必有淫朋。友輩。其間。抑。疑。也。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忠臣報國
一身無
為聽然聲
背父也
夜半子規
啼血處
孤魂空自
覓頭顱

感應篇圖說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二二八

中央研究院印

(註)婦人女子不讀詩書未涉世故淺見者多明理者少用者我心無主張任其轉移也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其訓子者心無刻義口無刻言為子者當念親年雖再有時追慕昔容不可得忍於承歡膝下時遠其正論乎

(案)明懷宗末年逆國犯關朝臣死節者固多而貪生畏死開門迎賊者亦自不少有顯官某其父在江南原籍寄書曰天步艱難正臣子戮力盡忠之會吾家世受國恩不可以二勉之某捧書而泣以死自誓及聞煤山之變赴密至自經妻邵氏妻高氏奔往救下妻勸曰君年正少前程萬里況有老親在堂何苦自戕其身某曰吾奉父命為忠臣豈肯虧辱親不能與卿輩白頭相守矣妻曰不然凡為忠臣者必期有濟於國今城破君亡大仇未報若默然捐生與國奚補聞南方諸省未為賊據君係南人若肯暫屈一時圖便借妻輩回家一則可以奉老親二則可以起復辟之師三則夫婦依然完聚不致中道拋離一舉而諸善備焉君其酌之某妻愛妾音無不聽況其所說又婉婉動人遂忘父訓頓發轉念穿青衣小帽至奉天殿待罪因賊一見便發為刑部收監追賊三萬鐵繩縛腦銅棍夾膝受刑

感應篇圖說

不過而死及妾亦不知流落何所夫死於忠與死於賊等死也一則流芳百世一則遺臭千年是以君子當變故之來貴乎自斷妾妾之言決不可信也

謝清和鄉某生幼聰慧母溺愛稍下達意輒縱其母及父兄及長惟婦言是用親父母如路人乾隆乙酉入闈文其得意房官為程黃令首薦主司曹公已取中旁若有人云此不孝人不可中遂棄之榜後召生語其故其格言贈曰學者先心術後文藝如孝弟有虧雖才高班馬安望功名生涕泣追悔求一年嘔血死

沈澤之年二十五即廢學謀利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姊妹皆嫁士人今沈郎不肯讀書令新婦歸省羞見親戚願自備東顧乞為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亨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下足矣翁姑從之五年後澤竟登第寄田居民便九感於婦言謂其生母原為婢妾終歲留母庖厨下如老婢而身與妻子安享自如時新穀方熟令母煮雞治飯忽暴風疾雨山上大石裂墜壓倪九寢室夫婦及子皆壓死母因治飯厨下安然無恙陳中洲作誄誌之

得新忘故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二一九

中央研究院印



錢糧補枯殷
管核消消清
淚濕紅綿履
斷雲暗桂樓
思情然覽質
頓成蘭蕙土
芳姿化作綺
羅煙那知天
網難逃避夫
婦雙雙亦墮

(註)天地間所放相推人物皆然。小而衣服器用。大而親誼交情。新者成故。故者曾新。人貴不忘其初。若悅色而棄糟糠之妻。既貴而絕寒窗之友。得志而疎貧賤之僕。刻薄寡情。造怨買禍。莫甚於此矣。

(案)陳西李益門族清華。才情發越。赴京。得進士第。託媒納婦。訪求作偶。婦曰。有一仙人。誦在下界。不計貨財。但慕風雅。姓名小玉。非但姿貌無雙。抑且音韻詩書。無不通曉。其母索仰君名。比口之願可諧也。生臨謝之。擇吉合卺。僞相得女。一日忽流涕謂生曰。妾以窮賤。自知非匹。惟慮一旦色衰恩易。白頭相怨。秋扇見捐。是以極飲之。不覺悲至。生請以素練書盟約。永不相負。女藏於篋。後生父以書促歸。女治酒餞別。執盃曰。君此去必就佳姻。約徒虛語耳。妾年纔十八。君二十有二。速君壯室。猶有八載。一生歡愛。願畢此期。妾便擇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斯足矣。生且愧且感。至家。父已擇聘盧氏。生既另婚。遂忘前約。女盼生不至。抱恨成病。臥床不起。猶令侍婢。買藥中服。玩賂遺親。知履違音。查生付之不理。後生歸期已及。而至京。竟不一顧。有告女者。女強理髮。適生寓。生勉強相見。女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得新忘故

一三十一

中央新報院印

側身轉面。斜視良久。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謂誰推而飲恨。而移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終難輪。從此永休。抱恨黃泉。皆君所致。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相報。乃握生臂。長號數聲而絕。生得眉州。作僑民赴任。月夜倚窗。敘話。忽見女自岸邊。冉冉來。夫婦驚駭。如有鬼。投俱投水死。(附)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最為上愛。妻亡。上每問。後竟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道爾夫婦之道。尚薄。豈能事我耶。杖而疏之。歲暮。河東人。父曾。曾鎮利門州。有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為照所重。言其官位當過於父。年弱冠。父為娶李氏女。章後從職太原。妻於洛。過門不入。蓋已別有所娶矣。李氏自憾薄命。獨衣蠶絲。蔬食。未幾。年十餘。年。曾移鎮太原。妻聞隨焉。章相見。敘舊。照驚曰。貧僧常言。君必貴。今竟割愛。何也。章以薄妻事語之。僧曰。夫人生魂。訴於上帝。帝命以罪。處君矣。速迴歸。或可免。章半信半疑。不能悔過。迎娶。後旬日。為其下以刀割腹於浴斛。五臟墮地而死。

口是心非

二七二三八



內外須如一。笑為瞬息更。言甘雖似蜜。心刺却如刺。使巧忘前約。趨炎背舊盟。世間多此輩。豈獨在朝紳。

感應篇圖說

口是心非

一三二

中央新報院印

(註)心口如一者。君子也。其心不正。言亦不正者。小人也。人皆易辨。惟口是心非之人。外是君子。內則小人。以之事君。必不忠。事親。必不孝。交友。必不信。臨下。必不義。所謂人面獸心。知鬼如鏡者是也。世豈無微端在此。發矣。(案)明倫宗時。有兩朝士。一姓陳。一姓魏。文章皆擅。聲譽相結。為生死交。誓不相負。時魏剛弄權。雖素毒結。性頗愛才。聞二人名。使人示意招致。二人約曰。功名小事。名節為重。切不可往。陳忽自念。忠賢勢始。如天滿。求其一盼。且不可得。今親近於我。絕之。必有奇禍。不若背魏往。魏得其歡心也。次日即修刺親道。忠賢門求見。及入。而魏已先在座矣。兩人相見。面俱發赤。魏謂陳曰。昨日相約。故先來奉候。陳答曰。非兄相約。弟久矣。忠賢笑曰。此時尚未遇也。指魏謂陳曰。此子與予同宗。遠認予為祖。諸居孫列。予不喜得佳孫。而喜得交兩名士也。遂命治酒相待。出持衡圖。令二人題咏。二人詩中。極高稱讚之意。忠賢大悅。自是皆蒙寵用。而魏係魏孫。尤見親愛。相待既有親疎。二人遂成吳越。口中雖照舊相好。心內各懷猜忌。後忠賢事敗伏誅。二人遂計不留餘力。懷宗初亦亡之。及抄忠賢家。得持衡

圖詩中有天命屬元勳之句。並怨召二人責之曰。爾係忠賢之黨。今見忠賢勢敗。反戈相向。實口是心非之小人。而詩中作不道語。尤為大逆。付法司立正典刑。

(附) 庚道季困厄不第。病篤。設廳祈禱。夢神告曰。汝平生為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使神求免。得乎。數日卒。

宋劉安世先生。少慕司馬溫公德。從之學。公教之以誠。令其恪守無妄。劉敬佩之。厥後歷官臺諫。遇事敢言。一時日為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我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為名臣。豈忠定。

附錄陰覽文四首。詩心不可口。是事理所在。曰。是非。口與心應。何分顯微。倘或不然。巧為變機。外則面說。中乃腹誅。一言甫出。寸衷已遠。戒之慎之。忠信是依。詐虞悉泯。聖賢同歸。口之所說。宜與心符。心口如一。雖不我孚。中若匪測。話甚恬愉。此非論實。係矯誣。矯誣之術。人雖受愚。內省多疚。其可為乎。

註解文

感應篇圖說 口是心非 一二三 中央研究院印

貪冒於財 欺罔其上



奸猾暗上
隱名書
太守廉明
燭此誣
未及害官
先自害
一身難免
問流徒

感應篇圖說

(註) 此二句。若分曉。則前後文已屬足矣。宜從合解。素取無欺曰貪。昏昧無恥曰冒。謂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奴僕之於家主。皆役之於本官。皆是也。語云。盜憎主人。蓋既侵其財。則必多方掩飾。以欺罔之。在臣為不忠。在子為不孝。在奴僕行役為不義。一朝敗露。禍不能釋矣。

(案) 清浙江處州郡守楊志道。楚北人。忠信明決。片言折獄。則色和氣平。有倉書李宗壁。樊廷璋。樊王朋。夏廷賢等。朋比為奸。徵收則擲後補前。查比則易李為張。弊端萬狀。牢不可破。縣令朱澤。陝西靈武人。徹底澄清。無微不察。宗壁等。鬼蜮之計。既窮。遂挺而走險。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縣中藩司公文內。夾入戶倉書與揭。隱其名。開列七款。皆朱令之所以實心辦理倉儲者。反其說而誣之。其意以為上司見揭。必疑而去此官。可遂其報復之計。乃事未經旬。為郡守楊公訪聞。遣差拏提到案。四人駭懼。服賊。不能辨一字。隨於身邊搜出底稿。不待加刑。一供吐如粉。爰書既定。兩司據詳兩院。將為首之李宗壁擬流。下皆滿徒結案。

(附) 李若。南陽李元家僕也。元一家盡死於疫。止遺一孫。名樹。未滿週歲。諸奴婢

感應篇圖說 貪冒於財 欺罔其上 一二三 中央研究院印

咸欲謀殺。分其財產。普乃潛負樹。入山中。親自哺養。推燥就濕。備嘗辛苦。賴難孩稚。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普乃同樹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意捕諸奴僕。悉治罪。上疏薦請。朝廷拜普及樹。俱為太子舍人。復遷普為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即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其哀。自執紼以祀曰。主君夫人。普在此。數日乃去。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一日。上遣內監徐善。諭周后父嘉定伯周奎。助餉金。謝無有。善跪泣。哀懇再三。乃捐一萬兩。上少之。命再往。俾再助一萬兩。上怒奎密奏后。后付五千。令足三萬。奎存二千。止以三千繳。後奎被劾。賊夾打。迫出金銀各五十二萬。金銀器百餘萬。追完殺之。又首相陳某。賊加極刑。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千。金銀器大小八千件。幾夾死。後為亂兵所殺。太監王之心。被賊夾打。迫出金銀十五萬。紹綬等物過之。附此以爲欺君者戒。

這作惡語毀平人



錢家有女
貌無雙
惡語相誣
吹影影
一首淫詩
傳未遍
滿城都唱
十三腔

感應篇圖說

這作惡語毀平人

一二四

中央研究院印

(註) 惡人之惡。乃君子忠厚之道人。不幸而陷於惡。當曲為掩護。以俟其自新。況以平白無辜之人。而編造流言。使聽者受惑。不能辯其是非。以致壞人名節。破人身心。傷人性命。良心泯滅。天所必誅也。

(案) 程必達。賦性輕薄。好汗人之私。揚人之醜。編造無影之詞。使受者不能自明。彼則欣然得意。有表親錢翁家。頗豐。喜聚古玩。程以做琴一張。假稱漢時焦尾。索重價。翁笑曰。此真偽下榻。只可供飲。美伯暗見之。必發大瞋。豈能留以至今。拒而不買。程因此懷恨。時翁有女及笄。名茜雲。聰明善詩。已字人矣。程偽作淫變之詞。書茜雲之名。逢人宣說。致此女惡名四播。婿家聞之。恥而不娶。親友相勸。勉強過門。婿不肯成親。女大有識見。彌月之夕。逃婿至房。曰。妾以薄柳之姿。謬主蘋蘩。自謂終身有託。何期見棄於君。此必誤信流言。遂至疑而誤解。妾聞青蠅玷璧。與璧無損。妾如果非璧。任君寸磔自甘也。婿從之。果保無瑕。夫豈由是和好。訪知前詩。係程偽造。事重僕痛毆之。送監枷責。後程之女。自婿家歸。中途值大雨。傍徨尋避處。有女尼見而憐之。留宿庵中。次日聞傳女在僧寺過夜。有輕狂子編十三腔。

小曲。傷形體。一唱百和。女竟無以自明。為夫家所棄。
(附) 高平李廣文。任中李廣文。有李生者。與同里二人。有怨。督學主。其人囑主以劣行申報。言其欺誑。蓋假曖昧。誣之督學。獲生與杖。且繫獄。擬罪。生創悲病死獄中。甫逾月。廣文忽遇異疾。昏臥中。見有人攝已。云。李生見訟主一公府。主者詰責。廣文初應支飾。則遺絲絙下。加以拷夾。廣文乃服。云。本某一人所囑。果欲替其手。授然亦不知其誰死也。主者又遺絲絙二人。與李生廣文對狀。吐仇陷是實。乃重責典。廣文以悲請哀切。得從減。仍決責數十。三日乃甦。其拷夾則西骨備有損痕。受杖則臂肉。然赤腫。痛苦拘辱。不可坐立。乃謝病歸。再詢向時貽囑之人。皆同時猝病死矣。廣文還里。每為人言其異。及驗屍。亦不起。夫徇人之囑。而以莫須有之事。陷子弟於獄。即非造謠。悖已甚矣。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死也。地下有知。其能舍之。而刑加於幽。創著於體。彼司冥者。固信廣文以示誠也。

感應篇圖說

這作惡語毀平人

一二五

中央研究院印

毀人積道



刻薄存心
冒道名
舌鋒到處
莫能堪
風流異地
身先死
中韓貽羞
報不輕

(註)直者正大光明毫無私曲之謂非以好評為直也。言汚人之名快已之意徒彰薄德而已。程伊川曰君子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此聖賢之心也。然則毀人者自造口業耳何直之有。

(案)明嘉靖時豫州周景瑞性狂放視天下無一當意之人。見人為善不曰腐儒腐公則曰姑息養姦。沽名釣譽。假公濟私。至見人有過或作詩句。或談話必曰播揚而後已。嘗曰。是是非非。三代之直道也。近世何說成風。天下生子。誰為挽頤俗者。又自誇文字為天下第一。其兄正言戒之。答曰。兄文乃不草草。祇可藏土新瓦器。若弟之文。則可以樓耳。冠裳之富。金玉之奇。無不備具。豈可與寒郊野鳥共論哉。是年鄉試兄登科。瑞落第。兄笑謂曰。才翁草舍。有舊下矣。弟之五鳳樓。曾造就否。瑞雖不能答。而心益大恨。將其應分之田。盡行典賣。欲往都中另尋事業。則發跡以滅兄口。豈知舉業既深。報應自速。瑞不識中。瑞斷產。其妻素有外遇。將其資產之銀。分文不留。約所款席捲而逃。瑞及後。面不敢報官。日閉門同坐。不見親友之面。知者改言謂之曰。周郎文字高天下。賠了夫人又失金。瑞感應篇圖說 毀人禍福 一二六 中央劇院印

感應篇圖說

毀人禍福

一二六

中央劇院印

遂門處流落多年不歸。有人傳說在都邑。醉後登廟。廟中人而死。

(附)天門諸生。某設帳同邑。鄉紳某。高次鈴書。止女侍僕役。某之。鄉妻。暨而辭焉。某思其非。揚言曰。鄉夫人效尤文君。我恥學相如。故歸耳。鄉遂聞之。憤甚。詣城隍。焚香中訴。夢神告曰。某大福頗高。非我能制。可赴府訴之。鄉猶如神言。一日。某方在書舍。忽戰慄大呼曰。有府役傳訊。不可緩。即狂奔家人挽之不止。若有驅逐者。抵郡。跪首神前。自批其頰。述前後事。甚悉。親者如堵。學使來。試題為我四十不動心。聞。盡文頗作。結句忽云。今試置夫子於花街柳巷中。燕姬在前。趙女在後。夫子之心。動乎不動。曰。動動動。學使大駭。詰諸劣等。遂發狂。自言。某來拘竟自刎死。其狀可。康熙中江南榜發。某生道之最詳。曰。某以賄中也。某不能文也。遇人。規。讒告之。一夕。奉金甲神責曰。某先世積德。某事親純孝。某有隱德。而人不知。汝皆。抵毀之。豈謂神明不公耶。汝名已註下科。為此不特科第無望。壽亦不久。醒後。病。舌死。其。香。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堂梨花放
滿庭香
神女端然
對紫烟
何物狂生
敢投語
桂宮除籍
暗文光

感應篇圖說

鬼神禍福

一二七

中央劇院印

(註)聰明正直之謂神。君子朝乾夕惕。時存洋洋如在之意。以檢束身心。鬼神者。還其狂妄。無所顧忌。詎知神道顯靈。譴怒隨加。欲免於禍。得乎。
(案)青溪有水仙祠。供女像。貌甚端妍。鄉人奉為土神。禱祀無虛日。有數十人進內遊賞。一士穿褲見像。曰。美哉女也。若係生人。吾當納為小星。眾皆愕然。相勸士大笑曰。鬼神乃陰陽二氣。有何形質。此乃鄉間愚人。設此為化緣地耳。諸兄讀書。明理。奚為信此。乃援筆題其壁曰。紅衫子素羅裳。宛如人間窈窕娘。昔更爭妍。桃葉渡。板橋西。昨作名姬。眾皆譏其狂。不復再動。轉瞬機黃。紛紛赴謁。數士同寓文昌閣。一夕夢帝召。帝侍衛。殿案上有狀一紙。眾俯伏不敢仰視。帝召責之。曰。科名載於桂籍。一犯色戒。便遭黜落。凡間之女。且不可戲。何況於神。青溪女仙。擅吾案下。云爾等作詩。謾罵。有之乎。眾皆對曰。此某人事也。帝命檢錄。某名下註本科第二。名鄉魁。帝取筆抹之。批其狀尾曰。某生見色。輒起淫心。已註科名矣。為神之罪。自行究治。眾醒。述所夢皆同。某猶不懼。曰。文昌那裏。審此開事。泥塑女鬼。能奈我何。及人聞。七篇文字。燦如錦繡。日覺得意。求揭謄真主。更。忽見水。

仙立面前批其頰曰何物狂生敢肆長清爾科名已除幸光靈敏吾何畏焉命侍女或持木棍或持竹杖一齊打來某遂發狂自將卷扯碎口出謬語適役泉明監臨命人抬出到寓俄頃卒

(附)清康熙間福州舉人林逸王元升屢赴春闈不第心甚憤懣一日偶醉同往文昌宮指帝君像譏罵曰今不作汝矣何為復在此受饗祀乎遽上神座盡力推像跌跌碎碎復還書詩於壁題贈回家俱發狂熱自言曰二狂生爾世止作小福上帝報汝以一榜且家貧不勝已過分矣何敢猖獗惡至此極立付地府輪治家人惶懼連夕莊嚴整像卒俱死

明鄭人陳敬萬曆戊戌進士殿試後沈相一貫閱其策歎曰吾郡有此異才狀元無疑矣陳亦自負為元遂寄邸舍屏曰狀元已定不必來報越宿同榜友拉至前門關帝廟占甲次高下陳擊籤得中下乃狂言曰爾土木安得知我中狀元以聚首鄉君像毀而歸次日口生疔內長白毛一縷至晚死榜發名在二甲末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一二八

中央新聞社印

秦順救逆



饒鳥無依
方得林
如何反面
便相侵
寶貨異順
甘為逆
梁武居然
慈父心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一二九

中央新聞社印

(註)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順也。饒妨貴少陵長遠問近開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逆也。秦順救逆者。實有義理之事。作非理之事也。試觀古來奸雄造逆謀。靡不斬頭截額。百無一脫。人奈何不安分循理。順人逆之常乎。
(案)蕭寶實。齊後主之弟。梁武帝齊。寶實出奔於魏。魏明帝優待之。封為王。使鎮西陲。後梁武帝棄子蕭正德。失寵。亦奔魏。寶實為叔。時明帝薨。胡太后淫虐。國中大亂。寶實欲乘時起事。而之司馬蘇滿曰。太后新政。殺戮過甚。吾不能坐受死亡。今為身計。不復作魏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滿大異曰。王窮困歸魏。賴朝廷假羽翼。遂得榮寵。不能報德。豈可乘隙謀反。順逆之間。惟王自圖之。滿不能以累世忠貞。一旦為王滅族也。實知其不為己用。遂與正德計議。寫表稱臣於梁。求為外掾。平分魏地。武帝集羣臣會議。皆曰。梁魏相和。民安境息。豈可聽逆臣之言。自背盟好。帝曰。正德在彼。若不往援。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臣奏曰。正德和順。則依人。鮑則違。實實勢敗。彼無處存身。不喚自歸。若以兵援之。使得志。則回朝無日矣。武帝從之。遂不發兵。寶實獲魏。衆心不服。操戈反向。遂為亂卒所殺。正德懷誅。

微服歸梁。羣臣請治罪。武帝曰。子棄父子之恩。效實作逆。本應加誅。但伊自幼失母。朕親自撫養。今違申國法。朕心實有不忍。其赦之。乃削其封爵。廢為庶人。(附)明末閩賊破西安張國伸首倡倡義。號稱作偽相。又為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遂之。鄧氏江南名族。知史書。工詩。國伸以為必見幸。自成謀重太僕名。怒曰。汝係同輩。不能庇其仇。而而行媚我。叱國伸出。立命斬之。
張賊獻忠。開科取士。會試得進士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善弓馬。羣偽臣諂獻忠。進表稱賀。獻忠悅。召大受至。賜金幣。馬十餘種。次日大受入謝。左右從旁贊美。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偽臣陪宴。儀樂竟日。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謝。獻忠召發工。問其形像。傳播遠方。以示奇異。又大宴。賜甲第一區。美女十八。家丁二十。次日。偽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將入朝。而謝恩。獻忠忽變。曰。這驕貴的。老子愛他不過。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於是大受及全家。盡新戮無遺。

背親向疎



目斷雲山
病臥牀
一封書去
淚千行
可憐易餐
猶相憶
逆子忘親
潘美輝

感應篇圖說

卷之三

一三十一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縣民康

(註)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今世俗之人，有瞞背父母，私厚鄰家者，有兄弟之間，錮錄必較，朋友外人，則揮金如土者，有主親戚戚，貧寒不相顧，而聯結富貴，趨炎附勢者，倫理倒置，輕重失宜，豈逐福之道乎？

(案)謝濟，履歷不第，遊京師，拜御史謝用民門下，曲盡孝敬。御史年老無子，欲繼為螟蛉。問之曰：爾自慈無恙乎？濟知其意，答曰：不孝罪孽深重，雙親見背久矣。御史喜，憑親友寫立繼券，遂為父子。應試改用御史三代籍貫，獲中式。意甚自得，不復作還家念矣。其父防濟不歸，思想成病，易餐之際，強起作詩寄之。有老病臥牀無起色，望兒歸日，瘞殘骸之句。濟得詩，毫不介意。御史微聞其事，心術之而未發也。有顯宦某，與御史同鄉，以女妻濟，見御史桑榆景迫，某官正在顯赫之時，將向之趨奉。御史者，轉而趨奉某官，視御史漠如也。御史有疾，並不一顧。遣人促歸，囑後事亦推故不來。御史怒，病愈草疏，將其背親負義一具奏。發法司勘問，法司定後，勘得謝濟性比兒良，心同鋼犬，絕裾而不動，望雲之念，既背生父。

感應篇圖說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微事



天地神明
亦可干
敢將微事
任欺騙
寶以現掛
銷金帳
雷聲雙屍
披大餐

感應篇圖說

卷之三

一三二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縣民康

於前寄資而並無反哺之情，復欲繼父於後，天理盡滅，人道全無，書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宜正典刑於西市，勿使偷息於國，罪惡莫大於此。尤之(附)鄭慶舉人某，性極貪，一同堂兄是白丁，與富家訟舉人，密受富家賄，反囑縣官，官實至十板。其人曰：乞看我兄弟情面。官問其弟為誰，曰：某舉人也。官不信，問左右，皆曰：是也。官囑然嘆曰：孔方兄勝於同堂兄如此，竟釋之後，舉人無子，以堂兄子為嗣，知其事者，咸鄙笑之。註下阿爾

中積中，乃宜義鄭起之子。其祖母乃學士楊光素之姑，素以子有癰疾，積中始生時，光素遂抱為子。後素連生二子，積中曲盡孝友，光素甚愛之。凡兩遇恩蔭，積中俱力辭，推給二弟。後積中登進士，數年，光素卒於餘杭，積中扶柩歸葬，舉為弟妹選名門，婚嫁事完，乃盡以家財付二弟，作歸宗議數千言，大抵言所生所登，恩皆一也。既報所養，所生亦不可後，乃歸拜其父母。又訪生母杜氏於貧巷，生母垢洗抱與，後同奉事二十餘年，父母死，既經葬事，復以家產歸本生諸兄，自出微居，許光庭薦於朝，詔褒獎，官永興路提舉，朝廷復與其一子官。

(註)鄙人以心背如與人約恐疑其內外之不符初終之改易而中以盟誓是也。據事以行實如市井下賤結拜兄弟小男幼女幽期密約必請諸神求其作證是也。

(案)徐州趙生娶某氏其妹常來姊家與趙連有苟且之行一日妹失金釵遍覓不得疑姊侵佔以質詰之。索皆不肯承認時東門外何仙姑祠扶乩極靈。索留香爐主祠叩頭仙姑云說不得再請又批不可言索嘆曰我等受祖無伸惟仙能前知故求仙問今作不明不白語成何神仙此語雖如飛批曰羅香增立兩書書事傳轉轉似何掛何事問神仙後批爾等速歸找尋即刻便得矣索雖不明南唐舊事之義而結釵似掛則顯而易見回家於各房帳中尋之至趙帳而得果倒掛焉姊呼妹詰之曰以在爾等何由在姊夫帳中妹憤羞變怒曰爾家人偷我釵故設此計以相污爾不究人反問我耶趙亦相幫抵賴姊無可奈何而歸。妹日哭告天地神以明清白姊亦信之不疑矣一夜大雷雨天明妹與趙俱不見尋至後園空屋中兩人赤體臥地皮肉膠粘氣斷身硬死已久矣分拆不開遂同

感應篇圖說

德天施以福澤三行

一三三

中央新報院印

棺葬葬畢夜被雷擊將兩屍擲至街心如示衆然家人不敢再埋查問是若最大故食誣者乃何仙姑結羅香塔之句係用南唐李後主私幸周后妹故也。
(附)京師都城隍廟天下城隍皆所屬以廟莫敢犯降慶五年杭州某公子年未弱冠舉秀才聰慧絕世。隨師肄業京師假館西山內莊偶見一紫衣心腹之漢思成病師詰而知其故謂曰都城隍最靈汝其酒半我爲撰奏奏於城隍前藉神明力助汝病癒乃潛借入城焚香奏舉頃有巫降於庭厲聲曰汝此事已上文疏司梓潼帝君覽奏汝乃萬曆甲戌科狀元壽九十師亦同榜進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善莫大况穢言誣神已誠折神算矣師與淫謀教人不善立命抽腸剔之巫言訖如醉而寤師弟大恐急還西山明夜公子夢金甲神取鎖鑰鑿其頂骨叱而語曰汝本甲戌狀元今爲不善天帝已降無錫縣秀才孫繼舉有夜拒淫奔事其父又行善即以是科狀元改賜之矣汝二人死期將至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公子遂白於父母旋心痛而亡師病殺腦痧死逾年獲宗升遐改元萬曆二十一年甲戌狀元狀元孫繼舉也國家歷數已先定於其中與哉後復官侍郎

施與後悔



祇樹陰經
結佛緣
黃金鋪地
物爲施
相與施與
心無悔
福滿三千
片大千

感應篇圖說

德天施以福澤三行

一三三

中央新報院印

(註)施與善心也或憐其困苦或周其急難一有後悔之意則善念轉成悔善前功盡敗反增惡業內典云施有四等不得上果報一爲欲而施二爲填而施三爲礙而施四爲畏怖而施更有三事一發多與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惡即求相報又曰宰官枉灌人命取財物以用佈施是名假施不能享發父母以豐饌供奉僧道是名不義施僧橋補路廣費多金貧窮孤獨詞罵驅出不濟一毫是名顛倒施皆無功德。
案宋良玉外族施濟內實慳吝不知者多爲所愚有妹丈葛又洪與友相戲候推仆地而死官斷滅死罪一等擬流待遠得五百金可以納贖其子持田奉至良玉家泣懇幫助良玉慨然許之候忽自悔其子日造門良玉不便遽回託詞以緩其子以爲至戚必不見欺及遠期已及良玉潛解不面致又洪死於遺所其子仇恨入骨枝戈思報良玉又遊古寺見殿宇傾圮金身露處問僧曰寺敝如此何故不修僧答以無施主良曰予雖有家財雖不能學祇園太子用黃金佈地磚瓦木植尙可勉力僧大喜跪進疏稿良玉親率募助銀三百兩已陸續付一半既

而又悔主寺中用詐語將銀取回。曾再往討。則曰。前項通遇要事用銀。若藏如果
有銀。佑我大發財。當加倍相奉也。僧曰。居士出口是怨。諸佛業已證聖。吾緣何
可再募。居士欺罔之罪。無可解免矣。嘆息而去。後又洪之子。授良玉往莊。謀租。思
於半路。刺之夜。夢神告曰。爾為父殺舅。亦干天理。但良玉未與先悔。既欺爾父於
前。與而後悔。又欺諸佛於後。已付大神勾當矣。爾慎毋妄動。未幾。良玉合家焚死。
(附)周惠化。好施不倦。一日智觀真人。化乞丐試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今為西
華真人。陽伯雍好施。一日遇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後延年兄
弟三人皆好施。一日有老人。門乞漿。兄弟待之。獲敬。安史亂。老人引其脫離。史
受直築室得金。曰。天賜。登官。獨享。盡散之貧者。一家俱登壽考。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出粟平糶。貧戶不能糶。則與米。無米則與飯。無飯則與錢。鄉
里感之。一日有道人。以錢糶米。天福施之米。還其錢。道人題詩於壁上云。遠近皆
稱陳長者。與說糶米來。施神他年桂子共。蘭桂不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巨富。子孫
榮貴。

感應篇圖說 卷四 不還 一三四 中央新聞社印



報報須知 是往因 一學春爾 費聖至 試看今世 為牛者 報版前生 欠債人

感應篇圖說

(註)太微功過格云。欠人財物。抵諱不還。百錢為一過。百錢為十過。可見負債之
過不細。范益謙座右銘曰。凡借人物。不可損敗。不還物係人有。非其不得已。不須
借。既借。宜倍加愛護。歸還之。至假借銀錢。尤須清楚。佛家稱未了宿通。死後還債
非虛也。

(案)江右祝三思。出外貿易。偶遊一古寺。有兩僧。出見留茶。一僧曰。小僧欠居士
三十萬貫。今當償矣。一僧曰。居士欠小僧三十萬貫。亦當償矣。祝疑是兩家作機
詐。語不其留意。相別。歸家。妻各懷孕。臨產之夕。三思夢兩僧。負衣鉢入門。次日
妻先生子。取名僧保。越數日。妻亦得子。取名僧佑。二子長成。各具性情。僧保辛苦
立業。每日持齋。僧佑則懶。得分文。亦交與其父僧佑。好賭好賭。任意揮霍。將僧
保所掙之資。日漸消耗。僧保欲爭較。因礙嫡母。不敢言。致成氣。鬱鬱一息。祝撫
抱而哭。僧保忽變。曰。我非汝子。哭哭為汝。前生名林達生。頗有家業。我名游守
靜。欠汝錢三十萬貫。未償而死。幸無欺騙之心。故不隨帝道。今為汝子。苦得二十
年。本利已滿。當去矣。遂卒。次子亦相繼得病。臨終亦變。曰。我前世為黃治中。與
汝合辦興鋪。汝多支錢三十萬貫。今取討已完。當去矣。祝哭曰。汝兄弟俱殺我而
去。拜跪一老。何以為生。僧佑曰。我二人一來還債。一來索債。均非爾子。爾欲得長
命承家之兒。須多立善功。言訖。祝目。祝果依其言。真心行善。後仍得兩子。遊老
(附)徽商吳某。信義自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適符吾所貸。汝宜照服。一
一清完。寧受饑寒。切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恪遵父命。後貧其偶。一精井得金千
餘錢。購唐時年號。明晨有鄰人來賀曰。君有大財至矣。喜病。驚恍主車。唐殿前見
有解錢。趨至者。自稱井泉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吳某財帛分明。判
此項與其子孫世享。吾楚而異之。故來奉助。二子以實告。今吳氏鼎富。皆其後裔
張孝基為某富翁。翁止一子。甚不肖。遂出。特臨終時。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後
基見其子乞於路。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甚幸。逾年。見其勤敏。復問曰。能管
庫乎。曰。吾園已幸。敢望管庫。久而視其絕無故態。乃盡舉家財還之。孝基卒。有友
遊嵩山。見孝基。落儀衛如王者。詢其自答曰。上帝嘉我還財。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感應篇圖說 卷四 不還 一三五 中央新聞社印

分外營求



人生日日
喜營謀
算盤錙銖
未肯休
若是息心
除妄想
自然調理
不貪求

感應篇圖說

分外營求

一三六

中央圖書館藏
無錫高氏藏

(註)分外者，所不當得而妄思得之貪也。曰營求，則苟且貪婪，奴顏媚態，意態鮮恥，無所不至。豈知富貴貧賤，榮辱得失，皆有命定。彼分外營求者，徒自作孽耳。
(案)屬子元，幼遇一星士，曉算曰：此命只合粗衣淡飯，打熬一生家業。若過百金，必遭橫事。惟死後方行美運。較生前大有光彩。屬曰：人既死矣，行何美運？雖有光彩，何益於已？快過而去。自是雖竭力經營，總不出百兩之數。一日有販故衣客云：其母死，立等回鄉。現存貨物約值二百餘金，願減價出脫。屬利令智昏，遂忘星士之戒，以五十金買之。轉賣得利三倍。豈知客係大盜，事發被獲，追取原贖，屬受刑責，償價方無事。從此一貧徹骨，與妻瀕離度日。忽勘地得石板下有六巨塊，皆白銀。夫婦大喜，方欲取之。賊探手，神魂俱失，只得將石板蓋上，照舊掩土。是夜夫婦同夢神語曰：號中之物，乃攀柱所有，爾何得擅動？小心看守。二十年後自有好處。切勿輕洩於人。戒之戒之。後屬妻臨產，三日不下，手攀牀柱，乃得生子。取名攀柱。二十年後，夫婦懷神語，偕子往園掘板，白銀如故。向之賊，係手攀者，今竟安然無事。陸續運回，買房治地，遂成富室。未及期年，夫婦相繼而歿，攀柱頗享福。

感應篇圖說

力上施設

一三七

中央圖書館藏
無錫高氏藏



燕人作僕
古今無
如影隨形
報不殊
一則全家
同業市
一從樣上
或為酥

唐魏徵為僕射，假使閣中有參議二吏，在簾外閒評。一曰：我輩官職，無由此老翁。一曰：雖由天公，微聞其語，作書付青田老翁。遂於部書內云：與此人一美官。其人不知也，出門忽心痛，乃倩盲由天者，去。餘部問其姓名，即注補近職。盲由老翁者，聞知其事，益快快自恨。公怪問之，具以實對。公憫然曰：由天之說，非妄也。上明南昌李牧者，以邪法竊於明憲宗位，太常卿時有御史按江右，牧省以增其正，弱為託。故事，各省秋試臨場時，按院有堂考，遂取正弱為首，實為中榜地也。至願場，正弱不至，備索之不得，始封門。三場畢，正弱踉蹌歸。人問之曰：初欲入場，恍有人引至城隍廟，像後凡祀者，我皆見之。但口噤不能言，足痿不能行。今始得歸耳。及牧省敗，其竟無成。上同

(註)施設如鐘堂華屋綺筵綵席服食器用之類張施而陳設之也人之力可至十分止用五分則留下五分止用三分則留下七分若力上所能盡行施設則零縱過甚人既不爲物力留有餘天地亦必不以有餘供零縱也此與上句皆爲不知足者書註此句指勞民言既與上句不貫且與苛虐其下輕虐天民重獲(案)隋末深州諸葛珣極侈縱嘗謂石崇金谷園尙有不堪入目處闢園十數里凡海內珍禽異獸瑤草琪花靡不充徧其中日與諸客遊宴挾妓徵歌費用無度渤海高瑋賈有資財行亦奢靡聞昂名特往訪之瑋穿絮絮裘價値千金僕袴衣文錦光彩炫目至昂門通名良久昂方出迎布袍絲履十分淡素而隨侍八僮盡衣集翠裘瑋一見自愧昂爲設具雞豚魚鮓鮓不滿尺瑋疑其慢已明日大設邀昂烹宰犖羊數十人扛擡餽馱餽餅長八尺寬丈餘麋鹿粗如庭柱以五斗金碗作酒滙每行酒一巡自爲金剛舞以送之昂微笑而已後日報客召客數百人妓數百名車行瀾馬行疾方丈金盤盛饌體體森然喧夜叉歌獅子舞自此兩人相與醺醺務極侈靡以求爭勝相傳時京邑孩以答昂昂遂燕愛妾以啖腹雖事

屬不經。殊未可信。但以好勝之心。爲慘傷之事。亦何所不至。毘後遭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環與賊通謀。亦全家論斬。

王琬嘗與金吾郭元振共謀殺武后。元振之謀不遂。琬乃自縊。其子孫宗親於河南城西。符綿亘數十里。後以鄧香妻官。奏其惡蹟。夷及諸皆自殺。子孫宗親棄市。收買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賦稅之半。散其充固以業窮民。登治通鑑節錄

長州許五。居乘鯉坊。故進士許成章庶弟也。貌清俊。粗知文墨。順治二年。忽思作宦。乃盜賣其母膳田數十畝。謀得吳江制委守備招集家丁二十人。衣甲鮮華。啓行之日。張樂設宴。自謂衣錦之榮。甫出城數十里。而白羅頭賊猝至。執而殺之。投尸長流。時年十九。其母號泣幾絕。里人嘆曰。是竭其力以求死也。咸寧縣志

明海瑞督南冢宰。以幣物賈者俱不受。柳元標以背缺三十文入賀。出諸袖。瑞喜曰。如此方是。乃受之。越數日。置酒餞解。惟餉四孟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感應篇圖說

淫慾過度



（註）邪緣外合散敗喪心已至戒於前矣至夫婦之道男女之慾亦當節制不可過縱。道書云：人身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髓和榮百脉及慾念一起則三髓火熾精氣流散從命門流出諸病由是而起。取死之道也。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得長生。人能淡然寡慾則元陽壯盛千謂衛術而審亦未矣。又期望晦臘二至二分日以及神誕辰祭祀大典皆宜切戒。

（案）明永樂時有名臣之子某癡狂悖亂人皆呼爲瘋子其父康深自守某却大通賂略聚財謀利錙銖不遺造園亭臺榭曲房幽室以居姬妾晝夜縱淫倡方士邪術以狗腎接陽所生子女皆具狗形某恥而不育遂撲殺之家近彭湖禁民間網魚已奪其利衆漁戶痛恨入骨一夜天寒大雪衆相結爲盜明火持械入某家盜劫其財逼覓瘋子不得執一小獵狗之袋引衆至一密所疊石爲山洞徑寬廣盈指地曰在此下地用木板鋪平惟東角數扇可以啓閉衆掀開見數丈之下有拳厚數間燃各種花燈明如白晝古玩書畫皆備錦綉靡不備具衆由石磴而下其中煖如初夏瘋子與衆姬妾竹牀下體淫褻衆相殿之一盜責之曰爾父反面

事仇人品卑下。但數載立朝。頗著清操。今看爾父之面。姑饒爾命。但去爾淫具可也。乃用刀割其勢。率衆逆風。子皆覺。次日方醒。延醫救治。雖得苟活。竟成廢人。猶與姬妾同寢。每當淫念發時。輒歎妾過體俱。然欲殺亡。卒至無歸。

(附)宋王顯爲相。窮極富貴。置大榻於寢室。金玉爲屏。翡翠爲帳。以小榻十數。擇美麗姬妾居之。恣爲淫樂。日夜不已。所親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飛蛾乎。飛蛾觸上。羣之不去。終焦爛死。豈色之害。不啻膏火也。而乃日樂不已。淫慾無度。後悔何及乎。不聽。未幾。禍作。身首異處。

宋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國羅未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廣施庵問而歎曰。今人廣置妾媵。漁色縱慾。即自求押到也。我勸世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陸天池誅友好色爲害。曰。某帝時。宮人多存疾。勅太醫治之。醫請選十數少年爲藥劑。未幾。宮人疾愈。謝恩。諸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帝問焉。對曰。藥渣。帝笑曰。安用留此。藥之街衢可也。今人於婦女。無不願爲藥。未久而化爲渣矣。可畏哉。

感應篇圖說

心毒說

一四十一

中央日報附刊



森南常居
假月堂
閉門仰屋
自而量
害人計就
歡容出
無數身家
頃刻亡

感應篇圖說

心毒說

一四一

中央日報附刊

(註)凡人形運神速。貌由心轉。此理之常。人可測識。若心毒說。恭從寸中無非陰惡。滿腔內都是殺機。外面却使人可親可愛。如李義甫之稱人結。蔡元度之稱笑面夜叉。皆屬生世。此世不遇見此等人也。

(案)明李元吉。父爲華亭縣尹。被參。有心腹吏曰。京中某公。權勢無比。若通其門路。事可立消。尹從之。命家人劉。謝金三千兩。赴京打點。時某公門庭赫奕。官員屢候。不得見。何況賤僕二人。細訪。有優人梁胡。二日。公所最喜往。西河。二人乃用銀六百兩。買江上上好藥品及精緻玩具。俟其出府往。梁方十七。胡方十六。一見家鄉品物。大喜。收下。即其來。滿口應承。次日進府。某公曰。今日來何遲。對曰。有表兄到京。不覺久候。公問表兄爲誰。答曰。華亭縣李尹之子也。公曰。李尹已被參治罪矣。梁胡跪求。公曰。若非汝等。幾萬金吾亦不許。今爾等遠離父母。情殊可憐。現今通州正缺知州。若將李尹。隨任。離京密道。可與爾等不時往來。吾亦放心。梁胡拜謝。越數日。前參梁胡。接不行。果隨通州。嗣後李尹。梁胡爲甥。與元吉。認爲表弟。往來契密。備極骨肉矣。豈知某公忽移事。開。波及餘黨。梁胡亦乘隙竄內。連夜私逃。往李衛處避。主則李尹。惟禍不面。元吉笑面相迎。握手曰。適聞二弟之事。愚兄憂心如焚。但此地耳目衆多。萬不可留。可至吾山東家中。隱姓埋名。庶無人識。又問帶多少銀錢。答曰。金銀頗有。因忽忽上路。不能多帶。所攜約千金。元吉曰。二弟可至城外某僻地等候。吾差家人。將行李盡數隨後送來。庶免張露。又與二弟附耳密語。方別。二日果至某處。等至天黑。不見人來。遂退兩難。放聲大哭。有老僧見而問之。二且以實對。老僧曰。二子誤矣。此李某欲一禍出門。留爾錢。送回山東之語。乃詐也。不速逃。則禍至矣。二且求救。僧曰。吾庵乃先帝香火院。有司不敢查問。惟有出家。可以免難。二且無奈。拜老僧爲師。連夜削髮。元吉自二且去後。呼劉。謝二家人曰。梁係飲犯。擒獲送官。賞銀三百兩。吾留在城外某處。爾等可首官。得此賞銀。劉對曰。公子差矣。主人免罪。隨官。皆伊之力。即小人在京。承伊十分優待。是何等情義。恩將仇報。小人實不忍爲。元吉喝罵。一僕無用。一僕告其母。母流淚曰。逆子心毒至此。李氏應滅矣。隨取銀百兩。付二僕。連往某處。安插。二且所寄錢。俟查出交還。又曰。渠一日不死。逆子難謀不止。爾

可回說已經投河。則其心便歇矣。二人領命。至某處尋覓不見。正在躊躇。忽一小僧從寺中出。視之。乃胡也。驚問其出家之故。胡細告之。且曰。二位想奉公子命。送我至山東耶。二人笑曰。師尚在夢中。爾前事。將銀交與。急急相別。胡歸。回覆元吉。後月餘。元吉忽得怪症。合眼即見梁胡。二且衣彩淋漓。往住索命。狂叫數日。以手扼吭死。但梁胡實現在不知元吉所見。是何鬼物。亦足為陰惡。真心者戒。(附)河南汝州婦某氏。嫁為人繼室。生子。其前婦亦有子。方十餘歲。婦欲害之。一日失。趨作餅。勻毒其中。置廚間几上。前婦子外歸。號曰。廚有餅。可自取之。姑餅入手。欲見赤類人呼曰。爾家姑具饌待汝。宜速往。餅不可食。其子趨赴隣家。邀方會客。見子至。招入命坐。徐問所以。答曰。赤類人速我來。姑訝無有。索赤類不見。新須。隔壁哭聲。耳。趨走問。則某氏所生子。誤食餅間餅死矣。隣人怪詰。知毒由婦。憤甚。共訟之。婦具吐本謀。乃論如律。夫毒前婦之子。乃竟毒己子。即徵人談。神已語其報矣。赤類人從何來。一生一殺。轉移竟呼吸也。

感應篇圖說

心毒殺生
殺食餅人

二四二

中央研究院
無錫清氏藏

殺食餅人



鄰后為蛇
事本真
佛經豈有
妄欺人
若非度
梁王識
孽鬼何由
淨六塵

感應篇圖說

(註)殺食。不潔物。饕人。與人食也。以不潔之物。強與人食。是等人於大天。人既饑之。神亦惡之矣。須知困於饑寒。絕而聞於陳平。皆以惡食。覺勿以小而忽之。(案)梁武帝。好僧徒。每日清齋。與實誌公。參禪悟道。歸後。諫曰。陛下為天下主。若與省德。願講求治法。自然四海昇平。萬民樂業。國祚綿長。今誌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乃天下之亂民。未聞與亂民共處。而有俸萬幾者。武帝曰。卿若見誌公。當不作是語。后曰。妾明日當備齋飯。供養。觀其德行若何。命御庖煎肉雞各色菜。製成饌。次日。乘輿至。各賜四枚。每飯。令二美觀。宮娥執盃奉茶。衆僧魂銷。亂食之。立盡。后遙見大笑。惟誌公合掌嘆曰。臣而不食。后復傳旨。勸誌公說。傷曰。道能制魔。魔能已道。發食饌。人。雖免蛇報。終首謝恩。畢。令大眾埋之。越數年。歸后崩。武帝思之。每日念經。度一日。坐便殿。忽聞樓閣有聲。視之。乃一大蟒。作人語曰。妾乃鄒氏。因在世不合。以殺食破戒。故罰此形。日。受驚。受無量苦。情。又曾稱殺食女多人。現在陰間。索命。每遇三六九日。受鞭一日。寒痛難忍。望陛下救。帝曰。吾久命僧修德。豈盡無靈。后曰。彼皆濁俗凡僧。未得感通。陛下如肯

感應篇圖說

殺食餅人

二四三

中央研究院
無錫清氏藏

相救。當延智慧名僧。方可有濟。言訖。不見。帝乃遍問天下有道之僧。四十九人。或經文三卷。今之梁皇水懺是也。(附)隋大業中。河南婦人。厲氏。嫁姑不孝。姑目盲。婦以蚯蚓作羹。進之。姑怪其味。竊示兒。見之。驚跳號泣。呼聲動天。將錢婦惡。鳴官。俄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頃之。自空墮地。殷勤如故。頭變白。狗咬死。杭州於某。每以饑溺施貧人。甲中咸稱之。一日有道士登堂化齋。謂曰。君家以施濟事。奇禍至矣。衆皆呵其妄。道士曰。施粥固屬善舉。但於某名為施粥。實皆廚中餘積穢食。不堪啖者。貧而得之。忍咽充飢。因而致病。傷生者甚多。能無天譴乎。言訖而去。是夕。有大蛇墮空中。里人皆見。少頃。於某之屋獨笑。四鄰俱無恙。上鄰陳。饒邑女也。年方十二。見母虐婢。愛已。每食以殘穢者與之。慈美者與已。瑛得私分甘與。一日。母見饒食。欲隨婢。告以小姑私與之。母怒。得女。女跪泣曰。女後日適人。倘遇姑如母者。母心安否。母悟。遂轉慈焉。里人稱孝。智兼全云。

左道惑衆



河伯無私
稱正神
肖月女
作夫人
妖風左道
誣財物
無根無妄
落水漢

感應篇圖說

左道惑衆

二四四

中央研究院
編纂部

(註)左道不正之道。小之如巫師邪術。樹惑愚民。作奸射利。大之如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元末之白蓮等教。多聚徒衆。謀爲不軌。皆是。

(案)戰國魏文侯時。西門豹爲河內太守。見城郭蕭條。人民零落。問吏。吏曰。河內素稱富庶。幾連年豐稔。若是凋敝。何也。對曰。緣河伯娶婦之故。此地有大巫者。與河伯最契。凡有女之家。大巫即爲之執柯。三老說合。逼令其家獻女。復派大戶備匿贈嫁。至吉日。將女擲諸河。任其飄流。是以有女者。挈眷而逃。有財者。攜金遠避。所餘皆子遺之民耳。安得不凋敝。約曰。下次河伯如娶婦。當令太守知之。至娶婦日。約朝衣執笏。五馬雙旌。儀從甚整。大巫率衆徒與三老迎候。乃一老婦人。見約略起手。親甚僞。約慰勞畢。曰。今日河伯嘉禮。太守願爲小相。可令新婦相見。移時人約攜一彩輿至。襄惟扶一少女出。見約泣拜。約視之良久。謂大巫曰。爾衆徒中有能爲使令者否。衆共舉一少婦。約年三十餘。約曰。適見新婦貌劣福薄。未能供養。煩爾至河伯所。致太守意。寬數日另選作者。不由分說。衆役將婦拋入河中。約整折以待。半响不回。約曰。如此大事。乃令少年傳命。太守錯矣。指一中年

者曰。煩爾往催。務速回。勿似前使慢事。又擲之。去半日。依舊寂然。約怒。責大巫曰。爾爲師長。毫無教訓。爾徒許久不歸。定在水府貪飲。爾須自往。大巫再四求歸。約曰。爾首領新婦否。衆役齊上。復擲之。約命將衆徒與三老。遍行綢繆。曰。河水滔滔。汝等安在。爾等使邪術圖利。致令芳姿麗質。付諸波流。自尋淪落。皆爾泣。天怒人怨。律載左道惑衆。不分首從。皆斬。令許爾至河伯府。備驛使。盡推入河。改河伯廟爲鄉塾。自是人畏。屋廢。數年復富庶。

(附)明崇禎中。一大叢林。妖僧多聚。其內每有一僧。美身。士民施錢堆積。高厝甲辰。復約衆於某日。某僧變化。主則果就火。士民擁觀。有一御史聞之。來觀。呼令止炬。即其惡欲何爲。再四不應。令人升架欄察之。僧但撒眉流淚。不動不言。乃衆僧縛於薪上。加以繩索。而麻藥塞其口耳。嚴緝諸僧。具言每歲取一過路愚僧。焚之以惑衆取財。御史大怒。將合院僧俱焚死。

僧門忠惡釋慈悲。感應一篇道祖聖。三教同心扶世運。豈容左道亂綱維。

感應篇圖說

短尺快度輕秤小升

二四五

中央研究院
編纂部

短尺快度輕秤小升



貪心事事
佔便宜
秤過生奸
計最奇
一日全家
同投首
揚灰祝壽
盡含悲

（案）明正德時江西平大朋性刻毒事與計甚不睦以便宜與人家賄布帛米糧店對夾座斗入則去底出則加底又制空心欺灌水銀出入輕重隨手人嘗呼爲千老成元且日有人五更遺書過其門見大朋五人衣服異樣共相顧曰此人利害難敵天恐人怒可使合門染痘滅其家一人曰未免大覓上帝因其無子者以後嗣委其人知是神語不敢洩謹歸之次年大朋五十有五妻忽舉子人嘗曰敗家者必是兒也及長聰慧絕倫十六歲入泮十九歲成進士爲都風大朋作封翁精神愈健利祿取利亦愈甚人莫不謂天道茫茫無報復及齊濟之叛大朋受其金令子率義兵討朝廷之事權悉必歸迨撫王守仁設計擒齊濟搜得大朋父子隱穴書投棄上武宗大怒命寸磔其子于市家口無少長皆斬其祖崇墳墓俱燒骨殖灰皆年進香之人始悟病滅其家獄固太覓非生子作叛臣其惡不爲天之報亦不饒也

感應篇國說

短尺裝以二包
以偽藥其二包

一四六

十步一馬

以偽雜貨採取姦利



作僑教人
喪本衷。
父爲瞽者
子相從。
郊原兩兩
眠荒草。
積利如山
總是空。

（註）以低雜質如鹽內檢灰酒內檢水銀內檢銅木內檢殺之類又如與獸犯禁之物以得重價皆謂之姦利姦私也取利而防人知不啻姦也各本註釋將此二句分作兩項然細味之義實相蒙以串講爲是

(案)戚弘欲心巧賺大善於謀科人所不敢爲者無不爲之人所不敢取者無不取之能將銀鑽空鑽錢又能造白銅假銀出外買物其與販諸物或以土棧鹽以石灰棧鹽以沙泥棧鹽種種欺天害理之事靡不做到一日從湖南販米舟過桐廬庭觀有天后娘娘廟戚與同伙到廟遊賞方入門如有物擊者大叫昏暈衆扶回船中不能言語惟作嘔嗆稍漸漸變腫形衆計曰戚某惡人也其子有父風我等同伙而來戚變騙國去其子必不肯認到官妄告我等死無日矣乃備牲楮同至廟中祈方畢戚忽躍起四蹄著地奔至神座前跪下曰娘娘已允衛等所謂俟我到家從重賞蒸即復原形聞之一字不知有告之者戚反謂其母已欲與拏食提家後值歲荒米價湧貴戚大裏與子計議將來棧水每擔可出加二忽瞪目呼曰娘娘進孝持兩頭皮至矣父子倒地打滾同變爲駝家人駭之翻開廟中大肆賭

感 應 錄

以爲難其二句

一四

○ 蘇 氏 藏 版

實出外割牧則安然人以老感驢小感驢呼之即應聲而至睡乎感變驢後既復
風形若肯從此改行則天必予以寬典乃怙惡不悛忍於咒殺將來撲水希圖加
二利息究之重利未曾到手而父子雙雙變畜矣採取姦利亦何益哉

（附）趙方處祖大山公家居時一販夫以真銀三兩易股去趙數日公以數錢買一豕既而別有所售方知其度亟命訪鬻豕者以真銀如數償之並索鬻者授之江曰勿留此以誤他人也後鬻豕者來謝公曰吾方懷汝憐我也又何謝公享年八十餘及見方處舉進士官御史累封贈至二品

盧臺市賣油燭。以魚膏雜油中。致害。一旦暴死。其母悲泣。夜夢神曰。爾子以魚膏雜油中。無論人食不宜。且用爲廟燭。腥氣觸犯神明。死且受罪矣。何泣爲。觀此。則牛油燭盆不可用矣。

江南書買某積本三千金。每刻小說淫書。春宮淫像。人勸止之不聽。以爲賣古書。不如賣時文。賣時文不如賣小說。其取利悖理如此。後某無子。自雙得妻。多外交。女三改適。所藏淫書小說諸板。一火而燬。死之日無棺。又有收買字紙。改造還魂。

紙不稱其極其罪不可勝誅。從逃則何。雅免陰謀。世人不切以此戒之。貨賣假藥誤人更甚。昔張安國知撫州。出榜戒曰。陶器君。孫真人。傳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賣藥。誠心救人。獲福甚衆。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時減其祿。或身多橫禍。雷霹天火。子孫非理破產。蓋緣用藥之人。疾病急切。將錢告買。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反致損傷。當殺一飛走之物。猶有因渠。人命最重。無辜被害。其報當更大矣。清康熙八年。崑山某典舖。藏一銀匠於家。視人所典金銀物。往者即易之。其製銅皆原物。有人使老婢以金鑄銀五兩。追贖時已爲贖物。婢不能察也。未幾。再以此物往典。舖中謂之曰。銅耳。婢曰。前與汝典銀五兩。即此銅。何有銅。相持良久。竟以其物歸。主人悲甚。責婢曰。必汝爲僞耳。婢無以明。欲自盡。忽雷震一聲。典舖之人死矣。然猶諺曰。暴亡。棺殮之三日。雷忽破棺。擲其屍於通衢。如示衆然。海鹽使某開香舖。每用雜木刻碎爲末。和作香料貨賣。且日用蠟燭。忽嫌少火。入香末內。稍起煙燭。俾欲出戶。遇盜迷漫。不得出。須臾。人屋俱盡。

感應篇圖說

以爲報以二句

一四八

中央時報社印

惡良爲賊



西胡一曲
古今傳
樓傍紅愁
最可憐
女娃倚門
遊笑
何殊船上
倚歌

(註)舊家子女。皆謂之良。奴僕婢妾。皆謂之賤。本出良家。而以勢力假之奴僕婢妾之列。如強買誘騙之類。至賤良爲奴。則罪大惡極。報更烈矣。(案)浙江廣濟倉。存貯粒穀。每歲撥發貧之戶。司其出納。名曰庫子。有陳大年者。其父在日。頗有家資。大年浪費無度。家道雖中落。猶有富戶之名。是歲派充庫子。便用官穀。無可爲價。府判王某陝右人。性極殘忍。乃拘其妻女到官。計賣身之價。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諸客以賞納官士人。鮮于楓。爲作湖曲。日。胡適齋。陳家女。綠樓紅愁。不語。低徊忍淚。傍船。食得無頭強歌舞。玉盡美酒不須疑。魚腹無腸。如土。隔窗彩短。匆匆去。驚鎖生寒。愁日暮。安得漢士擲千金。遂令柔艸。歌行。後府判卒於任。所遺有一子兩女。子已娶婦。幼年幼。陝去浙。寓道。不能圖籍。僑寓湖側。結樓時至門前玩景。遂爲浪子勾引成姦。始猶習人私。既則習爲放。然。開門延客矣。判子亦幸食現成酒飯。不較也。嗚呼。判惡良爲娼。祇知逞一時勢力。豈料身死之後。己之女。亦倚門獻笑乎。

惡惡爲人

惡惡爲人

一四九

中央時報社印



趙氏資財
已半凋
鯨吞猶不
肯相饒
女來借貸
隔壁否
留與雙雙
敗子消

「註」設也。竊也。用計謀。竊人財。中。也。竟。實。心。機。也。安。然。無。恙。者。轉。瞬。取。異。天。道。至。公。惡。巧。而。憐。愚。人。反。得。便。宜。往。有。之。矣。

（案）常叔度性。性。貪。離。人。財。物。雖。計。百。出。同。里。有。道。姓。者。家。富。而。愚。叔。度。親。其。可。嘲。乃。與。結。拜。弟。兄。以。女。妻。其。子。趙。以。至。親。可。託。凡。事。信。任。叔。度。或。引。之。入。花。柳。場。中。暗。勾。地。棍。學。藝。後。出。而。解。粉。藉。取。其。資。或。設。局。誘。賭。千。金。一。擲。不。數。年。趙。之。十。萬。家。財。侵。吞。其。半。時。間。稍。久。又。誘。趙。出。票。納。官。趙。賣。田。得。銀。二。千。兩。盡。以。託。之。叔。度。到。京。自。捐。職。銜。趙。假。部。照。借。種。種。欺。騙。以。悉。數。後。趙。子。長。成。女。趙。門。趙。亦。身。故。子。生。計。益。固。十。月。約。歸。棉。衣。日。夜。尤。其。毒。女。歸。告。叔。度。叔。度。在。日。與。父。為。至。交。父。縱。不。念。女。當。念。亡。妻。今。妻。家。一。貧。似。洗。父。不。憐。而。相。欺。異。日。何。以。見。翁。於。地。下。叔。度。曰。汝。出。嫁。時。吾。已。大。費。粧。奩。現。在。之。產。乃。爾。兩。兄。應。得。爾。何。妄。思。親。女。曰。父。產。女。不。得。是。矣。叔。問。趙。姓。之。產。非。其。子。孫。何。為。吞。佔。子。孫。在。世。雖。愚。恐。死。後。不。忍。必。有。報。也。叔。度。大。怒。叱。女。去。不。許。歸。齊。當。知。叔。度。兩。子。好。標。此。賭。長。者。愚。極。也。叔。收。銀。兩。連。趙。數。月。後。即。大。發。過。身。皮。脫。而。死。者。在。賭。場。一。夜。

感應篇圖說 卷之五 一五十一 中興書院印

輸二千金。天明忽頭暈。肩與臂家。切。刺。卒。叔。度。痛。子。抑。鬱。而。終。其。妻。無。依。接。與。又。來。家。倚。以。終。老。不。但。所。侵。財。家。財。完。歸。趙。趙。並。其。中。生。別。處。趙。之。資。亦。盡。有。焉。趙。可。謂。失。便。宜。處。得。便。宜。矣。

（附）江東村。有。一。神。廟。有。少。年。不。信。崇。敬。因。夜。暗。之。日。敢。以。十。萬。錢。相。贈。少。年。聞。其。故。曰。汝。明。早。入。廟。謝。而。還。崇。敬。品。即。代。作。受。機。狀。伏。地。哀。求。少。年。許。諾。明。日。如。其。言。觀。者。如。市。忽。有。黑。血。口。中。流出。上。登。殿。前。牛。地。而。死。人。益。信。其。神。之。靈。諸。風。得。利。無。算。越。一。年。其。黨。以。分。財。不。均。諸。官。首。首。蓋。少。年。之。死。係。崇。敬。所。置。毒。於。祭。品。以。害。之。也。於是。衆。聚。伏。誅。下。焉。

保靖州人楊太。王周。錢火兒。同一。賊。漢。避。雨。屋。下。俄。而。虎。至。三。人。推。駭。淡。出。以。當。虎。唯。恐。虎。驚。遁。竄。無。恙。三。人。俱。燬。死。

陳慶。國。門。遭。盜。竊。無。效。有。僧。曰。汝。一。生。以。智。巧。騙。愚。昧。之。人。故。遭。此。報。陳。順。改。過。自。贖。僧。曰。若。能。忘。路。夜。行。人。之。目。得。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也。陳。即。行。井。動。里。中。共。盟。之。合。家。之。目。得。果。復。明。而。來。春。夜。復。行。獨。里。中。不。昧。矣。

感應篇圖說

貪婪無厭



爲婢女
弟爲奴
同氣忍將
毒手屠
花未上頭
雷已震
嗟哉逆子
機惡鳥

感應篇圖說 卷之五 一五十一 中興書院印

（註）以口取物曰。貪。貪。人。之。食。如。口。之。食。物。無。有。窮。極。也。凡。人。貪。心。一。熾。一。切。逆。天。悖。理。欺。心。犯。法。靡。不。爲。矣。自。此。至。行。多。惡。事。皆。實。家。庭。之。事。此。句。宜。指。兄。弟。叔。姪。多。佔。產。數。多。取。銀。錢。之。類。方。與。上。文。殺。人。取。財。案。法。受。賄。等。句。有。別。

（案）聞大名。娶妻劉氏。父早故。遺有幼弟大經。遺妻吳氏。大名獨掌家。視大經如僕。劉氏與大經。供其驅使。稍不滿意。則罵。大經則打。兩人素被降伏。見則魂銷。雖不敢較也。大名夫婦。食則珍饈。衣則錦繡。大經與吳氏。猶衣布食而已。其母年老。居在長子之手。欲持公道。不能。大名屢置產。將銀入己。母曰。父生前兄弟兩人。爾今日賣房。明日賣地。幾將罄矣。幼子長成。將何爲生。大名抗聲曰。若一家閉口不食。則不用賣矣。母嘗布一疋。與吳氏作裏衣。劉氏知之。搜其篋。奪去。曰。爾夫婦。吃我現銀。安享自在。尚欲著新袴耶。後劉氏生女。吳氏在房。服事由劉氏。不得食。母憐其。呼出。與湯飯。劉氏忿怒。從牀上躍起。奪過。倒淨桶中。母仰天大哭。須臾。黑雲四佈。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淨桶劈開。一日。天氣晴明。劉方折氏棉花。忽雷聲大震。將頭顱劈碎。棉花尙在其手。大明亦得瘋症。

二七一二五三

而死得搜出歷年食養之資及田房產約與幼子執管所生之女大經夫
婦撫養擇配其增復不成者逃走不歸女依叔終老
(附)武昌劉克謙與弟克乾克寬各分田十頃房資在外克謙平日滿心知足好
周旋貧乏者第二弟曰吾輩稍豐厚不於此處者破得神明也二弟不聽克
乾訓誨恣意克寬家放蕩情形紅異後克乾二子落業憂鬱而終克寬遺大又
爲人命運板死獄中無嗣惟克謙家興隆子中進士

附錄 蔣君若先生戒賭文

賭博一事例禁主嚴誠以賭博之爲害至大也賭博之害無如富貴之家不止男

子爲然也而開押有其焉者不止上人爲然也或獲尤有甚焉者夫富貴之家既
相習成風又何怪乎開押開細民今試言開押賭博之害有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共戲然好友也既而勝者得意負者怨怒不免口角矣口角不已至於鬪毆衣
冠盡毀而皆破賭必至於鬪者其常也而而即止尙不失爲智惟不甘心於負

感應篇圖說

二五二

中興典義

而必隨俱本情急手癢決采不得則不禁出於盜竊矣一破敗而富貴極矣尙可
爲人乎開賭之家家產必少於一室已則自守而後復有開賭數輩流湯過點出
入毫無顧忌夜深假寐下與婦女嫖賭安保其無私事乎敗壞風俗莫甚於此
三者矣自來賭博之人亦有二種一則貪財性成妄思滿載而歸不覺傾囊而送
故富其勝而貪心益熾不轉瞬而仍還人矣及其負而貪念未息不覺轉瞬而愈
加倍矣蓋由貪心而傾家蕩產父母怨恨妻子離心者所在皆是也一則遊惰之
子不習手藝不願生理專以賭場爲棲身之地有錢則入局無錢則旁觀不顧父
母之聲不思終身之計卒至凍餒而死者非一人也至於富貴之家以葉子爲道
日之具較勝於銅錢之圓家長固知羞鄙子弟從而效尤家教安在若開賭中
結連姊妹壘聚而戲已非正理而更難三姑六婆之屬外親里黨之人其弊尙
可言哉語云牌風即是淫風良有以也或獲日見其家主之耽於此也則心無所
畏而拋職業連使令嚴具出諸袖中同聲不招自合藉油燭以供夜度流銀錢以
填所負對之則已過且貴之仍不檢也吾願戒賭先自富貴之家去始

感應篇圖說

二五三

中興典義

我今有忠言勸君切勿莫賄人這賭爲樂雖賭中苦衣食謀生路甚多任士農
工與賈惟有賭錢人想貪念甚重總是起貪心頃刻思求富小小得錢便入迷
魂府此是陷人坑此是嚇人虎只怕牽而不肯來那怕來而不入那怕對有兄弟
相交無肺腑徹底下流人引入金銀誘與到誰知仇與來神昏眼花和牛田地
不暇耕種現封塵土明知新神廟不長官司司捕父母忍心拋棄兒女不顧丁更
貪多難了思謀貪得來時不覺存心賭博去時無歸何貨已無門掛牌又無歸
弄得赤條條朝夕渾難度那裏裏王孫何處還還母且把過來人這一爲君說也
有賭錢館設一朝空年年舊歲身無歸也有天涯遠客時時歸處處清涼處處步
也有家門深鎖浪擲金華空費盡這這這也有作伴處處傷心處處日漸迷烟
也有有張羅設網者賭家下梢到底仍如故細推詳天亦怒拆人房不用斧射人
頭不用弩殺人不惜地方盜賊由此生少年子弟終身誤聽我鳴槍吹爲爾開
休談傷財喪命人不惜地方盜賊由此生少年子弟終身誤聽我鳴槍吹爲爾開

狂言及早回頭各各思當務汝若有閑錢何不施貧戶留些好報與兒孫則生
田房還祖父千日山中酒一醒歸身跳出財網地則人無憂
勸儉歌 癡兒浪子愛開身幾個開身是好人男不營生多作歹女無活計定思
淫根難凍餒皆因懶富貴榮華只爲動天子萬幾官萬事豈容情慢有凡民人
十富 不許辛苦由正路勸儉富貴買公平多主顧忠厚富聽得鳴鳴離財歸富
心富手脚不停理家務終久富常防火盜管門戶謹慎富不去爲非犯法度守分
富合家大小相幫助同心富妻兒賢慧無欺富富家富教訓子孫立門戶後代富
存心積德天加賜爲善富山先生十富十富
十窮 只因放蕩不經營漸漸窮浪費錢財手頭緊容易窮朝朝睡到日頭紅通
過窮家有田地不務農懶惰窮結交豪宦做親計學高窮好打官司逞英雄窮氣
窮債債納利權門風自弄窮妻妾懶惰子亂蓬命富窮子孫相與不良朋同窮窮
好賭貪花拾酒醉徹底窮



誦法因感
莫逞兇
錯華勿御
守三從
與其詛咒
明心跡
避諱何如
反資射

(註)咒咀者。誓於神也。求道者。人謂其理曲。欲借咒咀以自明其直也。小人時窮勢迫。明知所作非理。每借誓神以塞其說。往往橫遭慘報。如其所咒。可畏也夫。
(案)楊某婦。性極悍。年未四十。夫死。遺子七歲。延曹姓為教讀。曹係楊門之婿。認某婦為叔岳母。朝夕相見。某婦家業雖豐。却最慳吝。一文不捨。索錢淡飯度日。獨在曹面上。事事從厚。銀錢米穀。託其掌管。不問出入之數。又日以珍饈相款。婢媵駑駘不疑之。一日曹偶解館。某婦至書房。翻其篋。得數塊一包。乃某婦素所御者。持以示之。某婦曰。我數日前。曾煩曹家女婿另換新式。想渠偶然忘記帶回耳。後某婦又從某婦枕邊。得金釧一柄。乃曹之物。某婦曰。我適獲至書房。偶然攪來者。某婦皆笑曰。前之銀環。曹偶然忘記。今日之金釧。爾偶然攪來。天下偶然之事。何其多也。某婦怒曰。難道我與曹有甚私情。乃對神哭訴。日日咒咀。以明己之清白。而待曹則相厚如故。時逢端節。曹並不歸家。某婦治酒。與曹在荷亭對飲。且飲且罵。侍婢進角黍。兩人食未竟。某婦忽云。頭疼。攪至房。俄頃即卒。曹直臥至次日辰刻不起。啓戶視之。亦死矣。人皆以為大報。但詢諸侍婢。金云兩人形迹可疑。並無苟

且不正之事。嗚呼。古人有言。避勝不如自修。為婦者。宜勞。竟老成。西席。陶片。克守婦道。事久見人心。不求而自白。藉口咒咀。適自速其死耳。

(附)某婦與入私。又竊鄰家一手巾。鄰家詰問。其夫聞之。咒曰。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巾。當為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未幾。果斃於雷斧。夫腦下有字曰。痴人促妾。妻腦下亦有字曰。行姦為害。此其同也。

蘇州盤門章惟一妻徐氏。有妹嫁於徐姓。章妻往探其妹。因竊妹金釧以歸。妹知其姊所為。乃遺婢攜書索之。章妻惡。竟同婢至城隍廟。咒咀以自白。三日。忽舌長出寸餘。口不能語。惟呼還道而已。一月死。其夫聞視之。則金釧宛在。夫恐增妻罪孽。密遣人還其妹。妹不忍受。變易得價。為姊作佛事以償其罪。
康熙戊申年。山左地震。沂州有曹客。以布百疋。錢十千。寄於旅舍范氏。及地震後。索之。范氏但與之布。限其錢。客再索。范氏指天咒曰。如出爾錢。即刻斃死。言未竟而屋已傾。獨范氏死焉。其錢在牀下。客嗟嘆而去。



養性莫食
戕性水。
成家宜戒
飲家酒。
試觀好酒
秦干頃。
骨肉分離
走四方。

註：嗜。好也。性者。反其道。亂者。失其矩度也。四成之中。酒為第一。世人貪飲無厭。以致氣昏神亂。胆大心狂。臥街罵座。凌犯犯上。無所不至。士賤其名。農工商賈。廢其業。其且損肺傷腸。招致生死。而不可悔也。夫。

（案）秦浩。字千頃。聰明蓋世。讀書過目成誦。能詩善書。才情可掇。大就。但性耽。樂。以盆中之物。為命。典衣賣物。盡付酒家。視父兄妻子。漠如也。無飲不醉。醉不醒。抗父兄。罵鄰里。致父不以為子。兄不以為弟。親戚朋友。見之如狗。犬馬。為遠。遠去。所與遊者。皆擔夫牧豎。市井無賴。父兄見其人品卑污。遂出不與同住。備居茅屋三楹。不蔽風雨。困憊日甚。其學。已兩日。向姊家貸錢五百文。浩以四百五十文買酒。五十文買米。暢飲至夜。醉後。還兒時。妻已解衣就寢。從破被中。摸起。欲擲諸河。妻大呼呼救。四鄰驚起。見妻赤身。不便上前。呼女眷往救。妻已被淹。半死。次日其岳呈送學師。戒飭三十人。皆秦之。彼怡怡自若。有鄰女秀姑。頗有姿色。秦屢次調戲。女投梭拒之。乃乘夜踰垣。以入。被其家擒獲。官。其衣。重責。拘禁。令其妻。日供酒資。其不能應。畏其回家。投。後得疎釋。無人。飲。

感應篇圖說

晴酒作亂

一五六

中央新報館印

侯遂四處流落。數載不歸。後有人傳說。在鄰邑鄉間。教。又與村婦通。醉後。睡。被其夫殺而倒埋之。父兄恨其不肖。付之不問。嗚呼。狂。之不可食也。如是夫。（附）蔡文忠公。齊。好飲。飲必醉。時太夫人私宴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戒以詩曰。聖君寵重龍顏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龍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大悔悟。自此戒酒。非會親友不飲。飲不敢至醉。卒為名臣。（或）夏。吳縣人。父。夜坐。窗。月。中。見一白。曾少年。醉行。父曰。誰家耶。嗜狂。若此。及逼近。叩門。乃。也。父置不。後登第。赴。父戒以前日狀。遂受。終身不飲酒。後為河南道御史。黃。先。擢。親詣。前。酌酒。半。以。且曰。榮光矣。可飲此。九泉之下。已。有。榮。判。少。幾。戒。無。傷。也。噫。流。涕。却。之。卒。不。飲。陶士劉乙。因醉後與人爭妓。既醒。大悔。乃集古今受酒禍者。以自警。題曰百悔。經。遂絕飲終身。

滇南一生。力學能文。而性嗜。每讀書。酒一瓶。漏下十刻不。酒後為文。益。登。高。華。典。老。宿。亦。推。重。之。年。四。十。不。第。益。放。飲。無。節。竟。以。酒。醉。死。

徐太史曰。近年士人。更有嗜鴉片煙者。對臥。旁。傳。筒。互。吸。以。為。快。夫。幾。成。癮。而。胃。弱。頭。眩。頭。痛。精。神。疲。矣。一。火。焚。青。神。氣。熾。熾。不。知。坑。途。多。少。折。桂。耶。君。殊。堪。憐。惜。謹。錄。二。詩。為。佳。士。鑒。詩。一。無。端。玉。樹。折。紅。塵。誰。何。年。渡。粵。關。桂。豈。容。藍。面。鬼。蘭。閣。各。念。白。頭。人。時。來。更。甚。相。如。渴。金。盞。誰。憐。季。子。貧。浪。說。短。發。風。味。好。青。衫。不。易。留。青。身。疑。兒。駭。女。骨。沈。沙。結。口。如。何。也。晴。獨。毒。中。膏。首。難。再。活。才。凌。斗。漢。漫。相。誇。火。城。風。引。鳥。煙。微。鴉。帳。春。浪。碧。玉。家。金。粟。誰。人。瑤。秀。色。雲。窗。偏。種。米。蕪。花。附。解。鴉。片。方。州。學。務。程。君。中。秋。行。用。香。茶。浸。水。經。來。時。將。香。茶。水。生。吃。下。即。咽。吐。其。涎。乃。止。倘。再。發。癮。則。再。吃。自。止。又。方。用。老。反。蒲。瓜。搗。汁。大。半。鍾。許。經。來。時。即。吃。下。亦。吐。其。涎。而。止。或。未。定。再。搗。反。蒲。汁。吃。立。止。戒。煙。瓜。汁。飲。南。瓜。正。在。開。花。時。連。其。葉。與。根。藤。一。併。取。下。用。水。洗。淨。於。石。臼。中。合。而。搗。之。取。汁。常。服。不。數。日。風。癮。盡。去。而。結。結。瓜。者。亦。可。

感應篇圖說

晴酒作亂

二五七

中央新報館印

骨肉怨爭



骨肉如何
忍自烹
枕邊有語
便相爭
寄言婦女
休長舌
和睦人家
費不生

(註)天下事皆宜和平處之不得。... (Text continues with a story about family conflicts and a man named Zhang Shouping who is known for his strict and somewhat harsh treatment of his family members. The story describes various incidents of family discord and the man's attempts to maintain order through strict discipline.)

感應篇圖說 卷一 五八

如故。訊得其詳。援筆判曰。守靜守謙。... (Text continues with a judgment or a story about a man named Zhang Shouping who is known for his strict and somewhat harsh treatment of his family members. The story describes various incidents of family discord and the man's attempts to maintain order through strict discipline.)

感應篇圖說 卷一 五八

哭而去。先哲云。骨肉間但當講情。不可執理。... (Text continues with a story about family conflicts and a man named Zhang Shouping who is known for his strict and somewhat harsh treatment of his family members. The story describes various incidents of family discord and the man's attempts to maintain order through strict discipline.)

感應篇圖說 卷一 五九

節孝朱先生曰。人家兄弟。胸中常要把兩個念頭退步想。... (Text continues with a story about family conflicts and a man named Zhang Shouping who is known for his strict and somewhat harsh treatment of his family members. The story describes various incidents of family discord and the man's attempts to maintain order through strict discipline.)

感應篇圖說 卷一 五九

男不忠良



男兒最要
忠良。
夫婦和諧
家道昌。
可恨薄情
拋結髮。
忍心却戀
野鴛鴦。

感應篇圖說

男不忠良

一六十一

中央研究院印

(註)忠誠實也。良易道也。此下數句。皆夫婦居室之事。善註。不忠良。指姦臣亂國。言似與擾亂國政。貶正排賢等意。重從。玩下文女不柔順。與此句對舉可知。
(案)柏養民。一生遺謀。雖妻子面前。亦無一實話。而性復剛狠。日與衆無賴。以鬪勇爲事。妻懷氏勸之曰。家實。豈君若買得。分文亦可。稍資日用。何必與此鬪。往來柏曰。我近得一財主提挾。許我爲布店主。管。撥房一宅。不日即偕汝同去居住。氏喜而信之。不知其已得銀三十兩。將氏賣與鄰邑楊姓。爲妻。迎娶之日。氏登舟。推故遁去。楊出見。與氏道其詳。氏始亦相拒。既而相安。遂諧伉儷。楊爲人本分。氏復勤儉。夫婦協力。不數年而成家。封。一日偕遊鏡湖。柳綠桃紅。笙歌盈耳。氏捧盤玩景。見岸上一窮漢。被店家毆打。視之。乃其故夫也。指以告楊。楊憫之。上岸詢其故。店家曰。此賊屢偷食物。故毆之。楊解囊贖其債。同至舟中。見故妻。流涕欲死。氏責之曰。買臣之妻。因貧求去。貽譏千古。我嫁汝數年。食貧茹苦。并無外心。爾得銀三十兩。將我離異。爾爲男子。不忠不義。尙有何面目相見乎。乃拔頭上金釵一。攪與之曰。持此覓飯。作些小經紀。尙可延殘喘。尙再送與酒家。買饌。呼之。令神。

仙不能救矣。與。此。長此不必再見。楊復留酒飯。另助銀錢而去。後竟不知所終。

(附)浙西某生。家貧。授館他鄉。一日歸家。疑妻有外遇。踰垣潛擊。妻展轉乞哀。手握一鞋而跪。後某入。見妻狀。人。遂頭跪足。握鞋如死。時數之曰。爾殘刻無良。吾已訴之冥司。尙望終場耶。某積首乞哀。妻以掌授之曰。吾奉命來。難以空返。可書我來矣。三字於上。得以暫命。我即去耳。生提筆書之。遂不見。審視。乃即書於卷幅也。

嘉靖甲午。浙省考官馬呈。入。陳之夕。供給官張。考官人。有一女子隨後。通身流血。張逐之。女曰。勿逐。特來報冤耳。竊後。以語同事。無何。聞呈瑞病劇。試者以張善醫。令人診視之。則已不可療矣。臨終。但云汝爲我逐此婦。詢其僕。知呈瑞前任鎮江時。有妾金氏。才貌兼美。一日得父喪。倚廬而泣。呈瑞自外歸。妾以新進。遂。乃時吞之。呈瑞疑爲情人所害。遂剖腹出。氣未絕而妾已出。聞訖。始深痛悔。前過其地。忽心動得疾耳。世之殘刻無良者。可不知所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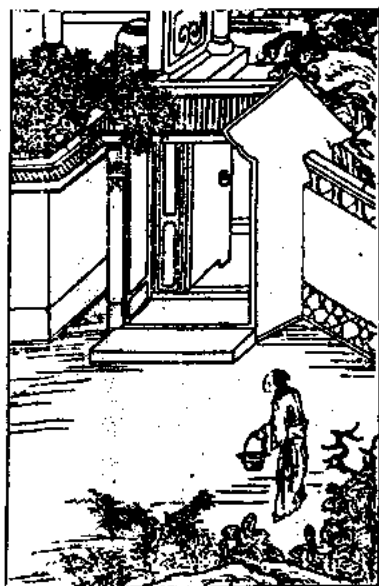
感應篇圖說

女不柔順

一六十二

中央研究院印

女不柔順



坤道無成
代有終。
祇宜中饋
習針工。
買臣貧困
妻求去。
千古羞哉
尊草竊。

(註)婦人幼而從父。出後從夫。夫歿從子。是曰三從。故事無指為。當和柔遜順以相其夫。顏氏家訓曰。婦人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如有聰明才智。但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若陵駕丈夫。干預外事。便是牝雞司晨。家道不興之兆。

(案)宋時。浙江富貴之女。貌麗而悍。嫁徐秀才為妻。徐家世儒。日用淡泊。鳳氏非嫌夫酸腐。即笑翁姑寒儉。姑翁形貌顏色。既則見於言。語久之。諍然於室。無一時安靜。矣。姑曰。爾終日吵鬧。意欲何為。答曰。我乃官宦家。豈能久安貧賤。惟速求遣發耳。秀才曰。爾之妻再嫁。依然受苦。爾不見爛柯山戲文乎。鳳氏曰。買臣之妻。年老貌劣。故不能嫁好人家。以我姿容。何愁不售。爾拭目視之。秀才即置離書。立遣回家。時秦怡富。有表姪張防。與鳳氏道謀說合。納聘娶之。鳳氏過張門。雖云意足。而猶束丈夫。仍使前番手段。防亦無可如何。諸事聽從而已。後防與張秦怡勢力。轉文階。累陞吏部侍郎。擢權納斯。家富莫比。時達上元。鳳氏命於門前結綵燈。晚夕治酒。乘簾負玩。仿列婢女數十。珠圍翠繞。妙舞清歌。往來之人。噴噴稱贊。徐秀才亦扶母上街看燈。過其門。見鳳氏體統尊嚴。曰。渠合在此中。

感應篇圖說

女不孝

二六二

中央研究院印

享用。豈是我家媳婦。嘆息而去。不數年。姦殺死。高宗收其姦。張某問。正典刑。籍沒家產。鳳氏貧無立錫。二子復不肯犯事。在獄。鳳氏自縊。五子。主半中。遂復過故夫家。見其門庭如故。花竹依然。泣曰。我當日若柔順守婦道。何致有今日哉。遂抑鬱而死。

(附)唐杜陵妻岐陽公主。憲宗女也。主歸杜。拜起一用家人禮。嘗語杜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窮。我皆棄納之。則自賤賤者用之。可也。杜惟讀書。主驕驕事。杜出判澶州。遣人迎主。從者不過二十人。即更進飲食於外。悉返之。杜在澶三年。主不識刺史職事。姑婦。驕驕調。故則其驕驕。杜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房屋卑濕。主無正室。惟處東偏屋。凡六年。時國儲皆豪橫。官不敢問。主因此愈加膨脹。親謁溫清外。不肯他事。杜仕至工部尚書。主和順。事終身。不改其行。主因意加。潘子瑛中丞曰。有友招容者。家貧。立。母老弟幼。販菜讀書。平日進行希希。功過格。凡有所人。先敬母與弟。然後及妻。妻主氏。厭其求改。容多方留之。不允。遂離其去。乾隆辛卯。容聯捷登第。歸謁祖母。其妻道旁見之。掩面而過。明。二。記。

感應篇圖說

不和其室



樹成連理
鳥獸忘
家室和平
萬事昌
夜半夢從
茲下死
自遺孽孽
亦旋亡

感應篇圖說

不和其室

二六三

中央研究院印

(註)室。指妻而言。夫婦和而後家道昌。婦女貌。若有不足。當明白曉諭。固不可任其縱恣。亦不可遽生嗔怒。以致乖異。有等惡人。或寵妾侮嫡。或迷戀烟花。不聽妻勸。欺凌備至。更有恃其強暴。以妻為試拳之具者。此輩罕得令終。

(案)登舟營兵李彪。性極粗暴。妻冷氏。愚拙無能。容復陋劣。合羣之夕。即不當彪意。欲退回母家。同班乘兵相勸。勉強成親。自此不是。奈妻爭。便是飯裏覓食。終日譁然。冷氏又不善言。動則觸怒之。氣日受。打。體無完膚。一日。遂換期。彪命妻五鼓。飲飯。氏懶不肯起。彪怒。發如雷。從被中拖出。赤身仰面。反縛燈上。以粗繩勒其。用竹片重彈之。氏呼痛之聲。徹天。鄰鄰驚。戶。不得入。至打至氣消而後已。後。見氏。猶。正欲再。鄰鄰。止。乃赴縣求。縣尹。問曰。婦人非犯七出之條。無離異之理。汝妻所犯何款。彪。曰。犯淫。問。姦夫為誰。答曰。多不能數。尹曰。為有是事。命拘冷氏。與同鄰到案。面。尹一見氏。笑曰。此豈行淫之人哉。衆鄰同供。彪。常用非刑。指氏。傷。為。尹欲執法。重。因係營兵。移。究治。受資四十根。衆營兵。氏。遇人不淑。共起。會。湊銀二十兩。給氏。養。另。



妄自矜詩
莫與齊
功名未得
便休妻
頻與惡念
遺笑切
始悔從前
枉著迷

每好矜詩

感應篇圖說

不從其失

二六六

中央新報院印

計脫君若勿憂生後至若果見輕紅嬌影而今日女客若多持如
林混雜難辨若改而自出人不覺矣機手送出大門而次日生發到任盛
陳儀從至周宅志大以為按君賜拜冠帶出迎下典則舊好鄰也漸使欲死生
曰若嫌貧愛富將女另適自適我非我妻也覆水不可再收舊恩豈容不報
吾非拿牌輕紅歷來照管兩次救死已久矣若肯以持牌抵令愛則前怨悉消
志大唯唯領命生令從役以五花官帖送還輕紅紅東華通辭上下至次女房中
告別方欲拜女忽氣鬱痰壅倒地不起之命絕矣後輕紅生三子受一品封
(附)宋周謂以布衣讀書進見信用奔走無不得歸者二十六年其家素貧
婦莫氏貞靜俠夫事舅姑躬親蠶織閨門肅然雖鄉里淑婦亦無從識其面及三子
長成棄外室延歸寒暑耕業無間晚年產漸厚乃為舅姑營美邸大作三坎松檟
密茂皆自植又為夫營別墅水竹交映平閣相望二十六年中二婦一嫁皆得望
族其夫在官亦修高節及歸俱已皓首因勸夫致仕借老林泉時號為真節婦
多病嗣下同病杜判官金娶張氏十餘年生一子金娶張氏中半歲
多病嗣下同病杜判官金娶張氏十餘年生一子金娶張氏中半歲

感應篇圖說

每好矜詩

二六七

中央新報院印

(注)矜詩指為夫者言人愛矜詩則有部其指顧廣設極矣賦其編纂添取聲後
者有自視為天下奇男子者待其妻如婢妾者居富而出門招九不待言矣
(案)浙江呂盛之性好矜詩一詩能詩一詩博古一詩家世人皆呼為三不羞時
逢科試偶得列名遂欲飲達人自矜曰此番入朝當壓倒羣英赴省寓朝側日覽
選女覽者訪其姓氏登記之每當醉後接册狂言曰我登第做官妻妾皆填作配
某女係上選當謀為夫人某女為次選當謀作妾妻某之良田某之華屋皆可佔
而有也一夜房主夢神告曰三不羞未得功名便思娶妻妾與選色優處惡念已
付火神處分矣爾宜速進道之庶爾室不同付灰燼也夫日房主退還租錢香膏燭
料呂猶大言曰新科解元爾不相與真無識之人也忿怒而去遂寓僧舍酒醉酣
眠燈煤落於衾惹延燒牀帳僧來驚救已半焦矣不能入關扶病而歸身變成
惡瘡穢氣逼人其妻離異同往另室而處日賣田產醫治久不能痊死後人猶掩
鼻由此以觀天之報施不爽毫髮洵可畏也
(附)石崇與王愷鬪富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其他珍異之

物莫不爭勝後崇因與伏誅乃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此富不足誇之證也
杜鵑少年登第與同輩遊一寺中老僧問其姓名旁人遂以科名誇之老僧顧而
笑曰皆不知也杜內愧其言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枝丹桂一齊芳禪師
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此實不足誇之證也
昔有兩新舉赴公車意氣揚揚旁若無人途次旅店偶閒步遇一老者孝服來投
而問其行止兩舉曰村老何知吾輩乃新科會試者老者曰然則孝廉公也兩舉
曰此老亦知書竟識孝廉二字老者曰如蒙不棄至小莊茶話遂同至莊設酒款
之兩舉據上座肆言不忌老者端坐不動聲色頃之一人孝服至客前長揖老者
告客曰大小兒也兩舉見其氣宇不凡向老者曰令郎必讀書進學乎老者曰叨
登兩榜現任布政兩舉踴躍不自安欲辭去老者因止之少頃又有孝服三人至
見客揖之老者曰此二三四小兒也兩舉曰有令兄老先生則諸兄功名不難矣
老者曰也到不消俱已叨登甲榜二小兒現為御史三小兒現作知府四小兒新
中未選也兩舉轉躬重揖老者曰晚生不識老封翁放肆店突老者曰小兒也未

能封得。老夫叨爲某部侍郎。兩舉着懶汗決。載拜而別。詢之店。知老者爲白公。中復。因歸葬其夫人。故李服在村莊也。時已一門五進士矣。同上。

金墳某生。恃才傲物。一日課文學。拍案曰。豈有作此文。而不飛黃騰達者。是夕。酒酣步月。意謂得志後。某女可娶作側室。某舍可謀作第宅。次夜夢關帝曰。神明靈在糾察。爾驕其高。今科應魁。奈懷惡念。又吐狂言。已罰錄三科。後抑鬱卒。明會。水難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人同船。都是年少輕狂。議論鋒出。會公爲人。聞者若無能者。某舉人取書疑義問之。皆俱通。謝不知。皆笑曰。彼偶然中舉人耳。因呼爲會偶。然已而棄官不中。會中狀元。乃以詩寄之曰。排領鄉書調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人。

明興化李春芳。年十八及第。奉旨歸娶。一日臨鏡。忽大笑曰。不料我竟中狀元。其夫人故問之曰。狀元幾年始有。曰三年。夫人曰。然則三年也有一個。公心愧其言。自此折節。奉爲名祖。

李公。童年入村塾。一貧薪者。偶越土地廟門。忽聞廟中云。今日李狀元上學。當。

感應篇圖說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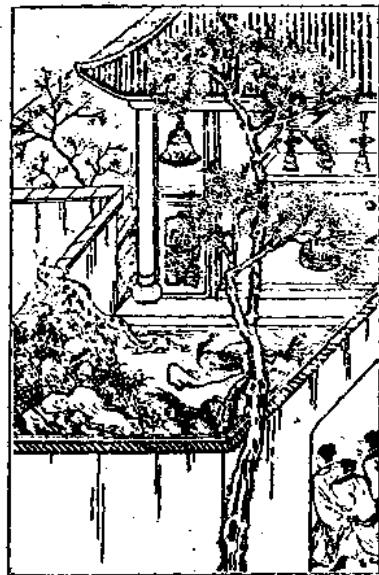
二六八

中央圖書館藏

掃街道。起視無人。遂復坐。頃又聞曰。李宰相來矣。忽疾風掃淨街塵。俄而一人攜一童子。捧書至。遂詳詢姓名。許字以女。未幾。因家貧爲縣小吏。令見而異之。命伴公子。願試人。或有識其解囊之細者。李拒之。旋登魁選。後太拜。子孫科甲不替。徐太史曰。神所爲狀元宰相作冰人。觀其得意。不寒前盟。真狀元。真宰相。浙江張泰。路過嚴州。先一夕。店主夢神曰。明晚來投宿張秀才。科甲中人也。次日張泰至。店主述其夢。泰喜。夜思登第復做官。只有妻醜。當另娶。越兩日。店主又夢神曰。張生尙未登第。便思棄妻。今不能發富貴矣。後果一生窮困。人。

吳下名士某。年逾六十。語其妻曰。我雖未登科第。幸一生美飽。得以成家。夜夢父責云。汝本科第中人。祿有虧土行。削去桂籍。尙自誇耶。後坎輿移身。

衡岳知慶陽。僑友諸婦會飲。金樽爛然。衡夫人性制較布裙而已。既醉。不樂。岳曰。汝坐何位。曰首席也。岳曰。既坐首席。又飲服飾華美。富貴可獲得耶。慶陽人以爲笑談。按近日婦人女子。每以首飾衣服相誇耀。附此以資勸誡。



從來最毒婦人心。
笑裏藏刀。
善惡深。
世上而今。
容不得。
化爲猛虎。
入山林。

感應篇圖說

卷之七

二六九

中央圖書館藏

(註)妬忌。指爲婦者。婦人嫉妒。其至絕人嗣續。是惡德也。

(案)陳人朱容世。廣有家資。中年無子。妻殷氏。內懷陰毒。外飾柔容。見夫意先。言曰。古云。婦年四十。爲夫娶妾。我今年三十有八。置小星以延後嗣。此其時矣。乃還有容色者。不惜重價。且以絲綉之十分。現熱不數月。即用巧計。使朱自已遺。彼反再四慰留。朱隨其術。中不覺也有舊家女。年十七。貌冠一時。朱素常心羨。嘯呼說合。用銀三百兩娶之。朱如獲至寶。時刻不離。殷強作歡容。私謂女曰。爾出身世族。與小家之女不同。見主翁當作慈容。不可露輕狂之態。應足見重於主翁也。女信之。自此見朱。或青燈而泣。或懷鏡長吁。不復歡笑矣。朱反託殷相勸。殷曰。彼不願作妾。故如是也。一日乘朱往莊課租。車馬將女殺死。朱回。見殷披髮長號。反勸曰。此女不願作妾。故尋短見。實妻權木遠下之恩。人人俱知。彼自無恥。奚以哭爲。後有老僕。將歷來之事。一一說明。朱方悟爲殷所愚。此後娶妾。另居花園。與殷兩不見面。殷無計可施。謂朱曰。我年已漸老。欲誦經禮佛。以畢餘生。讀爾之妾。主持家政。花園我自居之。即日兩下遷移。朱惟日日。豐其供給。以求無說時值。

中庚。朱語。妾曰。如此佳節。伊獨處空園。情殊可憫。既不肯出。而我就我。何不往而就彼。命治盤饌。與妾同往。殷笑而相迎。留妾同戶同飲。朱候至三更。猶不見妾回。從門隙窺之。燈火尚明。意其睡心未歇。不便驚動。退而歸寢。次早再往。門扉如故。大呼不應。命僕將門撞開。見一斑斑猛虎。從內突出。躍垣而去。妾之肢體。已零星食盡。腹不知所往。讀者曰。殷一向妬忌。已具虎心。故一見妾。即成虎形。食肉消憤。又何怪哉。或曰。殷人也。豈有變虎之理。花園近山。常多虎患。殷必先為虎食。後方食妾耳。二說不知孰是。

(附)宋大夫薛蟠。有子十人。一儂。一跛。一癡。一癡。一癡。一癡。一癡。一癡。一癡。一癡。公明子卓見之。問曰。大夫所行如何。而禍至此。遂曰。予生平無他惡。惟好行嫉妬。勝己者忌之。倭己者悅之。聞人之善則疑之。聞人之惡則信之。見人有失。已如有所得。見人有得。已如有所失。子卓嘆曰。大夫心行如此。必至滅門矣。惡報豈止此乎。矧聞其言。憤然憂懼。子卓曰。天雖高而難瞞。下。大夫若改往修來。轉禍為福。不恐晚矣。頃自此改悔。盡反生平所行。不數年。諸子之疾皆愈。

感應篇圖說

無行於妻子

二七十

中央研究院印



男學梁鴻
金作品
女為孟氏
案齊眉
如何筆墨
相調戲
斷送功名
却怨誰

感應篇圖說

(註)妻者。我之敵體子者。我之後嗣。待妻宜和而敬。待子宜嚴而慈。句不以禮待妻。有失倡隨之義。不以正教子。有傷天性之思。

(案)明浙江衛某。少年博學。娶妻嚴氏。貌既超羣。才復出眾。夫婦以風流相競。不矜小節。某雖捷成。進士為翰林。手書寄嚴氏曰。京師花柳地。吾已設小星數人。足娛衾枕。論其才貌。與卿相肩。其新孔嘉。不復念舊矣。卿若不如。可速命駕。同享富貴。嚴得書。知其相戲。亦具詞相覆曰。君得有小兒。妾在家。亦獲有小夫。此處樂不思蜀矣。荷蒙寵召。當備之來京。與君相較。如潘安衛玠。難分伯仲也。某聞舉大笑。置之案頭。被同僚竊去。欽刻上奏。革職永不叙用。某歸家。益縱恣。淫色絲竹管絃。之聲。日盈於耳。妾人妓女。往來不絕。甚至自塗粉墨。與梨園子弟。登臺演戲。綰紳之體。掃地。豈知身不修。不可齊家。所生二子。效法前人。不讀詩書。不務正業。日與幫閑賭片。或遊秦樓楚館。或耽舞榭歌臺。後為優人勾引。至蘇州學戲。流蕩不返。某夫婦竟無人送老。抱恨而終。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旨哉言乎。

感應篇圖說

失禮於舅姑

二七一

中央研究院印



堂上翁姑
不可輕
未終酒令
體全更
寄言天下
閑中婦
莫把人身
變畜生

(註)婦人出嫁之後，春秋適宜不娶父母而娶舅姑清明祭掃不赴父母之墳而赴舅姑之墓。蓋婦人從夫以舅姑為父母也。舊律載作逆舅姑，罪在不赦。國法如此，陰律更嚴，可不懼乎？

(案)臨邑西村有駱翁者，幼為人牧牛，長入營食馬糧。又嘗繞大山山捕野獸，偶得無主橫財，成巨富。生三子，各為娶婦，皆舊家女，翁與婦自知出身寒微，不敢與三婦爭禮，飲食俱奉，如待母者。三婦習為固然，稍有不對，非形諸顏色，即見於言語，翁皆忍氣吞聲，不與較也。長婦呼翁曰老牛，姑曰牛婆。次婦呼翁曰老馬，姑曰馬婆。三婦呼翁曰老狗，姑曰狗婆。各指其年幼部事嘲笑之，翁好吸煙，時不離口。三婦時將牛馬糞，曬乾拌入，翁吸出穢氣，知是三婦所為，呼三子至前，欲加杖責。三婦挺身出曰：牛馬乃翁之故交，少時不嫌，今反嫌耶？若論成家之由，翁當報狗恩，食狗糞，何牛馬之足云。各拉其夫歸房，其父母反云：翁處凌辱其女，非領多人將翁毒打，翁反治酒賭，情自是任其無禮，再不敢與較矣。一日值翁生辰，三婦並不慶祝，僅備酒肴至後園會飲，以牛馬狗為令，長曰：牛不耕田，該打一千次。次曰：馬

感應篇圖說

失德於舅姑

二七一

中央圖書館藏

不行路，該打無數。三曰：狗不吃屎，合該打死。正在開笑，忽天起黑雲，霹靂一聲，長婦化為牛，次婦化為馬，三婦化為狗，惟手足不變，尚能言語，遂招其父母家，皆恥而不來。三翁與以米飯，皆不食，見牛馬狗糞，食之立盡。遠近皆來爭看，數月乃死。(附)明宋氏，金華宋濂族女也。夫衛州人，姓名為閻州守，坐累元家，人遺成金衛氏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太祖聞而釋之。賜以閻守之印，今雲南永昌城西有節孝碑，都御史王中題其陰。嗣則御史陸汝兆所建也。詩曰：郎事咫尺堪投宿，手扶親姑離茅屋。抱薪度地買鋪攤，支願相向吞聲哭。傍人問：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為士子戶。奉禮運來大都回，金牌勒賜雙飛虎。兄弟聯連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年終向衛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離子史遍搜覽，意欲出仕蘇蒼生。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闕闕，泥金捷報來城隍。承恩榮除閻州守，飄然乘舫西南行。到官搜賈訪遺老，要把好煩盡除掃。日則升堂訓公務，夜則挑燈理文稿。守廉不使權廢污，執法應教倅佐怒。府推轉與苦相板，察院來提誰與

感應篇圖說

失德於舅姑

二七三

中央圖書館藏

涉長安道，程步不知行路難。揚鞭指笑青山小，古來節義重難陳。快目截鼻肝胆真，曉曉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趨黃金，妾心汪汪淚如水。甘受飢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孝思須體夫懸懸。當學慈烏終養，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兩咽咽低頭不能語，道旁聞者總凄酸。隔鄰哀猿叫何許，(附)武林王茂室施氏家貧，養姑，姑性嚴刻，氏孝敬不衰。每日誦太上感應篇，喜勸女件為善。年二十五，病卒，至歲暮，殿跪下，向君禱願。曰：汝陽數已盡，因汝亦姑孝，且奉行感應篇，毋忘特放汝回，增壽一紀。氏曰：適死時備歷痛苦，吾不願復生。聞君曰：汝雖累惡，但力行未至，故不脫生死苦海中。若能久積陰功，當解一切疾厄，且不復來冥府矣。遂勉自此奉行益力，年逾九十，無疾而死。(附)胡廷桂為鎔山簿，時私釀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廷桂曰：汝既孝，可代汝姑受責，即以私釀律答之。(附)



華表臨來
化如庭
冷風入戶
骨增寒
身爲虎食
遺棄和
留與停權
逆子看

(註)先靈謂已亡祖宗考妣輕慢若祭祀不謹拜掃不動是也至葬不早辦輕慢尤甚死者以人土爲安世俗信堪輿之說擇年月日時卜山水形勢致有終身不葬者有貧欲厚葬及子孫復替反不能葬者有互相推諉感於房分之說多年不葬者有經年不登墳墓不問松楸不躬祀事更有忍心害理焚骸收燒者孝子愛親飲而痛之痛恐不至何忍付之一炬仁人君子遇此輩而詳爲之解大功德也

(案)江右劉敬字年老多病謂其二子曰古葬禮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庶人七日此定制也汝二人素性吝我死之後恐互相推諉多年停柩今有銀百兩付汝爲葬費使我骸骨得早歸土泉下獲安矣言訖而逝二子計曰停柩於室又不吃飯穿衣何得於人不若將銀分而營運得利再葬未爲遲也遂各分銀五十兩出外貿易得一思十得十思百淹滯十年不謀墳墓一任腐爛塵生靈凡蛛網其父臨終囑咐之言竟不復置念矣一日鄰火不戒延燒停柩之室二子搜遺物件不顧父棺遂被焚燬以瓦缶盛遺餘埋於祖塋一文不費欣欣得意時逢清明村中土地有賑祭孤魂之例鄉人賽會廟中神忽顯靈附於人身大言

曰此村有兩逆子得父之貧不葬父屍致遭火劫父投投車以一付離龍一付白虎矣爾等當以此爲戒衆問逆子爲誰神曰不久自知無庸所說數日後有人寄信云二子在外一山行爲虎所食一夜臥旅邸火竈燒著被褥醉不能起竟被燒死衆人方知神言預示蓋指此二子此輕慢先靈之報也

(附)宋大觀中羅榮進太學有兩聖祠其靈顯榮每以前程禱一夕夢叱曰子已獲譴於冥可亟歸榮曰某生不無大過願聞獲罪之由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榮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曰子爲儒者當明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恐覺大恐是年果死於非命王佐撰

何子平遺母之喪廿八歲八年不得葬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什食薄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兄子欲葺理平泣曰昔情罪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合稽太守爲營墳葬焉子平後嗣繁衍爲會稽望族

嘉善孝廉朱文陳康王戌會試北上其妻夢朱衣神曰汝夫數世不葬家中果十餘棺今科本當首選帝君因此削其名矣是科閣中果擬元以微骨見落

孔墳丁母憂既葬歷官至秘書丞始歸養黃其母忽現於前責之曰汝妻吾去盜登吾塚歲時祭享寄食於二女家爲子當如是耶陰司本欲罪汝以警世爲汝罪官修誥結習習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塚歲設一祭以安山神亦以安我也

太原王洪言有一宦者病其家數世未葬急買地一方自祖考至功緒之親悉依昭穆以次葬之俱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營穴之法人皆訝其太易謂禍且不測乃歲中竟逢官秋家益昌盛今人積留葬地動輒遷徙徵求不可知之禍於祖先遺骸真罪人也至於前人已葬之地無論親疏賢否萬萬不可毀掘掘而見屍必有奇禍否則貽害子孫若出兵主將能嚴禁士卒勿平人塚勿毀人棺勿伐人陵墳樹木功德尤大朱在庵園權厝一事萬不可久則雨水侵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腐矣仁人孝子亦當念之

附錄楊椒山先生戒火葬文

葬哉火葬親親者尚有人心哉上古禮制未壞親死衣以絰葬之野親尸得無恙也後世聖人制禮葬親始葬諸邱壟朝夕哀哭不忍遺死其親衣周於身擗周

於棺。勿使後日有悔焉耳。葬則下其宅兆。以封域。實親之安也。自火葬之說興。焚其身。灼其骨。或投殘燼於流水。或置瓦缶而埋之。嗚呼。既火之矣。猶焚其名曰。葬。不思藏之靈。喪附此朽骨。骨已燼灰。靈將安附。夫骸體埋焉。最宜埋狗。不忍狗馬之死。陷於土也。及親尸不如狗馬之得全於死後。尚得謂有人心乎。如謂生有知而死無知。獨不念父母本主神像。尚當愛敬。況明係親之肢體。何忍慘酷至此。如謂家貧無力。葬則掘土而埋之可也。如謂埋棺必須有地。豈火化竟可無地埋藏乎。如果確係無地。亦可商之親族。世多仁人君子。必不終於坐視。倘或親沒遠方。刀難扶柩歸葬。與其焚身灼骨。圖將來之榮耀。不若隨地暫葬。保現在之親尸。設使違命火葬。為子孫者。亦當自發良心。勉力安葬。何得貪圖富貴。而為順從。昔文王葬無主枯骨。四海歸心。乃以父母之親。而忍付之烈燄乎。然世更有喪心病狂之說。謂火葬易發。嗟。人心合乎天理。人心既亡。天為背之。之以福。故文昌帝君斥焚尸之忍。惟望長民者。咸為禁示勸諭。喚醒習俗。善人則糾同志買陳棺。揀發無力人之棺。其功德豈淺鮮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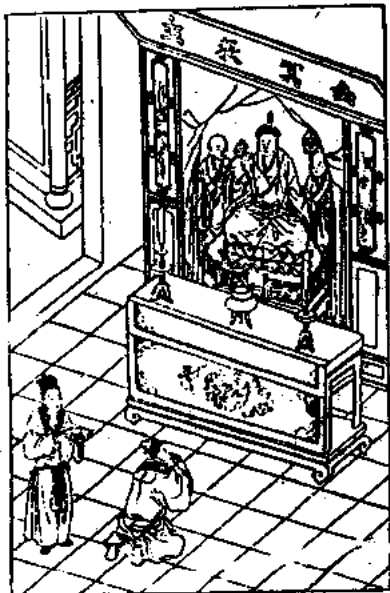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二七六

中央對照院印

違逆上命



千言告戒
萬叮嚀
庭訓如何
竟不聽
違逆已干
天誅
欺心猶正
目運等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二七七

中央對照院印

(註)上命。舊註指君命而言。今按。命。上。卒。官。命。吏。役。惡。謂。臣。僕。兵。役。未。有。敢。違。然。背。逆。者。惟。家。庭。中。子。弟。或。恃。愛。或。恃。才。往。往。自。持。已。見。視。父。兄。之。言。如。弁。髦。不。孝。不。弟。罪。莫。大。焉。

(案)秦中。有。生。子。實。秀。清。有。才。具。日。中。無。父。凡。計。之。命。無。不。違。逆。對。青。戒。之。曰。孝。順。也。爾。事。逆。我。順。德。安。在。秀。答。曰。順。者。理。而。已。矣。父。之。所。言。多。不。合。理。兒。欲。改。正。之。以。求。其。至。是。非。敢。違。逆。也。對。不。能。難。反。笑。曰。孔子。墨。氏。口。嗣。後。一。切。事。任。爾。主。之。吾。皆。不。與。矣。凡。家。人。皆。曰。則。曰。可。回。大。官。人。親。朋。有。事。相。商。則。曰。可。商。之。小。兒。外。外。祇。知。有。秀。不。知。有。秀。一。日。對。女。婦。言。特。憐。其。貧。命。贈。以。二。拾。芳。願。紋。不。與。對。難。含。怒。但。違。逆。已。久。莫。可。如何。惟。付。之。歎。息。而已。秀。嘗。與。友。遊。報。恩。寺。見。有。地。藏。王。菩。薩。本。願。經。內。載。目。蓮。救。母。之。事。曰。人。死。魂。歸。於。天。魄。歸。於。地。有。何。形。質。受。罪。且。目。蓮。之。母。在。世。不。過。宰。殺。豬。羊。打。罵。僧。道。其。過。極。小。何。至。入。十八。重。獄。受。重。罪。惡。報。乎。真。是。胡。說。碎。而。笑。之。一。時。因。僧。信。德。僧。房。夢。至。一。精。室。門。懸。對。聯。上。書。菩。薩。本。願。經。無。非。行。孝。地。獄。光。明。藏。方。是。能。仁。稍。刻。有。一。章。子。出。曰。菩。薩。喚。汝。隨。同。進。見。菩。薩。盤。膝。上。坐。裝。束。與。眾。像。無。二。首。首。曰。目。蓮。之。事。載。於。佛。典。豈。有。欺。人。爾。碎。而。笑。之。是。不。敬。也。目。蓮。教。母。於。死。爾。違。逆。父。命。於。生。前。是。不。孝。也。命。侍。者。以。米。湯。飲。之。醒。後。神。魂。迷。迷。不。知。禮。貌。雖。欲。違。逆。而。不。能。矣。

(附)委。文。連。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文。榜。發。第。一。見。查。坐。公。爾。問。門。外。喧。嚷。聲。聞。之。則。解。元。與。公。家。人。為。門。角。口。公。意。其。貧。禁。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音。粗。鄙。無。可。取。公。不。悅。因。告。方。伯。某。深。悔。取。士。之。失。方。伯。曰。公。不。言。某。不。敢。白。放。榜。前。一。夕。某。夢。文。昌。顯。帝。與。宣。聖。同。坐。朱。衣。神。侍。福。建。題。名。錄。來。關。帝。將。紅。曰。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曰。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矣。然。渠。好。勇。喜。鬪。一。聞。母。弟。即。止。不。敢。違。逆。念。此。尚。屬。孝。心。姑。與。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尚。怒。而。宣。聖。無。言。未。幾。解。元。果。暴。亡。

李。李。李。知。開。封。府。有。秀。才。為。僕。所。凌。其。作。狀。欲。違。逆。為。同。社。勸。止。乃。自。取。狀。戲。學。李。李。判。曰。決。杖。三十。僕。怨。之。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府。判。狀。私。決。人。審。即。令。追。之。既。至。其。陳。所。以。審。謂。僕。曰。汝。違。逆。主。命。秀。才。所。判。正。與。我。同。如。數。決。之。

作爲無益



作爲無益
費工夫
難斷淫詞
更可誅
陽世縱能
逃國法
陰間難免
入三途

感應篇圖說

作爲無益

二七八

中央日報院印

(註)無益如博弄飲酒。奇技戲術。及淫詞艷曲。酣歌恒舞之類。作爲在此。始之耽誤。正事久之。迷感喪志。非徒無益。而又害矣。

(案)渤海全如玉。雖係貧人。却甚孝好善。見人作好事。則獎勵鼓舞。始終不倦。又當力疾手錢。普化世人。有相知見其勞苦。勸令稍歇。答曰。我之爲此。非求得功。祇行吾心所安。若稍存懈怠。此心不安。不如勿爲也。一日泛海。被颶風飄至一山。全登其巔。遙望海天一色。十分暢快。忽有一道者。黃袍棕履。古貌長髯。從林中出。謂全曰。世人尙觀上帝真。爾生平勸善事。修善書。皆係真心。不求人知。功莫大焉。全謙不敢當。道者又曰。爾者具有聰明。不爲聖賢開發義理。編造淫詞。曲流害天下萬世。此等人墮地獄中。受無量苦。永無出期。爾試往觀之。知彼之罪。則知爾之功矣。乃攜全手。行雲霧中。須臾見一城。榜曰。縣都。守門軍役。皆奇形異狀。見道者伏地叩首。又至一大殿。侍衛林立。亦皆奇形異狀。伏堂額曰。森羅之殿。兩柱壁曰。爾既如斯。任爾好。任爾作惡。少不得庭前勸問。我誠無辜。盡我法。爾理盡我奉公。又何須堂下哀求。一王者冕旒出迎。禮備至道者曰。淫詞艷曲。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作爲無益

二七九

中央日報院印

最爲人心之害。陰間受罰。陽世不知。犯者如故。可令人帶此子往。看明白。傳語世人。倘得回心向道。亦大慈悲也。即有二役將全引至一處。見有數人。或受刀砍。或受棍擊。或受鞭笞。或受油鍋。每受畢。旋復原形。全問此爲何人。鬼卒曰。此乃作金瓶梅。演史。因情。濫情。快史。諸書者。全又問。罪有幾期。否。卒曰。萬劫沈淪。求入超。最道。未可得也。若有靈期。全亦心懼。欲回。役復引至殿。道者曰。王謂全曰。此明李楊忠愍公也。在世忠直。參用。滿五。十。上。番。深。嘉。特。授。今。轉。回。道。者。爲。官。攝。見。上。天。賞。善。罰。惡。不。爽。也。乃。辭。王。仍。攜。全。手。回。至。原。山。值。風。順。別。道。者。掛。帆。而去。達。人。道。其。所。見。評。語。勸。勉。無。如。人。心。迷。惑。有。笑。其。說。鬼。話。者。全。亦。聽。之。

(附)聞人諸葛。善畫彩色春宮。遊都下。諸貴人子弟。聯近之。家遂富。一夕盜突至。洞大呼。盜欲去其手。連揮數刃而絕。財帛席捲一空。有粵東李孝廉在。得其遺稿。歎曰。是物流傳。害人家男女不少。償其值。悉火之。是年。李登第。子亦聯捷。南宮。

張某異才。好編小說。刊板發賣。自謂紙上泡影。筆底雲煙。無傷德。一夕夢其

父謂之曰。爾所著諸刻。令閱者目眩神飛。認假爲真。因而敗人行檢者不少。冥司於此等案。降罰最嚴。爾本前程遠大。寧數綿長。今緣是折福矣。可惜爾先數世培植。一旦頓喪爾手。尙謂無傷耶。張驚寤。大悔。未幾。全家淹死。

四川錢生大經。學問淹博。年十七遊庠。久困場屋。庚子科。轉宿文昌祠。夜夢青衣童子。引至桂香殿前。帝君命吏查冊云。錢大經二十歲鄉榜第二。名聯捷。大經天。下。官。二。品。尋。七。十二。緣。造。淫。書。二。部。制。罰。壽。亦。不。永。帝。君。諭。曰。汝。存。心。忠。厚。且。孝。友。無。虧。奈。何。擅。造。淫。書。使。男。女。閱。者。敗。名。喪。節。若。非。留。植。德。本。立。見。刑。命。墮。地。獄。矣。錢。驚。而。悔。遂。人。勸。就。後。以。明。經。老。卒。年。六。十七。多。心。地。安。得。乃。忠。厚。孝。友。之。士。亦。以。其。悔。之。此。事。所。以。爲。後。生。之。戒。也。其。書。不。過。才。子。戲。筆。情。趣。上。下。淫。穢。而。不。知。其。害。人。之。心。故。不。如。實。錄。其。書。而。焚。之。以。爲。後。生。之。戒。也。其。書。不。過。才。子。戲。筆。情。趣。上。下。淫。穢。而。不。知。其。害。人。之。心。故。不。如。實。錄。其。書。而。焚。之。以。爲。後。生。之。戒。也。

廣東王瑞。年近五旬。無子。素信善惡。刊布關帝成子文。丙寅除夕。夢希君抱一嬰兒曰。爾能遇德。又刊文傳世。今賜汝子昌後。次年果得一子。聰穎異常。中己丑春元。

懷挾外心



夜來風雨
撲窗門
夫體支分
天亦會
梁上有人
喘不得
首官雙抵
慰冤魂

感應篇圖說

懷挾外心

二八十一

中央研究院

(註)臣有外心必欺君子有外心必逆父妻有外心必背夫以及兄弟僚友無不
皆然玩上文俱言男女居室之事則此句專指婦女方合經旨蓋婦人嫁與夫家
或性情淫蕩多不安其室不必盡如買臣見妻而邪念在中雖保家門之無事也
(案)姑蘇蔡元保娶妻蔡氏年方十八蔡出外為商留妻在家其岳父蔡自玉照
管經營三年積有二百金收拾回鄉有盜賊阿三知其妻有重貨偽為蘇人與蔡
同路蔡日買酒與共飲情意甚密盜原擬至僻處奪命奪財至此忽轉念曰渠忠
厚如此殺之不詳聞其家中祇有一幼妻不若送渠至家取之亦易也同行至蘇
州離家約二十里蔡欲順便宿視岳父母取銀一星付阿三曰君可作今晚酒資
明日到舍相會遂別去蔡老夫婦見婿回大喜治酒相待飲至晚蔡已半醉將兩
傘留下情頗親厚路背行李回家盜與蔡別後將所贈銀買酒獨酌又轉念曰此
人辛苦掙來之物若盡取之吾不忍也渠少年夫婦今夜勢必熟睡取其半而留
其半則情理兩盡矣計策已定動知蔡住僻巷天晚無人踰垣而入聽臥房中有
婦人與男子說話聲盜心疑穴隙窺之見一少婦與一落腮鬍子坐牀沿上談心

感應篇圖說

懷挾外心

二八一

中央研究院

盜曰蔡君道出此婦代挾外心與人交通若非怕連累蔡君當予分之乃伏牀
上稍刻聽叩門聲則蔡回矣婦不慌不忙將蔡夫錢囊下方法開門蔡舉寒暄安
罷行李與蔡痛飲灌得大醉將蔡夫放出曰爾居刀帶來乎何不下手蔡夫遠避
不敢婦曰爾何無丈夫氣奪刀過手從蔡心口戳入血湧如泉須臾命絕二人又
支解其屍裝入棺中埋於四處盜一從樓上看見因二人挖地埋屍不能卸睡
難以下手祇偷其案上酒壺而過至街遇巡役攔住搜其懷中有酒壺知是摘換
之賊遂有收照太早蔡老來看將兩傘送還女云並未歸家蔡曰婿買得銀
二百兩在我家用過飯即回矣兩傘現在何云未歸女曰我夫豈有重貨既不歸
家必父圖財害命遂赴縣控告尹拘蔡到案細審蔡理直氣壯供語分明尹問爾
有幾女曰祇此一女問年若干曰二十有一問婿出外幾時曰二年又問女家尙
有何人曰女係隻身家無次子尹曰少女獨處何不帶同同住曰渠次相帶女不
肯來尹心中了然喝令將婦釋起曰爾不回母家甘心獨處必戀姦夫蔡元保須
著爾交出婦呼天叫冤反覆狡辯縣尹只得將蔡老收禁封府保再審蔡老至監
中一見笑曰昔非蔡元保丈人乎元保踪跡惟我知之若令我到堂登時便有
著落蔡老如言官尹提盜問之盜將如何與蔡同行感情不忍下手如何見婦
手刃元保如何支解其屍埋於某處且曰姦夫長大多鬚帶有屠刀必屠戶也案
老曰離女家不遠有屠屠者正是此形尹遣差捉獲起出殘屍二人皆伏罪俱極
刑其蔡元保銀二百兩並無親人承領遂以資盜
(附明許達固始人初為樂陵知縣值劉六猖獗他邑或潛餽賊達獨募死士擊
却之以功陞審事又陞江西副史時盜賊謀反奸徒皆著外心與之結交公議事
駁之且陰剪其黨及後反知公才飲用之公大罵曰許達非事君而二心者死不
從汝也賊怒殺之後贈禮部尚書諡忠貞立祠祀之其子孫襲為錦衣指揮
會稽張然繼而於外妻與僕私至是然養一狗名烏龍常以自隨及歸僕欲殺然
盛作飲食妻語然曰與君別離已久君可強食時僕已拔劍俟其食畢即發矣然
知其意私以食投狗祝曰蔡汝多年吾將死汝能救我否狗躍曰若有所視及見
僕出然大呼曰烏龍狗應聲昨僕僕失刀而倒昨其陰然乃殺僕以妻語官

自咒咒他



生來兇暴
性難更
錢就頭顱
鐵錘成
賣起又抽
悔行死裏
得逃生

感應篇圖說

自咒咒他

一八二

中央圖書館藏

(註)咀咒一事。篇中屢言之。干求不遂。便咒咒他。是懷惡而咒他人也。咀咒求福。是惡極而自咒自己也。此則徹源無賴之小人耳。不獨王法加之。鬼神亦殛之矣。
(案)齊五生性無賴。與人相角。以頭撞去。靡不立倒。曾受木棒數十而頭不破。故綽號齊鐵頭。一日在磚店門首閒坐。店中失錢數百文。主者曰。方纔在此。轉瞬不見。想有賊人偷竊。五出而認語曰。爾竊我耶。天咒罵店主。店主屏息不敢抵對。有一乘馬者。見其撒潑太甚。斥之曰。彼未嘗指名爾。汝辱罵無禮。獨不畏王法乎。五將其人扯下。拳脚交加。衣冠盡碎。旁人勸曰。此係爾令親友。不可動手。五曰。此更不可恕。鄉地飛來救護。已半死矣。縣尹怒極。差人鎖至案前。責四十。枷號三個月。不許進屋。使之日夜受辱。夜受笞。眼滿復責四十。五躍出縣門。指而笑曰。爾奈我何哉。至前磚店。猛然跳入。取身邊小棍亂打。數百金。磁貨一時俱碎。又打進內室。辱其婦女。店主哀號。尹曰。此地地方大難也。吾當為萬民除害。遣差立刻鎖來。還八名有力皂役。以大板投之。曰。可得赴大門外。三板一換。勿令速死。責主二百板。方許氣絕。五至此方知金流血。長號哀求萬狀。尹曰。上帝好生。吾為父母。

感應篇圖說

偏憎偏愛

感應篇圖說

自咒咒他

一八三

中央圖書館藏



自古文章
著大名。
丈人何事
反相輕。
他年革命
還當日。
臥聽元戎
報凱更

豈忍置人於死。汝既畏法求饒。吾且網開一面。仍命拘禁。不待月日。改悔方釋。計及一年。問五知罪否。五伏地流涕曰。小人知罪。再不為非。矣。果改行。得令終。尹之意。責之既既不畏。殺之又恐。傷生。故枷號經年。使之靜中自怨。自艾也。
(附)當湖林某有二姊。適陸氏。長生子某。次生子天錫。康熙戊午。林病殞。翌日復甦。告家人曰。異哉。陸氏二甥一段因果也。昨至冥府。侍衛森嚴。予方惶恐。忽聞人馬喧闐。諸神送今科天榜生。查核功過。以定去取。中詳桂宮。冥王因喚予曰。汝緣未終。既來此。看。我查核新科舉子。以昭報應之不爽。予悚慄旁立。隨有判官呈冊。解元即甥陸某也。冊載母林氏。咀咒口過。上千天怒。王色愀然。再查陸某犯財色二字。遂除之。次查至二十一名。乃甥天錫。其母口過相等。王亦欲除之。再查籍中註有友人通賊當受杖。代為完辦。叔為縣令虧帑。棄產補之。又拒一奔女。王喜。諭予曰。汝甥有此三大善。傍當留名。汝回陽。可勉其精進。勿怠。受命而出。恍惚間即歸家也。因召二甥語之。是科。天榜果中二十一名。錄。

藏外道書

(註)平心接物。則是非不現。好惡不形。故能悟而知。愛而知惡。用情一偏。則害
怒倒置。則家世皆足招惡。取禍主婦人之愛憎。多出私心。為丈夫者。尤宜加察。
(案)周清源。娶妻張。張遊擊次女。為妻。張係行伍出身。不知文墨。見周談詩論文。
心厭之。長婿林誠。謂弓馬。官守。為所深喜。兩婿既分愛憎。兩女雖俱親生。相待
亦多偏枯。長女歸寧。則乘輿進中門。父母笑語相迎。家人整飭伏事。如款上賓。次
女來。則由角門進。粗服蓬頭。如侍下人。女亦性傲。非有大事不歸。周屢困小試。內
兄弟皆以老童生呼之。一日。長婿奉差。過妻家。攜攜。內兄弟輩。乘而食。周適至。
取一牧食之。乘曰。此物消食。汝食他何用。周笑受之。時適雨。周以布衣應
試。得列優等。為翰林檢討。京報到闕。時張遊擊方侍制府。早堂。制府賀曰。令婿喜
信。汝知之乎。張錯認是長婿。對曰。林誠居守。已出意外。何敢更萌妄想。制府笑
曰。此何足道。我所賀者。令次婿周某。欽點翰林。張叩謝。即飛馬回署。時署中
正延女賓。長女盛服居客位。次女另在一處。以布衣遮之。張氣急汗流。謂其
妻曰。二婿作翰林矣。乘女答。雖為女道。或送衣。或送珠翠。遊與同席。女微
感。應篇圖說 一八四 中央研究院

嘖曰。寒士之妻。那有此福。所贈一切。不受。張令鼓吹開門。乘僕為擁。遂歸。周後點
學差。回籍。縣內兄弟皆出郊迎。周不從。前事。惟各送綵帳一盒。以悅之。數年
後。林亦陞。適副帥。周以食部。奉勅巡遊。林介以伏道。至夜。持詩報更。周於帳中
作詩曰。赤羽金戈百萬兵。指揮如意。當年曾記。前席。今夜報門。報五更。
(附)王祥弟。乃後母朱氏所生。朱氏愛所生而憎祥。然祥愈孝。母亦敬兄。祥
被母譴。必涕泣抱持。母以非理。理祥。必與祥共作。母嘗以酒醢祥。覺知其意。
欲取飲。母乃覆之。覺後。每膳必與祥共。及長。每陳其母。母又慮使祥。覺令妻亦
趨而共之。朱氏遂漸感悟。祥後位太保。覽元代公卿。更晉王氏。皆其後也。
宋張開妻孔氏。病卒。遺五子。再娶李氏。悍惡。虐五子。五子哭於母塚。恍惚間。其
母來撫之。劉基。咬指題詩於子台。云。新人間舊人。暗涕幾盈巾。同衾今已隔。對面
永無因。有恨連遺子。無情祇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子臨以詩呈父。父駭
之。聞於朝。李氏發配嶺南。同上。

越井越龍跳食跳人



人非井底
不能生
堪怪愚夫
任意輕
無謂跳人
兼跳食
那知果報
最分明

越井越龍跳食跳人

越井越龍二句
越井越龍二句

一八五

中央研究院

(註)井底。載在祀典。各有神以司之。何可越也。食者。民之天。地間惟人為貴。跳
之則禍報甚矣。四者。以為起居之小節。舉動之微。但觀人必於所忽。全德始於
謹微。此即沐盈執玉。火滅修容之意也。
(案)吳斯盛。高身長。履履。如飛。最不信神。見人祀。則非愛之。飯後餘粒。則拋
棄之。任意踐踏。不知愛惜。年已三十。束手無能。乃入營食糧。營員見其儀仗可觀。
技藝嫻熟。備為哨長。即目中無人。每遇同輩。席地而坐。奮身躍過。示其輕捷。同輩
見其來。各遠避。站立。防其勢也。時逢大操。衆皆頂盔穿甲。在帥府伺候。一兵坐地
歇息。吳忽從其頭上跳過。不防頭上盔釘鋒利。戳入後道。血流如注。骨盡倒地。調
治數月方愈。又帥府前有古井。以石為欄。高三尺。圍數圈。吳日率衆。越跳。演習
身法。井欄舊窄。縱有失足。不致傷命。吳一日立欄上。正指麾如意之際。忽如有神
按捺。不覺墮入水中。但身壯欄窄。不知何以入也。幸平日習知泅水。不即沈沒。衆
兵以繩垂下。吳兩手握繩。衆拉而上。僅能露首。身為井欄束住。衆用大斧將欄
打破。吳忽手鬆。繩斷。不緊。重復墮落。衆視之。已沈水底。不能救矣。夫吳以有用之

材何難置身其害乃恃其血氣之勇。誤食惡道。便同棄居其膝下。以爲樂。卒之身墮井中。水爲水鬼。是以修身之君子。諸小德。無一時一事。敢忽也。

(附)吳漢爲縣吏。居臨刺溪。溪泉清冽。一方汲之。洪爲竹簾池。護不令穢入。後遇泉神。得證道果。陰子方祀龍神。致大富。崇敬者得福若此。胸襟者獲罪可知。

蕭宗爲太子時。常視膳。上使太子割羊臂。膳。凡割餘汚漫在手。太子以餅揩之。上熟視不憚。太子乃舉餅啖之。上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夫太子於食。尙愛惜如此。人其可以跳食乎。

蘇州閶門少年子趙某。富而驕。耽於色。最喜誇人頭上。每逢婦人入廟燒香。禮拜之時。必乘間踰之。時六月十九。趙入北寺。物色適有一少女。爲其母病篤。伏地禱告。繼以涕泣。趙見其美。作爲跌之狀。從少女頭上跳去。發覺爲之。女不知其詐而踰之。趙從此一跌。忽覺陰囊腫痛。旬日之間。漸次斗大。痛而行。自覺可惡。不復入城市。爲累數年。潰膿血而死。

感應篇圖說 卷二 損子墮胎 二八六 中央圖書館印

損子墮胎



物命猶知
不可冤
如何自己
殺兒孫
最堪慘日
傷心處
轉轉嘆
在水盆

(註)物命至微。尙當懷好生之仁。而成殺放生。何況於人。乃或以家貧而厭其多。或以野合而滅其迹。或以婢妾所生而殺之。或以生女太多而溺之。有既生而損者。有未生而墮者。夫無故而殺一無罪之人。必羣相駭異。損子墮胎。是殺無罪之子孫。罪莫深重矣乎。

(案)劉元秀家財四十萬。生子四人。嘗誇於人曰。吾聞家資十萬。便稱巨富。吾現在之財。使四子各得其一。豈不同稱巨富乎。於是諸妻所生。不問男女。並埋之。凡懷婦有孕。必用藥墮之。蓋惡懷抱之勞。妨工作之勤也。其嫡妻所生一女。名雲。年已十四歲矣。元秀並欲殺之。閉諸樓上。絕其飲食。女腹極難忍。哀號萬狀。元秀與子付之。不聞。女將樓板挖通。向下而哭。求食不得。兩所穿衣。寒飈而死。秀忽見女偕小兒十數。或形體俱備者。或四肢未全者。或血團一塊者。皆未索命。女責秀曰。女年已將笄。結布釵。即可遣嫁。何忍下此毒手。父欲留家。與四兄。看果能受享否。今棄血塊。滾入四子口中。惟第三子強橫。持利刀亂砍。鬼不敢近。女曰。且暫想之。三子皆被血塊塞喉。滴水不下。餓至七日。其死更慘於女。秀時見

感應篇圖說

損子墮胎

二八七

中央圖書館印

衆小兒。或挾其臂。或咬其肉。遍身紅腫流血。痛極絕命。其第二子。防免再來。時以利刃自隨。一日出城。至僻巷。有一酒肆。以女當壚。容色甚麗。子並肆沽飲。女來陪侍。飲至半酣。刃忽墮地。女起扼其吭曰。我與君也。何汝半。今方得報。尙肯饒汝耶。往來之人。皆聞田中草內。有喉嚨聲。攬草視之。則已死矣。元秀後嗣遂絕。

(附)婦人楊阿刺。自幼貧病。晚年尤狼狽。臨終語人曰。我前身本醫人。因失於詳察。有一婦人自稱病。不能辨其是孕。遽以藥酒下之。婦腹中二子俱斃。是我一舉殺三人。冥官罪我。罰受女身。今已三世。恒爲賤賤。長困饑寒。多病少安。可語世之醫者。以我爲戒。切不可誤損人胎。

紹興諸生陸達。其內子初生時。父母欲溺死。忽耳畔聞聲曰。莫溺殺。莫溺殺。丈夫是族。父母異而舉之。此女長。父遇達於鄉塾中。見其頭香鼎。布太上感應篇一卷。乃達每日虔誦者。詢其姓名。與神符符。達妻以女。後達連捷南宮。夫婦離。偕老。徐太史曰。三家村一蒙師耳。而遐邇仁。始知感應篇爲之。亦亦編也不知大千世界。惡孽覆盆中。枉殺多少。諸命夫人真哉。

趙仁家富最敬元帝。忽患危疾。醫云。必得藥河車而後愈。仁憫然曰。我見人服此藥。不啻血必發。無一善終者。且既食此。則此胎兒女。多死。醫曰。今我何惜一死。不忍使人兒孫事也。卒不用。是夜夢神告曰。汝命當絕。緣不用胎兒一事。上帝救汝。增壽二紀。後果享年九十一歲。觀此顯報。凡為醫者。誠不可用此物及勸病人服此。為醫者。尤不可貪利。以此賣於人。致受其禍也。
假舟道人。北方人也。客居浙東。嘉慶庚申辛酉年間。兄金華水廉繼雲一帶。慘遭漂沒。不勝嗟嘆。感嘆。夜在舟中。夢神告之曰。子知漂沒之故乎。上帝好生。而居此土者。大率以溺女為常。不知幾千萬數矣。上帝震怒。替以水災。被溺之人數。適如溺女之人數。分毫不爽。報應無差。子既動嗟憫之心。何不將此言傳布。庶可挽回天意。則子之陰功亦不小也。醒後因為之記。以告勸人。
溺女贖胎禍報。暨勸誡諸訓文。詳載江西廣仁義慈航普渡冊及杭城新刻保嬰合璧等書。讀者幸垂刊以廣施焉。

感應篇圖說

行多隱僻

二八八

中央圖書館印



脫卸裝袋
著絲綢
梅蘭改用
野蘭草
琵琶曲罷
林中死
難向泉臺
還雨雲

行多隱僻

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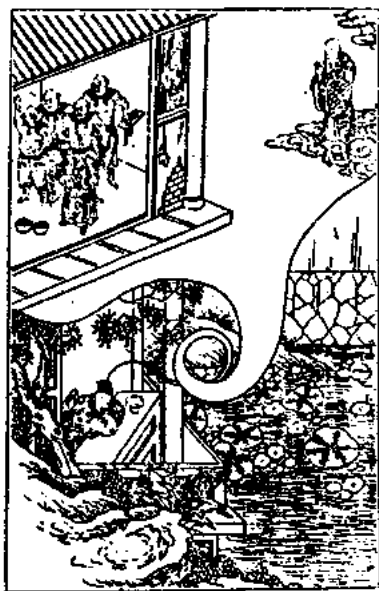
行多隱僻

一八九

中央圖書館印

（註）隱者。不光明。僻者。不正大。如邊間暗室。處心處密。小人陰為不善。外面多方掩飾。以為無人能知。無人能見耳。豈知神靈昭昭乎。司馬溫公曰。吾生平行事。未有不與人言者。此正隱僻者對病之藥也。
（案）宣甫生。存心誠密。作事隱深。凡服邪徑。欺暗室。無一不為。外面却極雅雅。其時。又將銅佛百尊。零星變賣。供其酒資。其惡事發達。將尼暗送遠方。善疑娶回作妻。豈知真惡症。毒氣上攻。得其左目。病痊。至教場看操。又為流矢中其右目。兩眼全瞎。遂成廢人。家本不甚豐。自無廢疾。不能貿易。坐食山空。妻武氏。恨其平日所為。不循道理。亦生外心。席捲所有。約所歡音。通尼日食不敷。自悔自怨。亦成雙。遂學琵琶。將真生平隱僻之處。並自己被騙作妾。編成長歌。沿街彈唱。乞得分文。以延殘喘。哀之。饑饉。莫能顧也。一日大寒大雪。宣甫衣履單薄。強起扶杖。至親友處覓食。過橋失足落水。無人撈救。屍沈冰底。至次年冰解。方得浮起。已為魚蝦食過半矣。尼房屋被燬。無處存身。欲至桂香庵暫住。來尼皆罵曰。爾乃佛門之罪人。吾輩之敗類。此清淨地。豈容污穢。共推出門。是夜。即赴柳林自縊。
（附）江南某舉人。家富。性貪而淫。死後半年。其友周某。死一靈夜而醒。言到陰司。見某舉人。遍身拷掠。無完膚。枯瘦不堪。呼周哭曰。我生平積惡如山。死後一一受報。不可言。不可說。悔無及矣。只有一二事。及今改之。尚可減我惡報萬分之一。我盤算重利。逼寫借票數十張。用計陷害。逼寫田地墳屋契數十張。盡在臥室某箱中。可速還本人。強佔女子錢人。現在家中。可速還他父母。打死僮婢幾人。該升埋。在後園顯旁。可發出枯骨。用棺葬之。則與痛極苦。略免半刻。畜生猪狗。略少幾轉。並懇告吾子。家中金帛雖多。與他無涉。財產一日不盡。禍害一日不息。速速廣積善緣。盡行佈施。雖無濟於我。也有益於他。若不信。可記吾言。某月某日。吾家已勒火部矣。其子諸事。一一如命。獨不肯散財。至某日。其家果被火。此康熙甲寅年七月事。
庠生李某。工詩文。年逾五十。屢薦不中。因請以布衣童子判曰。子平生好難。今上帝命添兩翼矣。李愧。大戒。求免墮畜生道。後竟作雞鳴而死。無子。

麻臘歌舞期且號怒



淨雄麻臘
演千金
期日無端
起怒心
穢物欲餐
餐不得
白雲罩處
老僧臨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第二句
感應篇第二句

二九一

中央研究院
編纂處

(註)自此至殺龜打蛇。皆不敬天地神祇之罪。晦月之靈。歲之靈。月之首。且日之首。人當此勵志進修。乃隨歌恒。鳴號怒叱。非朝乾夕惕之意矣。

(案)薛永年。家饒於貨。傲慢學。僕婢畏之。時逢除夕。薛謂家人曰。當茲令辰。若徒飲酒守歲。殊無趣味。乃喚梨園演千金戲。歌舞為樂。體僇方歌。早起命設供祀神。僕婢因看戲貪睡。未及陳設。薛大怒。持杖痛責之。其妻張氏勸曰。今日元旦。君因細事。生煩惱。似乎不吉。薛並遷怒於妻。兩相反目。將案上供品。香燭之類。一齊推倒。用足踐踏。呼雞犬食之。越數月。值夏夜。薛於水榭中。被惡魔誘。忽見朱鬚髯髮。青面獠牙四鬼。持枷鎖將薛帶至一處。有屋數間。遍貯食物。皆吳糖不堪。衆鬼令薛食之。薛曰。穢食饌人。太上所戒。此物烏可食也。一鬼怒以拳擊其背。大痛難忍。不敢不依。乃念佛數聲。方欲取食。忽見一僧從雲中墜下。謂薛曰。爾既知惡魔。亦知麻臘歌舞。期日號怒。乃太上所最惡乎。除夕上帶下界。考察功罪。爾不知敬畏。演千金戲。鼓瑟振天。驚動御駕。猶曰。愚人無知。至祀天品物。爾這一時暴怒。語為粉飾。以食雞犬。罪莫大焉。案中所貯。皆爾足踏之餘。爾爾食盡。轉世

感應篇圖說

對北涕唾及溺



北為乾象
獨稱尊
萬物森森
衛帝閣
何事愚夫
爾後慢
金神震處
失道魂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第二句
感應篇第二句

二九一

中央研究院
編纂處

落貧賤道中。受鳥江自創之苦。幸爾於受報之時。不忘念佛。善根未泯。故來相救。爾回。迷離麻臘。且須誠敬虔潔。薛即頭受教。四鬼拉住不放。爾合掌誦華嚴經。厚中穢物。忽起火光。一時俱燒。鬼亦喜而釋手。薛醒。責上掌擊之痕。青紫宛然。懼而改悔。

(附)太倉強生。父死。悲悼不已。往龍虎山。求天師薦拔。適江右一人。亦適父各出金幣。真人伏壇。移時起曰。衣素者得度。衣儒者已發。糾糾為道矣。蓋江右人。殮父衣素。而強父則儒也。強泣拜。問何以至此。真人曰。姑置他罪。只處麻臘狗肉。終年教便。演戲。即宜有此報。強請更行懺謝。真人曰。天律已定。雖悔無益也。強曰。嘉興鄉紳吳姓者。家善歌。夜為樂。庵人每至五更。不得休息。一日歌鼓有暴亡者。恍惚至殿下。聞殿上曰。吳某徹夜酣飲。不恤僕婢。致來咒詛。爾神上奏。合行抄沒其家。本人奪算。歌舞者無與。各從飢飢。配合。令卒押回。後果如所言。上陳英妻趙氏。性善。好圖。雖遇期旦不止。一日獨坐。有道士登門。寶蓋丹。氏曰。丹治何疾。曰。服之可長生。氏買吞之。頓成痔瘡。一語不能發。上

(註)北方乃北斗星君所居。斗極爲常事。運於中央。隨制四方。掌握符籙。紀綱元化。爲衆星之主。號爲至尊。豈可穢亂。况三界諸神皆南面。人可向北涕唾及瀟耶。(案)麻恒新。遊友結斗會。持齋誦經。極其誠敬。一日醉後忘情。解衣裸體。向北而臥。夜起便溺。正對北極。忽聞乾方砲聲連震。天門大開。麻恒而穿衣。方欲下拜。見一人黑面虬髯。怒目執鞭。從空而下。大聲責曰。北闕至尊。爾既辱斗會。大瀆汚觸。知情故犯。宜加罪一等。麻恒伏言曰。愚人一時迷忽。以爲夜間可以無拘。不意上干天怒。後當改悔。望尊神容恕。神曰。君子朝乾夕惕。故得無咎。這爾玉夜過衛宮。下車展敬。至今稱之。冥冥不可應行。夜間遂可縱肆乎。有官門失敬之律。按罪加罪。俟影報於人間。今姑釋爾。遂乘雲而去。天門亦不見。麻恒自是防畏杜忠。禁足不敢出門。豈知彼蒼降罰。欲避不能。有尊親在京爲顯官。以書招麻恒。不放辭。遂赴京。無事出外閒遊。過太廟。麻恒初到京。不知下馬。急馳而過。被守廟官員攔住。送刑部提罪。照過關不下車。杖一百。遞送回籍。始知神言蓋不謬云。

感應篇圖說

對龜吟咏及哭

二九二

中央新編院印



對龜吟咏及哭

惟神至公。善惡齊歸。於職掌惟神至慈。良賤均賴其生成。何物狂夫。肆口玩愒。死入泥犁之獄。方爾厥辜。生前神智之昏。尚從寬典。

感應篇圖說

對龜吟咏及哭

二九三

中央新編院印

(註)吟咏哭泣皆不敬也。蓋爲司命之神。與人最親。若對之吟咏哭泣。豈慢其矣。此不身爲也。僕雖無知。主人勿然。皆有所歸。吟咏歌也。(案)每年臘月廿三廿四兩日。於龜前掃地除薪。陳設酒菜香燭。謂之送龜。有正生賈諒。獨不悟其說。遂逢之夕。作口號詩以嘲神曰。人家僅萬戶。一家一龜神。今夕歸天上。天宮何處存。敢請速還。黑面破服積灰塵。自己窮難救。烏能福及人。其時極爲鄙俚。彼却歡欣得意。對龜高吟數遍。呵呵大笑。賈有婢名柳絲。龍擅專房。妻使蕭蕭。逆不奉命。妻怒責之。賈視婢言妻。妻忿極。至前哭訴。一日賈坐香案。竟夜不歸寢。妻以爲在柳絲房中。亦不問。次早方起。聞房房婢僕一齊喊叫。急趨視之。見賈雙膝跪地。兩手攀龜門。以頭相撞。青紫流血。撞病不住。問之神。魂已歸不能答。妻命接至主房臥下。延醫用安魂定魄湯。至晚方知人事。衆問之。答曰。昨坐香房。忽見兩人將我其至龜前。吸我跪下。見一皂衣角帶老人曰。何物小子。不明道理。侮肆狂言。惟神至靈。合之則一分之成。萬如水行地中。無所往而不往。譬如掘地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爾詩見既。既爾語尤輕狂。無禮甚矣。主龍魏氏。福建人。每在厨下。呵風罵雨。龜君申奏。舌上流血而死。有一婦厭蟻上。舉火燒之。潑湯注之。一子二歲。生蟻窠中而死。後竟無嗣。孚佑帝君奉玉旨降諭。惡世發慢。流神十二誡。人若於龜前。犯乎咒詛。口舌生瘡。膿血出。龜上犯乎鼓擊。兩肘拘攣。生作逆。龜內犯乎燒糞。穢氣衝天。遭瘟疫。龜中犯乎燒骨。骨律脫。鼻上聞多惡疾。龜下犯乎洗足。穢生瘡。離脚腫。龜門犯乎燒衣。衣律發。離成少子。龜旁犯乎洩身。身律厭。惡神靈宗祀絕。龜下犯乎宜淫。淫律永世變牛。天雷擊。龜內犯乎燒字。字律輕賤。惡賢雙眼瞎。龜下犯乎踐食。食律窮無賴。世主乞。龜內犯乎烹生。生律水溺火災。罹大辟。龜前犯乎關。關律落。落傾家。天不惜。

又以蠟火燒香



釋有金經道
有玉經金玉
難異總是修
心心有敬殊
功德幾分試
看冥君相待
之不同而後
知蠟火之不
可以違礙

感應篇圖說

又以蠟火燒香

二九四

中央圖書館印

(註)香以供神感而達通必須誠潔倘有穢氣以之燒香則不虔其矣又油漬紙燃不可用以焚紙天地陰陽諸司皆所不受供養真武夏勿用李冬勿用石榴延降一切上真勿燒乳頭香檀香謂之俗香月季花謂之不時花金瓶花謂之鬼花皆當忌之

(案)昔有一老人姓譚名志忠誠樸實持誦玉皇經四十餘年不倦又有僧月朗戒律精嚴持誦金剛經亦四十餘年不倦二人同時被攝至冥冥君設高座供香花與譚老人登位誦玉皇經冥君在下踰聽誦未半卷見兩神鐵網中囚禁諸鬼皆出半身誦至終卷有異香從經中出化為五色祥雲衆鬼皆乘雲升天冥君合掌贊嘆曰若其此不可思議功德異日數移或歸清微天宮逍遙自在或享人間富貴任其自由不復到此地矣命鬼卒以寶轎送歸乃設平座令僧誦金剛經冥君坐而聽之不甚敬重誦畢經中亦無香氣僧曰秋與老人同此持誦而效驗不一得無金剛經不及玉皇經乎冥君曰非也經一而已有何高下師欲知此中因緣還當詢諸老人亦命鬼使持轎送歸既歸沐浴訪而問之老人曰我每誦

感應篇圖說

蠟柴作食



蠟柴作食

又以蠟火燒香

一九五

中央圖書館印

經必登濯之衣以香水灑掃淨至然後取石中火或鑽木取火燒香香口如對上帝若無此淨火定不敢以他火燒香恐其褻也僧曰吾有罪矣言燒香常用道下火即此一節吾之不敬多矣禮拜而去

(附)清康熙四年松江西門外袁太葵婦午節以魚鰾雞腸拌飯餽翁初六日家僕因聞臭氣拋棄外庭往登顯見飯粒誤入廁中歸告太葵母母令其撿糞者初七日掃除乾淨下午太葵子病少頃太葵亦病初九日惡趙元帥主曰汝不敬五穀奉上帝命就汝赴審太葵曰吾生平無過拋棄五穀實係不知此家僮張某所為元帥曰罪坐家長汝隨行途遇一人執旗主曰已赦矣坐反元帥曰吾奉上帝勸問無以復命帶往家堂神審理遂回家家堂神曰袁某生平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雷部必須經過汝家太葵拜求再四元帥曰雷部已發覺能中阻汝毋妄人等入我樓下乃免因舉報袁與母妻子女及張某俱從樓下過元帥乃去家堂神諭曰汝平日早晚在神前燒香甚善但汝鄰右俱到神前取火反生疑須勸諭之本日微雨雷聲遠隔張某亦昏迷如醉華乃醒人

惜薪一束
所省幾何
蠟柴供佛
造孽良多
明遭人惡
陰受神呵
報應到日
身染沈疴

藏外道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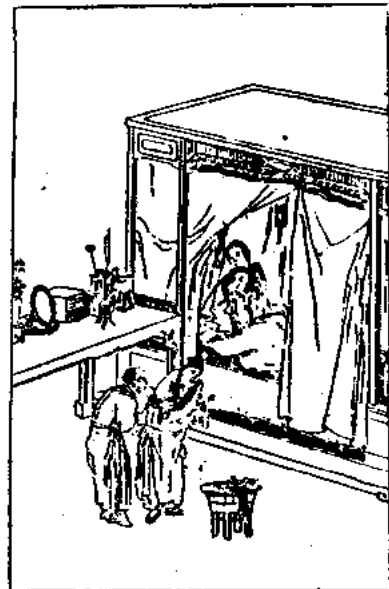
(註) 榮雖下靈氣實上蒸騰川樞不惟觸犯鬼神且煙瘴虛空恐干神怒至所作之食或以祀先或以奉長或以待賓均屬不敬茲輯曰本欲新而茶欲潔火忌陳而薪忌劣則穢榮作靈可勿戒乎

案四川任某性極慳吝有數間三間日久傾地某折而作薪穢氣四達隣皆掩鼻家人苦勸某曰許多木植不用以供靈可作靈物乎自是某每夜微夢皆往來穢穢中醒而思之遂得病渾身浮腫形如蠱脹一妻二子兩媳諸孫靡不傳染延醫罔效或告之曰峨眉山有道士年已百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施藥濟人盡往求焉某如言備香燭供獻至山頂上萬松深處有茅屋數間道士白髮飄飄盤坐石上著童子調和一見某即曰何處穢人來汚吾地宜速退某拜曰某將朽之骨求上仙更生之道士曰爾以穢榮作食身犯五大罪不日將入陰獄爾受諸苦尙望病愈乎某曰一時誤用穢榮其過甚小何至犯五罪道士曰煙氣上騰過住神靈禁足不行一也觸汚道君不安其位二也以祀先顧宗不敬三也人食嘔吐四也四隣皆惡五也子日所夢即後日歸結之處求吾靈益某叩首流涕請示感應篇圖說 榮作食 二九六 中央刻經院印

解救之方道士曰免災莫如悔過去惡必須從善子自今以後刻刻存清淨心事事虔潔勿貪小費而犯神明早晚對天誠求則步境除而合家之病可愈矣乃與藥數劑使懺回前愆某敬遵道士之教不數月合家皆然而穢榮之毒亦不復作(附) 李生患瘋百藥不效有僧與藥一丸李不敢服夜夢僧曰我親世昔也汝平日以穢榮作食厭濁之氣觸犯神明所以患瘋又因汝虔誦大悲經三藏故特賜汝靈丹何故不食既寢服之遍身皮脫穢屑再生(註) 穢榮 穢榮貴麗官歸家頗富其庭中炊飯雜用穢木朔望燒香即取薪度火忽一日釜中有聲如雷米上瓦甌隆起其聲轉壯竊上生花數十朵似蓮花色赤如金俄頃萎滅既而家藥頓敗子孫有凍餓死者上

夜起裸露

二七一 二七六



庭院深沈
夏夜長
偶身月下
好乘涼
雖然不用
蒲葵扇
懷得妖胎
一命亡

感應篇圖說

夜起裸露

二九七

中央刻經院印

註 君子明畏人幽則畏神故雖暗室屋漏此心無愧若有褻露安可中夜赤體冒犯百靈以自取罪戾也

案山西丁謀爲商江南妻黨氏在家謀運留外鄉數戰方歸見妻有五六月身孕怒而詰之妻曰自君之出妾寸步未出閨門家間又無男子母家亦未歸寧安得有姙妾抱此奇孽若早自裁是徒與溝瀆冤終莫白也妾聞婦人有鬼胎氣胎之說君可權寬數月俟隨尋之日果係真胎妾即一縊畢命不足污刀斧也某不信復嚴拷侍婢曰娘子與某時刻相守並未見有姙姙破綻豈敢誣言汚其清白越數月其腹愈大動盪過異常胎妻欲早自決婢勸曰死於後日與死於今日等死耳不若稍緩須臾俟其生出看是何物庶死亦得作明白鬼也妻從之直運至十四月覺腹中大痛欲產召釋德收生以先視之曰此胎大奇可謂官人來某主這曰吾今爲娘子白冤命取潔被一條緊覆產婦下身兩手在掖內候子方出產戶即扼其喉以被包裹身坐其上子猶亂動力不能勝呼婢相幫牛响方覺氣絕徐徐開被擲出謂某曰官人試看此人胎否奈何汚娘子也蓋產下背面

紅髮。其時以牙頭牛兩角。背有白毛。硬如刺。手足皆鳥爪。與廟中所塑千里眼。順耳無異。曰。幸早知覺。若不見光。則登時長大。不可復制矣。某又問此胎。自何來。曰。官人外出。家下無人。娘子必於深夜赤身露臥。邪妖見而交媾。故成此胎。胎。一時食。後。亦足為婦人不潔之戒矣。某疑乃釋。

(附)郭德平。日。做。七月。中。浴。坐。月下。手。舉。首。見。屋。際。雲。現。真。武。形。左右。二。神。執。旗。捧。劍。若。人。間。所。畫。像。然。惟。惟。衣。冠。更。香。拜。禮。久之。乃。隱。而。雙。股。震。慄。不。止。如。處。寒。冬。旬。日。始。愈。自。是。不。敢。復。露。矣。

景州劉綺文。住松林鎮東莊。莊東南有十畝園。園中土岡高數丈。岡上建文昌閣。前後株。交。心。檢。相。連。際。極。幽。遠。劉。常。率。生。徒。會。文。於。上。時。從。祖。潘。翁。以。寶。簪。往。樓。之。性。嗜。酒。一。日。陪。醉。攀。藤。至。岡。頂。臨。下。際。納。涼。因。而。假。寐。移。時。忽。狂。奔。至。莊。向。人。言。曰。適。番。君。替。我。謂。明。秋。即。沒。武。魁。何。不。自。檢。束。後。神。乃。爾。我。急。整。衣。履。謝。並。悔。罪。焉。時。向。未。入。汗。後。應。之。明。春。遊。席。秋。間。高。捷。案。乃。信。其。言。不。妄。

感應篇圖說 卷之八 八節行刑 一九八 中央研究院印

八節行刑



街頭長跪聲
男女哀叫聲
登乞錢米聲
年只為太施
咸今生受報
何時已以誠
刺面而血流
用石碎胸胸
雲紫白雲先
生識此因笑
動為官富妻
此

感應篇圖說

(註)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也。又正月十五為上元。七月十五為中元。十月初一為下元。並三臘日亦為八節。道經云。是日。天靈官。神仙兵馬。與上聖高真。真人。下降人間。問度。罪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錄。錄。人間。福。罪。凡。含。生。之。類。各。定。賞。罰。飛。動。輪。轉。感。化。改。故。易。折。此。日。當。存。心。謝。進。善。除。惡。仰。副。太。上。之。教。若。行。刑。問。罪。大。于。天。地。之。刑。利。不。必。殺。戮。即。答。杖。皆。是。

(案)有白雲先生者。能知過去未來事。從遊者甚衆。一日。偕衆開行街市。見男女。兩。臂。者。跪。地。乞。錢。米。男。也。上。身。以。石。擊。胸。皮。肉。皆。紫。女。用。竹。片。密。密。訂。鐵。自。刺。其。胸。衆。問。先生。曰。一。人。以。何。因。緣。同。受。此。罪。先生。曰。此。特。男。女。前。世。被。風。其。懷。醉。爾。衆。欲。知。之。可。隨。我。行。歸。至。靜。室。令。衆。閉。目。存。息。衆。恍。恍。隨。先生。至。一。衙。署。大。門。外。搭。彩。棚。內。供。春。牛。七。神。一。官。員。坐。堂。上。下。跪。因。犯。白。條。或。打。或。夾。或。拶。種。種。備。施。又。仰。觀。天。上。見。有。無。數。神。將。擁。衛。一。乘。寶。貴。人。用。手。下。指。作。惡。狀。先生。復。率。衆。至。後。堂。有。威。嚴。婦。人。上。坐。一。婢。進。茶。稍。罷。衆。婦。人。怒。以。錐。刺。之。遍。體。流。血。若。畢。回。至。靜。室。衆。俱。醒。先生。曰。爾。衆。見。否。街。頭。以。石。擊。胸。者。即。決。囚。之。人。也。以。針。刺。胸。者。至。惡。室。衆。俱。醒。先生。曰。爾。衆。見。否。街。頭。以。石。擊。胸。者。即。決。囚。之。人。也。以。針。刺。胸。者。

感應篇圖說 卷之八 八節行刑 一九九 中央研究院印

即。進。婢。之。婦。也。前。世。偶。得。權。勢。遂。狂。悖。放。縱。於。立。春。之。日。上。帝。下。界。之。長。任。意。行。刑。數。千。天。怒。罰。變。此。形。受。此。罪。劫。後。後。人。皆。生。道。不。得。作。人。身。矣。彼。當。得。意。時。使。氣。任。性。人。莫。敢。撓。豈。知。好。景。易。過。美。運。難。留。今。之。擊。胸。刺。胸。未。足。償。前。孽。萬。一。乎。是以。若。子。處。富。貴。而。能。時。存。匹。夫。勝。予。之。懼。而。不。敢。惟。所欲。為。也。衆。皆。拜。服。

(附)漢何比干字少卿為汝陰縣吏。每交節之日。哀懇縣令。從東減輕。從輕減免。全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八節良辰。矜恤罪人。民皆稱為何父。一日。有。老。嫗。至。門。曰。君。家。世。有。陰。德。君。又。治。獄。平。恕。上。天。賜。策。以。廣。君。子。孫。因。舉。策。授。之。凡。九。百。餘。策。曰。子。孫。傳。印。授。者。當。知。此。數。後。累。世。榮。貴。皆。如。指。掌。此。八。節。免。刑。之。報。也。

明嘉靖中有某官者。素嗜。榮。華。佳。節。慶。宴。刑。杖。不。少。停。輒。號。之。聲。震。地。若。內。閣。時。值。長。至。一。道。人。突。立。廳。事。廟。目。髮。指。某。官。大。怒。命。左右。盡。力。管。之。忽。後。堂。大呼。曰。公子。為。鬼。擊。幾。死。某。官。張。皇。入。內。其。子。自。言。有。鬼。持。巨。棒。捶。我。血。流。雙。股。痛。不。可。忍。急。遣。人。至。廳。前。視。道。人。已。失。所。在。某。官。乃。號。叫。大。哭。舉。身。自。擲。

睡流星指虹霓帳指三光久觀日月



搗藥磨橋
事涉然
如何嘲嘲
妄相傳
夜叉變質
來相誘
食雞鼓鼓
孰為真

(註)流星。流走無定。所落之處。主災。睡之必中其禍。虹霓亦天之靈象。指之則不
敬。日月星為三光。代天司照。其位最尊。類指久視。凝注不已。皆不敬也。

(案)晉人奚自寬。就劫自是不信規諫。嘗與客夜坐。見一流星自東南來。光芒有
角。尾長數丈。轟然有聲。至其宅。落而沒。奚連睡之。案曰。此星落處。多主火災。理當
敬之。何以睡為。奚曰。吾之睡。正所以敬除不祥。君輩何知焉。不數日。其家火起。屋
成灰燼。又嘗雨後見虹霓。指而譏訕。或勸之曰。詩云。鸞鶴在東。莫之敢指。君獨不
聞乎。奚笑曰。汝但讀經文。未觀集註。朱子云。鸞鶴。天地之淫氣也。淫者。不正之謂
指之何害。又對曰。便溺。毫無敬畏。對月作像。短絙詩三十韻。通示於人。好事者
和成集。時值歲夕。永輪圓滿。笑於月下獨坐。注思廢寢之官。結想清虛之府。囁然
歎曰。幾航遇雲英於藍橋。揭元霜百日。同歸月宮。為神仙姻眷。今玉兔猶是也。藍
橋女安在乎。正在遐邇。忽見天邊一采雲。冉冉而下。有一素粧女子。霓裳羽衣。
容色皎淨。舉止飄逸。絕無脂粉之氣。真神仙中人也。見奚歡躍而拜。奚喜而回揖。
詢其姓氏。女曰。妾即藍橋人也。感君情重。敬來相訪。奚邀臥室。關戶欲就寢。家

位於門外。聞女子大聲言曰。我果係藍橋。昔與爾俗子作伉儷。即聞咬嚼之
聲。棄爾而火持械。將門打開。有一夜叉。身長丈八。體皆赤毛。從內笑出。飛空而去。
奚身祇剩兩腿。餘皆食盡矣。其和而詩好事者。亦皆不令終。
(附)晉永和間。一童子七歲。父母俱病。童子夜就星月下。悲啼懇請。為父母祈
雪。經月不懈。一夕父母夢神示曰。汝夫妻數當盡。賴有孝子。為汝增壽。其下則
唐京華。錦綉與寶。宴於西亭。忽暴風雨。頃刻風雲。有虹霓自空而下。直入亭中。垂
首於錦。吸其酒食。五色似霞。四顧左右。久而散去。公懼。罷宴。客曰。虹霓。天使也。將
降祥。敢以詳賀。未幾詔拜中書令。
孫璵居父喪哀毀盡禮。戰戰兢兢。過大風昏黑。唯度禱三光。風波止息。事繼母唐
氏尤孝。母嘗患難。璵親吮之。母又喪目。璵禱於三光。視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
時春苦雨。連日夜雨。止天果開霽。及柩至墳。夜暮無光。璵復哀號。是光燦爛。幾
如白晝。道藏中教人每年二月初一日祀日。八月十五日祀月。今世俗則止祀月。

感應篇圖說

睡流星指虹霓帳指三光久觀日月

三百一

中央新編印

春月燎厲



時維春月。
萬物發生。
焚林獵獸。
至為不仁。
試看白鹿。
變作老人。
馬前乞命。
伏地哀鳴。
以十償一。
孰重孰輕。

（案）湖廣湘潭縣有一故紳生三子，性皆狂狷。終日持弓挾矢，殺網張羅，獲禽獸以爲快樂。一日糾集衆少年，駕幾鹿大獵於山中。忽見一白衣老叟，踰於馬前曰：「方長不折，啓發不殺，聖人愛物之仁也。今當停轡，萬物發生，公子不體聖人愛物之心，逞雄鷹之勢，使獸蟲無遺類，上干天怒，必召不祥。」老漢一家七口，遷移不及。幸公子憐而見宥，不忘厚報。三子不明言中之意，順口應之。老叟拜謝而去。有疑之者曰：「山僻之中，老叟何來？聽其乞食之語，似非人類。必山中成精野獸也。」三子相率縱馬隨之。見老叟鑽入一山洞中，乃外張緇綰，放火焚之。有一白鹿破洞而出，至山頭仍化老叟，指而罵曰：「爾害我，爾害我兒女七命。」異日當令爾家十倍抵償。三子引弓射之。老叟遂折爲數段，忿恨一躍不見。子達人誇張以爲得意。忽有一道士到門相訪，曰：「貴道善能呼風喚雨，役鬼遣神，一路望氣而來，見尊府五色雲現，乃王氣也。故特奉謁。」三子大喜，使覲相。曰：「數不可言。」又使觀三婦，曰：

中央對區院印

(附)唐汾州獵戶劉摩兒一日與子師保相獵而死隣人郝龍威病卒復獲其至冥司見摩兒父子在湯鑪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復還本形戚問其故曰爲生前專好火獵故受此罪

唐書劉生無命骸一肢骨中有一鐵釘縛者莫打三移鳥獸足是骨中獨有歸

熊山一叟家富無嗣地有猛虎爲患叟以草木豐茂一炬焚之年餘生一子稍長即欲縱火燒父店至十八歲忽躍出狂呼流涎仆地復趨謂父曰我非汝子實汝仇家吾本山中一巨蟒方春抱板被汝放火燒山傷及萬億生靈吾母子俱成灰燼今窺可害不復在此矣言畢而逝是夕火發舉家盡滅

感錄
痛註

對北惡罵



對人變態猶
且生嘆何況
北極稱爲至
尊愚人逞其
兇悖無禮不
畏神明豈知
報應迅速欲
逃免而不能

中央財經學院印

(註) 涕唾。特細事耳。猶以對北爲罪。況惡罵乎。蓋北爲斗極所在。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乃帝皇太尊精神也。衆星環拱。其尊無比。對之惡罵。罪矣。

(案) 湯兆祥。粗蠢使性。不信神道。家有母雞一隻。被人懷竊。日夜對北咒罵。時逢九月初一至初九。無論貴賤。俱持戒茹素。誦誦斗經。兆祥所居左側。衆道友設立立斗壇。虔誠跪拜。兆祥惡罵之聲。與鐘磬之音。隔牆相酬答。衆道友不堪其擾。共相勸曰。元始天尊有云。若有信心男女。一心齋戒。齋爾神明。設九光懺。迎請紫光聖母。並七元君。縱有十惡重罪。冤家苦報。如九日輪照於冰山。應時消釋。福壽增延。子孫昌盛。命終之日。超生大梵真界。天尊之言。斷無虛謬。爾失雞小事。對北惡罵。豈不招罪。兆祥曰。斗神如果有靈。當使儼雞之人。受無量諸苦。方消我恨。若默默無知。則爾等今日之墳。亦屬多事。衆見其出言發謗。齊聲責之。兆祥咆哮控縣。尹惡其刀。命責十板。兆祥不服。抗言曰。不究儼雞之賊。反責失雞之人。成何道理。官怒。加責至四十。用重枷枷號兩月。疎放之後。神魂俱喪。終日在街風狂走跳。過路之人。不知防避。往往被其一把扭住。大睡兩目曰。還我雞來。胆小者無不爲其

所驚。家人怕惹禍端。以鐵索鎖之。挂大石上。日夜臥寐。涕中。捫主兩月。命盡。並未遺有子女。其妻隨便葬。屍被犬食。骨骸暴露。無人收埋。

(附)魏管寧。偶晨起。對北窗。忽覺。然曰。北窗。主登所居。何可發。深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故慎如此。尚有惡風之事乎。

南康有夫婦。度祀真武。每日向北斗拜。祈得一子。後子長。欲往朝謁。家無所有。僅有一猪。召屠得價銀八錢。以付妻。屠家聞。竊去。夫疑。不得。歸因自縊。夫殮埋之。與其子至。廟見妻在。夫曰。爾已死。今其鬼乎。妻曰。我原不死。安得爲鬼。其言明。乃同還。香。歸家。發塚。但見屠者死其中。左手持原銀。右手執索。觀者盡皆駭異。方。此。家。何。非。惡。風。之。時。然。北。方。真。武。所。居。以。北。爲。方。而。時。有。惡。風。同。生。之。地。人。當。慎。而。不。可。輕。忽。也。

新安汪姓。婦董氏。性妬。無子。嫉妾生男。每日暮。對北惡口。詛咒。咒其速死。一夕。正。兒。寢。時。見。一。星。墜。地。形。如。斗。大。聲。響。如。雷。婦。驚。悸。成。疾。腹。漸。大。如。孕。夫。疑。其。外。遇。遂。歸。母。家。及。產。至。七。日。不。得。下。痛。極。而。亡。以上。錄。

感應篇圖說

無故殺他打蛇

三百四

中央新聞院印



惟龜與蛇。物之最靈。藏身洞窟。與世無爭。打之殺之。是誠何心。報仇。機宅。雲。江濱。出。爾。如影隨形。

感應篇圖說

無故殺他打蛇

三百五

中央新聞院印

(註)對北惡罵之下。緊接殺龜打蛇。蓋道典北方爲真武所居。以龜蛇爲二將。雖六經所未載。然能知吉凶休咎。蛇能變化。蛟龍皆物中之靈。不宜無故殺之。打之也。以較傷龜爲重。不更取罪乎。

(案)朱文公。成。景。仲。皆。富。家。子。不。事。正。業。專。以。游。戲。爲。事。朱。好。食。龜。謂。滋。陰。大。補。一。日。以。五。百。錢。買。一。大。龜。或。勸。之。曰。此。九。尾。龜。神。物。也。殺。之。不。祥。公。之。果。九。尾。兩。邊。有。四。小。尾。朱。笑。曰。神。龜。容。易。放。龜。難。立。命。危。人。烹。之。或。欺。愚。而。去。成。出。遊。於。郊。見。一。巨。蛇。引。數。小。蛇。至。河。邊。飲。水。成。取。棒。打。之。大。蛇。逃。去。小。蛇。並。被。打。死。諸。西。市。有。一。白。衣。少。婦。寓。青。樓。車。隨。小。蛇。在。網。店。中。看。貨。婦。容。色。嫵。媚。成。心。動。亦。下。馬。買。帶。以。便。飽。看。小。美。曰。銀。子。帶。銀。不。足。官。人。可。暫。貸。一。時。明。早。加。利。相。償。成。曰。但。恐。粗。幣。不。足。奉。佳。人。何。相。償。之。足。云。遂。出。己。資。代。買。婦。亦。不。甚。愧。荷。惟。向。小。美。云。可。令。此。官。人。明。日。至。青。樓。橋。左。側。門。有。雙。槐。樹。宅。內。取。銀。上。車。而。去。成。於。大。晨。潔。沐。盛。服。往。訪。之。小。美。已。在。門。首。曰。來。何。事。也。婦。子。候。久。矣。偕。至。廳。上。酒。席。已。備。正。婦。出。過。坐。對。飲。數。巡。成。滿。鼻。但。聞。異。香。飲。畢。告。別。至。家。即。云。頭。痛。蒙。被。而。寢。須。臾。聞。骨。肉。盡。消。祇。存。頭。髮。其。妻。詢。隨。行。諸。僕。方。將。前。事。實。告。曰。官。人。聞。有。異。香。吾。輩。但。覺。蛇。腥。氣。耳。遂。同。往。青。樓。橋。看。是。何。怪。主。則。前。宅。全。無。惟。槐。樹。孔。外。有。蛇。盤。之。跡。或。疑。婦。人。即。前。蛇。所。變。朱。後。渡。鎮。江。至。金。山。腳。下。偶。於。船。邊。濯。巾。忽。見。水。中。伸。出。一。手。將。朱。拉。下。乃。一。大。龜。也。久。撈。不。獲。想。被。食。矣。此。殺。龜。打。蛇。之。報。也。

(附)晉。千。寶。在。武。昌。有。軍。人。買。得。一。白。龜。放。之。江。後。戰。敗。於。郢。城。赴。江。死。者。六。千。人。放。龜。人。披。鎧。投。水。覺。如。墮。石。上。有。物。承。足。以。行。登。岸。視。之。即。向。所。放。白。龜。也。

唐。孫。思。邈。隱。太。白。山。鍊。氣。養。神。精。究。醫。藥。以。濟。物。爲。心。偶。出。行。見。牧。童。擊。一。小。蛇。出。血。脫。衣。覆。之。以。藥。封。裹。放。草。澤。中。後。月。餘。遇。過。白。衣。少。年。邀。至。宮。殿。有。輪。輿。絳。衣。者。出。欣。然。相。接。曰。前。小。兒。獨。出。爲。人。所。傷。賴。道。者。贖。救。又。一。妃。率。青。衣。小。官。再。三。謝。殷。勤。設。饗。留。三。日。以。輕。絹。金。珠。贈。行。辭。不。受。乃。出。渠。方。三。十。日。此。可。助。道。者。濟。世。救。人。矣。命。僕。爲。送。之。歸。歷。試。皆。效。乃。編。入。千。金。方。中。傳。世。永。德。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更衣。遂。尸。解。物。如。此。除。云。此。詩。曰。大。德。無。以。報。德。一。寸。心。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人員此形質
能有幾紀算
奪之既不已
死期自難緩
餘孽及子孫
福命即時換
貧富住墳堂
乞丐相爲伴

感應篇圖說

如是等罪第六句

三百六

中央研究院印

(註)如是等罪。即上文自非義而動。以至殺蟲打蛇。一切不當爲之惡事。然罪過不無輕重。故司命之神。酌其罪重者奪其紀算。有犯罪極重者奪之。奪時便當身死。若死猶未足償。則遺殃及乎子孫。大抵人性本善。各具福壽。惟作惡造業。自壞根基。故天奪之。

(案)有張甲者。因病至冥。見冥王座。一柳鎖者。跪階下對視。視之。乃鄉紳李某也。冥王問其久日。爾壽該八十四歲。子三人。一爲郡守。一爲縣尹。一爲中翰。諸孫皆克繼其業。緣某年某事。不合受某人金。雖非通商。實屬違法。以此減算。又某年某事。一時逞忿。將某人立斃。以此奪紀。計所算五年。或緣受賄。或緣任性。過惡大小不一。俱照所犯奪紀算。今雖命還。猶有餘殃。當累及爾子孫矣。紳伏地懇。冥王曰。我處賞功定罪。俱按天律。分毫不得。非比爾在世間做官。是非曲直。可以任意也。命鬼卒帶赴前庭。司收管。餘孽令其子孫填補。並將張甲放回。張醒。自念曰。某紳乃鄉人。共稱君子者也。陰間已奪其紀算。還要報及子孫。天律何等森嚴。竊之於心。不敢告人。越三年。紳之數子。貧無立錫。兩孫皆轉廢。田房賣盡。合家

感應篇圖說

居墳堂內。乞丐以終。可見人生在世。須反求無過。對冥王而無愧。若取鄉人之譽。而居墳中。多不可聞。及其後嗣。弗昌則曰。天道無知。夫天道豈無知乎。

(附)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統後夢神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今欲以刑毒人。將來汝子孫。皆被刑死。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後統二子皆死於非命。主喪。竟滅族。

合州都吏孫亮。一日見冥吏來追。亮曰。相者謂我壽七十二。今方六十二。豈誤追耶。吏曰。汝有陰譴者三。故減十一年耳。郡人馬清訟婚事。理直而汝曲之。減三年。吏人孫伯無罪。汝欲取悅於太守。謂而誣之。又減三年。汝從母怒汝。汝推之仆地。又減五年。今已盡矣。亮無以對。以其語告家人。遂卒。

秋某。任賓南定遠縣。有富翁死。其妻擁貲數萬。叔欲爭之。訟於縣。密囑曰。即判斷以牛爲壽。秋拘其嫂。酷刑拷訊。悉奪所有四萬金。秋得二萬。嫂憤恨以死。秋歸。一日晝寢。忽見婦手持小團魚。挂牀上。未幾。遍體生蛆。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皆動。痛徹骨髓。隨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而死。餘一孫無立錫之地矣。

感應篇圖說

如是等罪第六句

三百七

中央研究院印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之。取之直。



倚官藉勢
擁家資
只說千年
永不移
試向海南
應下臥
問君能享
幾多時

（註）上文感應之理。言之詳且盡矣。此復舉取社稷廟祀。蓋以人惟含靈尤易犯。故反覆叮嚀。以示戒也。財非我有。以威權凌逼取之。曰橫當。謂恰合原取之數也。夫橫取人財者。原為害于家口計耳。孰知利之過所以害之。試問財重乎。妻子家口重乎。人奈何不惻然醒悟也。

（案）天台陳退年。投翰軒食。為廚東房吏。姑則故為勤慎。小忠小信。取悅於官。不知其詐。凡事信任。彼輩藉勢怙威。於制各吏。把持一切案牘。橫取人財。物有村民胡有義。被盜案案。無法不通。徒杖陳。擬以大辟。案牘待決。向其妻索三百金。許以寬釋。妻產不足。將親生十六歲女。賣與廣東。訪使為妾。得銀幾數。方得免罪。時值二月十九。觀音大士聖誕。善信男女。皆赴普陀進香。陳之妻女。獨攜一舟。鋪排齊整。俾然官眷。開舟過洋。忽起一陣颶風。將船吹覆。妻女幸未拆開。共抱一木。飄至廣東。被人救起。家鄉遙遠。誰為照應。只得求乞度命。胡有義自出獄後。知其女為廣東訪使寵愛。夫妻到廣相投。廉訪認為親戚。留住內衙。不數月。妻不服水土身故。有義無事。出還閩道。見有乞化母女。作台州音。驚而詢之。則退年眷屬。

感應篇圖說

又枉殺人者二句

三百八

又枉殺人者二句

也。合掌念佛曰。有是哉。天之報應。可謂不爽矣。爾街通與廉訪。廉訪曰。感應篇有云。橫取人財者。以家口相償。吾當為汝娶之。以符太上之旨。人將其母女喚進。為之換衣製衣。擇日。請僧齋。妻以胡為夫。女以胡為父。不復以陳為念矣。陳自娶女湖海。另娶妻重。妻知全家忽染瘟疫。死亡略盡。田遭水浸。宅被火焚。新任太守。訪知前官為其愚弄。革役居家。疾病口舌諸事。不期而至。二月又逢大士誕辰。陳乃備香燭。隨眾過海。至佛座前叩頭流涕。求慈悲感應。祝罷。廊下稍憩。昏睡去。夢大士向之作偈曰。云何得重罪。為詐三百金。云何得解脫。金剛不壞身。陳醒。方憶胡有義前事。懊悔無及。遂於普陀出家。

（附）天啓中。南潯嶺下。有村人子慎。一日大雨。有客過嶺。子持挺出擊。偶不中。客亦善鬪。擊其挺。還擊之。破腦死。客逃走。至村中。入一人家暫歇。就寢。坐而烘衣。言被賊狀。其父以子出不返。徬徨往視。死矣。屍僵。巨挺入室。將殺之。客適先起。其媳抱一孫。炊火燭下。父驟醒。不辨。驟擊之。媳腦裂。與孫俱斃。客竟去。此人後遂絕。夫殺人償命。理之常也。今日自殺。一日之中。殞者三人。殄者再世。非神奪其魄哉。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密林深處
殺同書
已顯無何
亦試刀
一命自當
還一命
昭昭天報
實難逃

感應篇圖說

又枉殺人者二句

三百九

又枉殺人者二句

（註）枉殺者。無罪而置之死地。或以威力殺。或以刑獄殺。或以計謀陷殺。皆是也。枉殺人者。不是逞貪。便是任性。而冤對分明。一還一報。曰易兵而殺。是殺人實以自殺也。人不愛人。獨不自愛乎。

（案）其自禍與陳必連。合本經面。在外三年。各分銀五百金。買舟回家。至洋子江。遇逆風。不可行。於江岸停泊。其為人和氣。又慷慨。不時買酒與舟工共飲。陳則慳吝異常。一文不捨。舟工皆喜其和而惡陳之吝。泊舟之所。僻無居民。陳忽謂其口。舟中聞。坐不遠。何不登山一遊。其從之。陳將其短劍引入深林中。石上並坐。忽取身邊解腕尖刀。猛刺其頸。其不防備。遂被刺倒地。陳又連扎數刀。登時殞命。拖其屍拋入深潭。乃假哭而回。謂衆舟工曰。其兄被虎拖去。懇諸位往救之。衆見其身有血跡。又看其神情。心中明白。乃笑曰。虎欲害人。豈肯留其命。待我等去救。虎既喪心。必有天報。我等皆他做甚。遂收拾夜飯。一同吃畢。陳歸船。連衣而臥。衆舟工計曰。此人待吾輩甚薄。今殺其兄。欲殺其財。天理難容。吾等殺此無義之人。為其客報仇。諒神亦不怪也。議定各持械進船。陳方假寐。聞響聲。即醒。索以刀攔其頸曰。爾

要死要活陳曰：這中有千金願以半爲飲。求佛續命案曰：此五百金乃其客者。與爾何干。爾欲買命還一文不費。大是可惡。舉刀欲砍陳以千金盡與之。案曰：其客幸苦所擲之資。爾其命盡得之。豈知一文不得。反將己本全折。亦足彰天報矣。今姑憐爾命。共推上岸。挂帆而去。陳得清水。忍饑至夜。遙見山上有燈光。如炬至其處。有數大漢席地。飲兒陳大喜曰：漢子來得正好。陳哭訴江中故。案曰：但隨我行。不整不富。遂與陳飲食。其舟主一練打入一大家。盡掠其財。次日。某家報官擒獲。案共指陳爲首。無可分辯。立斬。示。

（附）高平有二客。就宿城中旅店。次早。一客刃死於牀。一不見。地方聞報。縣拘店主。窮詰無他狀。則遺錢四出。推賊。並茫然不知所向。正聞間。有一少年。意色倉皇。若有急者。尋覓入神廟。伏不出。案疑執之。則前夜刃傷宿客者也。詰其故。自言偶爾同伴。利其囊中十數金。遂殺之。非有他怨。問何以至此。曰：早起到城門。門有警鬼。連載不得出。又空中有火。向身燒。竄處。處皆是。無可避。最後過廟側。聞廟中有呼予名者。因沒入。不意爲案所覺。自知罪重。願就死。遂縣抵牾。縣獄中。

感應篇圖說

又述人者二句
取非義之財者五句

三十一

中央利源院印
新編萬民圖說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一封朝奏
九重天
夕貶巴東
路八千
非義之財
猶未享
英雄利刃
已相殘

（註）非義之財。謂不當有而取之也。屋漏之水。滴於牀上。曰漏脯。有能殺殺人。鳩爲也。食蛇蛇。其羽入酒。飲之立死。夫取非義之財者。方皇皇然如饑者求食。渴者求飲。豈知禍已不能避而發也。嗟乎。人即不吝於錢。其忍於自速其死耶。

（案）唐明皇時。朝上興某。少年進士。爲侍御史。見李林甫權傾朝野。列數糾劾。林甫怒。欲擬旨賜死。時楊國忠權勢。與林甫不相下。見其疏未付。及已。心甚喜。暗爲維持。貶四川龍安司戶。轉梓潼縣令。朱某又疏。無所繫。東歸。得僕馮元。即日就道。沿途辛苦。又值瘴氣。轉運地。病過棧道。遇雨。宿店。向道。經至一寺。進內。暫避。有數僧。科頭跣足。乘涼。見客不爲禮。鋪在廊下。席地而坐。馮元收拾行李。忽一僧自外入。見元曰：馮叔何事到此。元一看。乃京師法華寺僧。因宿娼。逐出境。逃住此處。僧問元曰：御史公近來安否。元指曰：此即吾主也。僧大驚。邀至客堂。奉茶。令道人將行李搬運。拱手問曰：公不隨朝而遠適巴蜀。何也。僧告以被貶之故。僧暗笑曰：原來是個司戶。官條他何用。楊楊而去。道人曰：此人官小。隨而而之。可供寺中數年用。僧曰：俟夜間行之。復爲爲。供酒。馮元後而淨室安。置。

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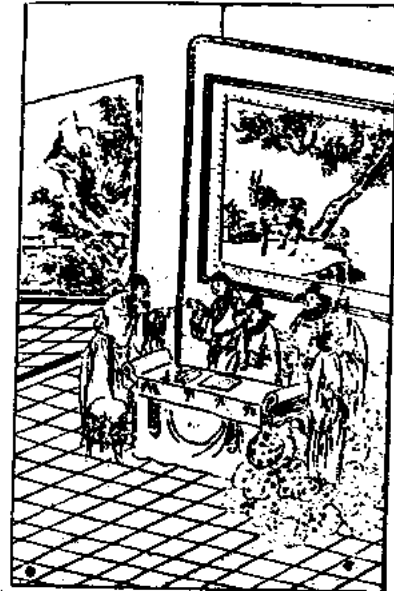
取非義之財者五句
取非義之財者五句

三十一

中央利源院印
新編萬民圖說

已睡熟。元某好衣服。忽壯痛。尋路欲解。見總路之門鎖斷。心甚疑之。又見外面燈火甚明。從隙窺之。一僧。踰牆而入。數僧在欄下。飲。聽其言曰：此人連常朝李太師俱來。實係利害。今日謀其絕命。獲到此處。受板刀。趙案皆大笑。元一聽。胆落。飛至牀前。將鐘喚醒。告知所以。二人慌忙出至天井。有樹一株。高出牆外。元爬上。一看。見牆外是菜園。有門可出。援繩上樹。用繩縛出。自懸身。縱出。開門。望山僻小路。狂奔。忽見一壯士。手提繩。又問曰：此地虎狼當道。汝二人何大膽夜行。鍾曰：下官因奉李林甫遺。前過寺中。借宿。又爲寺僧謀劫。故乘夜逃命。壯士曰：原來是位忠臣。可敬。可敬。遂送至家。治酒相待。鍾苦路遙。無資。壯士笑曰：賊死非義。取財明日當手刃之。遂還君所有也。次早。果至寺中。戒衆僧。取回行李。曰：目今。山作亂。天下多事。某欲獨出身。因有姪女未嫁。故爾。今見尊官。青年忠義。當令侍妾。姪女。雖長山家。容顏不俗。善騎射。及諸種。法。又有婢。力數數十人。前途爲助。可保無事也。鍾曰：感君高義。下官斷不。願奉爲正室。壯士大喜。即日。成婚。另具盤費。送行。壯士爲誰。即離陽張巡部。下副將。饒將軍。雷萬春也。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



設法開堂
女命全
無窮功德
可滿天
善神無數
來相衛
管取三多
五福兼

感應篇圖說

夫心起於善三句

三二二

中央研究院印

(註)凡人爲善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於心動於感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慎獨吉神善神善與善感故隨之善感應至速而不爽以明如影隨形之義

(案)江西涇俗生女多不育今日此家既少一女明日彼家自少一媳以致男子有終身懸望無家之樂者某縣令思欲禁之呼老吏商議更出卷案曰據某公竹禁之而未行潘某公亦禁之而未行至本府本縣勸諭之文如山如阜民皆視若罔聞公欲爲此殊不易也令過堂後靜思曰有治人即有治法那有不能禁止之理父女天性而忍心殺者恐後日出時爲父母累耳若建育嬰堂使女有所歸則溺女之俗不禁而自除矣乃檢舊案得廢寺無主院田若干頃每年收租若干石可備乳媪幾人又某處廢廟可改建爲堂原籍本家尚有田二頃可以變賣湊用計定坐以待旦欲赴天后宮求神默助是夜廟祝即夢聖母諭曰明早有縣令某君爲起建育嬰堂特來進香此君善願洪深事雖未行而一念之誠已感動彼蒼有無數吉神擁護汝可等待之廟祝醒即掃地焚香以報少頃令案至

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爲愛名圖
起惡心
引誘誘賄
計謀深
那知天罰
難逃避
家業全消
剝散矣

感應篇圖說

夫心起於惡三句

三二三

中央研究院印

枯香默禱道士啓曰公此來得無爲育嬰堂事乎令大驚異曰此事未以告人師何由得知隔世詐述所夢且賀曰公既有吉神相隨後此福祿必有艾也令遵奉神諭建育嬰堂爲善益力後果所大位享壽百年子孫科名相繼不絕(附)宋王文正公旦初釋褐時知臨江獄有囚犯當死公未出之通夕不寐至五鼓忽有得急趨出則吏卒已皆起驚呼相向公怪問之對曰偵更者幾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云起起公將出矣方振衣不覺果出也公默然心契即引因核問竟平反因得不死公後爲賢宰相(案)宋陳仲舉令王湘紹興辛巳發心誓行感應經未幾感疾問絕妻環泣湘覺身飛半空下聞哭聲細細如蜂蟬頃之有天神宣諭曰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矢願誠篤宜速送還陽遂送後妻百有二歲(案)仁相江端本名建本孝悌人知父病爲每夕更空叩禱願印感應篇萬卷滅己算以添親齡父夢亡祖語之曰吾孫兒有善願汝無慮也病遂瘳(案)謝太史時曰午朝謝某江家知地下先靈也謝即南斗星君也

(註)上文言爲惡得禍。皆就己行者而言。至一念方萌。遂有凶神。森嚴羅列。更無一毫等待。則操持不可不慎。防閑不可不密矣。今人惡念一生。勢若燎原。不可撲滅。是甘與凶神相附也。豈不哀哉。

(案)羅天富。經紀小民也。持籌謀利。算無遺策。家有良田美宅。池館聲妓。事事稱意。雖心猶未足。時值仲春。邀集賓客。極盡豪華。至郊外遊賞。偶見一園。花木成蹊。點綴不俗。遂囑園丁開門。進內觀玩。詢諸園丁。知是城中李鄉紳別墅。紳遠官雲雨。多年不歸。其子耽耽。雖知羅家有女。屢次進門相訪。羅懼其借債。托故不面。今見此園。貪心頓起。坐木香欄下。簪畫曰。明日具東遊。到先以色誘。後以賄哄。借八當十。重利盤剝。則梨不能完債。則此園可唾手得矣。是晚歸家。呼幼子至前曰。吾與爾覓得一園。盡處矣。寒日。家中房屋甚多。何必花錢另買。羅曰。是非爾所知也。欣欣得意。就睡。夢一紫衣金帶白髮老人。指而罵曰。何物村牛。妄思謀人之產。吾兒這官漢中。吾孫雖不肖。亦不至賣房產。爾思設法哄誘。天理難容。吾已訴知冥府。遣水消瓦解。二凶神。時刻隨汝。看汝尙能盤算否。羅自此死喪水火。

感應篇圖說

三二四

中央日報印

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無不備歷。數年而家道窮矣。

(附)江陰南門軍張旺。資夜盜城西田父桑。被執。縛首園中。遂懷恨。一夕。賊火往燒之。道經官街。有畫師吳山未睡。聞步履聲。窺見旺。有惡鬼數十尾之行。頃又聞履聲。窺旺回。有青衣童男前導。明日詢旺。旺曰。我初往。欲燬其室。忽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有鬼隨行如此。即棄俗出家。旺下。同。其仲和。與李長衡友善。一日。過仲和。留其家。仲和未幾。步月中庭。頃之。長衡夢覺。聞庭中履聲。起視。則仲和也。因戲曰。適得一夢。甚可笑。夢與子同坐此庭。忽有黃冠數人。排闥而入。直前殿。子爲子力解。解去復來。吾復解之。仲和聞而驚曰。異哉。適欲就寢。見月色可人。步於此。因思事小。此外乃黃庭開地。意欲偷價。少展二肘。不意念慮方萌。遂入於夢。此事若行。其爲異日爭端乎。相對嘆息。念遂寢。張旺某士。時值仲春。邀集賓客。極盡豪華。至郊外遊賞。偶見一園。花木成蹊。點綴不俗。遂囑園丁開門。進內觀玩。詢諸園丁。知是城中李鄉紳別墅。紳遠官雲雨。多年不歸。其子耽耽。雖知羅家有女。屢次進門相訪。羅懼其借債。托故不面。今見此園。貪心頓起。坐木香欄下。簪畫曰。明日具東遊。到先以色誘。後以賄哄。借八當十。重利盤剝。則梨不能完債。則此園可唾手得矣。是晚歸家。呼幼子至前曰。吾與爾覓得一園。盡處矣。寒日。家中房屋甚多。何必花錢另買。羅曰。是非爾所知也。欣欣得意。就睡。夢一紫衣金帶白髮老人。指而罵曰。何物村牛。妄思謀人之產。吾兒這官漢中。吾孫雖不肖。亦不至賣房產。爾思設法哄誘。天理難容。吾已訴知冥府。遣水消瓦解。二凶神。時刻隨汝。看汝尙能盤算否。羅自此死喪水火。

感應篇圖說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



使勇退兒
育老拳
驚心地獄
改前愆
非非得嗣
山神位
血食人間
億萬年

感應篇圖說

三二五

中央日報印

(註)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是爲過矣。若使過勿憚改。譬如玉雖受玷。刮之磨之。自然復舊。所謂苦海無邊。回頭即登彼岸也。

(案)郭映倫。有勇力。以拳棒自雄。貧者畏之。富者避之。皆莫敢擾其鋒。一日遊泰山殿。見兩廊十八重地獄。變相各有標記。曰。曠世作惡者。應受此報。郭不覺汗流自念曰。吾十有九犯。死後豈不遍受諸苦乎。自此時存畏懼心。過年高有識之人。即拜求解釋之方。識者曰。天律雖嚴。不加悔罪之人。子但悔而自新。可矣。屠子放刀立地成佛。子獨不聞乎。郭敬受教。盡反平日所爲。盡地獄相。粘諸座右。觸目驚心。有友人犯罪。應遭刑。郭慨然曰。子家貧。母老。妻少。子單。子去。合家俱死。矣。吾隻身到處皆可爲家。可推罪於我。我代爾行。乃到官自認罪。友得不遺後。遇赦減杖。官訪知其機。並免杖焉。又有豪家。因劉姓欠二十金未還。逼令其女爲妾。郭至劉宅。見七八狼狽。正在逼威。郭大聲曰。此吾甥女也。爾輩要銀。只要銀耳。敢有無禮者。先試吾拳。僕知是郭。俱飲手不敢動。郭曰。取券來。吾還爾銀。乃賣田得二十金。悉以償之。女父母感激。欲以女妻之。郭曰。家以索銀而逼爲妾。吾以還銀而娶爲

雲相去特一間耳。拂袖而去。時方秋深。那與衆徒。入山逐獸。衆先歸。那獨留山神廟。夜半月色微明。睡風起處。一虎突入。向山神作人言。求食。神曰。明早溪邊有藍色母豬。汝可食之。虎謝而去。那思曰。豈有豬而藍色者乎。有何衣服可浣。此必靈顯也。天明持巨斧。溪邊伺之。見一少婦。穿藍布衫。持桶至溪浣。虎出將婦銜去。那奮力用斧砍之。虎捨婦。那持斧與虎鬪。不數合。虎斃。村人皆聚。那告以夜來所見。衆曰。此婦生於己亥年。乃豬屬耳。那率衆至廟。指神而責之曰。爾血食一方。不佑民而害民。是不仁也。率衆食人。是不義也。不仁不義。何以爲神。用斧碎勢之。放葬而歸。亦立化。是夜見夢於村人曰。上帝因吾改過。命代山神之職。即於明日到任。村人神其事。乃會其親屬。因廟山神有夫人像。欲以那像配之。復夢那曰。殺其夫而佔其妻。禽獸之行也。爾等冒昧。使吾停宿田野。不敢進廟。宜速遷之。衆醒。遣夫人像於別所。遂不復夢。至今香火不絕。

感應篇圖說

其有言行惡事二句

三一六

中央圖書館藏

諸惡莫作



酒色財氣
謂之四魔
人無禁制
縛束孔多
若張燈
甘死如蟻
云何解脫
全憑大阿
即除魔
立起沈痾
高登彼岸
無上彌陀

感應篇圖說

其有言行惡事二句

三一七

中央圖書館藏

(註) 諸惡莫作。心行惡。一切大小罪過。皆莫作。即所謂子四勿功夫。今之惡。自知所作不端。罪惡山積。止惡。誦經。禮懺。捐財作福。而根本之地。依然如故。是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豈不謬哉。

(案) 鄭其心志。在清修。常思惡事。難除。惡念易起。乃至淨慈寺。講六通和尚。問曰。念經求佛。可消罪否。師曰。經從佛口出。佛不在經裏。念經何能消罪。鄭再拜懇問。師曰。莫如去惡。惡之已爲者。如穢汚穢身。濁之欲淨。惡之當境者。如渴而飲。酒勿使稍。親至種種未來。惡念務要隨起。隨消。待至諸惡淨盡。自然萬善圓滿。蓮座可登。西方可到矣。鄭敬受教。自是不起邪心。一日。遠歸天暮。投宿無所。遙見樹林中。有燈光。趨而至其處。則一大莊院也。一老者策杖出迎。邀至客廳。茶罷。獻酒。鄭曰。小生已受五戒。斷不敢飲。老者歡笑曰。老夫少年時。也曾賣酒。何嘗有一點影響。中年方悔。而還俗。草妻妾之奉。田園之樂。即是現在活佛。君前程萬里。勿自暴也。老夫有少女。容顏不俗。若肯入贅爲婿。則現前家業。皆君有矣。鄭拱手謝曰。小生是夢醒者。不肯又若迷。對僕勿言。老人亦不再談。送至西廂住宿。夜中忽聞叩門聲。問爲誰。答曰。吾主人女也。刺繡燈殘。特來乞火。鄭拒而不納。女在外吟曰。夜闌風雨。撲銀缸。乞火。端來叩玉窗。恨隔疎櫺。一片紙。却教靈鳳不成雙。鄭曰。男女有別。小生寧死不取。嚴禮。娘子宜速回。女又吟曰。誰道神仙不嫁人。請看弄玉與雲英。藍橋若肯通消息。好共乘鸞赴玉京。鄭嘆口不答。忽老者帶諸僕打進。云。鄭勾引其女。吾等無所不至。生並不生。唯通謂而已。老者命縛於柱上。俟天明送官。鄭始困苦。既而酣臥。天明視之。繩索盡解。莊院全無。惟和衣睡芳草中耳。樹上粘一紙帖。上寫云。酒色不侵。財氣無著。諸惡消除。從此解縛。鄭遂得證大道。(附) 宋鄭縣鄭清之。字傳澤。嘉泰四年進士。侍理宗。累遷。進言曰。臣觀大易一書。包羅天地萬物之變。自始至終。稱必者。備四語。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小人勿用。必亂邦也。陰疑於陽。必戰。夫天下古今治亂不一。賢否不一。而所以分者。善惡而已。易之所謂必者。言善惡報應之際。斷乎其不可易。此感應篇所由作也。理宗聞言。亟索觀覽。登極後。注意褒章。賜錢百萬。命工刊梓。御書諸惡莫作。善事奉行二語。冠經首。鄭後知樞密院事。進太傅。封魏郡王。諡忠定。

衆善奉行



十年行德
不求知
聖念毫無
退轉時
神贊仙胎
昌厥後
紅羅三尺
還囑兒

感應篇圖說

衆善奉行

三一八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萬氏藏版

(註)衆善一切好事也。人生在世。雖無行善之心。或苦於力之不能爲。或阻於時之不得爲。致有因循怠惰者矣。奉行云者。指當在我。無所推諉也。心無虧欠。則無論能爲與不能爲。得爲與不得爲。而善量自滿矣。

(案)卑心。湖南人高才博學。屢赴棘闈。不第年五十外。尙未生子。遂反躬自責。憤少年行事多不合理。欲多立善功。以贖前愆。苦寒士無力。乃改業學醫。閉戶鑽研三年。術大精。病者用藥。靡不應手而愈。求醫者其門如市。單乃發願。一不乘輿。破費人財。二開請。即往。三用道地藥材。炮製如法。四貧者不取藥費。五貧富平等。不先富而後貧。六施藥病丸散。七過貧者不能買貴藥。則量爲幫助。八得富貴謝資。則盡以濟人。九遇瘟疫之年。則酌定良方。遍貼通衢。十貧者病死。則施棺木。行之十年。始終不悞。年已六十四矣。功名之念既灰。生子之心亦淡。惟持齋禮佛。以情來世而已。一日夜方二鼓。有叩門者。曰。某府娘子。生產甚危。請先生速往。單遂與同行。至一大宅院。產婦年可二十餘。單診視畢。用催生散服之。婦令婢囑曰。明日此刻。仍煩先生再來。單唯唯。次夜至其處。則宅院全無。惟有茂林豐草。單大驚懼。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衆善奉行

三一九

中央研究院印
無錫萬氏藏版

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作惡緣祥
善反殃
天公微意
妙難量
破星收去
凶神退
從此綿綿
福祿長

忽聞林內有啼聲。趨而視之。則紅羅包一小兒在地。其羅上有律句云。紅羅三尺。萬福兒送與君家好。護持甲戌年干己月壬申日主。丑初時。天生地後人非異。神贊仙胎事甚奇。十六登科三十相。榮封正遇百年期。車抱回壺養。取名天賜。後果十六歲成進士。三十入閣。單受殊封。正值百齡大慶。羅上之言悉驗。

(附)清仁和王生。與許樂堂。號樂亭。一生樂善好施。活人甚多。其先自維新公以下。皆佐事。多陰德。故其後科甲綿綿。爲浙省冠。樂堂子毓。乾隆戊午舉人。孫學范。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學曾。壬子舉人。學范。又多積善。是以身享奇福。五世同堂。五子登科。皆古今罕有之事。學范則兼而有之。學范之子乃安。乾隆癸卯舉人。乃大。嘉慶辛酉舉人。乃清。戊午副榜。庚申舉人。己巳翰林。乃毅。道光辛巳舉人。乃哲。嘉慶癸酉拔貢。丙子順天舉人。庚辰榜眼。乃釗。道光戊子亞魁。乙未翰林。孫桂身。乙酉舉人。曾孫之瑞。乙酉副榜。學曾之子乃安。嘉慶己卯亞魁。道光壬辰翰林。樂亭之姪曾孫乃慶。嘉慶丁丑翰林。乃裕。己卯舉人。廷元。孫立身。辛卯舉人。顯身。子舉人。癸巳進士。至食餼游庠。每歲米膏或問處。

(註) 久久者。久而又久也。世人抱咫尺之義。以資報於上天。執一時之窮。以抗懷於千古。謂彼蒼漠漠。為善未必有報。不知感而無應。皆其為善之心未真耳。如果回頭猛省。勇往精進。久久不覺。豈有不格天心哉。

(案) 許大年。善謀什一之利。美田華宅。無不備具。家資將近十萬。惟中年無子。時以為憂。年四十三。正室生子。許萬事已足。自悔生平所為。多不盡理。遂回國行善。一切家產。由折學而得者。加倍償還。由計謀而得者。許其取贖濟人利物之事。斷不關照。樂行年五十。而子亦成。家亦中落。許謂天道無知。終日仰空呼號。愈覺念曰。天心仁愛。豈有錯謬之理。必是我所存善心。虛而不實。所行善事。假而不真耳。於是痛自悔責。遇有善事。戒其虛假。務求真實行之數年。已五十四矣。家更貧薄。時天寒大雪。許與妻食小菜。煮粥。遇憐青年。披蓑衣。飲美酒。召賓客。開樽掃酒。何等豪華。今改悔行善。反遇天罰。真是枉然。忽又轉念曰。釋迦牟尼。在雪山修行。受盡苦楚。方纔成佛。我雖遭厄。而布衣蔬粥。尚未缺乏。不感天恩。反存怨心。公要隨善矣。乃焚香禮佛。涕泣悔悟。再不敢萌退轉之心。是夜與妻同夢。

感應篇圖說

久久善報第二句

三十一

中央研究院

一紅衣僕。隨神進至中堂。呼出許多奇形異狀之鬼。指謂許曰。此東門甲。水消瓦解。諸惡神也。上帝因爾少時。為惡種種。故破屋為爾之子。以敗爾業。更遣此輩相幫作耗。喜爾得子後。回心向道。力行諸善。亦足盡前愆。故將破屋先為收回。此輩仍留相隨。以試爾心。歷試久久。爾並無退轉。上帝克喜。特命吾送爾二子。官為爾令嗣。爾失一得兩。失壞得好。獲大利矣。向許拱手作賀。率諸惡神出門。而是年妻已五十。忽懷孕。生二子。取名增福增祿。皆大位。其夫婦親受珠封。

(附) 清戶部尚書趙申喬子熊。賈才茂。屢因難。康熙六年。復下第。心頗自咎。欲取所構文字。覆舉而沉諸河。以自殉。其婦諱未決。惟大傷厥考心。一語為念。一日趨庭。公溫語之曰。過不遇。命也。美威感為。且得失在天。無為在人。欲感天心。須盡人事。吾雖懷讓學淺。不能為聖賢性命功夫。然強為善之念。何可一日不存。汝欲廣播慈惠。姑就己所見聞。自為演說。果能發揮事理。指陳禍福。未始非檢身之助。熊聞涕泣受教。更名學了。精思著述。集為四卷。先是其叔有渡人航之劇。曾力盡厥事。今願作一帆。以助愛願。其某日航中。帆付之翻。後果大魁天下。

故古人語善觀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大必降之福



金章升詔
自天來
位歷重真
列上台
行滿功成
隨玉闕
一朝凡骨
換仙胎

感應篇圖說

故古人語善三句

三十一

中央研究院

(註) 此以下。正言以結全篇也。古人即善人。不曰善而曰吉。以善能召吉也。所謂皆善。所親皆善。所行皆善。則其善純矣。三善即指此三者而言。如此積至三年。毫無作福。有不致福者乎。三年非過其期。蓋必三年而其真始見也。玩必字。有斷斷不爽之意。

(案) 程淳。字真。生性慈。祥仁恕。急遽之色。不施於婢僕。叱咤之聲。不及於大馬。時時以濟人利物為心。人皆稱為吉人。蓋取古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嘗見趙廣濟。以黑白記善惡。竊自念曰。理欲不兩立。如君子小人。不並居。若一日之間。有善又有惡。則一小人足害君子。烏乎可。故其用功。學顯子之四勿。非善則不為。非善則不為。非善則不行。如是三年。動則萬善。自覺俯仰無愧。一夜月明。程玩其未睡。忽聞月中有雅樂之音。洋洋入耳。須臾見一仙官。手捧丹詔。二童子左右相隨。一捧金章。一捧赤丸。冉冉從空而下。謂程曰。子一生諸善。觀善行善。久久心無退轉。上帝克喜。位擢上真。不日帝巡視北極。以子厚德深仁。必能為帝廣沛恩膏。特命冠帶隨駕。又恐微處寒冷。賜藥一丸。程跪而服之。但覺一股暖氣。

（附）贈生景文。甲子科薦復不售。疑命途多舛。終身與科名無分。憂鬱成病。乙丑元旦。夢文番論以天時人事未至。遂舉行感應薦。贈景文。每旦虔誦文帝寶牒。焚香祝。閉心咒。舉念應事。時覺神明在前。不敢稍涉非禮。行甫三年。丁卯。遂登賢書。

休寧程祥善。清瀟多病。生八女。俱育之。居恒以乏嗣。促齡爲憂。至四旬。忽覺顏持
 踊感應。遂臥力行。甫三載。棄去。生五子。會里中饑疫。設粥食。施藥療病。全活
 無算。年七十。子孫繞膝者二十四人。會太史曰。天之利者三年中。忽而多男。上府
 是實。雖積善功者。詩云。商周積善。乃天賜之。不假。始。其。種。種。善。德。二
 亥。與。三。十。年。開。東。迎。金。九。分。人。舉。一。分。天。賦。福。當。究。仁。報。

感應篇圖說

四人結尾三句

Index

蘇軾高氏廣記

兇人語惡親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



這個禿奴口吐蓮華心如蛇毒受天子之供養不思悟道參禪却想花眠柳宿迨至身著皮毛猶敢逞其口吻嗔若非高僧點破箇因豈不永沈地獄

（註）凶人即惡人。惡未有不凶者也。語視行皆惡。而至三年。則害人害物。不知幾何。且三年之久。曾無改悔之意。則終於不改矣。夫必如是而始降之禍。是天心未實速於絕之也。人奈何不悟耶。

(案)梁武帝。捨身同泰寺。住持鍾守靜。博通經典。武帝尊信之。寺外有民黎黎氏。於元夜進寺聽講。守靜一見留情。囑煤爇趙蜜口。旋轉達意。遂通好焉。副住持林濟然。見其破壞佛教。且懼天子知之。貽黑圓寺。直責陳國守靜外順內違。一夜帝住寺中。遂遣無影之詞。誣陷濟然。帝曰。明日當付法司治罪。被供茶僧竊聽。私告濟然。連夜潛遁。至樊梨交界之地。入深山結茅而居。日夜參悟。得大道。守靜自濟然去後。益無忌憚。與氏在寺中晝宿。觸怒章陀。并擊其項。病頭盧而死。黎生產不下。亦死。趙遣雷擊。俱受天報。一日濟然瞑目默坐。忽見守靜。特利及入曰。向被兩婦所迷。以致得罪師兄。墮入畜道。今日午時。兩孽來此。誓必殺之。濟然啓目笑曰。此禿又作孽矣。隨擲杖至門外。見一猪一大。飛奔而入。後見猛虎趨來。見濟然俯首不動。濟然舉杖喝曰。孽障作惡萬端。閻中婦女被爾勾引。致失人身。彼不怨爾。

感應篇圖說

四、人語三句

1111

廣錫其氏藏版

爾反被彼恃強欲噬天理安在虎連連叩首似有醒悟意濟然曰爾旣知非可主佛前懺悔差授以如來大戒又將猪犬趕出亦與說戒二畜皆叩首聽從自此虎居山洞大家居屋中漚然呼虎曰鍾和尚大曰老生猪曰小黎無不應聲而至後漚然朝峨嵋山年餘方歸見小黎跳躍而迎問彼二畜行童曰老輩喫水墮渴鍾和尚茹素日漸羸瘦前日勉至佛前稽首似有盼望師父平回之意今晨已圓寂矣漚然不勝嘆息命依釋禮舉火焚毘火中見虎仍化守靜合掌向西而去小黎亦得善終

（附）簡州王行庵，居恒喜聞感應篇，與中表弟沈生比隣。沈擅才藻，而風流放蕩，類曠名場。王屢規之不聽。沈欲破王戒，誘以僕婦，拒之。繼誘以妓婢，又拒之。沈晒其迂，自恃年富，益縱情花柳。未幾，暴死。是歲冬，王病，建醮道士上章伏地，久而不起。曰：君無恙矣，資君生籍，暫止五旬。天曹以君力持感應篇，且不淫人妻女，加壽三紀。既而病瘳，成進士。八十有六而終。子孫特續不絕，而沈無後。

徐太史詩曰：臨終
紀勿忘仁義，臨終忘仁義，已作青名在，將得臨終，堅信錄。

胡不勉而行之



君父恩深莫可酬
謹持經訓結冥瀆
除災任遇情彌篤
功過嚴分志不休
給出奸良期共鑒
銀明感應願同備
人能樂善行無倦
天必憑依福祿道

感應篇圖說

胡不勉而行之

三三四

中央研究院
編纂處藏

(註)胡不二字。繼承上文。言人不行善。而不求福。與胡平。蓋深望之也。夫自然而善。固難多得。至於勉則人人可能。不論貧富。不論智愚。皆有樂善之良。惟在自己發憤。恒久不息而已。

(案)清黃正元。福建羅源人。其父顯公。於其弱冠時。即以爲應酬之曰。此翁身立命之本。源超凡入聖之階。故其語之。元遠庭訓。敬謹奉持。見女色。項下列諸般惡孽。種種報應。皆不敢犯。癸巳恩科。捷南宮。挑選侍衛。入禁廷。退食之暇。持誦不輟。同袍笑爲迂。不計也。後以筆仕西陲。遠眷屬。回閩。子身獨處。稍弛前戒。不意次子三子七子。先後殞。原配郭氏。亦亡。雍正八年。遷移江左。每憶曠昔之失。深自愧悔。力行功過格。以改前愆。雍正十年。繼妻李氏。生第八子光瑞。周歲患症甚危。醫家束手。元焚黃告天。是夜異香滿室。似有神祇。往來救護。不治之症。霍然頓愈。於是玉皇經。金剛經。文昌帝君陰騭文圖說。太微仙君功過格諸書。之刻。關鑰括著。心志復慎。言語笑諠之間。不無融結。癸酉冬。入觀。借光瑞公車北上。光瑞最染瘵疾。終於旅邸。元痛自追悔。覺淫邪之事。雖未敢犯。即言語戲謔。亦于天

感應篇圖說

胡不勉而行之

三三五

中央研究院
編纂處藏

忽因發願。力行三千善事。蒙上帝默佑。繼妻李氏。以四十八歲近老之婦。二十二
年不曾生育者。忽懷胎。生第十子。頗觀。益知天道報施。應若桴鼓也。尤有異者。是
年八月二十三夜。老僕臥病。不成於火。衝霄被焚。火起二盞後。廢牙與內室相
接。煙燄瀰漫。內外隔絕。出路已斷。元與妻兒。及三侍女僕婦。欲出無門。萬屬危
急。幸家人。堆拆壁。得冒火而出。其壁房什物。俱成灰燼。惟玉皇經。金剛經。文昌
帝君陰騭文。太微仙君功過格諸書。藏於小瀟洲書屋。烈燄圍遶。乃皆未損。其
爲神靈呵護。尤自顯然。計元一生所歷。由困而通。由險而夷。無子而復得子。叩鼻
封。沐恩優渥。皆由神臨。太上感應真君。身體力行。始終不懈。有以致之。故雖當
被燬之餘。猶能損壞。諸刊感應篇圖說焉。

(附)蕭山。清南先生金劍。素奉行感應篇。乾隆甲寅。元雨漸。旋登第。入詞館。嘉
慶十四年。丁內艱。歸里。主講寧陽月湖書院。課士之餘。諄諄以持誦爲訓。勉
學者。服闋入都。不數年。已晉尙書矣。後。史詩曰。先朝典與向來亡。蘇軾弟子
成。

民國十五年十月第一次始版

太上感應篇圖說終

附普通格凡例

一功改者。本連進自知錄。取周易見者則進。有過即改之義。蓋履仁蹈義。我所當然。可謂之善。不可謂之功也。

一記過兼記善。即善實投墨白豆之義。不記善。何以消除禍端。故有過不得自諱。有善不必自諱。然要人記過。正是要人改過。不然日爲之而日記之。記之亦何益耶。一每日所行之善與過。但記數目。不必錄其事。置一空格於欄前。臨臥時逐事記之。月終總數一月善過。年終總數一年善過。以告於文昌關聖之前。庶乎起一念。行一事有所敬畏。而過可以漸寡矣。

一以善折過。亦有不可折者。如致一人死。百過施百錢。一善。豈殺人者作萬錢功德。便可無罪乎。此等事。須平心審之。

一雲谷禪師。謂敬天孝親。非論功之地。不敬天。不孝親。爲大罪惡。不可言過。二皆皆不在格中。然恐習而不察。必有略根本而務施濟者。故此格仍詳之。

一受賄及藉於勢力者。不得記善。受賄。如得財出人罪。仲人寬之類。屬於勢力。如過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圖說

中央研究院印

美色。勢不能就而不染。及貧士不用好衣好食之類。

一善過增加。有分載格中者。如教人一念。百善。賑貧百錢。一善。若救一命而復用己之財。則於百善外更照百錢記一善。或一人訟。五十過。取不義之財。百錢記一過。

若峻訟而又因以取利。則於五十過外更照百錢記一過。他準此。

一善過自有是非。如有仇不報。圖爲善。若忘父母之仇。則爲過。揚人之惡。固爲過。若欲逐奸除盜。則爲善。如此他可類推矣。

一善有真假。如免債一節。有年久利多。度不能還而免者。或已經告官。致累貧民而免者。皆不得記善。他若取來不義之物。而用以施捨。明知有罪之人。而務爲救護。皆不得爲善。事端非一。未能殫指也。

一雲谷禪師功過格云。百錢一善。謂千金以上者。若貧士。則五十錢亦可作一善。極貧士。二十錢亦可作一善。百錢一過。謂貧士如此。若富者。五十錢亦作一過。大富者。二十錢亦作一過。是說其精詳。故屬類引伸。又不必一一尋求紙上也。

一凡文武忠君愛民。及禁衛衛役兵丁等事。詳居官功過格中。茲格未載。

感應篇圖說

一如不孝之極。與奸淫亂人妻女。及決水放火劫財害命等事。乃禽獸盜賊之行。不得謂之過矣。但不載入。

行善過格之報

先賢范文正公。韓魏公。趙國道公。趙康靖公。俱行此格。皆爲名臣賢相。表表在人耳目。茲下復贊。

蘇東行此格。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子洵。復行之不怠。生東坡子。由俱成進士。文章蓋世。其後科名不絕。

張魏公。洩力行此格。高宗朝爲名將。至晚年。益悔前日之非。後諸將皆戰。而公獨再相。子試爲大儒。

費家藏此格。室中夜光燭天。動而行之。夢此格化爲金字。生安。狀元及第。又夢此格化爲銀字。生榮。探花及第。

真了凡行此格。遂獲奇驗。詳立命說。陶石簪祖父行此格。刻板印施。及石簪。中會元

感應篇圖說

行善過格之報

中央研究院印

陸梁周行此格。實爲縣尹。子完舉登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四世俱封一品。孫麟正。任俱進士。

顧茂猷行此格。刻迪吉錄勳世。中甲戌進士。

劉宗周行此格。刻人譜傳世。後爲相。

吳鍾樹久不第。行此格。遂登第。作守身法勳世。

其餘奉行之驗甚多。不能殫述。

太微仙君善過格

倫常第一 一、十善等字要通句下者單本每若在一平則上俱在內矣

父母 一、十善等字要通句下者單本每若在一平則上俱在內矣

對親和氣 容不形 最當定省 致教盡善 修德勸學 致親悅 一日 代受

一勞苦 一事責 順受 一贊成 一解一怒 舒一憂 順親心 不吝財物 齊

一大事 勸教 過通善 守一義方 順 爲親補一過及還一過欠 親所愛

敬人 加意愛敬 一親病 小心侍奉 獲痊 三十 見惡於親 能積誠感 顯親

揚名 喪葬誠敬 五十 親於貧常有進助之和樂 化親行仁成德 百

淫酒忘身 剛俱召禍 貽親憂 厚妻子 薄父母 阻善唆惡 喪葬草率 百

淹親 百 親病 不小心醫治 揚親一短 五十 親有過 不能諫 三十 齊一

義方訓 責惡抵觸 二十 親所愛敬人 故薄之 親年老 舉動生一厭薄心

吝一財物 違親心 爭競一財物 生一怨言 對親一疾 聲厲色 親老令之

任勞 親老違出 一事欺親 私蓄一財物 推諉一日供膳 五十 貧不能

感應篇圖說 太微仙君善過格 太微仙君善過格 太微仙君善過格

養慈不顯親 一日 忘親疾 失教失養 一日 直言諫親 至不悅 私一飲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兄弟

一日教兄愛弟 推遷任勞 同一事不生異心 一大事勸善止惡 容忍一過

不聽歸 歸 財物不論爾我 一 獨任一大事 如門戶之嫌 分產物讓

多取少 五十 弟兄破產者 復與同居共爨 獎勵弟兄成德 百

開設 欺虛一功弟底弟 遇一難不救 遇一風 資資 五十 爭競 聽一謔啓

求借一物不應 一 貧思富 富不顧貧 一 不和睦 一 同事生

一異心 一 私佔產物 一 見一過不勸 有同 百

妻妾 國範 善御婢妾 不容抗正室 一日 勸改一大過 如不孝不睦 禁止出門

遊散嬉游 十 勸化孝公姑和妯娌 五十 化之行仁成德 百

富貴妻妾 任婦人不孝公姑 寵妾薄妻 一 縱一惡 縱一惡 縱一惡 縱一惡

有過 婦人勸諫 反加怒詈 縱出門遊散嬉游 一 縱一惡 縱一惡 縱一惡 縱一惡

範不謹 縱室處前妻子女 不和睦 一 過 遇當行事 受制於內不行 通

子姪 聖一義方訓 一大事教導見從 一 爲師誠心導人 一日 禁止一惡習 十

刻薄取利 貪謀功名 導之敬祖睦族 三十 化之行仁成德 百

不以義方立教 致成敗類 酷虐一他人子 一 誤一他人子 子孫不肖 爲之責

縱功名 五十 棄一不才 縱一惡習 三十 偏愛憎一人 一 不若事端 通

恣意打罵 不從容訓戒 二 謔一短 者同 爲師引誘一頑徒 十 敬誨

一事不盡心 一 宗親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敬作長 隨同輩 貴賤平等 一 貧乏求借不吝 二 百 周給貧乏 百 結親

擇一賢良 不計勢利 二十 代辦一樁娶娶事 立義田 義屋 活一人 五十

收養一老幼殘疾 富貴娶一殘疾女 一 本族絕友 立一顯不利其產 百

本族絕友 利其產不爲立嗣 據貧病改嫁嫁婦 百 族有一流邪人 可教不教 此

感應篇圖說 太微仙君善過格 太微仙君善過格 太微仙君善過格

失所者 宗親一急難 可教不教 百 貧病無依者 能顧不顧 二十 貧

按推計勢利 以財勢教一貧 貧宗親 三十 貧病無依者 能顧不顧 二十 貧

乞求信不應 抵觸一尊長 十 乖一尊卑次 一

師友 敬師 尊教訓 尊前 親賢友 不妄交 一 通有無 二 百 淫朋招引遊戲 不

從 弔慰誠敬 踐一約 一 朋友有過 忠告善道 不忘一父執 十 不忘師

友 不負貧賤交 三十 不負一妻子 寄託 五十 救一急難 百

遇一急難求教 可教不教 負一妻子託 背一明師 負一死友 負一貧賤交

五十 輕棄一故舊 二十 誦誦師長 誦誦人不誠心 誦誦一老成 十

隨一淫朋遊戲 厭一貴賤交 聽一友父母妻子 有無不相通 一 爽一

約 失一弔慰 一 婢僕 一日厚給衣食 一事體恤艱苦 一 教一小輩 二 遇一病 用心醫治獲痊 百

一日厚給衣食 一事體恤艱苦 一 教一小輩 二 遇一病 用心醫治獲痊 百

一日厚給衣食 一事體恤艱苦 一 教一小輩 二 遇一病 用心醫治獲痊 百

一日厚給衣食 一事體恤艱苦 一 教一小輩 二 遇一病 用心醫治獲痊 百

一日厚給衣食 一事體恤艱苦 一 教一小輩 二 遇一病 用心醫治獲痊 百

藏外道書

按此善過格中遺漏師第一條係存兩句一為師誠心誨人句錯簡入子姪條一為師教訓句錯簡入朋友條師友條目師字宜改刪字又原官條原本刪去亦屬遺憾茲遵身世通規本補正之

年 月

秋浦王用賓敬識

初一日善	過	初二日善	過	初三日善	過
初四日善	過	初五日善	過	初六日善	過
初七日善	過	初八日善	過	初九日善	過
初十日善	過	十一日善	過	十二日善	過
十三日善	過	十四日善	過	十五日善	過
十六日善	過	十七日善	過	十八日善	過
十九日善	過	二十日善	過	廿一日善	過
廿二日善	過	廿三日善	過	廿四日善	過
廿五日善	過	廿六日善	過	廿七日善	過

感應篇圖說

日說善過格式

九

中央研究院印

廿八日善

過

廿九日善

過

三十日善

過

共善

共過

除去

實存

按太微功過格視雲谷禪師所授食了凡之功過格較為詳備惟太微功過格亦有兩本敬信錄內所錄之太微功過格即與此本不同本行者可參考而互證之

重刻感應篇圖說跋

昔韓昌黎有云一時動人以口百世動人以身言哉言乎言取其意而推論之竊以為善事之勸人無異良藥之救人也然而良藥能療身疾不經良醫調劑雖藥不不得自為功善事可治心病不經善士流傳雖善事不能無遺憾孟子曰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良藥猶宜廣為儲蓄況善事乎願善善之名不其最彰者莫如太上感應篇書及洪武廣云感應一書歷漢而唐自宋而明敬奉已久大要皆修身事天之學康范生云歷代仁王以至修士互相酬發無

非欲人為善去惡之意則世宗序是篇有目不但扶翼聖學而能補助王化其所係者大矣我朝順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金刊刻此篇頒賜羣臣至舉貢生監皆得過及於是名賢碩儒助宣教化或增註以申其義或繪圖以證其說理明詞達愚魯可喻而是篇遂成大觀而後論有年久開刊有圖說以未獲展觀為歎同治戊辰提學張山陽汪丈植華先生談論之際苦氣理人今年已七十矣而樂善之心不倦尤好引接後進以善事相切劘時復過訪見案上書映有善書十餘種極為心賞索贈數種珍若拱璧因出所藏感應篇圖說見示且告曰余藏是書久欲翻刻乃有志未逮而適遭兵燹猶幸是書無恙全集俱存豈非太上在天之靈所默默歟抑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故留遺至今耳子其代為付梓可乎爾受而讀之見其註案詳明像圖工緻不獨文人學士可以垂鑒即農工商賈皆可以觀可以興矣反覆玩味實獲我心爰隨時續補諸一且何幸如之原本係閩南黃公所輯但卷內多留空白因不揣謬陋摘取各書中有足以相發明者附錄各案之後雖自愧見聞未廣不能若原案之切實

感應篇圖說

毛說

十

中央研究院印

然斷章取義苟足以資勸誡迂拙賸所不敢辭數月後增補漸完因與梓人公議計需費四百金先生獨任之無難色勇於為善洵足為後進風矣昔顧聞是書者口誦心惟服若參茸取為身心之助以培善氣於無形倘能同煙雲過眼不能擇善而從是猶數藥名而不知其味則雖參茸日見終於吾身無小補焉豈不大可惜哉今先生刻是書以勸人何異捨良藥以救人乎先生初親於嗣近得佳兒岐嶷不凡足徵積善餘慶報施不爽因附筆之以當口勸若夫百世勸人以善則先生之功非圖之力也而圖不能無寄望者深望當世之大雅君子無力者以口勸有力者以善勸則一時之功等於百世百世之功又豈特先生一人哉同治七年歲次辛酉秋餘冬月頌江後學毛金蘭肅沐敬跋